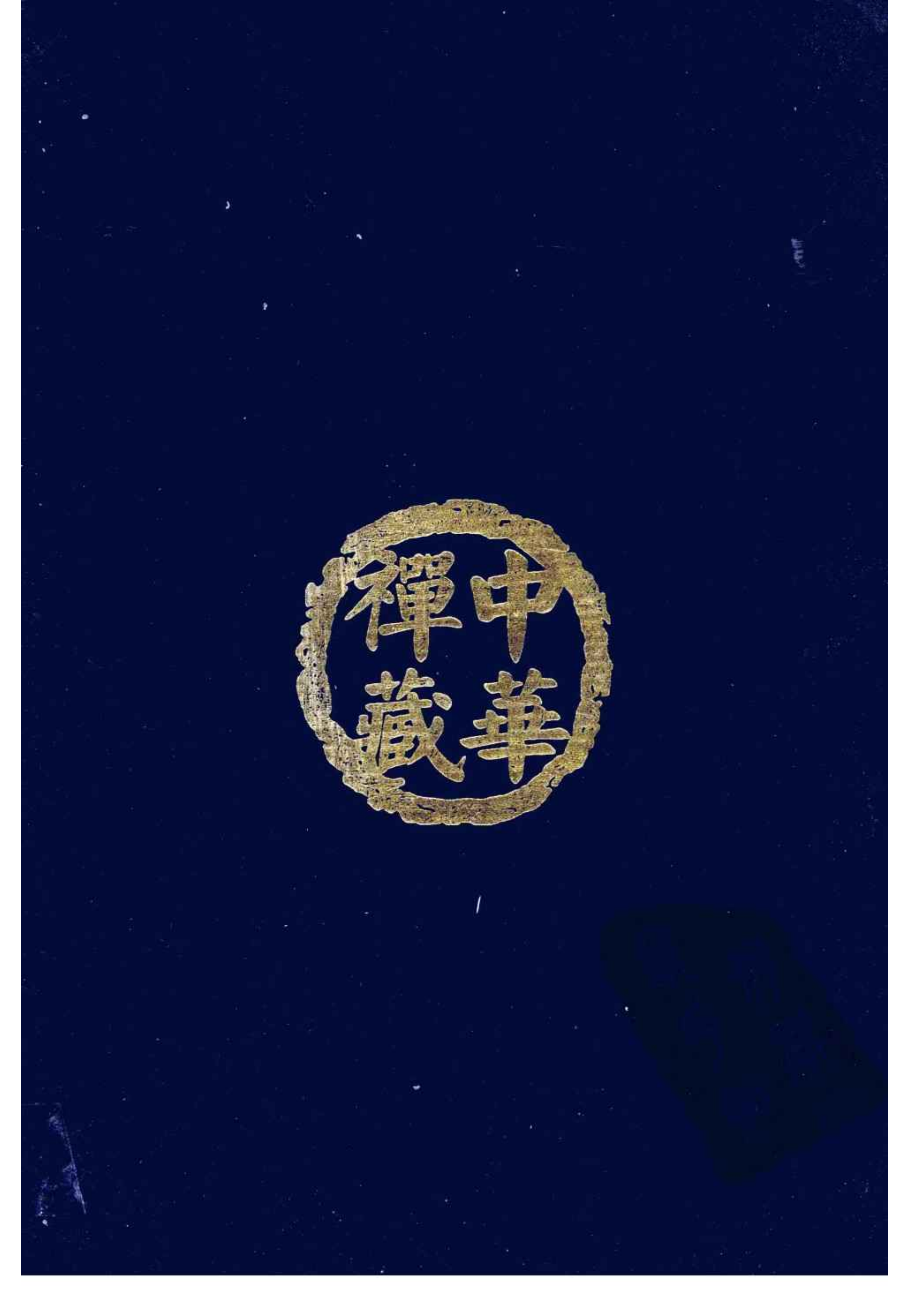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一

（21）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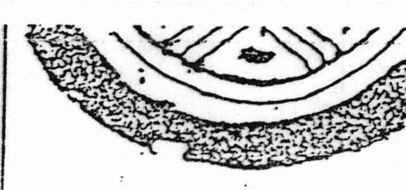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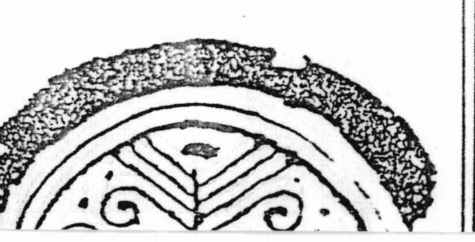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祖燈大統　下

（卷五十二～卷九十八）

清・淨符　編



目次

祖燈大統（卷五十二～卷九十八）

△少林第十九世之五　　慧林本禪師法嗣之二

杭州府南山廣法法光禪師。上堂。僧問。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卽就。曰。未審雪峯得箇什麼。師曰。一棒一條痕。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曰。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草又生。乃曰。賓主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施設。縱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更爲露箇消息。高低巖岫見重重樓閣門開處處通。不用別尋玄妙旨。珠回玉轉振吾宗。珍重。

寧波府瑞巖永覺禪師。上堂。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試爲通。師曰。聲前如迸鏃。句後若流星。曰。恁麼則古殿豁開光燦爛。水晶宮裏撒眞珠。師曰。點。乃曰。若據衲僧分上。行雲流水。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兔走烏飛。布袞煖處始知春。黃葉飄堦委秋色。若據順俗談眞。又須是趁箇時節。乃顧大衆曰。且道卽今是什麼時節。還知麼。玉漏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又見百花香。久立。珍重。

處州府法海世長禪師。上堂。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光。如何透得。師曰。畫地爲牢。曰。和尚透得也無。師曰。退身無路。曰。大似自起自倒。師曰。腦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舉一遍。曰。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嘩。空山寂靜。雖然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冬自來。風不寒。冰自冷。今也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爲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安慶府太平慧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今

日不曾齋。乃曰。太平知見麥裏有麵。廚庫傍僧堂。三門對佛殿。喝一喝。

瑞州府米山崇偡禪師。上堂。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搗羅爲末。煉蜜爲丸。以淡薑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卽爲謗法。諸人到者裏。合作麼生。良久曰。删。

蘇州府寶華妙覺願禪師。上堂。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能幽。師曰。白雲遶空谷。清風拂太虛。曰。意旨如何。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風零落葉。曰。意旨如何。師曰。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龜出水。曰。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乃曰。日如箭。月如梭。靈源本來瑩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東黑老婆。參。

寧波府嶽林元亨禪師。示衆。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靈雲今日向甚處安身立命。驀拈拄杖曰。看看。莫顢頇。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新羅國裏。久立。珍重。

廬州府澄慧善軻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萬斛淸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橫肩榔栗。目視層霄。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葛藤得也未。　示衆。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岸。提持此事。演無上法。頓使靈苗異草。處處騰芳。鸞鳳麒麟。聲聲相應。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向別時相見。

蘇州府寶華悟本慶禪師。上堂。僧問。久居巖谷。卽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攢。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春風。曰。莫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風激浪高漁自穩，金鱗透入碧波中。乃顧視左右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鶯囀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爲顯揚。恁麼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饒州府密巖淨土慧旻禪師。示衆。道無動靜，法本隨緣。立處皆眞，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載，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氏則興慈運悲。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喝一喝。下座。

廬州府澄慧師冕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金斗城，後枕藏舟浦。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利名盡處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曰，萬法縱然何須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凜冽正嚴凝，瑞氣祥雲見滿庭。祖令未須高舉示，寒光爍爍射文星。

長沙府石霜能禪師。上堂。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回眸子細看。乃曰，釋迦密印不出乎心，達磨眞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紛紜，自家埋沒。且道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瑞州府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王氏子。幼投劍門慈雲亮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遊講成都。南參尊宿，見圓照本於淨慈。本曰，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以。常念南嶽思口呑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忽灑然有悟。遽上方丈陳所得。本曰，吾昔夢汝呑一世界，一剃刀。汝自今始眞出家也。卽爲陞座告衆。師服勤久之。遊江西高安，住眞如開善聖壽三刹。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

善東坡。元豐中坡謫高安。與師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怪者。高安山舊有逍遙寺。開山祖名僊。乃唐肅宗少子。出家事忠國師。蒙記荊居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畊幾盡。後眞淨文訴于縣。十得一二。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哲宗紹聖乙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明年丙子夏。師示疾。至九月戊申入滅。世壽五十五。塔本山。

安慶府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寂住峯頂。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風搖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窗下。座。　晚年道望益顯著。後于本山示寂。壽九十餘。

鳳陽府泗州普照寺處虛眞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開來檻畔梅。

常州府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師曰。款出囚口。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開封府褒親慈濟祥禪師。上堂。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處州府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原本是菩提。咄。

法雲秀禪師法嗣

開封府法雲佛國惟白禪師。靖江人。上堂。離妻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圓相召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　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者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舉天皇接龍潭因緣頌曰。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閒將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住天童。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江寧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上堂。拈拄杖曰。只者箇。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者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倒握撅翻佛祖機。等閒擊碎蒼龍窟。擊禪牀。下座。

溫州府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行棒。臨濟下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漢中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　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　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　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　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眞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　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

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德安府雲夢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卽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瞋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雖然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府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卽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　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廬州府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峯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卽性之相。一亘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塵沙法門頓顯。拈一

毫、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常德府德山仁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乃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長沙府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叩圓通、發明祖意。王荆公請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上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者聾漢。僧無語。師曰、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天、脚踏地。曰、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閒却。曰、若然、則饑來喫飯、困來眠也。師曰、不妨會得好。乃曰、揚眉瞬目、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餿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作麼生是衲僧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前、地平如掌。若是知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　上堂、近日稍春寒、寥寥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饒舌老豐干、一日不相見、莫問舊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今朝五月五、百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爲主、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

鳳陽府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底意。師曰、佛眼覷不見。曰、爲什麼覷不見。師曰、密密意。
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露。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　示衆、若於者裏薦得、逈脫根塵、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驀拈拄杖曰、不向清涼山裏

躲跟。且在霍丘城下拈出看看。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羣魔膽裂。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府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還會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參。

岳州府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銜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府瑞相子來禪師。上堂。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者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府眞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拄杖召衆曰。喚者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卓一卓曰。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乃連卓兩卓。

荆州府遠安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訣。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

南康府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參圓通發悟。初住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白同奏紫方袍。張都尉奏以心印號師。上堂。僧問。和尙出世。將何爲人。師曰。山形拄杖子。曰。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

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儉。曰。上上大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未審和尚以何顯道。師曰。山僧祇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特地翻成箇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　上堂。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　上堂。擊鼓上來大家覷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爲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爲君通一線。　上堂。動靜亦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榔栗木。南嶽萬年藤。　上堂。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雲門道。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曰。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　上堂。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爲什麼不見眉毛。祇爲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安慶府甘露德顒禪師。上堂。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曰。學人不會。師曰。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乃曰。旃檀林中。更無他木。優鉢羅華時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召衆曰。大衆聚首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上堂。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叢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棒似倚天長劍。臨濟喝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首見六合孜。稍有發明。次詣圓通。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上堂。

僧問。諸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着。曰。與麼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曰。喏喏。師曰。者箇衲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鴈過長空。燕離大廈。遊方禪客。卜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攜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忽有問行脚事。明眼人前。如何祇對。還道得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　上堂。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沒要斷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者邊綠水。那畔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僧與麼說話。拖泥帶水。待諸人養子方知父慈。

太平府蕪湖吉祥訥禪師。上堂。僧問。昔日鳳凰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來之曲。師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曰。今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曰。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盡圓聞。師曰。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向恁麼去。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者邊來。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者裏。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幾人猶在夢魂中。　到隱靜上堂。五峯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青葱。煙雲澹貯。風光溢目。觸處可觀。然雖如是。祇如撞着道伴。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玲瓏八面自迴合。峭峻一方誰敢窺。　示衆。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猨籍。羞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府廣慧沖雲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古柏含煙翠。修篁帶雪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籠燭。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絕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投機。或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爲。盡入薩婆若海。恁麼

說話。恥他先輩。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則且置。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珍重。

廬州府承天資福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雖起袴襦詠。借寇難留桂石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眞風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眞猷。稱揚斯事。然雖如是。事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卽且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珍重。

江寧府寧陵安福子勝禪師。上堂。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體露眞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旣不生。性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諸仁者。何不直下承當。承當得去。於般若光中遊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何處更有一絲毫爲隔爲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秖如達磨西來。九年冷坐。畢竟圖箇什麼。良久曰。參。　上堂。曰。萬木蕭疎。羣峯錯落。巖松古柏。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復何說。若也揚眉瞬目。又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牀。大似隔靴抓痒。築著磕著。頭脹面赤。到者裏如何得恰好。良久曰。借君一片閒田地。獨對高峯爲舉揚。

江寧府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虀。　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庫宇半成方丈基。

廬州府澄慧義端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泥捏金裝。曰。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頭洗鉢。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歷歷。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効當年空面壁。

廬州府北天王崇勝珍禪師。上堂。靈源澄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寂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着。且道衲僧有什麽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上堂。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峯。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鐵牛。橫行宇宙。到者裏。却須有出身一路始得。良久曰。玉馬嘶時星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參。

南康府廬山棲賢智柔菴主。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江寧府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麽。師曰。天蓋地載。曰。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曆日。曰。正當恁麽時。佛法在什麽處。師曰。在你鼻孔裏。曰。恁麽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嘗賜紫方袍。師號天禧。舊葬釋迦佛眞身舍利。坐乙向辛。以越王臺爲案。祥符中。僧可政所興復也。旨以致永爲第一代住持。

慧林沖禪師法嗣

開封府永興華嚴寺佛慧智明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麽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眞定府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麽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　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麽得。且道得箇甚麽。良久曰。莫妄想。

常州府江陰壽聖圓覺子邦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麽。

常州府廣福法照曇章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角分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曰。學人未曉。師曰。秋至葉先凋。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曰。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者裏出。

揚州府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出住杭州湖上。再住揚州石塔。東坡赴登州。師往迎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師起立曰。只者是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師曰。若無縫。爭解容得法界螻蟻。及坡鎭維揚。師遣侍者投牒解院。歸西湖舊隱。坡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師於此名重一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九世之六

長蘆夫禪師法嗣

揚州府儀眞長蘆洪濟慈覺宗頤禪師。沔州孫氏子。遇元豐滿。勉令出家。投長蘆圓通秀落髮。秀去廣照繼之。遂參照。一日躡堦有悟。述偈曰。舉足上甎階。分明無別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照可之。楊公畏請出世說法。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者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　上堂。長蘆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甎打著連底凍。參。　上堂。金風肅殺。景物蕭條。葉落庭臯。雲飛嶺上。不退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更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朶裏打鼓。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縱然如此。猶未出得荊棘林。何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葛藤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桌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滁州琅琊山宗初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琅琊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琉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朶件手一枝筇。乃曰。祖師門下。擧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玄究妙。敲冰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遠之遠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不落化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薄千山翠。烟深隔雨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榔栗一條。衲衣三件。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瞌睡漢。問。聞師已得黃梅旨。大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千朶秀。風動一江寒。曰。瘦竹有高節。閒雲無定蹤。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槁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曰。學人未曉。師曰。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徇羣生。灑甘露沃蕉芽。布慈雲談實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麽。良久曰。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徽州府普滿明禪師。上堂。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世。爲什麽却陞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乃顧衆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諸仁者者裏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上堂。一佛手。二驢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甎頭太厚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　問。覿面相呈。卽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什麽不借。師曰。賊是小人。

汝州褒禪溥禪師。上堂。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度迷情。師曰。獨耀無私。對揚有準。曰。曇華纔綻。徧

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麽生。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拆。曰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曰恁麽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啓驪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羣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爲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演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羣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者裏薦得。權衡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僞存眞。現一道而淸虛。闢羣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眞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麽。良久曰。皎然天地無私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道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底。曰爲什麽燈燈相續。師曰遞相鈍置。　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曰學人未曉。師曰界破青山色。曰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　問淺聞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脚蹋地。曰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祇對。師曰憂則共慼。樂則同歡。曰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瓶。曰見後如何。師曰水罐。曰學人未會。師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問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曰雲生古嶠。曰見後如何。師曰水出高原。曰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到海。雲起必爲霖。　問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師曰劈腹剜心。曰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　上堂。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雖然。降此已往又作麽生。良久曰。瑞草生嘉運。林花放早春。參。　上堂。智水瑩淸。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

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冷笑。且道笑箇什麼。無孔鐵槌。

揚州府儀眞靈巖志愿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頗稱道人家風。淥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風起浪。不涉波瀾。請師答話。師曰。雲橫遠岫。雨滴懸崖。曰。與麼則高臥虛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清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忉忉。　上堂。僧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修竹。新斲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宮商角徵羽。曰。一聲鳴歷歷。十指起清風。師曰。不遇中郎鑒。還同野舍薪。曰。恁麼則不聞聞底事。大衆皆聞。師曰。知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烟渚依依。共孤舟而闃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冥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曰。不在低頭思量難得。　上堂。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烏兔去還來。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然。紫陌紅塵。隨緣豁爾。其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倜儻分明。敢保斯人未徹。　示衆。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閒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一喝。曰。莫向外邊生卜度。

長沙府等覺法思禪師。上堂。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安撫請師。當爲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曰。恁麼則一句無私也。師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曰。學人未會。師曰。佛殿對三門。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良久乃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乃隨緣佛事。在山野則別搆清規。亦可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曰。切忌當頭。

鳳陽府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上堂。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烟靄靄。瑞氣飄飄。

曰。恁麼則達磨舊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揚州府儀眞定山眞如文彥禪師。上堂。堤邊綠柳。默演眞宗。嶺上吟猿。明談法要。若向者裏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與君說破。珍重。

荊州府護國紹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拄杖子。曰。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曰。錯。師曰。猶自口喃喃。

歸德府法寶德一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曰。一回聞得一回新。師曰。你作麼生會。曰。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島客。長接五湖僧。珍重。

池州府乾明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蘆。有所得。徧遊叢林。至五祖。祖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祖深喜之。以語悟首座。悟曰。恐未實。更須搜看。祖後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祖曰。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祖曰。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大悟。後出世開聖。法嗣長蘆。

寧波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蘇州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岳州府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宜興周氏子。參佛日得旨。日寂偕石霜琳事徧參。至黃龍。南會中琳投誠入室。師怒絕之而去。至大溈典第一座。遂開法興化。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箚不入。曰。祇如朕光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颼颼。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　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胡蘆。參。　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狠忙走下繩牀立。參。　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鐮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東昌府恩縣祖印善丕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曰。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下座。　上堂。千家門萬家戶。貧者貧。富者富。其或未曾地三途未

是苦。擊拂子一下。上堂。人人獨耀。箇箇極則。如斯說話。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荆棘。喝一喝。上堂。潭中皓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無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座。

衛輝府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鹽山田氏子。幼以孝聞。首入青州元室山行取葉淨手。忽有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麽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顚頇。要得不顚頇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且道者箇堪作甚麽。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者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屈。拈拄杖曰。來來。若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饑飡松柏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行始得。有般名利徒。僭稱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麽事。豈不寒心。由是疑誤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着甚麽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瞶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河南府善勝眞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者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露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

軍見太平。

青州府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者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瑞巖鴻禪師法嗣

台州府佛窟昌國可英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流輝。曰。學人不會。師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苔花秀。雪盡數峯雲氣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烟。乃曰。春風澹蕩。萬物含芳。林間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列秀。岸柳垂陰。鶯囀喬林。獸鳴幽谷。白雲綻處。露崔嵬皓魄。湧時明浩渺。森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橫互映。重重帝網。百億垂形。海印發光。大千普赴。如斯語話。無不盡知。且道師子迷蹤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寧波府嶽林曇振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問。寶座既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曰。言前超有路。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根樹。妙手能挑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堤柳乍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葩香。曰。圓音纔剖。大衆霑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曰。若論此事。不論僧俗男女賢愚貴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盡向聲色裏轉却。名言滯於心首。恆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大衆。且作麼生是目前的此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棲賢遷禪師法嗣

安慶府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麽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府南山法雨惟鎭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修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麽。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長沙府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上堂。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麽。良久曰。露柱木頭作。稱錘鐵鑄成。

淨衆言首座法嗣

河南府招提廣燈惟湛禪師。嘉禾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卽今作麽生。舉。僧便喝。師便打。　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郞。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嚬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三祖會禪師法嗣

杭州府臨安居潤禪師。上堂。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一炷名香祝聖恩。曰。今日事作

麼生。師曰、將謂伶利衲子。僧無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淸淨本然，徧周沙界。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麼。曰，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虧。乃曰，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窮參力究，忽然築著磕著，始知刀是鐵做。便乃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古人旣恁麼會。今日欠少個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開元譚禪師法嗣

汀州府開元宗祐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扁舟衝雪浪。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芙蓉楷禪師法嗣

開封府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孩，至今游蕩不歸來。者寃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上堂。只者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淸絕點，猶有流注。眞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盌鳴聲，豈不見道。

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牀曰。分付德山臨濟。　上堂。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豎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者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用正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　問僧甚處人。曰西川。師曰。幾時離鄉。曰前年二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曰通身是口難爲祇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曰。枉踏草鞋。

西安府大智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師潼川中江牟氏子。十三落髮。踰歲遊成都。依講席。頃歎曰。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爾晝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訪斷臂道者。復謁五祖演。眞如喆。百丈肅。晦堂心。一日有自太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遂往從之。一日聞板聲大悟。蓉後命分座說法。隨往淨因。居第一座。蓉謂人曰。璉首座牛行虎視。異日弘吾道決矣。後居崇寧寺。遷襄陽普寧。政和初。歸里。築妙峯菴。既而又赴請能仁大隨無爲超悟。最後居大智八載。俄示疾。語主事僧。爲我置一籃輿。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書偈。泊然而寂。當宋高宗紹興乙丑十一月四日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世壽七十三。坐六十夏。

南陽府丹霞子諄禪師。劍州梓潼賈氏子。依太安寺爲童子。二十七受具，通貫教乘。首謁芙蓉，蓉曰，古人謂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體會俱落二三。汝但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安用多言。師于言下大悟。後無何，舉立僧提綱挈領，一衆標表。蓉深器重之。崇寧間出住丹霞。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擘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如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晚年退居唐州大乘西菴。隨州刺史復以大洪山保壽爲迫，不得已應之。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大洪山之南。

開封府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文章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無意功名。落髮參芙蓉。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話得契合。出住洛州普巖寺。崇寧間詔居淨因。政和初遷襄州鹿門。　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淩空不妨舉步。金雞報

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麽。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上堂。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兔角不用無。無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妨其理難容。　示衆。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者隻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麽。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　師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五夜天。佛祖無蹤聖凡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東生。餘暉不照毘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兼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兒童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源。撒手回途還得妙。

建昌府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麽。夜明簾外之客。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麽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潼川州梅山修己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襄陽府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麽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邪。錯。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麽生。還會麽。良久曰。若實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

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正値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宋高宗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示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府洞山道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瘂子喫苦瓜。

河南府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遷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　徽宗宣和癸卯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脅而化。

襄陽府鹿門傳照法燈禪師。成都華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嗣開法鹿門。

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　問，如何是道遙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大觀初，楷謫緇州，師隨之。緇州道俗高其義，太守舉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楷還止太湖，師猶從之，楷令其還。七年解院，名聞天子，詔住鹿門政和寺。會改寺爲觀。師以廬山東林寺言寺得以全。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信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媿其言而止。天下諸山聞而壯之。鹿門乏水，師從巖下以杖擿草根，泉爲之湧，因號燈公泉。靖康年，金人復入寇。師謝遣學徒，杜門而已。或曰，朝廷軍旅，何預林下人。師熟視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吾輩獨得寧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誡弟子皆宗門大事，泊然而逝。閱世五十有三，坐夏三十。塔全身于山口別墅慧定塔之東。

南昌府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厭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習相遠句，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宋徽宗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　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

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當正今日。你是何人。參。　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　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峯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峯境。師曰。若是寶峯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　示聽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者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敎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何人。　宋高宗建炎戊申正月七日。示寂。闍維。

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福州府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少林恩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蓬溪章氏子。二十七得度。遂南遊。參玉泉懃。次參大洪。纔展具。忽一小蟲飛墮于地。引手拂之。豁然大悟。後繼席。重和戊戌。徽宗賜號淨嚴。俄遷水南。建炎丁未。退止德安嶓山延福院。值亂。安守于城內建化城菴。延師避之。紹興乙卯。還大洪。上堂。召衆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雖然。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鐶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是那一重。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　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適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敎是否。曰。不敢。頭舉拳曰。是甚麼敎。曰。是權敎。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敎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紹興丁卯三月。示疾而

化。塔于大洪山。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世之一

黃龍心禪師法嗣

南昌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斥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曰。曾到雲門否。師曰。到。曰。曾到靈樹否。師曰。到。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師曰。長的自長短的自短。曰。廣南蠻莫亂道。師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便出。秀器之。後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牴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無以語。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刼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聲。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游湘西。訪眞如喆於嶽麓。喆問。是凡是聖。師曰。非凡非聖。曰。是什麼。師曰。高着眼。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曰。且道是凡是聖。曰。爭奈頭上漫

漫。脚下漫漫。師仰面作噓聲曰。氣急殺人。師曰。恰是拂袖便出。　謁法昌遇。遇問。近離甚處。師曰。來自黃龍。曰。還見晦堂否。師曰。見。曰。什麽處見。師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插火筯於爐中曰。者箇又作麽生。師拽脫火筯便行。　初出住雲巖。次遷翠巖。復領雲巖。晚住黃龍。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麽生。師曰。但識取罵的。　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麽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則七擒七縱。正令全提也。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　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錦鱗紅尾。爲復是鈎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嶽露。曰。恁麽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麽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　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麽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麽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　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蹋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麽。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　上堂。淸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淸。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心既不亂。濁水自淸。濁水既淸。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飜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麽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　僧問。如何是四

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旣爾．四大亦同。

師屬疾．退居晦堂。晚參．竪起拂子曰．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曰．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有能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

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宋徽宗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三晚．小參說偈曰．說時七顚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毘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於晦堂丈室之北。世壽七十二．坐四十五夏。

南昌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偸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偸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眞．非眞花也。

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鄕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

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者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政和丁酉九月十八日。食罷。呼以棲首座。決別。乃起浴。更衣淨髮。訖安坐而寂。門弟子遵師遺誡。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南昌府泐潭草堂善淸禪師。南雄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則萬無一失也。師從是屏去閒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者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旣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事徧參。後出世黃龍。終於泐潭。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　開堂上堂。舉浮山遠云。欲得英俊麽。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者裏。得不修江渺渺。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

千仞。有時逢强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安府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者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岳州府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一獸．獅頭牛足馬身。陞堂時．持以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麽．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　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刧．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成都府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　舉趙州訪二菴主話．頌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顚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南昌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眞。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麽。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鳳陽府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　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麽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府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性質直。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麽。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者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上堂。寒山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喝若此。不負先師所囑。

長沙府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還他虎步龍行。打狗撑門。掉在無事甲裏。雙峯者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閒和尚。卓一下。

溫州府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武昌府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一日上堂。衆纔集。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便下座。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繇成途轍。　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麽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長沙府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麽道。正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

草入水不動波也似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自能向虵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杭州府慈雲道淸禪師。嘗垂語四則。一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二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飢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三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四曰寒灰枯木底到者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

南昌府黃龍如曉禪師。上堂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徑寸璧。如何是徑寸璧。師曰千峯排翠色。曰便恁麽時如何。師曰萬卉長威稜。問如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幕阜水瀉洞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章。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曰謝師答話。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乃曰煙雲綻處樓殿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靑。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祇如不落時機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　示衆白雲風卷宇宙豁淸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麽散去便道山僧無折合。更或歌風詠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麽時如何。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厭碧潭深。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士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士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

如何理論。士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士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士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士釋然。卽拜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居士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士無語。心約住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　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士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肯之。

祕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士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士有省。連呈三偈。其後曰。咄者多知俗漢。齩盡今古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閒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寶峯文禪師法嗣之一

南昌府兜率眞寂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道吾。眼高無人。一日。領數衲謁雲蓋智。智方與語。知其所

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智復與錐箚之。師默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始依教謁洞山、得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　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令師爲誰。素曰、某忝執侍慈明一十三年。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住後、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者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　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眞、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鱉。不能說妙談眞、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黐瞋作喜、笑傲烟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　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

紅顏、皤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吒吒。　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皤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閒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　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　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皤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靑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室中設三問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宋哲宗元祐辛未、漕使無盡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抛、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者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　是年冬、忽一日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無盡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宗門有大道力、不可使

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諡眞寂禪師。

開封府法雲佛照杲禪師。妙年遊方。謁圓通璣。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偶遲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西天第七祖婆須密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哲宗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始悟得方寸禪。出世住歸宗。赴詔居淨因。 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 問。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卽不然。師曰。汝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者裏倜儻分明。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者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宋神宗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師住歸宗時。夜修敬。龍坐僧堂地爐邊。忽見二僧入堂。一龐眉雪頂。一少年。皆丰姿頎然。師喜座下有人。須臾。二僧出堂。師恠而尾之。見入佛殿。師隨入。燈影熒煌。鑪中尙有火。師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仍躡其後。至殿前。因失所在。自念忘香匣在殿。回取之。見殿門扃鑰。遂喚殿主開門。入見爐煙尙未散。而匣在寶塔上。莫諭其故。蓋師行道精諴。冥通無礙耳。

南昌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不覺當下釋然。遂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丙子。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子扣問。但瞑目危坐。一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莫測也。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見淨。淨詬曰。此中乃敢爾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　僧問。教意卽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者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　一日。法堂逢首座。便問。向甚處去。座曰。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曰。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曰。爲甚拈起鞏縣茶瓶。却是饒州茶碗。座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叫曰。屈屈。座吐舌而退。　問僧。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僧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曰。你却做得箇座主。使下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且放你鼻孔出氣。　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曰。好好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曰。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摵。師低頭噓一聲。僧曰。放過一著。師曰。者裏不可放過。隨後便打。　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　上堂。五九四十五。聖人

作而萬物覩。秦時𨍏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　上堂。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㘞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溈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乃拍案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　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秖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秖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鄰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　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　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者皷笛。便下座。　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

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竪起手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卽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　上堂。祖師關棙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擧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麽。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麽生是眞實相。良久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　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弄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甌阜。文彩已彰。既到寶峯。如何吐露。馳曰。目前有路。師擧書曰。既是雲居的。爲甚在寶峯手中。馳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曰。下坡不走。拍一拍。馳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　初自浙回。謁泐潭深。深尋命分座。先是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麽。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劃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甚麽不知下落。却在者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因當宋徽宗政和乙未夏。師

臥病。首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跛驢上壁。座曰。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曰。朽木搭橋。座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曰。你作麽生。座擬議。師曰。你也好喫一服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晴齒數珠不壞。塔於石門之南源。壽五十五。臘三十五。

祖燈大統卷五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世之二

寶峯文禪師法嗣之二

九江府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恁麽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府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梨之園。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者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麽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顚。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　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

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　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麽。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祕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林府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若是言中取覔。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終成戲論。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　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的一著子落在甚麽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衡州府南嶽山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諕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府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　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乃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　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楔釘空。咄。

永州府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鎭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者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曰，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長沙府報慈進英禪師。吉州太和羅氏子。十八得度。事毋喪，終見雲菴。菴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啓師，師怳然大悟。嘗爲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長沙。上堂。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乃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曰，還知者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　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　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者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後遊臺南，還結菴梁山。政和甲午，住花藥之天寧。宣和辛丑冬，復菴梁山。明年臘月示寂。

瑞州府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別有長處，試出來

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蘇州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不契。遂扣眞淨。淨一日舉石霜虔侍者話。師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斸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　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秖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眞。影像彷佛。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擊禪牀。下座。　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耙牽犂。直是搖頭擺腦。從教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府九峯希廣禪師。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秖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師自是機鋒不可觸。後住九峯。衲子宗仰。有戒藥王者。請上堂。戒出問。如何是九峯境。師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喫得棒也未。戒退。師顧問侍者曰。適來陞座爲何事。對曰。戒藥王啓

請。師曰。金毛師子子。出窟便哮吼。且道金毛師子子。是阿誰。良久曰。卽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晚佐同門福深於泐潭。雪夜同福圍爐談久。福潛使人撤師臥具。及就寢。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有如此。

瑞州府黃檗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初業講。董君勸發。棄從甘露。復從棲賢秀。凡七年。後事眞淨五年。一日。以所悟告淨曰。吾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淨可之。出住石臺清涼。次徙黃檗。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元豐甲子十二月乙丑。與衆訣別。坐化。體香軟。茶毘舍利無數。塔于斷際塔右。蘇轍銘之。壽四十九。臘三十。

瑞州府清涼覺範慧洪禪師。新昌喻氏子。年十四。失雙親。乃依三峯靘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藉名慧洪。依宣祕講成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隨遷泐潭。凡七年。東遊沅湘。謁諸老。皆蒙賞音。崇寧中顯謨朱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寺。有古畫應眞像十六軸。久亡其一。師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眞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因得之全。世謂尊者猶畏嘲而歸焉。明年。退遊金陵。漕使請居瑞之清涼。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項上。　崇寧癸未。會張無盡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

師笑曰。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邪。師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嘆其妙悟辯慧。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棲山。太尉郭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師著有林間錄。僧寶傳。高僧傳。智證傳。志林。冷齋夜話。天廚禁臠。石門文字禪。及法華楞嚴圓覺金剛起信諸經論解。並行於世。

衢州府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屍橫萬里。良久曰。有甚用處。咄。

衡州府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依智慧僧。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也。法身偈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　或問住山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徽宗崇寧改元壬子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荼毘收骨。塔於乳峯之下。

金華府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　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南昌府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久參晦堂。有契證。次參眞淨。陸沈衆中。人無知者。慧安院臨道左。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虛。時眞淨在寶峯。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衆皆憚其行。師白眞淨曰。慧淵去得否。眞淨喜曰。汝可去。遂復書舉師。首座湛堂問師曰。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爲一切人結緣。自肩一栲栳。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偈曰。師入新吳誘攜羣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秉殺活劍。作師子吼。應羣生機。開布袋口。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含靈昧己之流。頓出無明窠臼。呵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佛授手。　及師既至。逐日打化。遇暫到。卽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院宇鼎新。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　死心新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理會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曰。者漢是眞箇理會底。不能與他務牙勞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闍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巋然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

泐潭英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麽。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　上堂。連喝四喝。曰。此四喝。有一喝師子哮吼。有一喝象王嚬呻。有一喝狂狗趁塊。有一

喝。鰕跳不出斗。若人揀辨得出。堪與祖佛爲師。若揀辨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眞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左右曰。大衆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下座。

泉州府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　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曰忽然當去。又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值。曰如何卽是。師曰。趙州南石橋北。　上堂。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檗收來。臨濟扶起。三關戈甲競頭分。四揀開遮何止此。定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象骨提心暗喜。同風今古播叢林。切忌叩牙驚著齒。　上堂。雪峯鼈鼻。潙山水牯。黃龍三關。雲門一普。君當一一透將來。提取大雄山下虎。

袁州府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牀曰。佛令祖令。瓦解冰銷。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擧似大衆。良久。卓一卓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　上堂。烟雲開處。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象。頭頭顯煥。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活計。恁麼說話。衆中若有箇漢出來。咳嗽一聲。山僧也只得退身三步。

長沙府大潙齊恂禪師。上堂。僧問。玉兎不懷胎。犢牛爲什麼却生兒。師曰。著槽廠去。曰牧牛坡下。師曰。莫敎落草。曰步步踏著。師曰。草裏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人苗稼。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以堪。不見仰山道。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雖然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　上堂。青山疊疊。水茫茫。猿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明月照山

堂。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靜顯禪師。上堂。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清風來不盡。曰、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師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師曰、巡□夜叉頭戴角。曰、祇園五葉花開處不別東君別是□。師曰、重疊關山路。問、一鏃破三關卽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賊身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謌謠滿路。釋迦掩室謾商量、淨名杜口休更舉、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翳子。敢問諸人、祇如李翳子有甚長處。今年必定有來年、不如剩種來年粟。　上堂。晷運推移日長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良久曰、九九八十一。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九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晷運既推移、大家相委悉。非爲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　上堂。今朝正月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巖前流謎語。喝一喝。　上堂。語默視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香積世界餐香飯、契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了明般若。拈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聞來方得知。卓一下。

瑞州府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不就。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長沙府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九江府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

不然。不用求眞幷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眞箇黃面。

隆慶閑禪師法嗣

長沙府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伎倆。却傳衣鉢振眞宗。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擊禪牀。下座。

雲蓋智禪師法嗣

福州府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十智同眞話。尋常無別提唱。故叢林號爲如十同。水菴圓極皆依之。極嘗贊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閒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府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俱蕩盡。雲外野猿啼。下座。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第一代紹覺純白禪師。梓州飛烏支氏子。有宿根。因過溪有省。遂依峨眉山出家受具。首謁太平俊。次參黃檗。住歲餘。檗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一日。檗據眸熟視之。師咄曰。者老漢。把不定作麼。檗大笑。乃爲印可。元豐末。南康郡王邀檗詣輦下。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檗。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師獨從侍。會成都府帥改昭覺爲十方。師應之。既領院。變律而居。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示寂。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遽怡然而寂。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塔於本山。

百丈肅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清簡禪師。上堂。僧問。優鉢羅華今日現。願將香蕊接迷情。師曰。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曰。恁麼則一聞千悟。立證圓通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來方外客。今朝出世事如何。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峯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曰。得恁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慰靈襟。羣峯列岫。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淩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顧左右曰。大衆。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知歸。乍到禪人。不妨擗取。下座。　元旦上堂。新律纔分。霞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春。蓋鴻蒙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退。時須頃刻。已屬東君。勿此爲勞。共稱得歲。剛有一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載。寒暑豈得推遷。日月莫諳照臨。陰陽卒難變

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甘。時節到來又爭諱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賀。良久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瑞州府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州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要山僧重增繩索作麽。乃拍禪牀曰。者裏薦去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大潙秀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潙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潙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乃曰。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　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衡州府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鎚腦後看。曰。破二作三。又作麽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上堂。拈拄杖曰。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出。瞻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爲霖。草木滋天下。　上堂。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麽息狂機。不恁麽轉狐疑。離此憑何旨。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麽。鎭州蘿蔔有滋味。喝一喝。

衡州府南嶽福嚴文演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一唾。乃曰。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猿啼。喬林鵲噪。鬧市紜紜。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　上堂。曰面佛月面佛。馬師一別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為埋沒。臨濟喫棒。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興化帳中抛撒。將來不是驪龍頷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自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窟。　上堂。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次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帀帀薰風滿庭戶。三十三兮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纔顯露。成點汙。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衡州府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掌。迦葉擎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者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其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管教拾得寒山。點頭拊掌。其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值得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福嚴感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寶鑑法達禪師。上堂。僧問。末後一句。今日願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杜口。曰。為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闍黎。問。作者相逢時如何。師曰。平出。曰。學人疑在。師便打。曰。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卽得。乃曰。一法全彰。逈萬殊。究來何必用工夫。目前十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設使濟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兎。虛生浪死。祇為懷寶迷邦。滯殼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衲僧分上。著甚來由。假使心法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到者裏。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菩

提涅槃常樂我淨。總須拈放一邊。直得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委悉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半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道。一見便見無第二月。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行春令。日日共處空把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饑人。却去飯籮裏餓殺。育王恁麼道。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遇汝諸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　上堂。拈花示衆。空自點胸。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眞。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卽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畢竟青山繼到頭。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世之三

石霜琳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卽便會。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以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尾露。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與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覆轉鉢。　示衆。據實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頂門眼開。却有疾速分。向意根下思索。卒摸頭鼻不著也。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家規。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攀。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擊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赤灑灑。明歷歷。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則一一放光現瑞。收來則一一剷跡絕蹤。機上無停。語中不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大衆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奇特。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你纔起一念追求。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常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椀。恁麼錯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鞖。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者箇是平實語句。者箇是差別門庭。者箇是關棙巴鼻。者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相似。有甚交涉。無事。

珍重。

南康府廬山雙溪寶巖允光禪師。上堂。阿呵呵也大詫。不卷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詫。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泉州府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子。丱歲試經。中選下髮。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以疑直指之道。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問。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卽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閒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元曰。者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元曰。大似氣衝斗牛。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庚申。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搉筦之任。父文安洵公。向與上藍順有舊契。順因往訪焉。與語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之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朔。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五祖常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月項延福道輪禪師。上堂。舍利塔前。花鋪錦上。毘盧藏畔。龜戲池中。況乎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青蘿翳日。老鶴盤空。足可與諸人內助其機。外揚其道。又何必山僧重煩指點。雖然。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寶陀巖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　九日示衆。重陽何物助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件飲。爲君滿泛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矜誇。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　上堂。時雨頻過北屋涼。野田昆甲盡舒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蒼崖流水寒。

黃州府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峯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南臺明禪師法嗣

長沙府龍興師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須到夜深啼嶽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語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抖。通宵不睡。思量叵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出世。蹉過步步彌勒下生。可惜自己神光。竟日昏昏到酉。諸昆仲。且作麼生說箇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

華藥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

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　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者裏會得去。不妨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積翠永菴主法嗣

吉安府廬陵清平楚金禪師。上堂。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兩手擡不起。曰。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事又作麼生。曰。放過一著。師曰。迢迢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府鐵牛。曰。學人卽不然。師曰。不消拈出。乃以拄杖卓一下。曰。鐘乍歇。鼓鼕鼕。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說萬喻翻成僞。分緇別素與誰通。山僧拄杖子。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　上堂。若論斯事。如鹽在水。祇瞞得鼻孔。若是舌頭。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狸奴白牯一箇注脚。拈鎚舉拂。下喝敲牀。盡是露柱注脚。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山僧與露柱下注脚了也。你若看辨得出。非但許你做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東林總禪師法嗣

南昌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萍鄉彭氏子。久依照覺。參吹布毛機緣。一日。忽頓釋所疑。乃呈頌曰。潦倒忘機

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拈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可之。俾繼其席。上堂。僧問、得意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閒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曰、玉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常乾。師曰、更須高著眼。問、孤貧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曰、不識。曰、每日上來下去、爲甚不識。師曰、渠無面目。曰、與和尚同參去也。師曰、同參事作麼生。曰、學人到者裏却不會。師曰、直須與麼。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古人恁麼道、大似箇無底坑穽、貼肉汗衫。致令人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得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紹聖丙子示疾。臨逝說偈曰、鋒鋩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化。

南康府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波。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乃曰、譚玄說妙、譬如畫餠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拂一拂曰、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彎石鞏弓、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　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呵呵。　上堂。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鶯對語高枝。衲僧到此如

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復喝一喝。　師才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于千仞之溪。無不如意。魯直黃公謂師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遊俠。蓋實錄也。

南康府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紹慈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推爲東林上首。　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焰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　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獰者麼。試出哮吼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開封府褒親旌德院佛海有瑞禪師。興化仙遊陳氏子。初參黃龍。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卽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出世安州太平。被詔住褒親。哲宗賜名大覺。號佛海。　上堂。大聖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大抵祇要諸人同光返本。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若人便恁麼承當。得去猶屬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不啻萬里望鄉關。迷時人逐法。悟後法隨人。此蓋無私法要。千古同歸。一句當機。唯人自鑑。到者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庭柏。清風長在。若不會。雲門凳子。天地懸殊。　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

佛求。故勸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滿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而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九江府廬山圓通法鏡可遷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曰。爭奈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早是不著便。那堪待長老鼓兩片皮。說青道黃。指南作北。祖師門下。轉沒交涉。者裏忽有箇傑出叢林。爲衆竭力的漢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堦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有麼。旣無。老僧倒行此令去也。拈棒下座。一齊打散。

臨江府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眞金喚作鍮石。　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府柏子山棲眞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且道他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乃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春。

吉安府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太古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上堂。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謾言南嶽與天台。　晚參未離廬埠。祇見五峯勢險。三峽聲雄。及到禾山。便有凌霄峯上雲卷雲舒。佛閣三門月來月往。饒我與諸禪

跨露地白牛遊壺中天地縱有諸佛出興終不能管且道者裏是甚長處得恁麼奇特良久曰白雲乍可來靑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泉州府開元眞覺志添禪師本州陳氏子依東林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當下開悟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日日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國大王遣使召入宮小參毘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輪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鶖子辯智勝於滿慈到者裏也須結舌良久曰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齊賀太平年宣仁皇太后賜師眞覺禪師號師固辭不受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條鈎云賜眞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屢賜紫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哲宗上仙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眞覺大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錢氏子上堂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强卽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者死蝦蟆乃曰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者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聞色非色見異類四生各得解脫雖然如斯舉

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衡州府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椎舉拂．卽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莫便是爲人處耶。師曰．蠱茶澹飯．泉石家風。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府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從來未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開封府褒親旌德宗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者老漢．我也識得你病在膏肓。喝一喝．曰．休訝耶當。

南昌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良久曰．祇恁麽便散去．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大衆且道．能拂塵出屑者是甚麽人。顧左右．卓拄杖．下座。

南康府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扭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輥毬．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參。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南游抵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曰．如何是禪．朋輩曰．往問能鳴者．乃蟬也。以其貌陋．舉止乖疎．故皆戲侮之。圓遂疑．至面壁深思．骨立者數月。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者一交．者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所往．竟無知者。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

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乃微服往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泉曰。那箇秤。公曰。乃稱天下長老秤底秤。泉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保寧璣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　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睎。揮扇久之。書偈曰。者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府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雲居祐禪師法嗣

開封府智海佛印智清禪師。泉州同安葉氏子。依鹿苑惠儒出家。徧參至潙山。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嗣奉詔住智海。　開堂日。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衆曰。還見麼。層層爲諸人放百種寶光。復擊禪牀曰。還聞麼。句句爲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向者裏悟得。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己頭。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

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恆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便恁麼擣去者麼。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元符庚辰。哲宗上仙。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太后上仙。五七。被旨演法於慈德殿。乃曰。靈源湛寂。物我皆如。本絕去來。何嘗生滅。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爲大行太后。建此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安慶府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曰。誰知今日裏。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曹谿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曰。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　示衆。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清淨伽藍。以十虛爲解脫門戶。山河大地。古佛心源。爐炭鑊湯。衆生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恆沙諸佛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世界。若能如是。卽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知。

南康府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初參祐于道林。獲記莂。隨遷羅漢。掌堂司。卽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師繼席。學者歸之。準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同而道望逼亞。故人目爲小南。　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去也。乃歸方丈。跏趺而逝。住世四十有五。

泉州府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熖、少室流芳。直指一心、高懸慧日。全提時、棒喝齊施。縱奪時、主賓互設。或金剛按劍、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踐眞實地。諸仁者。到恁麼地方、許通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他作解。祖師門下、無有是事。

台州府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廣信府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里、或處巖谷、或居鄽市、鄉民以丘師伯稱。凡有所問、皆以莫曉答之。忽一日、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乃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鳳陽府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駞、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住曰、退後退後、莫妨他人。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長沙府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玄沙老漢、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要指人明珠、正未許在。諸人還會麼。若未會、也不妨扣己而參、自得眞實。不可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參。

安陸府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蹋泥冷似冰。曰、意旨如何。師曰、拖泥帶水。問、泗州大聖、爲甚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

子。

南昌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你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蘇州府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鄆州鄭氏子。看柏樹子話。有省。乃述偈曰。趙州柏樹子。去處少人知。拋卻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呈元。元可之。後令住此寺。僧問。桃花楊柳共談眞談卽不問。如何是眞。師曰。嶺上梅花白。溪邊楊柳青。 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此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上堂。僧問。安撫旌麾得得臨。請師爲鼓勿絃琴。師曰。一夜寒溪雪。梅花泄早春。曰。恁麼則木人聞作舞。石女聽高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曰。伯牙若在。恥見永安。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曰。莫言祇有庭前柏。又得甘棠壯祖宗。師曰。千里同風。乃曰。若於棒下論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賓主。臨濟是法門中魔種。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墮坑落壍。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良久曰。巨鼇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建隆慶禪師法嗣

荊州府玉泉善超禪師。上堂。僧問。不用拄杖子。離卻語默動靜。未審如何爲人。師畫一圓相。曰。此猶是葛藤。師曰。了。乃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恆沙諸佛。逞七辯無以譚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要當心如

瓦礫牆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瞿曇道勝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麽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桃花二月紅。

蘇州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旨。　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麽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麽被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　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　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世之四

白雲端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

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玄奘法師至。乃救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始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本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古今因緣頗會。唯不會興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欲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不領。走謁浮山遠。舉前話。遠曰。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把根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什麼事。師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謂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伊雖後生。吾未識面。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忽領悟。乃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為甚卻未在。參究累日。忽大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笑而已。異日謂人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語師曰。吾嘗舉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令眾下語。皆不契。你試道看。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次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筇領眾。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什麼處。曰。為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癢漢。　問。達磨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　問。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曰。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　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推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卻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　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卻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　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　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者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　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卻門前下馬臺。剪卻五色線索。方始得安樂。　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閒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什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太遠在。　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　問。一代時教是個切脚。未審切那個字。師曰。鉢囉孃。曰。學人祇問二字。爲甚卻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者個。爲復別有。師曰。采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

軒轅鏡。豈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什麽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什麽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個中時節若爲分。師曰。東君子細看。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撻彈子。便要揑金剛。舉古有官人作無鬼論。夜揮毫次。忽一鬼出曰。汝道無我聻。師曰。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鳩觜向伊道。谷呱呱。上堂。古云。我若向你道。卽禿卻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瘂卻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麽。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卻。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卻。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山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棙。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麽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麽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紛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者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個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涸湑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個什麽。好個涸湑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僧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卻將作等閒。殊

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卻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雁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卻生豆。摘楊花摘楊花。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得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也無。到者裏須是個漢始得。山僧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尊宿。自以爲了。當及到浮山。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齩破一個鐵酸餡。百味具足。且道蹉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原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朝者裏拔本。　上堂。說佛說法。拈椎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也。則白雲萬里。者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個

甚麼白雲萬里。　示衆。祖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示衆。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自曰諸惺惺著。　示衆。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者個舌頭。若識得者個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艸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者個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曰。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示衆。每日起來。拄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共相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澹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示衆。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曰。和尚見德山得個什麼便休去。峯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個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卻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個漢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他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陸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得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你作個樣子。乃舉手曰。將三界

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腳。四大部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卻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個佛。南贍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艸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什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艸木叢林，還他艸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者一轉。　垂語，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三佛侍師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曰，當恁麼時，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耳。　宋徽宗崇寧甲申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出來道看。若會得，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者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化之夕，山摧石隕，一由旬內，巖谷皆爲震吼。

長沙府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問，將心覓心，固非。未審心畢竟作麼生覓。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　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　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底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

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着舌頭。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也。　上堂。去者鼻孔撩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什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　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　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什麼不來。赴參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　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　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　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蔾一萬斤、等閒敲落天邊月。卓一卓。僧問、如何是咬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者箇豈會咬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　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大衆、且道誰是識得渠者。喝一喝曰、田厙奴。

滁州瑯琊永起禪師。襄陽人。上堂。僧問、菴內人爲什麼不見菴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菴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上堂。良久、撫掌一下曰、阿呵呵。會也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杖曰、者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卓。

韶州府英州保福殊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磚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盌大盌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

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媿。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着根匾擔。卻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　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者個蟬。師曰。你問那個蟬。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　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堠子。

袁州府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話。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劈開胸。半個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卻貼肉汗衫。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答以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着。元祐中。謁衢之南禪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個無縫布衫。分付南禪。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

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曰。曇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麽恁麽。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麽不恁麽。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公問馬祖道。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你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儞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 到保寧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着楔。寧卓拄杖曰。着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卓。便下座。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亦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大衆。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着便。被者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早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麽。公曰。已在者裏。印曰。作麽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者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湖州府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者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着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麽。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個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好與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惜少一拶。當時若有個爲衆竭力的衲僧。下得隻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籆打籆。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盞木上。唱二作三。榔栗杖頭。指南爲北。庭前柏樹。喚作祖意西來。

日裏看山認爲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件事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馬祖一喝。直得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豈止鎭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斷崖不可履。正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旁觀。六代祖師看卽有分。大衆還有向迅雷斷崖邊別出一隻手的麼。良久曰。箚。上堂。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什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鎭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什麼撞入他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什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觔。右眼八兩。僧擧坐具曰。者個聻。師曰。不勞拈出。

南昌府景福日餘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畫圓相。師以手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古今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以拄杖卓一卓。便下座。

安陸府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擧唱。猶涉化門。要未是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廣信府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橫按拄杖曰。大衆。到者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

自在不孤。清淨毘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黍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卓下座。

湖州府烏鎭壽聖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槵栗。等閑便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還知壽聖拄杖子長處麼。棒頭有眼明如日。八面光生盡是黍。隨敲案一下。　上堂。一叉一箚。著骨連皮。一搨一攄。黏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着磕着。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尙有聯纖。山僧恁麼道。口好作什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贛州府西堂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示以神劍頌曰。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師曰。漫效顰。亦提得一箇。寧曰。何不呈似老僧。師便曰。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毘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寧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師以坐具便摵。寧作倒勢。師拂袖而行。寧曰。且來。師曰。且去掘窟。寧笑而已。尋謁白雲。雲稱于衆。一日雲與瑤淨居遊水磨。師偕數衲先在。遂侍雲右。瑤曰。師兄且莫妨穩便。雲曰。從他在此聽話。師曰。不曾帶得襪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

大溈喆禪師法嗣

開封府智海普融道平禪師。處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個石頭。忽然打着一個。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

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盤山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南昌府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個指頭八個丫。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辯。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嶮。曰。人人有個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　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未免依模畫樣。應個時節。乃作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　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攜去。曰。此土也要留個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者個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不安次。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着。　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織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未詳姓氏。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故稱蘭布裩。有擬草菴歌。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大宋天子耳。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乃躬以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

伏灼膚者多。火後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長沙府嶽麓智海仁僊禪師。吉安泰和萬氏子。幼事靜工。無適俗韵。出家爲金公弟子。受具遊方。依東林玉磵最久。晚抵仰山陸沉衆中佛印獨異之。師方銳志於學。喜翰墨。印呵曰子本學道。爲了生死。反從事語言筆畫。於道何益。師於是棄去。依大潙者十年。眞如門牆壁立。師獨受印可。及眞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師乃首衆衡陽花藥分座說法。元符己卯開法城東之東明。俄遷湘西嶽麓。無何。麓厄於火。道俗驚嗟。師縛屋而居。十年間成梵釋龍天宮矣。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未審爲誰。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敘出世本末。囑以行道。說偈爲別。有善暹進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約退右脇而逝。世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塔于西崦舜塘之陰。

鳳陽府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潙山嫡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卻笑旁人把釣竿。　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卻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商量。

九江府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着。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

長沙府福嚴眞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長沙府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楞嚴。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麽。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麽生。師曰。卻是海印發光。

長沙府道吾汝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毀着不瞋。曰。如何是法。師曰。讚着不喜。曰。如何是僧。師曰。圓頂方袍。乃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清淨常光耀。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爲什麽如此。一切智智清淨。還會麽。對牛彈琴不入牛耳。　俄遷大潙山。未兩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

德安府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白槌竟。師曰。白槌已後。喚作第一義。未白槌已前。喚作甚麽。莫有不甘底麽。出來相見。僧曰。白槌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曰。白槌後又如何。師曰。法座上。曰。謝師指示。師曰。沒交涉。乃曰。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得旨。至今徧地兒孫。血脈不斷。人人自謂具英雄志氣。出自己胸襟。如斯等輩。笑殺旁觀者。裏還有同生同死底漢麽。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長沙府中峯羅浮希聲禪師。上堂。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究將何法報君恩。師曰。庭前瑞雪落紛紛。曰。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前話。曰。恁麽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草木叢林。悉爲獅吼。露滴庭莎。盡是無邊妙相。猿啼嶺樹。都來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卓。下座。□□□□二月八日。無疾坐終。荼毘。諸根不壞。舍利求者可掬。

安陸府興陽賢禪師。江州人。叢林稱爲賢蓬頭。眞如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作。特行

業少謹。衆頗易之。眞結菴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前。過禁衆來往。二年後。舉立僧。一衆大服。出世住興陽。法道大著。及示寂。肉身不壞。今尚存興陽。

常德府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鈍根漢。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麼。僧有悟。師示以偈曰。虛空開口喚須彌。聲隱春雷蟄豈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汝逐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府光孝慈覺普印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常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什麼處行履。僧擬對。便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便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亦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府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卻聖凡途路。到者裏方有少許相應。雖然。在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 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拖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

師曰。剃除鬚髮曰。此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僧禮拜。師曰。可惜許。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跨跳上青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府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獅子哮時芳草綠。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　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含笙水底吹。　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幸充足。不許南泉打破鍋。留待沙彌煑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畢竟作麼生會。良久曰。多少人疑着。

護國月禪師法嗣

荊州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什麼物。師曰。一錠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喝。師便打。　上堂。好個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失明珠。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七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八

△少林第二十世之五

智者如禪師法嗣

金華府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殘陽戀幽草。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　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歧一句向誰舉。銀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金華府華藏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曰。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寂有遺世偈曰。獨角犀牛入泰山。少年石女握金環。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僧渡鐵關。言畢。趺坐而逝。

金華府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木無根。北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法雲本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百粵張氏子。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　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急須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　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他恁麼道。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不合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者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　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揚州府儀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麽。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府雪峯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麽則撞着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者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摝人天魚。護聖不似他拖泥帶水。祇是見兎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龍。山僧當倒行此令。下座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麽處。良久曰。𠷣。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峯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若是王宮降誕已前一句。管取天下人

摸索不著。　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　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喫茶。更有何事。

金華府寶林寶覺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齩不破，師曰，秪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　上堂。一卽一，二卽二，鼻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曰，識得山僧榔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乃卓一下。

長沙府雲峯祖燈智璿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卽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意作麼生。良久曰，三歲孩兒輥繡毬。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團，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　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上堂。聲色堆頭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

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駞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駞並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砑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麽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錡袁慶吉頭上插筆。　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麽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　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麽生。師曰。吽吽。便打。

開封府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麽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麽。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能焚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麽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麽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　化士出問。俶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麽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紹興府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府雙峯普寂佛海宗達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寃有頭。債有主。珍重。

紹興府五峯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朶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河南府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杭州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處州松陽人。具大知見。於止觀深有所契。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紹興府承天滋須禪師。單州黃氏子。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言下契悟。出住承天。示衆。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齅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箚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興。諸祖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名對諸菩薩。曾露者箇消息。缺齒胡於少室峯前九年。爲衆說法。唯有二祖

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　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辯取。擊禪牀一下。

蘇州府吳江聖壽法晏禪師。上堂。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曰。學人不會。師曰。月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果結空花。兒生石女。如今卽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卽向火。熱卽取涼。且道佛法在什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開封府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座。僧問。法身淸淨。妙應無方。爲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曰。既然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曰。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　上堂。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靑。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木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者箇是根。那箇是穴。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紹興府天衣寺慧通禪師。上堂。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羣狐屏迹。曰。恁麼則靑莎窟裏威風振。秦望山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曰。放過一著。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靑松倒影垂幽徑。曰。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曰。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錐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衆曰。有麼。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

證。徒自疲勞。欲繼眞乘。無有是處。祗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示衆。金鐘一扣。響振妙峯。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者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府天聖齊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笋。曰。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曰。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麽生。僧拊掌。師曰。早是亂統。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曰。恁麽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峯也。師曰。卦是天門算來五兆。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塵。妙體非形。無容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聞。祖師徽猷。如何到得。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到者裏。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眞。何人善聽。雖然如是。智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卓拄杖。下座。

柳州府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堂前。此時參畢。見箇什麽。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揚州府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尙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曰。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曰。學人不會。師曰。揚子水朝東。

投子顒禪師法嗣

鳳陽府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威音王已前。又作麽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曰。三十年後。此話盛行。師曰。切忌錯舉。乃曰。便恁麽散去。已是

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河南府白馬崇壽江禪師。上堂。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得個恰好。拈拄杖曰。看看。拄杖子吞却虛空了也。汝輩孟八郎漢。何曾知得。

南陽府香嚴海印智月禪師。示衆。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雞足峯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鶯囀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頭頭垂手處。子細好生觀。　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荊山美玉奚足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子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子見乃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投子師號。子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誤。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金山寧禪師法嗣

嘉興府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閒時又不閒。且問諸人。為什麼却成不閒。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嘉興府鹿苑道齊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者裏。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曰。參。

金華府普濟圓濟子淳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八臂那吒把不住。　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看看。

吉安府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鷺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蹤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祖禪師法嗣

嚴州府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為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珍重。

處州府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嚴州府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雁。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資壽巖禪師法嗣

常德府武陵彰法嵩禪師。上堂。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鞋呈起。師曰。將謂。僧提鞋歸衆。師曰。却較些子。乃拈拄杖曰。行坐常持。卓一下曰。應用全施。乳峯獨許韶陽擴。後代商量徒爾爲有方圓堪拯濟。點著鐵牛隨棒起。晝斷兩頭中不存。拄地撐天時霹靂。拈來卓向衆人前。咄。萬象乾坤一齊粉碎。卓一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府越峯妙覺粹珪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鐮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福州府壽山本明禪師。上堂。僧問。李相當年參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缾。府帥請師匡上席。未知祖意若爲明。師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曰。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曰。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持榔栗木笑問往來人。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作麼生是吹毛劍。師曰。清風八面。曰。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曰。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曰。快便難逢。乃曰。四面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所以白雲影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柏盡彰古佛家風。傑閣雄樓。何異天宮世界。既到者裏。不用彈指。樓閣門開。乃拍案曰。說甚麼南嶽與天台。

台州府天台如菴主。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事歸隱故山。與猿鹿爲伍者有年。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間。郡符何事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遂

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蘇州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姑也。首參法雲。後領旨於法眞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甘露宣禪師法嗣

蘇州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瞿曇四十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秀州夏氏子。初住淮之天寧。建炎初。遷靈隱。慈聖皇后賜號佛海。韓世忠表請靈巖爲功德院。命師主之。去留者凡五。踞法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紹興丁丑。師至華亭。有朱宅請師齋。以十一月廿六至其家。據坐說法。緇白畢集。有僧出問。如何是生死根本。師酬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壽八十。僧臘六十七。葬於寺之白雲菴。

開封府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夏氏子。生而祥光燭舍。文殊堅遙見。疑爲火。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蔣山懃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懃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懃曰。恁麼那。師赧然。因朝廷改資福爲神霄宮。遂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懃曰。資

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懃擧倩女離魂話。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閒擧著便諳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懃拊几曰。者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蕉山。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　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者傳語漢。　問。甚麽人不被無常呑。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麽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呑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　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廝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　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　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金華府智者法詮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蘇州府萬壽證悟如瓊禪師。建寧魏氏子。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　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卽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

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敍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者箇落在甚麽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禪鑒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麽。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府報恩寶月覺然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府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忽踍跳。築著崑崙鼻孔尖。觸碎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烟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着。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府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秖如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麽處。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良久曰。南山虎齩石頭羊。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世之六

法雲白禪師法嗣

鎮江府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游廬山、歷淮淛、徧扣宗師。至龜山、參佛國。入室次、聞舉庭前柏樹子話、豁然契悟。出世磁州慧果。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來。曰、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曰、如何是禪。師曰、舌拄梵天。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曰、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法、亙古亙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下及傍生、妙湛眞如、何常有異。秖爲羣情弃本逐末、未能捨妄歸眞。安得頓超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居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神光俄然瞥地、三拜得髓。從此紹隆祖位、闡大門庭。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者且置。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乃拍禪牀一下、下座。　上堂。今朝二月十五、慧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歸堂喫茶。　上堂。春光漸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慧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　示衆。汝等大衆盡是水雲高士、扣問心宗。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正在汝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麼。未究者、切須究取。雖然、直饒你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須知更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猨叫亂峯前。擊禪

林。下座。後佛國奉詔住東京法雲。師典第一座。元符庚辰。哲宗上僊。五七。命師入內說法。賜師法號佛鑑。徽宗辛巳。住持金山。皇后遣中使降香。爲國祝延。上堂白椎竟。師曰。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其或不然。有疑出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秖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曰。飄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得道理好。曰。秖如泛洪舟衝雪浪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卽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建立門風。各張舖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嘿。把定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羣有。雖然。猶涉程途。且正令當行。如何理論。乃擊拂子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皇后遣中使降香。爲皇子韓國公頭晬之辰。請陞座。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令辰。中使臨筵。願廣宣法要。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曰。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合。正我皇植福之地。乃禪流選佛之場。洞啓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迷之者句句乖宗。苟能畫斷兩邊。不離當人。頓同正覺。便見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神龍出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是處高人遊佛國。雖然。秖如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非但天神來密祐。更資遐算助吾皇。

漢中府褒城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寺。上堂。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

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曰漢水秖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峯。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空界，但能返照，卽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間隔。乃豎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今日，不除煩惱，卽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卽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金華府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獰，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　上堂。圓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閒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淮安府勝因崇愷禪師。上堂。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勾下。曰是何意旨。師曰，萬里無雲千峯壁立。曰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闕，月印南溟。曰恁麼則佛國嫡子也。師曰，拋茅五光。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鵠白烏玄。霧起郊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揭出幽關，石女擘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散五位槍旗。石鞏弓，祕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無地施呈。何須擊鼓般泥，不用輥毬拽石。箇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雖然，秖如超宗越格底事，又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兗州府沂州馬陵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

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到投子。咄。

開封府慧林月印慧海禪師。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乃曰。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秖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　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府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作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閒和尙。卓拄杖下座。

開封府大覺法慶禪師。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曰。吾他日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回來。是吾道力也。後臨寂時至。作偈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免占檀那地土。乃盡出衣物飯僧。聞初夜鐘聲。竟坐逝。侍者如約喚之。師應曰。作麼。者曰。和尙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强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踍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當宋紹興癸亥五月五日也。

保寧英禪師法嗣

杭州府廣福院惟尙禪師。初參覺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却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

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靑白眼。還如鸕鷀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後住廣福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寧波府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閒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州府羅漢勤禪師。上堂。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　上堂。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絕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作麼生會。向者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牀下座。

廬州府羅漢善脩禪師。上堂。一氣不言。羣芳競吐。煙冪冪兮水綠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府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府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峯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府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塞。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子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者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彰德府長興宗朴禪師。上堂。我有一訣。逢人便說。雨下天涼。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若會。眼中著屑。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只得一橛。　上堂。臘月正嚴寒。艸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黑漫漫。喝一喝。

福州府雪峯圓覺宗演禪師。恩州崔氏子。法貌修整。持守嚴密。宣和中。徽宗詔入內庭說法。賜紫方袍。住院凡十有三。上堂。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口。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乃曰。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峯頂五雲遮。後示寂。雪峯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師住永福能仁時。先是。寺僧有生縛獼猴以泥塑謂之猴王者。來者。歲久。遂爲居民妖祟。遭者作寒熱病。漸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于地。往往致死。小兒尤甚。于是祠之者衆。祭之不痊。則召巫覡夜至寺。鳴金吹角。因曰取撏。寺僧以鐘鼓應之。積俗莫改。師愍其愚。爲誦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猴王現身致謝。師示以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猴再拜而去。明日毀其祠。并鄰從三十餘軀皆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衛輝府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亙也。公便掩耳。既

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嶽林振禪師法嗣

寧波府嶽林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强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蹤蹀端居則寶座巍峨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隱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艸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松江府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諸人還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府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

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府護國守昌禪師。元旦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禎祥。微微細雨灑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南陽府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者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毘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曰體露眞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旣然如此。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開封府妙慧尼淨智慧光禪師。晚參。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丹霞諄禪師法嗣

杭州府崇先眞歇清了禪師。左綿安昌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人咸異之。十一依聖果清俊出家。十八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得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開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

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甲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的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宣和壬寅。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己酉。游四明。禮補陀。庚戌結制天童。十月。客天封。受請主閩之雪峯。紹興丙辰。赴詔住育王。丁巳。乞詔免。蔣山。戊午。詔徙溫州龍翔興慶。乙丑。詔主徑山及禾之福嚴。庚午。乞歸長蘆。高宗紹興辛未夏。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　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

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　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　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恁麼。　一日入廚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　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秖是不得翫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者死漢。　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

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秖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　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峯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　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攛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　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　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曰，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曰，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染底麼。良久曰，者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　僧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　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辛未十月朔旦，慈寧太后遣中使候問。從容而別。須臾呼首座曰，吾行矣。遂跏趺而逝。塔于崇先寺西桃花塢。諡悟空禪師。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五。塔曰靜照。師有圓覺經十二菩薩章拈頌，觀音三十二應贊語行世。

寧波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陁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

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抛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次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及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宣和壬寅。過圓通。時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甲辰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所至屋廬湫隘。師皆爲創闢一新。衲子爭集。　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散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淸。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　上堂。空劫有眞宗。聲前問己躬。赤窮新活計。淸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秖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相。曰。秖如以淸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相。曰。秖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靑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靑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

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　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上堂。諸禪德呑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　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己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妙喜、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諡宏智、塔名妙光。世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有頌古百餘則行世。

德安府隨州大洪山慧照慶預禪師。鄧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艸。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秖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

留冠。有時愍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後徙水南興國。隨守以道行聞。高宗賜號慧照。紹興中退隱雪峯。臨寂。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程。除却我家親嫡子。更誰敢向裏頭行。擲筆含笑而化。

處州府治平湡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喝一喝。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府普照希辨禪師。江西洪州黃氏子。元豐間。先祖守官安陸生師。年十一。丁父憂。服忍。出家。十八。受具。嘗精大小乘。二十遊方。政和間。參鹿門。問如何是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桼桶。師於是豁然得大透脫。受印後。門嘗謂之曰。子吾宗再來人也。然不宜久此。當禮芙蓉楷和尚去。師秉命往見之。參侍經年。深獲淘汰。初居泗水龍門山。宣和間。出住青州天寧。天會間。住燕京奉恩及萬壽。晚居仰山天眷。庚申復領萬壽。師室中設問勘驗殊殷。以故爲辭亦夥。門人集之曰青州百問云。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以前自己。　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　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擬心卽錯。動念卽乖。　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憧憧籌室。透斯旨者鮮焉。　師嘗舉洞山所示四賓主。頌曰。賓中賓。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淪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涉徧。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衣穿骨瘦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賓。丹墀邊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重重幽鎖紫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木女唱歸紅燄裏。石人運步覓知音。　又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

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酧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强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巖凍鎖津堪羡嶺梅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艸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幙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峯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擬動落堦墀六不背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語未休七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凛凛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微墮穽坑九平常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游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囘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暖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烟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鄽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着眼看當陽趁妙哂傍觀雲鋪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龍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擕琴玉女夜歸時鳳囀丹霄入紫微香霧噴花烟霧重汀洲漁棹月依稀

正偏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横午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玉女手擕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木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横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不彰無異號珍弊都來門外談縱横肯落今時道金皇統已已臘月十二示寂茶毘

建塔仰山。壽六十九。臘五十一。小師於灰燼中得牙骨。塔陽臺山清水院側。

開封府華嚴慧蘭眞懿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具照破古今底眼。手中備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胸搊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十里。免見千古之下。貽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峯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秖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要向萬仞峯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安府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從雲蓋智出家。一日首座秉拂罷。師出問。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者箇法話。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者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直下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後至石門深蒙器可。　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破千關與萬關。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熖光中發異苗。　普賢大士開光。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却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天寧諸禪師法嗣

河南府陝州熊耳山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者邊撒。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汚。多染汚多。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寶峯照禪師法嗣

安慶府圓通青谷眞際德上禪師。金紫徐閎中季子也。世居歷陽。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嗜睡。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豈逐尋常色與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力求出家。父弗許。且欲授以官。師曰。某方將脫世網。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辛丑春。徽宗賜號眞際。俾居圓通。　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値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　示寂闍維。煙

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太湖司空山。分窆疊石原。

台州府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黐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州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年十八。依廣度芝披剃。始謁淨慈象。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羚羊絕迹。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炭裏黐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片麻。　紹興初。歸住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府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峯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

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師始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及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大洪遂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大洪慶顯禪師。蜀廣安楊氏子。誦寶公十二時歌。有省。尋參佛性宏智。皆有啓發。西京帥列師道行于朝。旨令繼席。開法大洪。賜號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上堂。召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秖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急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祖燈大統卷第五十九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一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安府禾山超宗慧方禪師。臨江龔氏子。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秖者箇。在溈山、則暗機圓合。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法眼、則何止唯心。雖然於五家門庭施設辨得倜儻分明、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霄壤懸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示衆。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眼親切悟明者、難爲湊泊。今日分明爲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麽。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

杭州府南蕩崇覺法空禪師。姑熟人。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眞珠、解玉版、濄亂絲、卷筒絹、婬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　頌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師爲人强項、久待死心。一日辭去、心曰、汝福薄、只宜以道自養。清艸堂亦以偈送曰、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眞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崇覺、不踰月而院受火災。師嘆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致此耳。有富人欲獨迎齋、爲造三門。師曰、公施財邀福、非長

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艸堂清嘗遣僧賚衣訪之衲子聞風而至師亦老矣竟終于本山

長沙府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烟霞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項寂惺慧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項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項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項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項爲人處

松江府青浦青龍性空妙普禪師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華亭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自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閒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　宋高宗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鎭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得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

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享。遂舉筋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衞而出。烏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　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　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府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著襪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府齊諡首座。本郡人。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

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蘇州府西竺尼智通。惟久禪師。亦曰空室道人。龍圖范珣之女。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者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焉宋徽宗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　後爲尼。名惟久。出住蘇州西竺。緇白日夕參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開封府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　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　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秖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　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若何。口門太小。　宣和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徽宗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長沙府上封佛心本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適隆夜參，急上法堂，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參黃龍新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未幾，竊觀鄰案僧所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出住上封，屢遷名刹。　住乾元日，上堂。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

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麽。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者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　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麽。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爪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長沙府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眞淨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且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曰。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有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之。　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畢。乃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

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玉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南昌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究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時中各自著精彩看。不可隨例着倒也。珍重。

廣信府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者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麽。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南昌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落髮。往依靈源。頓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拈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者僧輕輕一拶。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寶慶府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麽不消懺悔。且得寃家解脫。

溫州府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參究有年。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話。頓悟。述二偈呈龍。龍許之。住後上堂。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秪如未開口已前。作麽生。咄。　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

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淵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徧謁諸老。晚契艸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看山僧今日轉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然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德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雲門道。秖者箇帶累殺人。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秖者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拄杖曰。大衆。者兩箇漢。幷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下。但知隨例餐饘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寧波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示衆。舉巴陵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台州府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字貫道。襄陽郡王李用和遵勉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徽宗大觀改元丁亥。禮靈巖愿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無所入。謁圓悟於蔣山。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艸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高宗紹興丁巳。泉守請居延福。次遷壽山雪竇長蘆。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 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南昌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諄。一日與論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艸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諄器之。然尚以爲未極。走依艸堂典藏鑰。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徹。亟趨方丈。堂見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

當面眼。畢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麽。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哮跳、卽向汝道。　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道汝得吾髓。者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　上堂。石人問枯樁、何時汝發華。枯樁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樁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麽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修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不可緘默、隨分葛藤、特爲諸人少開方便。雖然、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何止白雲萬里。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長沙府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衡州府南嶽祖庵主。見青原後、縛屋衡嶽、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

人正鐵。一補鐵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岳州府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共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大衆且作麽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滂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兜率悅禪師法嗣

南昌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心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饑飡渴飲無窮趣。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鬬額看。擊禪牀。下座。　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斆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抛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經擲。袖裏金鎚劈面來。　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

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先一夜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裝潢嚴麗。怫然曰、吾孔聖書反不如胡人敎。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後訪一同列。見案有維摩詰所說經。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乃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總。總詰其所詣。與己符合。乃印可之。且令往見其弟子玉谿慈古鏡。公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于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摶取。乃謂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秪退得我院。別無事。）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詩擬瀑軒。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蓋譏悅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敎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秪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囘。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

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頌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飜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辛未八月也。　公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智海平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飜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麽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麽。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一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宣和辛丑十一月廿二壬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壽七十九。有頌古及護法錄行世。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二

法雲杲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鷂子達天鵲。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夫。

開封府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　上堂。舉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和尚法道。如何祇對。潙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卻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成都府鑒禪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麤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　歸蜀居講會。惟以

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如故。

泐潭準禪師法嗣

南昌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澤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有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酧。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者一頭。因菴於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師已九十三矣。　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　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　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　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上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　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

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麽。未當宗乘。後來瑯琊道。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麽過。驀然洗面摸着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麽生是眞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東山頌馬祖日面佛月面佛話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長沙府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麽。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南昌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嚴陵人。嘗於池州天寧。以伽黎覆項而坐。侍郎曾開問。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旣而遊徑山。佛日請爲座元。師堅辭不允。日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作麽生。師曰。惺惺底惺惺。懵懵底懵懵。日曰。如何做徑山首座不得。遂率衆送歸寮。後開法隆興之九仙。　上堂。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麽。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睦州道。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旣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

會。何況蓋覆將來。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呑。敎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者話頭來。

蘇州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參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敎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高宗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延居。緇白問道者。繼踵。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洞山言禪師法嗣

瑞州府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登甲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汲之不可。塵境於是乎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

作麽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者箇又作麽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者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者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同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歸蜀。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者圈圚不得。如何是者圈圚。師曰。井欄脣。乃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喩。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山山。內獼猴卽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曰。適蒙和尚譬喩。無不了了。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邑下禪牀。執仰山手作舞曰。山山。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麽。我也與你說箇譬喩。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酧價。金師亦盡價相酧。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聞喜。心中未免儌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大溈瑃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日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溈曰。不是者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溈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一築。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出住報恩。

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我要問。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雪峯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者箇。眞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者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曰。和尙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　與黃提刑對弈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棋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　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記錄。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中巖。乃諾距羅尊者道場也。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　普說罷。復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

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稍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塔本山。

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府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白椎罷。顧大衆曰。奇哉妙哉。諸人還覩得麽。若實於此覩得。盡十方世界。露裸裸。赤灑灑。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著倒。有什麽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洒落底衲僧麽。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竛竮更苦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寶劍當胸拔。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雲興。答如瓶瀉。於道轉遠。何也。蓋爲此事。一大藏教所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寧有方所。秖爲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眞實相。豎拂子曰。方便門開也。還有入得底麽。者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雖然猶落建化門庭。未是衲僧家徑要一路。且作麽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乃擲下拂子。

汾潭乾禪師法嗣

長沙府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曰。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　上堂。大衆集定。師曰。已是團圞。不勞雕琢。各請歸堂喫茶。便下座。　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

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愁殺人、金針落海好難尋。

九江府圓通圓機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呑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出家。後徧往參徼、皆染指。依潙山喆最久。晚參泐潭。潭見、默器之。師陳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正擬對、被潭震聲一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曰、者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之記。學者嚮臻。朝廷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秖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喝曰、見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寧波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所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用懺爲。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叱。師擬問、潭曳杖逐出。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便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學者宗之。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　受請日、上堂。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　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標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脣

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宣和甲辰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八。

福州府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淮安府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游徧天下。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窟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笻揹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時。將白夏。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若有來問法者。汝代我說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後悔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寧波府二靈知和菴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遍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衝口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棲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兩三升野水。松窻七八片閒雲。道人活計。秖如

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　僧參，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者箇在。曰，却請菴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　初偕天童交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　陳正言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乙巳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府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隻鶴舞晴空。曰，與麼則興化得人。羣生有賴也。師曰，鳥啄古林木。山橫今日雲。乃曰，眞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興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喝一喝。

長沙府道吾楚方禪師。上堂。僧問，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曰，眞箇泐潭無異。水淸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利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靑。物像分明。亙古亙今。便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生事。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大衆。不如歸堂喫茶去。

福州府雪峯有需禪師。莆田陳氏子。得法後。隱何巖南湖。墾田自食。郡使陳覺民延至鼓山。繼住雪峯。後別衆結菴石門。作歌見志。其詞典雅。有披雲入草不辭勞。逢人打破修行窟之句。傳誦亦廣。初陳聘君易在京師謁乾時。問及鄉里尊宿何人可親。乾曰，子歸見需足矣。於是歸與師偕隱石門。

開先瑛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潙海評禪師。幼與小南同師受學。將出游。同住僧夢二大黑蛇。各一角。長數丈。遶院三帀。騰躍而去。黎明。師行。夢者曰。此二人必法門龍象也。住後上堂。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瞋。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謂曰。戒者束身法耳。何自縛乎。遂探台教。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乃致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每自嘆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遂棄謁諸方。後至投子鑑。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　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德安府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　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　上堂。古人見此月。

今人見此月。此月鎭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　上堂。諸禪德。三冬言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麽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府淨光佛日了威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塡。　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意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金華府武義明招文慧禪師。上堂。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曰。恁麽則處處逢歸路。時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白眼。相識猶如不相識。曰。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切忌喪身失命。乃曰。便與麽散去。早是落七落八。俯爲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爲汝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强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擎拳。門外金剛眉卓豎。遂拊掌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麽。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昌禪師法嗣

臨江府慧力洞源禪師。上堂。佛祖不立。雨落街頭自溼。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喝一喝。曰。是何道理。參。

柏子嵩禪師法嗣

黃州府東禪惟資禪師。上堂。信手拈來。無非佛事。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拈拄杖曰。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曰。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處。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象田卿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上堂。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秖如黑雲不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乃曰。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府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秖者語聲是咄。

黃州府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生死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座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徧周沙界。如斯要徑。是曰宗門。山僧既到者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向者裏見得。倜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羅漢南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雲峯景德慧昌禪師。上堂。僧問。高提祖印。卽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曰。灼然。曰。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不足。讓有餘。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染。雲密峯巒畫不成。山色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悟無生。彼此自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　上堂。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蔽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隊。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峯輥毬。趙州庭柏。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顋一摑。　上堂。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東西。雲峯者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傳箇什麼。良久曰。窻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安慶府桐城浮山德宣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曰。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曰。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闍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峯。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豎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牀下座。　上堂。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者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甚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道林一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溈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

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麽生是向上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三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世業儒。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乃自慶曰。予殆過去沙門乎。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參真覺勝。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諸老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獨稱曰。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以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見喜。令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

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和尙舉小豔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乃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成都帥翰林郭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往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喜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敕補天寧萬壽。徽宗召見、褒寵甚渥。高宗建炎初、又遷金山。適上幸維揚、入對、賜圜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　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者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　問古

人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蚰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　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角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秪如樹倒藤枯，爲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鶖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　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者裏撥得一線路，便可與古佛同參。　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　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

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　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甚是奇特。雖然、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　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秖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秖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衆。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劃意、意能劃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示衆。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盡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閒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紹興乙卯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側。諡眞覺禪師。閱世七十有三。坐夏五十有五。

安慶府太平佛鑑慧懃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

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鎭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爲甚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荅。明日始謂悟曰。東寺秖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也。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者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麽。師曰。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秖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麽。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奉詔住東都智海。乙未乞歸。居蔣山。徽宗賜師號湛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麽生。師曰。六六三十六。　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艸。曰。恁麽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秖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爲甚凄凄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

大斧斫了手摩挲。 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者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秖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 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呑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 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呑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者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七。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秖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艸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秖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雖然。驀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至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

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麽。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麽。僧擬不擬、師卽打出。政和丁酉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安慶府龍門佛眼淸遠禪師、臨卭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句、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直造舒州太平演法席。一日因行丐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平但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禮首座。禮以手引師之耳、繞火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不過與公初心相應、蓋知解師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

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麽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徽宗賜師號紫衣　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齏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壍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盤紅大衆時人爲甚麽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蚰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喩衆盲摸象喩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絶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柂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椿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麽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　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項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　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

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者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　徽宗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庚子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長沙府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執浴崇果寺。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得發明己事。祝髮蔣山。依雪竇良一年。徧參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請住開福。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毘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麽。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示衆。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麽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　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日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麽。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麽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　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艸本

無根，手信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　徽宗政和癸巳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舉世尊臨涅槃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卽有，明日卽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師曰，諸人於此倜儻分明，便知開福落處。其或未然。開福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花，誰處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下座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成都府彭縣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州玉山趙約仲子也。十歲病甚。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戊辰，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南下，首參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得發明。遂事徧參。後謁五祖。祖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遶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秖要你一語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秖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敎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

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𣑽。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𣑽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居南堂。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　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　上堂。舉白雲端頌臨濟參黃檗話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龍鍾。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罷。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秖者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一回始得。　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立。用向三途底下行。　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者箇。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　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秖如者箇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

來。又作麽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麽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　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生新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答得甚奇。　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秖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麽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高宗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

成都府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一日入室。祖問。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麽。者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祖曰。你秖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者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開法無為。遷正法。　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徧地生華綿綿不墜號之曰涅槃妙心亦曰本心曰本性曰本來面目曰第一義諦曰爍迦羅眼曰摩訶大般若汝等諸人但自悟去者般盡是閒言語遂拈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黃州府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依前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秖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你始知吾不汝欺悟私告祖曰渠只得一橛大法未明在須更鍛鍊必爲法器無何祖宣言請自立僧師聞深有所待一日祖上堂以目顧師曰莫妄想便下座師不平走親瑯琊啓久之悟往撫存遂大悟乃同歸祖始命立僧會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秖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　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秖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黃州府龍華道初禪師梓州馬氏子爲五祖侍者有年出住龍華上堂雞見便鬭犬見便咬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麽却不嗔便下座　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淸

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定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扉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有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　呂太守來瞻大像問既是大像因甚麼肩頁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　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元符己卯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末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或問金剛云一切善法善即不問如何是法師起行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

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麽。僧擬對。師卽推出。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曰法閦卽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卽不然作麽生。師於是啓悟。　到東林宣密度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尙且道意作麽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秖將華插香爐中。和尙自疑。有甚麽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長沙府南嶽承天慧連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以拂擊禪牀一下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眞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　上堂。舉扇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箇什麽。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下扇子。　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眞言。老僧忘却。且敎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曰。靜處薩婆訶。　上堂。鬧市裏識取古佛。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置。百艸頭上老僧作麽生薦。乃曰。不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長沙府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麽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眞珠。乃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鏟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　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閒。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　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吉安府廬陵香山惟德禪師。上堂。僧問。登師子座。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曰。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艸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毘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喝。　上堂。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不二。山僧卽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衡州府南嶽艸衣巖治平慶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艸衣歲久敗蒲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擕笻尋遠水。洗鉢趁朝齋。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艸綠。喝一喝。　上堂。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峯。

瑯琊起禪師法嗣

江寧府俞道婆。市油瓷爲業。常隨衆參問瑯琊。琊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瓷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顚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見知之。乃問。那箇是你的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鳴于世。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

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者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乃大笑。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往勘之。婆見乃曰。兒兒。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與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　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麼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秖道得一半。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四

智海平禪師法嗣

開封府淨因躡菴繼成禪師。袁州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𨁝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爲金。刻舟尋劍。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閒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眞。　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問𨁝魍魎。虛空縛殺麻繩。　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敎直下三心徹。秖在如今一餉時。到者裏。

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飜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顯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　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　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天衣懷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秖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舉汾陽拈拄杖曰三世諸佛在者裏為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旁若無人山僧今日為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良弼府中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稱賢首宗義虎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當三大師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

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遂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麽。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麽。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徽宗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衡州府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箚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滲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豎。會

麼。喫茶去。　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　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秖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府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僧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　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溈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府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道得。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還壞不壞。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　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莊主。師打三棒。喝出。　紹興癸酉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昨夜風雷忽爾。露柱

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寧波府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鵶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者箇是何佛事。狠籍不少。　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曰。無鑰鎖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州上饒人。叢林尊以耆德。泐潭謂其飽參。嘗令分座。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者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　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南昌府寶峯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律身氷雪。才學爲諸方所重。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有山居詩最精。潭見諭之曰。此詩不減灌溪。恐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也。晚居潭州嶽麓。偶一失跌。平生所學俱忘。而法道亦不甚振。悠悠以終。老卒中潭言。其詩多僅錄其一曰。怕寒懶剃鬔鬆髮。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廣信府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値潭晚參。有云。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名卿鉅公以列剎迎禮。皆不肯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寧波府蘆山無相法眞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旣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西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嶽麓僊禪師法嗣

荆州府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府君山崇勝普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君山境。師曰。寺居煙島上。四野盡波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檻外清風起。湖中白浪生。曰。謝師答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杖曰。看看黑漆拄杖。閣在陳年壁上。如今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上堂。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雪老輥毬。禾山打鼓。祕巖擎杈。清平拽石。此一隊漢。逞盡伎倆。總不如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往來者渴與一粥。饑與一飯。倦與一覺。千足萬足。若是禪道佛法。自有諸方山僧斷斷乎不在此列。是汝還委悉麼。

承天月禪師法嗣

金華府承天仲顏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生。今日使君請師。當爲何事。師曰。大衆知恩有分。曰。恁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闍黎不妨具眼。

淨慈明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願力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底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府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惟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鎭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杭州府靈隱圓智慧淳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一字佛行。湖州寶溪吳氏子。徑山育王皆師說法處。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　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秖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　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　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　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者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為甚麼將來寶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秖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　師為人高古。法嗣無聞。或謂。和尚無意囑託。得不辜妙湛乎。師曰。種瓜而愛甚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死。其愛之非不勤。灌之不以時也。諸方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只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過其分乎。正猶日中灌瓜。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耳。

杭州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奉化徐氏子。初住石泉。次遷聖泉。黃檗。法石。次反西湖雪峯菴。宋高宗紹興甲戌被旨住徑山。　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

通。卽饒絕點純淸。怎奈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秖向者裏薦取。　一日。指芝巖方丈遺址曰。吾將築室居焉。乙亥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衣供衆。翌日。書偈而逝。壽六十四。臘五十。遵治命塔所指遺址。

鎭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欄干春色晚。秋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秖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南陽府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故新只在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了此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爲問箇中人。何事堂前相對立。　上堂。忽聞啄木鳥鳴。乃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卓拄杖三下。

慧林深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子。僧問。飛來山色。示淸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眞。惟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府國淸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誵訛在什麼處。若也辨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府國淸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旁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塡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府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上座。今日向孤峯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敎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麽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閒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鎗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稚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卽今在甚麽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府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敎以當門庭。秖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者殼漏子上著倒。有僧出問。旣不向者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尙豈無方便。師曰。餓餅旣無汁。壓沙那有油。

雪峯演禪師法嗣

福州府西禪慧舜禪師。眞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言萬語。橫譚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卽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漢不肯。山僧卽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天封歸禪師法嗣

九江府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淸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靑州棗。

長蘆了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大休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楊州府儀眞長蘆慧悟妙覺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者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聻。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府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寱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江寧府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

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蹤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揚州府儀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呑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　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杭州府皋亭崇先竹筒德朋禪師。鹽官顧氏子。爲邑名僧守璋弟子。紹興戊辰。參眞歇於徑山。夜宿山下。眞歇夢雙月入寺。詰朝。適師至。歇異之。參究凡四載。一日聞通水筧竹節聲。豁然大悟。歇可之。因號竹筒。及歇被旨住崇先。師隨行。歇化。師奉旨繼其席。當紹興癸酉。兩詔入慈寧殿說法。以璋年老。謝事歸省。越二年。復奉旨再住崇先。孝宗乾道丁亥。無疾而逝。

天童覺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正。詰問次。釋然契悟。慧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四大刹。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擎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自是諸人埋沒善權。還有識得者麼。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　解制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秖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特地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秖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著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却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

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間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圝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翳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府國山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始大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　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倚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語問之。不契。初夜坐起。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忽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復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語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陁。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丙申。敕補靜慈。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傾肝露膽。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衲僧家作麽生行履。方得免傍人指注。去良久曰。衲被

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汝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蹤。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項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巇。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怱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作。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　上堂。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者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箚不入。到者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者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幡話畢。乃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卻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卻箇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庚子秋。退歸雪竇。癸卯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奉全身於明覺塔右。

寧波府瑞巖石窻法恭禪師。奉化林氏子。薙染棲眞。受具後。聽講延慶。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櫚葉聲有省。弃依天童。晝夕危坐。一日聞僧語。入耳淸徹。豁然大悟。宏智詰爲非謬。俾入侍司。嗣事偏參。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如萬年閒草堂淸黃龍忠。相見皆當仁不讓。三年復還天童典第一座。分座說法。紹興癸酉。出住光孝。次遷能仁。隆興癸未。主四明報恩。乾道庚寅。退居小溪。彰聖明年。起主瑞巖。次移雪竇。復還瑞巖。　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能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無量光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淳熙辛丑八月。示微疾。以書招自得來相見。如平時。付以後事。遲明。陞座說偈而逝。壽八十。臘五十九。

襄陽府石門淸涼法眞禪師。劍門人。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靑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淸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寧波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冬至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東西。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

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掀身撥轉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德安府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揚州府儀眞長蘆道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以離心意識。故雖品類億萬。不見差殊。以超去來今。故卽國土塵沙。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體向朕兆未生以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躕。擬議之間。卽沒交涉。喝一喝下座。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府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府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師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青州辨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曰。昨日有人恁麼問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照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師禮拜。照曰。可惜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有省保養有年後出世青州眞堂靈塔。金貞元三年乙亥。迺遷滏陽之大明。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底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嶺家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的手段。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鍼線。鍼鍼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鍼。秖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尙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箚曰。囫原來秖在者裏。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玉鞭輕擲下金殿臥清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拽杖入烟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中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邀木女入海竟忘歸。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你盡却今時卽向你道。　正偏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侍還被輕煙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塵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艸。

慈雲覺禪師。參普照。照嘗設問勘驗學者。師集爲百問。逐一以語答之。僅錄其七。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　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擘華山千萬重。　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　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作麼生是向上底人。師曰。午夜烏雞雪

裏啼。問。行玄體妙。未見作家。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秖如未知有的人。如何趣向。師曰。床窄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具在本錄。茲弗備。

玉溪通玄菴圓通禪師。入普照室。室中嘗垂問語。激勵學徒。其略曰。沒底船子。爲什麼無漏堅固。竪起拂子曰。拂子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裏許。還有不在裏許者麼。以手向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竪一指曰。俱胝和尙向者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折脚鐺兒爲活計。穿心盌子作生涯。通玄菴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的是甚麼人。餘具如本錄。

開封府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天眷初。嘗於本邑造仰山寺。一日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覩之忽有悟。卽入西山結茅。尅苦勵志者有年。已而徧參諸方。入青州室。後出世。繼其席。晚年退休於哄峪寶巖寺。忽一夕大風震地。師爲宴坐而逝。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府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揪頭。

溫州府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嚇嚧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踍跳。

無爲州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趍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者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者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安慶府桐城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靑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僧擬。師便擲下拂子曰。瞌睡漢。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二世之一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自號艸菴居士。久依上封。得言外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擧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又豈知。　寄上封偈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長蘆卓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良久曰。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下座。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顊，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

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怗，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湖州府道場慧琳普明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者一著。且作麼生是者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毘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絕誵訛。拈起舊來氈拍板，時清共唱太平歌。

湖州府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了，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切不得謂老僧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

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

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杭州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修竹碧烟籠。閒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湖州府安吉州烏回唯菴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皮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踈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府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府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艸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俱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　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秖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下座。

福州府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曰。大家在者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

福州府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僧遺以明珠。因詢何來。僧曰。余黃涅槃也。覺而有娠。生有奇相。通身毛長二寸。嘗謁鼓山鑒淳。尋參佛心于東山。及心移鼓山。師典第一座。心去。師爲繼席。又遷泉之法石。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秖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者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示衆。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曰。者箇是聲。豎起拄杖曰。者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者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者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師嘗造七佛塔于法石。工畢。遂去隱夾嶺之白水巖。將寂。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無彼無此。荼毘舍利不可以數計。葬法石焉。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麽。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却竪起拂子。問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徽宗政和丁酉。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楞嚴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別。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逈然銀漢横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常州靖江人。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一趯趯飜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

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嶽山祖禪師法嗣

南康府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同相見一同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

雲巖游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年十六、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州萬壽。圓問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可謂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辭去、菴淮西烏崖。大圓移大溈、請師居第一座。一日有相者謂師無後。大圓不懌曰、吾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溈山、不謂子僅如是、奈何。師曰、參學唯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乃歎曰、子器識過人、亟酒大釃。非常流所能知也。東歸、分座國清。出世住黃巖普澤、次應台之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後自護國赴徑山。上堂、瞿曇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天衣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總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拾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跡香。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

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壽七十六。夏六十。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圓通旻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圓通密印守慧禪師。與化陳氏子。初住圓通。次遷潭州大溈。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政和中三入內庭說法。徽宗喜甚。賜冲眞密印通慧六字號。

南昌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麽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院守豫章。過謁圓通。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麽。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通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
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者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的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者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天童交禪師法嗣

寧波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勝因靜禪師法嗣

淮安府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

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蘇州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彤雲欲雪未雪。暖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州光孝果愍禪師。常德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猫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府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綱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頌曰。不是飜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上堂。至座前。師搊一僧上法座。僧憧惶欲走。師遂指座曰。者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祥符立禪師法嗣

長沙府報慈淳禪師。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拶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眞禪師法嗣

眉州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昭覺勤禪師法嗣之一

杭州府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三。入鄉校。一日嘆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棄去。十七薙髮。具毘尼。偶閱古雲門錄。宛若舊習。往依廣教珵。嘗請益雪竇拈頌及古宿因緣。珵指示。惟要人直下自見。不少假借。嗣見太陽元。洞山微。堅侍者。三人最久。嗣登寶峯。謁湛堂。堂見異之。曰。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峯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塑十王次。堂指問。者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堂摸頭曰。爭奈姓梁的少個幞頭。師曰。幞頭雖少。鼻孔彷彿。堂一日謂師曰。杲上座。我者些子禪。你能一一理會得否。師曰。理會得。堂曰。教你說也說得。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甚麼事。堂曰。你只欠囮地一聲。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着時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宗杲疑處。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遂令居擇木寮。典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

悟惟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者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大悟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會女眞難作。虜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旣免。趨吳。度夏虎丘。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彥難因緣。時圓悟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明日即典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心頗不平。及秉拂。昭覺元出問。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旋徙小溪雲門庵。後主徑山。開堂日。僧問答未已。復有僧競出。師約住曰。假使大地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者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

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麽。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九成從之游。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屛居衡陽。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又二年。王卽位。賜號大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擧拂曰。還見麽。擊禪牀曰。還聞麽。聞見分明。是箇甚麽。若向者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擧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者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麽。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秖憑此口與舌頭。祝君聖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瀁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艸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

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郞漢。如何止遏。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𡎺𡋯。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郞。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舉圓通秀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者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　圓悟忌。拈香曰。者箇尊慈。平昔强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　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

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斷風蹄撥剌。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峯道底。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饡秤鎚。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　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有舟峯長老曰，某甲看此話，如藉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眞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者裏始契得竹篦子話。　以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宋孝宗隆興癸未，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

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秪恁麽。死也秪恁麽。有偈與無偈。是甚麽熱大。擲筆委然而逝。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詔改堂爲妙喜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二世之二

昭覺勤禪師法嗣之二

蘇州府虎丘紹隆禪師。和州含山人。九歲謝親。依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麽。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麽。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鑰。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峯下。郡守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　上堂。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麽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秪如生佛未與時一著。

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艸繩自縛漢。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師乃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曰、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僧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秖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　問、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　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艸鞋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僊。　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峯。　宋高宗紹興丙辰、示微疾、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而逝。塔全軀于寺之西南隅。壽六十。臘四十五。

寧波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錢氏子。吳越王後裔也。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未幾。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微有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尙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居天寧。掌記室。尋命分座。初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庵于平江之西華。閱數稔。敕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仍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秪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轢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　上堂。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昭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　上堂。易塡巨壑。難滿漏巵。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厙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莾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　高宗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鑒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長沙府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　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中梅。　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時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　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　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

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噫。祈雨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者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鬨弄鬨弄　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　上堂。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乃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　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鉏。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鉏。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府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棄謁圓悟於鍾阜。聞僧讀死心錄曰。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疑甚。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悟歸蜀。師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錄。

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處州之南明。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又作麽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麽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　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　問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上堂威音王已前者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是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麽。舉拂子曰吽吽。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尙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麽。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秪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須乞命。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麽。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走。　後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院陞座。靈峯古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

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工。示疾日。請西堂應庵華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荼毘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府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蘇州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値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　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　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郞巷。有問曰。巷在者裏。未審十郞在什麼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江寧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朱氏子。初講楞嚴。爲成都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奉勝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什麼處。師多呈

義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悟復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歷舉楞嚴語以合拈椎豎拂下喝敲床等用悟笑曰你元來在者裏作活計乃點之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侍行悟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頓契無疑乃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者漢何未幾令分座　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　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冬至上堂舉玉泉皓曰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後示寂本山闍維設利頗𦢊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圓具後東游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者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次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許悟徙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膺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

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艸賊大敗。師卽徹證。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麽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師首衆。悟將順世。命以師繼席焉。

杭州府中天竺仭堂中仁禪師。洛陽人。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走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峯。　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釀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麽。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麽生道。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荆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詔入內。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己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彭山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依大溈佛性。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住雲居。師詣以所得白悟。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麽。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衆舉師應聘。師嘗語客曰。東坡曰。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惠崇烟雨

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者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麽

眉州青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因悔過出家依慧目能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辨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何讓于周金剛乎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麽生會師莫能對參究之久忽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麽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削執論乃大悟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麽處師曰撥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也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堂舉石霜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乃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

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艸。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長沙府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　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蘇州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罷。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陁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師與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　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蘇州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萬年。不見死心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秪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須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

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府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飜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是楊岐五世孫，者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秖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杭州府靈隱瞎堂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爲僧。依靈巖徽，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悟普說，舉龐公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愼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曰，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牾。悟寂，師東下，由虎丘奉詔住皐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宗召對，賜佛海禪師。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

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咒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闇。蛇頭擲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鐮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餅飥。　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　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　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秖在者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淳熙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諠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飜露布。突出機先。鵶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峯。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二世之三

昭覺勤禪師法嗣之三

岳州府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麽。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蘇州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秪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良久曰。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麽。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拍禪牀。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鷹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　上堂。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

是箇殺人不貶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麽。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府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昧不落作麽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晝角。滿船明月汎江湖。

台州府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麽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然。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府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捧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　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衲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秖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麽處。而今捨識之後。者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麽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麽。便恁麽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

尙去也。源曰。恁麽。則老僧不如公。公曰。和尙是何心行。源大笑。　欽宗靖康年。爲尙書外郞。與朝士同志者挂鉢天寧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者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瓶面曰。囊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平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就其鑪鞴。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大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　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郞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麽生會。公曰。討甚麽碗。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者裏悟去。你因甚麽却不悟。公擬對。慧擬之曰。討甚麽碗。公曰。還者老漢始得。

侍郞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二十八爲中書舍人。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中書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尙眼花作麽。悟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浴。浴畢。趺坐書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爲跋其偈。刊行于世。大慧嘗垂語發揚之。其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算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常坐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秖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正導禪師。眉州丹稜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夜參舉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日豁然。趨丈室。敘所悟。鑑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窗紙。鑑即開門。搊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拔。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然之。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　上堂。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

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剌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晾。　宣和改元己亥下詔改僧爲德士。師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術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秖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淸。路終是輪迴一幻身。　庚子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知法有難。敎中明載。無不委知。魔得伺便。惑亂正宗。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所賴我皇聖德聖明。不忘付囑。特賜宸章。仍還僧像。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秖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舊時人。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敎灰。　建炎己酉春示衆。擧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鍾相叛。其徒欲擧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竟被害。血皆白乳。賊駭驚悔而去。（師之視生死可謂如夢幻矣。）

韶州府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初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成灰燼。師得書擲之於地曰。徒亂

人意耳。其爲人嚴冷。諸方謂之𩬊鐵面。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擊禪牀。下座。　上堂。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秖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事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下座。　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蝦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　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長沙府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服勤佛鑑。局務不辭難。晚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所從來。稱名知爲太平才莊主。翌日入室。死心問。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擧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　初住嶽麓。上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叢林因呼爲才蘇嚕。　後遷龍牙。欽宗登位。衆官請上堂。祝香罷。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永嘉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

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其或未然、兩箇鸕鶿扛箇鼈。　上堂。舉死心道、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屆龍牙十三載、以淸苦涖衆、衲子敬畏。太師席公震還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垂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奄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寧波府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者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鸎閙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琉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者箇是無根底、且道還解開花也無。良久曰、秖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湖州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不契、遂造太平。久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

不徹去。誓不開展。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聞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忽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者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遂入衆厲聲曰。者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疑其未然。令人召至。拉與遊山。隅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吉州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轆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非家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祴。師遂堅逐出院。　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辰。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

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南昌府泐潭擇明禪師。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頌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舉德山托鉢話、頌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府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花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安府祥符大中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府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初住淨衆、遷太平興國。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該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南昌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者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閒事、笑倒西來碧

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遠禪師法嗣之一

溫州府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雅。醉心楞嚴。逾五秋。南游挂鉢龍門。以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至晚。眼抵堂司寮。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舊住僧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毫不介意。乃就樹縛屋。陞座示衆曰。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　上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者裏立不得。諸人向者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

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　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高宗紹興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毘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府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僧沖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獲記莂于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咬。師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有傳此語到昭覺。覺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至寂寥。　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澹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旁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横。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過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　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南昌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悟一心三觀旨。以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　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　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　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

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偸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下座。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二世之四

龍門遠禪師法嗣之二

衢州府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得度。參佛眼。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遷薦福。末領烏巨。上堂。會卽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鷲嶺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　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者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　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洞

山五位雲門三句。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麼。良久曰。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得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　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　上堂。趙州道。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烏巨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者裏雜用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者僧話不得。便休。為什麼却來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　示衆。舉□□璣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璣自代云。以謗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麼。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　示疾次。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復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烟所至處。纍然皆五色舍利。齒舌不壞。塔於寺西。

撫州府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眼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項有異峯雪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　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

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麽窮乞相。山僧秖向他道。却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上堂。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　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麽分明却不知。却來者裏低頭立。　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看。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　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府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祝髮。登具。徧參諸老。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忽契證。趨白佛眼。眼曰。者裏還見聖僧麽。師詣前問訊。叉手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　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者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世界。三世諸佛。總不可得。見前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麽處安身立命。披襄側

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曰。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府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澄爲慈舅。具戒游成都。依大慈秀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栴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出住歸宗。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者裏作麽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誤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麽。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麽。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却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麽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麽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圓顱受具。後謁諸方。至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師子尊者被難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者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虵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艣回頭別

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

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桃華碧。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擊出。

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艸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

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秪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者箇不唧嚠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洒。師曰，料掉無交涉。

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古墓毒虵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

聲便喝。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毘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麽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麽狗吠。　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有達磨贊曰昇元閣前慪㦬、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見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　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趺坐、儼然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長沙府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怳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府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

鼓龍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造龍門。從佛眼再歲。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嘗言不作者蟲豸。今日因甚麼又在者裏。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又作麼生。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　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拈藥山參石頭及馬祖公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有個會處。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嚇嚧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嘍唎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嚧嘍唎婆婆訶。慧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　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廿三年癸酉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先是。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長沙府大潙月菴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

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竪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秖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爛安呵呵大笑。聻。師曰。波斯讀梵字。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偏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重慶府釣魚山護國寺石頭自回禪師。東川合州人。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隨見而愍之。令看趙州勘婆因緣。久之。因鑿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電迸。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忻然可之。曰。子徹也。遂授以僧服。人以其嘗爲石工。故稱回石頭。有頌曰。石頭和尙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既而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化道彌著。　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場。方知老漢共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

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老漢亦無甚麼勝你處。諸人又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下座。嘗自甃石二十四片爲龕。一日。別衆自入掩門而逝。

潼川州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參南堂。堂擧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者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滿室。山神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像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　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者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秖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問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成都府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秖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點。　問。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

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智人明鑒佛法至論。無出斯也。者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秖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逍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驢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麽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總是守死善道。直須是箇透項徹底漢方能了得。自餘禪和子莫道會不得。卽天下出世爲人稱宗師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一覰。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仭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者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笑看客從何處來。閒持經卷倚松立。　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者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揚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卽不然。當時纔見問。只浴得者箇。且不浴得

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藥山縱有大神通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者箇即且置。喚甚麽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定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麽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不曾動着者裏一步。所以道。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者田地去。良久拍案曰。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成都府彭縣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初至大隨。聞舉石頭示衆偈。倏然有得。歸隱土溪。懸崖絕壑。問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保寧府劍門南修造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賛。坐次。賛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以偈呈曰。從來咨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卻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麽卻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黃州府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麽。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佛燈如勝禪師。上堂。人人忽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無。秖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麽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廬州府無爲州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名以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與語鋒投。封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師開法。　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艸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麽。擲下拄杖曰。向者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雪竇明禪師法嗣

靑州府諸城馬嗜山淨居法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峯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麽。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後朱謂迎主余山昭慶而逝。塔于寺之東。

淨慈昌禪師法嗣

杭州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麽。坐不見坐是箇甚麽。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麽。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麽。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麽。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杭州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艸。有時上孤峯。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者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府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天童珏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足庵智鑒禪師。滁之全椒吳氏子。兒時喜讀佛書。一日。母與洗手瘍戲問是什麽。師曰。佛手耳。視母爲大笑。俄失二親。走眞州依長蘆了剃染參究厲精。脇不至席者數年。時大休珏典第一座。目師爲法器。具戒後。入象山之鄭行山縛庵而居。山當海岸多妖怪。有巨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於牀。師不顧。蟒爲引去。變怪百出。皆不可惑。徐亦帖然。一夕深定中自念。此豈外物耶。遂豁然大悟。身心世界。洞如瑠璃。乃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庵小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否則去。然曰。者漢從甚處見鬼見神來。者裏納敗。師便喝。於是反覆徵詰不能屈。然乃曰。鑒公徹人也。復走見大休於嶽林。機辯逸出。休曰。今後佛祖不奈爾何矣。因令爲衆行丐。師荷二囊隨得卽受。備歷艱勤。翠山宗白頭謂師曰。爲衆竭力。得無勞耶。師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曰。觸處相逢不相識。曰。者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而退。宗遷雪竇。挽師偕行。時法堂新飭。命師普說。宗竊聽之。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出世繼其席。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凡六坐道場。皆王公大人推引。紹熙辛亥。謝事退居雪竇之東菴。明年七月示恙。誡衆曰。吾行矣。送終須務簡約。勿素服哀慟。言訖而逝。閱世八十有八。夏五十三。塔全身于本山之左。有藏其鬚髮者。縷縷皆獲舍利。道聲震海內。而跡曾不越四明。故自號足菴。

雪竇宗禪師法嗣

揚州府泰州廣福徹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

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秖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普權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淨慈暉禪師法嗣

常州府華藏明極慧祚禪師。晚參。舉洞山冬至夜請泰首座喫菓子。山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菓桌。師頌曰。洞山菓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參大明。一日見雀子啄生飯。師乃拍手一下。雀飛去。大明適後至。亦於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明曰。還是雀子辜負你。你辜負雀子。師罔措。明曰。幸是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師豁然有省。於是典侍者。戮力十年。祕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日抽單。罔不疑怪。或問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如。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衆方疑。後受囑隱山西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主王山。上堂。者裏莫有衝流度刃者麼。試出來相見看。僧出。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

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尙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爲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甚眼睛。乃曰。似者等行脚。祖師門下有甚交涉。同安老祖道。孤峯逈秀。不掛烟羅。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痛與鍼錐。達磨一宗。堪作甚麼。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嘗謂學者曰。獅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眉共躅。第三影響不眞。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齊眉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則狐犴猥勢。羊質虎皮。祖師門下。有甚用處。　又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爾若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項無根草。

□□府□□仁山恆禪師。久侍大明。深入堂奧。明一日以衣法付之。師曰。恆不是恁麼人。明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乃唯唯受之。蓋法乳恩深也。明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厚養久之。乃出住□□焉。　僧問。洞山已覲雲巖眞。因甚到過水覩影。始云大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腰。復示以頌曰。柳底黃鸝送好音。輕輕喚着愈傷心。欄杆倚徧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俙拂斷枕頭琴。

普照寶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是有汴州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有年。於邙山村倚

樹而化。王氏母夢其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遊方。參普照未有所入。一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於馬上憶擊板因緣。疑情百結。將抵河津。同行警曰。此河津也。師忽有省。下馬悲喜交集。至隕涕。歸以告照。照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復茫然無所對。後聞板聲。乃大悟。以頌呈照曰。日面月面。星流電卷。少或遲疑。面門着箭。咄。照曰。吾今後瞞汝不得也。後出世五坐道場。末繼席普照。尋奉旨主慶壽。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偈。端坐而化。其偈失錄。尚記其末云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塔於□□□□□□。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一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府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不被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會麼。華項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　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致露柱患頭風。　僧問百丈

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　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辭以偈曰。鬧藍方喜得抽頭。退鼓今方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寧波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　上堂。久雨不晴。牛睡牛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　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伴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月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慰斗煎茶不同銚。　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秖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麽生辨。　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蟦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禮拜添籠。參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曰。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八。

延平府西巖宗囘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卽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

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艸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其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杭州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拈起胡餅曰。我秖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着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明禪師法嗣

臨江府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蘄林。向居士子證。過謁。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同機秖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至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邪上爲首肯。示衆。僊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　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

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不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愍禪師法嗣

廣德州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徑山杲禪師法嗣之一

泉州府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慧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棄之出嶺。謁圓悟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皆有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琊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秪是不着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多皆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一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問曰。某到者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肯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大死一回始

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撝詖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秖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九江府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鮮于氏子。久參圓悟。微有省。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侍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鶻鷺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上堂。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

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奈之何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曰。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觔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甑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止中偏。　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　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褌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府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歸里結庵於羌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

因緣。時妙喜庵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曰。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入室。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訶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皷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執弟子禮。一日。喜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動叢林。

住後。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劄意。意劄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皷浪。亂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

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閒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

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打眠。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曰。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

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齋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者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出。

福州府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牆壁瓦礫說一切法。蛾羊蟻子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中必透

脫。所以雪峯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畢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者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犂耕地獄。且道不謗者是誰。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

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卽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爲者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

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艸鞋。尖簷席帽。

福州府西禪此庵守淨禪師。開堂拈香罷。就座。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秖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秖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者箇消息也無。師曰。無者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

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麽。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麽、又是鬼窟裏坐。到者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麽生。莫將聞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秖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到西禪者裏、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正當恁麽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秖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麽生話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麽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麽生。　上堂。文殊普賢談事理。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上堂。善鬬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風以順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　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麽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佛祖頂顊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速禮三拜。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鬬。師曰、秖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　問、古佛堂前甚

麽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標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游氏子。世業儒。早失恃怙。願出家以報親恩。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張紫巖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脫然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便曰。建州子。你者回別也。　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者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者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者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麽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

鼇。正如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

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寧波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吉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曰。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者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師參焉。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初住台之鴻福。次徙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

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酧。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

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覰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呑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拔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淳熙丙申。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孝宗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對曰。直下無第二人。曰。若是則佛卽

是心。心卽是佛耶。對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佛照禪師號。自是召見無時。嘗留內觀堂五宿而出。嘉泰癸亥三月十五。作遺書集衆敍別。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僧臘六十。塔全身於鄮峯東庵。諡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鑑。

福州府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乃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出住玉泉。爲慧拈香。　後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者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敍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尙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又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者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艸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日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六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二

徑山杲禪師法嗣之二

常州府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者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者箇。更須買艸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秖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麤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寧波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諸暨翁氏子。初謁妙喜于徑山。山問。有何能。師曰。能打坐。山曰。打坐何爲。師曰。若問何爲。直是無下口處。一日探椒。師作頌曰。含烟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者回不戀舊枝頭。自是乃祝髮受戒。山舉靈雲見桃花悟道話。師頌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

起時抛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仕後上堂學佛止言眞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麽復曰敗缺不少便下座　上堂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妙喜老人道要見長沙麽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麽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師到靈隱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見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麽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　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會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　開禧丁卯示寂壽七十一臘四十五塔于本山寺之西

長沙府大溈山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

饒州府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最久所至受喜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自能識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者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究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自外歸師見未及吐

詞。妙喜曰。本嶅子。者回方是徹頭也。　初住信州博山。規模法道。最爲嚴整。次移薦福。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杷。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　上堂。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者一隊不唧噌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曰。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曰。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寧波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者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秖你者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者一棒。後因慧室中謂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者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箚。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大悟。慧欣然許之。

溫州府雁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不甚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

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秖是者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初居連江福嚴菴。食指甚衆。日不暇給。揭偈於伽藍祠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流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山前檀越。願如所戒。紹興己巳春出住能仁。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着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艸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　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揚州府儀眞靈巖東菴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艸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芽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在。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唇。竪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　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江寧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喜問。甚處人。師曰。安州。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後出住

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究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　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諸山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延平府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長沙府大溈了菴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杭州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擗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揚州府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府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栴檀叢林。栴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

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艸年年長。

處州府連雲道能禪師。成都漢州何氏子。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杭州府靈隱最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　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　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話。師曰。馬祖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秖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噁。在者裏。開箇鎖子。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　示衆。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者裏爲人添釘着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　示衆。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敎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　一日。舉世尊初生。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話。師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垂語曰。者一些子恰如撞着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了你。

杭州府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以數百計。果以食不給。且慮禍。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食用之屬成列以歸。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及被旨復僧衣住育王。皆未嘗離。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曰。下喝者罰一貫錢。師乃密具千錢於袖。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乃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不疑。卽與之。師袖入方丈。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喜爲一笑。且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久之舉令出世舒州投子。先是投子諸莊牛遭疫死斃幾盡。師以願力化牛二百隻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及妙喜住徑山。師來省覲。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安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翌旦。師至。和王出見。與夢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傳言。和王以蘇州莊施徑山。孝宗聞。會和王入朝。上曰。聞卿捨蘇州一莊施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請師。而師前二日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

見師在前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莊隸本山。師有大因緣、所在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淛兩湖。因號布袋和尚再來云。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秖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府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裳之女。上堂。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着。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至今累及兒孫。山僧於人天衆前、無風起浪。語默該不盡底。彌亙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生殺全威邪。是佛祖莫辨邪。是八面受敵邪。是自救不了邪。若向者裏辨別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壍。

蘇州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頌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最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豁然省悟。慧下座。馮濟川逐段著語曰、恁麼也不得喫

囉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嘇哩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囌囉嘇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大驚。　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麽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孝宗隆興癸未。舍人張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艸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艸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秖管鉢盂兩度濕。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明居淨慈、往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乃舉趙州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無所省。辭謁善權清。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爲甚麼九成毫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一夕如廁、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居明謁法印一機語頗契。　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敍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　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劉參政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

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時閬守居陝西。晉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　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　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着。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者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趙州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麽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秪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麽看。

公久之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眞歇。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爲問。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秖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印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者裏。百色無能。但記得嘗作蠟梅詩有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尙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尙秖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秖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秖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卷第六十九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三

虎丘隆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遍歷諸老門牆。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屢遷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慧見、以偈寄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去飛來不暫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

圓。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一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胸。未是苦在。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唖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怒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囘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繢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成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曰。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曰。急着眼看。　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𤈿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𥨊。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秪者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

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　問。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　問。秖者是埋沒自己。秖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撑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　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　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者無慧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宋孝宗隆興癸未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耆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府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杭州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有省。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復質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乾道辛卯。自寶林遷淨慈。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

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曰。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情。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淳熙戊戌。退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己亥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報恩。爲終焉計。未幾示疾。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其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便用。死蛇偏解活弄。一拳粉碎虛空。佛祖難窺罅縫。

湖州府安吉州道場無菴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投東齋川落髮。久依佛智。每入室。智問狗子無佛性話。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曰。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曰。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者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　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福州府鼓山寒巖道升禪師。建安吳氏子。十九披剃。參佛智、有悟。侍智移靈隱、居元座。還里結菴曰寒巖。閩帥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爲誰。僉以師對、遂出住支提。次遷承天黃龍泐潭、後主鼓山。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啚啚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結夏後一日。忽問侍者。今日何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即入室坐脫。壽六十九。塔香爐峯下。

大溈泰禪師法嗣

長沙府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曰。趙州道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　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何異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　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岳州府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有所得。逮性住德山。遣師

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者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陁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同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溈焉

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强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攜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者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

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府天台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楊氏子。年二十五。棄家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單丁筦山者十七年。每以未穩爲懷。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初出世住江州圓通。　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　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鏴。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秖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沸喋。恁麼作用。方可撑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

上堂。仲秋八月日。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　僧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者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者棒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者裏

薦取。　示衆。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麽。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麽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麽。莫是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麽。若恁麽。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麽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退國清居景星巖。與吳芾友淳熙戊戌。又自景星赴隱靜。

鎭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舉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賣狗也。卽遯去乾道初。睹堂住國清。於江心稱人中得請師爲第一座。後出住平江覺報。淳熙移焦山。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祗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麽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齏。拍禪牀下座。　僧問。

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擂。曰。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麽去。又作麽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眞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　室中常擧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府華藏遯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者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麽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杭州府上竺證悟圓智禪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名相。膠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學。南宗鄙之。乃謁此菴。夜語次。師擧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菴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秖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者箇消息。菴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菴曰。却秖從者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着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

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菴。菴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　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菴見之笑曰。須是者闍黎始得。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菴發明己事。凡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淸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者一著。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淸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麽坐臥。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華藏民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厭俗。從德山淸素得度。具戒。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喝曰。是誰起滅。師卽豁然大悟。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麽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　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

保寧金山雪竇徑山。　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眞淨曰。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着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　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鬍子。半夜穿靴水上立。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　師至徑山。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乾道壬辰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淳熙丁酉冬。奏乞菴居。紹熙庚戌十一月。往見交承。策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菴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光。壽八十二。臘六十四。

昭覺元禪師法嗣

南康府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靈隱遠禪師法嗣

寧波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兒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着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嗯。者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你若向者裏薦得。不致蹉過。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佛陀耶。

撫州府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

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退。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卽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皷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口。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之。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鄉地。倒裏幞頭孤路行。求眞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杭州府淨慈濟顚道濟禪師。出家靈隱。性不稽。嘗與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著褌。形媟露。人姗笑。自視夷然。與明顚同時。師爲尤甚。飲酒居常爲寺僧唾罵。笞逐。走居淨慈。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爲酒。和身臥倒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顚偶識于朱涇。明目之曰。咦。濟顚乃贈以詩。詩曰。靑箬笠前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往來大慧之門有年。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趙超然訪之。問。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

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郞向甚麽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地震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秖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菴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遊。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　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四

文殊導禪師法嗣

長沙府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文殊於大別。未幾適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述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忽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施爲。有時拈三放兩。有時盡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鼻孔從來向下垂。　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着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脈。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着。藥不相投。錯錯。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者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　後繼席文殊。上堂。舉趙州勘破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金華府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

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不契因訴曰。某秖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曰。南泉斬猫話某甲看久終未透徹。奈何。燈曰。你秖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得醒。燈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秖依着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成都府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史氏子。年十三。病目。依棲禪能圓具。出峽。至寶峯。値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　住後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着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物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棄謁文殊導。以佛法省要問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其旨。往見佛性。不契。入閩。謁竹菴於鼓山。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領悟。住後。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揚州府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鄭氏子。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相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當下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爲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餐。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金華府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話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府萬年無着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舉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府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府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師曰。吾道東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飜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超玄旨。電急星馳烏足比。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袁州府慈化普菴印肅禪師。本郡宜春余氏子。母黃。生宋徽宗政和乙未十一月廿七。誕時。有異徵。年十五。往從壽隆受業。隆以法華授師。師曰。諸佛玄旨貴悟自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隆異之。閱七載始獲剃染。遂參牧菴於溈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舉拂示之。師當下契旨。紹興癸酉出住慈化。不數載。梵宇金碧如從天降。師猶自以所詣為未足。乾乾朝夕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於乾道己丑七月廿一日忽索筆書偈於壁。沐浴更衣跏趺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五。奉全身塔於本山。有語錄四卷行世。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沒奈何。趁後也打鬨。咦。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　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克肖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

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廣信府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着。思量得也是煩惱。人者箇未是煩惱。己躬下事不明。更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殺。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者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者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閒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面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者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揚州府儀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州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秖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嘗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安府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府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旣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閒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　上堂。舉正堂辯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話。頌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武昌府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蘇州府覺報淸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湖州府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久侍正堂。入室次。堂問。猫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淨居溫禪師法嗣

溫州府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卓拄杖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撞頭磕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潙果禪師法嗣

荊州府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杜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者。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用之。橫說豎說。秖要控人個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所以南院道。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學人問處。院曰。你問處作麼生。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卽回南院。院已遷化。乃謁風穴。穴見便問。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若跳不出。依前秖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者箇始得。乃召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

趙婆酤醋。　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秖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　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秖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　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　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曰。秖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　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丁便到巴州。

長沙府大溈山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者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者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者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長沙府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皷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

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秖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嚕呢嗟唎吽發吒。　臨示寂上堂。拈拄杖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德安府隨州大洪老訥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者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南昌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府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閒問著。十個有五雙知有。秖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然。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南昌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者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長沙府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

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贛州府報恩文爾禪師。福州長溪李氏子。十六爲僧。十八參月菴。至忘寢食。每聞更漏鐘鼓。輒嘆曰。又過一日也。後有省。典侍司數年。去遊廬陵。衆請出住吉水清涼。徙興國梵山寧都桃林。紹興辛未郡守李子楊迎住報恩。居十年。引疾求去。移慶雲。乾道丙戌冬示寂。壽四十六。坐夏三十。葬慶雲之西園。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府雲居蓬菴德會禪師。川重慶何氏子。上堂。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伴走詐羞偸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府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鬨。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記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雪竇鑑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菴令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鬲笑掀騰。菴頷之。後出世。屢遷名剎。住淨慈時。奉勅陞天童。捧勅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勅。開

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個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個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

上堂。霜風號肅殺、木葉墮蕭颾。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酧價底麼。下座巡堂。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峯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氷退藏。且道理會甚事。因耐飯飽、弄筋判斷、矢急尿牀。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個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暖諸人忝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完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整斷崖。且道如何相委。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俙金磴閣、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裏開天巧、翰墨光中入畫看。　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者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　新起妙嚴閣、慶懺、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稜嶒棱梢插雲表、萬億斯年蓋覆多。大衆、見麼。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卓拄杖曰、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個中人。

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主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師曰、春風鈎引鷓鴣啼。曰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平地波瀾駕鐵船。天童者兩轉語、僅與諸方眉毛撕結。更有兩轉語、要爲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艿、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且道笑個甚麼。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團圝都在畫圖中。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舉世尊初生公案。頌曰。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舉初祖對武帝不識話。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大無端。　舉楊岐栗棘蓬金剛圈話。頌曰。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師六坐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𨁝跳。活陷黃泉。門人塔全身於本山。

華藏祚禪師法嗣

寧波府東谷光禪師。舉世尊答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話。頌曰。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眞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　舉藥山指案山榮枯二樹話。頌曰。三三兩兩不相同。攜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脚跟穿繡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舉船子接夾山至覆船而逝話。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折。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逕爭拋擲。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山曰。曹山好顛酒話。頌曰。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着靴衫。　舉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話。頌曰。大海心中汎鐵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具如聯珠集中。

王山體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俊。正宜參扣。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師遽避

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竇曰。如生寃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累我枉行千里。竇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師與勝默光同參。有所逆。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識獅子身中蟲自食其肉。滿雖不肖。復敢蹈覆轍邪。聞者咸歎以爲賢。後造王山。山舉洞山覩影話。師疑甚。山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則子藥也。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大悟曰。今日方知病卽藥也。呈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師曰。和尚此回瞞不得也。山可之。俾接踵住持。　上堂。舉洞山解夏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故。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秖者一微塵。及盡不可得也。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委悉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下座。　僧問高郵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僧無語。師代曰。謝供養。師於金泰和六年丙寅十月寂。當宋寧宗開禧二年。其頌語最多。茲僅錄正偏五位如左。曰。正中偏。邃洞沉沉鎖翠煙。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古徑。雪屋靈明夢未惺。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兼中至。高提妙印無眞僞。碧紗叢裏恣情眠。一任巖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逈然不落宮商調。

順天府慶壽勝默光禪師。初參鄭州寶。後參王山得法。出世開堂。嘗謂衆曰。傳法當如船子。求法當如可祖。苟不然者。其何以荷如來之大法哉。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齒不關風。納盡敗缺。要識綱

宗。先須識句。巖頭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總好與三十痛棒。還有不甘者麼。如無。莫怪壓良爲賤。　示衆。舉麻谷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驚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僧問。如何是祖意。師曰。鍼頭削鐵。曰。如何是教意。師曰。佛面剝金。　舉九峯不肯首座話。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峯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

仁山恆禪師法嗣

彰德府磁州大明詮禪師。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好詼諧談笑。仁山常囑定侍者拘檢之。師曰。人生一夢而已。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耳。人以爲佳言。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大明。入堂見一僧面壁而坐。駙馬曰。好箇滄漢。師曰。今日被駙馬着鹽醬也。

慶壽亨禪師法嗣

開封府大覺西溪弘相禪師。沂水王氏子。初棄家事祖照。通經得僧服。悉覽內外典。凡十年。乃棄參虛明於晉照。又十年始獲印記。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晉照。最後住清涼。元遺山好問與師同遊蘭若峯。道中偶談及避寇事。時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能外生死。然後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工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雪途石滑。師失跌。同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遺山驚問。師方神色自若。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取勘。聞者笑服。因嘆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純而不妄也。年六十四示寂。有語錄文集行世。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一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四世之一

萬年貴禪師法嗣

溫州府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法眼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傷心事。秖許佳人獨自知。

長沙府大潙咦庵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曰。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話。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寧波府天童雪菴從瑾禪師。永嘉楠溪鄭氏子。從普安子回落髮。謁心聞於瑞巖。聞舉紅爐片雪話問師。師擬答。聞一喝。師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于西禪。智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

智便打。師接住棒曰。和尚不得艸艸。智曰。瞎漢過者邊立。心聞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華了。師卽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華。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初住儀眞靈巖。後遷天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鹿跑泉冷浸明月。龍鬬港深藏白雲。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如何是禪。師曰。仰面不見天。曰。如何是道。師曰。全身入荒艸。曰。作家。師曰。收。　上堂。金剛圈裏翻身。策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興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俾使聲聞。順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新天童手裏。且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久曰。無孔鐵槌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淸風。　上堂。金槌運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本無攀仰。淨躶躶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杷牽犂。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曰。鐵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　宋寧宗慶元庚申七月廿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右。有頌古。最佳。

溫州府智門谷庵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幼喜聞鐘梵。十三披緇。習台教。以名相學不足了大事。棄之。參佛智于育王。王問貴鄉。師曰。永嘉。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擬答。王喝出。遂兀然如癡。不知寢食者累月。一日聞鐘聲。忽有悟。上方丈。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曰。卽日伏惟和尚起居萬福。王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擬對。王執棒趁出。次日又上方丈。王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因歸里省親。見龍翔。翔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個消息。師以左手畫○相。翔以拂左擊。

師以右手畫○相。翔以拂右擊。師又畫○相于中。兩手托呈。翔以拂畫兩畫。師拜起而立。翔笑曰。三十年捒貓貓。今日得此鳥喙。尋還鹿園。翔以谷名師菴。又嘗謁顯寧志初。出住智門。次遷瑞巖。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

教忠光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次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參教忠。聞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以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　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虵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槪。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　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欛。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着枷。脚下着杻。你是那裏人。一同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　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頌曰。平地攄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泉州府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孔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　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秪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

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上堂。釋迦老子道。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吉安府青原信菴唯禋禪師。福州長樂李氏子。幼出閩。依盱江禪悅廣。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旁。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閑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之。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及東禪月菴果西禪嬾菴需諸老。時晦菴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菴領之。復出嶺見顏巳菴於薦福。入室。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未幾復往梅陽見大慧。慧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有。慧曰。如何保任。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慧北還住育王。遷徑山。慧一日問。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着。幾人道不着。師曰。唯禋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慧遽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佛祖機緣頌十數則呈慧。其世尊初生曰。擡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悶愁到子孫。慧爲擊節。後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吉州青原。

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華兼蝶至。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買石得雲饒。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綫。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拈拄杖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者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曰。

千峯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宋光宗紹熙壬子六月示疾。十九日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州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漉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艸裏。打起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青艸、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府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頌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杭州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出家。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諸老。後聞東林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焉。陳所見。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遂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語、默有所覺。曰、打艸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林攔胸一拳。師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　後住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上堂。舉雪峯示衆、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　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艸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

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　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腳。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　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閻藹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　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陁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金華府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其師。師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飜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直是主賓道合。內外安和。放行則細雨濛濛。把住則朔風凜凜。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上堂。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具逸羣三昧。擊節叩關。向閃電光中與人解粘去縛。不妨好手。細撿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卽不然。忽有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上堂。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曰。還假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曰。奇怪。趙州雖是沙彌初學。一撥便轉。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中的。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是他便能向平常心是道處。撥轉關棙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着着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如何是趙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且不是釘鬬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青天。快著精彩。

徽州府簡上座。參大慧于徑山時。卍菴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問師。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菴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麽生。師擬對。菴便打。曰。你且莫亂道。師于言下有省。述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年僅三十而終。

蘇州府崑山資福遂翁處良禪師。山陰劉氏子。十三游方。初爲妙喜侍者。長從卍菴。顏爲書記。能善文詞。人咸以良書記稱。嘗居秀州法喜院。拈香爲卍菴嗣。再歲。廬會稽海上。尤太常守臨海。起師領紫籜。次領崑山

薦嚴資福。淳熙丁未六月戊寅以疾逝。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爲卍菴與師所同建也。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首謁懶菴於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幾喪目前機。菴許之。師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者裏假饒見機而作。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秖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倒拈天下任橫行。　上堂。舉睦州示衆曰。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着。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府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峯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曰。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者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牕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府天王志淸禪師。上堂。豎起拂子曰。只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甚麽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麽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麽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延平府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付以伽黎。後庵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衆。者一片田地。問汝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麽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你不少。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　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山僧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麽。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良久。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以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以後。人間無水不朝東。以前以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杭州府徑山寓菴德濡禪師。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

福州府鼓山石菴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綫。端然衣錦便還鄉。且道還鄉一曲作麽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秪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麽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

麽生。師曰。依舊卻囫圇。曰。直得大項峯點頭。岃崱峯震動。師曰。未為分外。曰。秪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得與老師相見也。師曰。不是寃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上堂。昔在東溪日華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古人恁麽道。大似焦桐挂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李深卿陳仲齡二知音到來。正值六合風清。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試彈一曲。橫按拄杖曰。諸人還聞麽。聞卽不無。且道是何曲調。卓拄杖曰。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誰知。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烟疎雨籠青嶂。頌趙州鎮州蘿蔔話曰。些兒活計口皮邊。點着風馳紫電旋。謾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府乾元鈍庵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秪在一槌。靠拄杖曰。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麽。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興化府華嚴別峯雲禪師。初住福州支提。次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麽。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峯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　上堂。舉眞淨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須明者一竅。師曰。既無禪道。又無玄妙。甚處得者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卽今要得快活麽。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誣人之罪。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奈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福州府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添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瞎卻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上堂。舉趙州喫茶去話。師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示衆。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伯。無所入。及開善歸。結茅附近。日勤參究。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旣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月老風高萬古心。

育王光禪師法嗣之一

杭州府靈隱妙峯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居彭城。上世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辭家受業于德清齊政院。凡經論一見。輒了大意。謁諸方。參佛照於鄮山。於風幡話契旨。照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綫。斬釘截鐵起吾宗。嗣是入武康。結廬妙高峯下十年。後分座鴈山。能仁出世台州慧因。遷洪福萬年。諸刹。退居皐亭劉寺者又十年。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但寒溫而已。僧問。如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曰。如何是體妙無私句。師曰。百疋馬中一頭驢。曰。如何是瞬目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紫薇花

下紫薇郎。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十年後。　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洩。以拂子擊禪牀左邊曰。者裏是鑊湯爐炭。復擊右邊曰。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一擊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擗曰。一大藏教秖說者箇。師曰。大小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上堂。談玄說妙事如麻。添得時人眼裏沙。赤骨律窮挨得入。潑狼潑賴是生涯。懸羊頭賣狗肉。喫官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艸鞋。　示衆。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曾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實宋理宗端平乙未九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無數。瘞于靈隱之西岡。

杭州府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子。世業儒。依邑廣福院得度。閱卍菴語有省。後參佛照。機契。追隨一十五年。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光孝。大參眞西山時為江東部使者。以東林力致不可。乃退隱飛來峯北磵十年。故稱北磵。起應雪之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後奉旨遷淨慈寺。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　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坐次。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保寧勇曰。非但二老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師曰。北磵敢道。保寧計窮力盡。　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兔子何曾離得窟。　上堂。舉子湖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

便捉住曰。在者裏。僧曰。不是是某甲。湖托開曰。是卽是。紙是汝不肯承當。師曰。子湖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　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磵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氷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　舉世尊初生話。頌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舉楞嚴六解一亡話。頌曰。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淸晝。百鳥不來華自紅。宋理宗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索浴罷。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

杭州府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舉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着在。　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作維摩贊曰。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寧波府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還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　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旣然彼此不相瞞。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卻。而今打鼓衆雲臻。對面臨時旋捏合。乃回顧侍者曰。記取

者一着。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捩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艸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　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酬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了也。咄。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題郁山主像贊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四世之二

育王光禪師法嗣之二

福州府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卻安舊處著。僧再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鹽官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鹽官不起。雪竇道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鹽官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話。師曰。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

霹靂。二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麽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撃大柱。藕絲焉可繫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卻。

湖州府上方朴翁義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讚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寧波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初住湖州崇先保壽。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曰。意旨如何。師曰。釘釘膠粘。　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關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麽。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屎窖裏頭出頭沒。孤迥迥。峭巍巍。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攧。南海波斯舞不輟。夜半失卻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禪牀。下座。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杭州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閩清黃氏子。幼業儒。從山堂淳祝髮。徧參至吳首謁鐵庵一。次參佛照于靈隱。隨遷育王。歷十年。居第一座。出住香山。五年。徙台州光孝。又遷鎮江甘露。平江虎丘。萬壽。及淮南長蘆。晚補育王。後退居香山。朝命起蒞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麽生。師曰。南斗北轉。　上堂。奔流度刃。疾焰過風。啐啄同時。麤州

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即且置，只如今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卻曰，是甚麼。山曰，瞎。縣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宋寧宗開禧丙寅五月示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塔于寺之東北隅。

杭州府徑山少林妙嵩禪師，建寧人。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曰，伏惟尚饗。師曰，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或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卽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曰，且莫屎窖沸。

寧波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妙喜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蕭帽下，元是舊時人。大衆，二老隨機應用，卽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下禪牀擒住。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上堂。舉演化問報慈，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飜身不唧嚠。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着隨人後。

寧波府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僧又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人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峯。飲者如何，問取趙州。有送僧歸

鳳山偈曰。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鐵網縵天攔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寧波府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初住台州瑞巖。奉旨遷天童。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各殿堂。逐一行香畢。還方丈望佛作回向語曰。上來持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回向眞如云云。日以爲常。而舉寺未嘗信。師迺謂衆曰。汝以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聽老僧誦。衆依敎。師在座上誦其八十一人各聞所誦。皆與手中所執一字一句毫無差漏。衆疑方釋。知爲華嚴大菩薩再世者也。

石菴正玿禪師。歸湖上。有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輥蘆花落釣舟。

南康府雲居率菴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　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菴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霎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杭州府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艸溪邊頭角露。一蓑烟雨屬誰家。

華藏演禪師法嗣

湖州府何山月窟慧清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初參法眼。因僧問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鷂雀空啾啾。騂騮已千里。

天童全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廣顙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欽受業。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嶽

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行脚僧游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用一日以狗子無佛性話問師。師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便𢭃。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卽命侍香。已而報恩約致師分座。後出世妙勝。次遷金文。移光孝及台之報恩。閩之雪峯。未幾。詔住靈隱。開山大慈。次遷瑞巖。應江心。無何。淨慈詔下。丐辭。不允。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憤然謂曰。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　舉汾陽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話。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時天童除書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椎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府靈隱石皷希夷禪師。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和梁山遠十牛圖頌。一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艸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崖前差路多。艸窠裏輥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人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識

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著他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桐角出烟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肯伯牙。七，忘牛存人。欄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九，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福州府雪峯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清虛之理，畢竟無身。爲什麽却有許多烟雨。會得麽。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

寧波府雪竇楚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了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　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　上堂。摩醯正眼，熙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常一句又作麽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順天府薊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渡水，全藉者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情。　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清風付與誰。

育王璞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妙智從廓禪師。長溪林氏子。幼穎悟。不妄言。年十五。薙染見佛心才。嬾菴需。後依大圓璞。有得。服勤數載。圓撫之以爲類己。得參妙喜于回雁峯下。復隨侍徙育王。及圓繼席徑山。師典第一座。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而一香乃爲大圓拈出也。次遷育王。孝宗卽位。詔舍利寶塔詣行在安奉禁中觀堂。召師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現。師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賜師妙智禪師號。日本國王聞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歲修弟子禮。且送材建舍利殿。師晚投老於烏石山。立笑月菴。作終焉計。淳熙庚子示微恙。說偈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塔于菴之寢室。

雪峯然禪師法嗣

如如顏丙居士。有僧舉趙州見南泉有主沙彌話問者。士以頌答曰。解把一莖茅艸。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天童華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幼穎悟。出家。不憚遠遊。徧參知識。後謁應菴于明果。應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入室。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曰。破沙盆。菴頷之。踰年辭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盔袋。氣宇呑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躲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復遷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

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値。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檞葉風吹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者箇。直饒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擸㩭。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麽。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堂。舉金峯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凡聖窠臼。　上堂。舉婆子燒菴話。師曰。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逈逈。慣入洪濤。等閒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麽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秋知。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麽時。合作麽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壽□十□。臘□十□。

衢州府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僧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意旨如何。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讚歎也讚歎不及。曰、只如雲門道、我當時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具什麼眼目。師曰、腦後薦取。　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艸。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毘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為什麼如此。喝一喝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菴。於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菴稱其脫略。紹興末、示寂于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造明果、投誠入室。應菴搊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菴喝出。士退參。不旬日、徑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　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士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卻來者裏喫拳頭。

湖州府長興教授嚴康朝居士。嘗問道薦福雪堂。及見應菴、始得旨。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着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在梅陽。嚴以此頌寄呈。慧答以書、其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

淨慈一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後開法嚴州靈巖。閱四刹。自金山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一

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

袁州府仰山簡菴嗣清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揑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府華藏伊菴有權禪師。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參佛智裕于靈隱。時無菴居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爲問。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鍼、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盋。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菴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洎無菴住道場。命師分座。　住後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栴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脣邊。所以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曰、甎瓦。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看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卻分許多優劣。且作麽生祇對。還委悉麽。把手上山齊着力。咽喉出氣自家知。　宋孝宗淳熙庚子秋示

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荼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葬于橫山。餘骼塔萬年寺左。

焦山體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茨菴堯應入此。增集載一卷二十七紙。以板失。無從錄入。

徑山印禪師法嗣

鎮江府金山退菴道奇禪師。僧問。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聻。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周。新焦山未離東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上堂。至道本乎無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斡乾坤大地。盌盂展也。覆卻恆河沙界。到者裏。象王行處。狐兔絕蹤。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收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鎮江府金山蓬菴自聞永聰禪師。杭於潛徐氏子。幼依本邑東資福出家。十五從父遊徑山。慕別峯機辯。警拔。白父願學焉。峯器之。育王天童當炤菴密菴全盛時、師往來兩公間十餘年。後遊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復博約。雍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出世台州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焉。壽六十五。臘五十七。

雙林用禪師法嗣

金華府三峯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風舞。有時自西還自東。

龜峯光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蒙菴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於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為高弟。慶元丁巳。自福之雪峯被旨遷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次參馬祖有悟。乃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機緣。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　上堂。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華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塔本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卻許伊具一隻眼。　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虛空。鐵牛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下拄杖曰。更須放下者箇。始是參學事畢。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擔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時。又且如何。喝一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大洪證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月林師觀禪師。福州侯官黃氏子。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着。曰。只如今日和尚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　舉玄沙三種病話。頌曰。盲聾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瘖瘂。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釋迦出山像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鬔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毘舍耶中一款供。

東谷光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直翁一舉禪師（語載增集續傳燈第一卷二十七紙。以板失欠錄。俟搜討出。當補入。）

雪巖滿禪師法嗣

順天府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人。族蔡氏。氣骨不凡。幼便超然有出世志。父母難之。然知終不可以世相奪。因擕送邢州淨土寺禮贊允落髮。秉具後。決力參究。擔囊距燕。歷潭柘。過慶壽。參勝默老人。老人曰。學此道如鍛金。滓穢不淨。則精金不顯。觀君眉宇間。大有物在。此物非一番寒徹骨。不能放下。子後自見。不在老僧多言。且令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久之。一日忽有省。於玄沙

未徹語。尚未透。次參雪巖滿於磁之大明。言下忽悟曰。得恁麼近。從前伎倆。一火而燼。始知勝默為人處。依雪巖二年。盡得其底蘊。巖付衣偈。勉以流通大法。自是兩河三晉。皆飲師名。於是法門隱然倚以為重。尋歸淨土。搆萬松菴。寺中耆宿。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明昌癸丑。章宗詔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衣。承安丁巳。詔住大都仰山棲隱寺。以繼開山玄冥顗席。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庚寅。復奉敕主中都之萬壽。晚年。退居從容菴。數遷鉅剎。大振洞上之宗。道化稱極盛焉。　上堂。舉昔有跨驢人問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道。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己。那堪錯過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閑黎道。戶唵薩哩嚩。　棲隱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山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漢出來道。疏通伶俐知時按節。即不無。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為什麼。齋道人氣息太煞薰人。　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彰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咄。　示眾。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示眾。去即留住。住則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　示眾。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

脚。始得。　示衆。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着。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什麼宗旨。　僧問。諸佛不出世。爲甚卻降誕王宮。師曰。青山常舉足。曰。亦無有涅槃。爲甚卻滅度雙林。師曰。白日不移輪。　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　問。撒手那邊的人。爲什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同途者邊的人。爲什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爲。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　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　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什麼卻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殿了相見。　瞎全眞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秖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卽是不斷卽是。眞聞廓然。作禮而去。　晚年。幽居多暇。嘗拈掇宏智百頌。曰從容菴錄。又著請益錄。踵碧巖後塵。開寶鏡重垢。甚有補於宗門。師天資敏利。百家之學無不淹通。三閱大藏。首尾熟貫。有祖燈錄六十二卷。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若干卷。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四刹。皆有錄行世。以元定宗元年丙午後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遂逝。世壽八十一。生宋乾道二年丙戌。僧臘六十。荼毘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分而塔焉。

□□府竹林亘川海禪師。有風鈴頌曰。銅脣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　學士陳秀玉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爲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松曰。眞心本淨。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又問香山大潤。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後持以問師。師曰。本無禪定

煩惱。公曰。惟此爲快耳。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五世之一

青原禋禪師法嗣

吉安府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什麽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曰。還有請益分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僧禮拜。師曰。卻較些子。　上堂。父子相承住此山。叢林軌則沒多般。主賓色色皆仍舊。驀召大衆。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答聖顏。下座。　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麽時。憑誰委悉。拈拄杖曰。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乃卓一卓。下座。

鼓山永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麽。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菴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

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明果與麽道。也是犁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若干卷。

靈隱善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峯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次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移育王與徑山。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麽。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示衆。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尙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　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色身。諸人每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踏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卽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華。澹煙疎雨籠青嶂。　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　上堂。靈雲見桃華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嚴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家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與麽亦未知玄沙仰山舌頭落處在。要見二大老麽。醉我落華天。借他管絃裏。　除夕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麽答話。只恐諸人忘卻。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麽打某甲。卽向他道。你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　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着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　送忍書記偈曰。鬢絲不可織寒衣。煮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

法。正忙卻未有閒時。　生宋光宗紹熙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景炎丁丑五月二十一。壽八十三。閟全身于南塔院。

杭州府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矮雙足。拕箇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魄魄。何似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　上堂。拈拂子畫一畫曰。伏羲發天地之祕。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曰。瞿曇示圓伊之形。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節。擊拂子。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参退巡堂喫茶。　上堂。撾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五月五。是端午。　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卻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

吉安府吉水龍濟友雲宗鍌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從寶壽海室淙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参妙峯于靈隱。值佛涅槃日。上堂。峯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于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咏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峯以法衣竹篦幷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峯孤頂艸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祕訣。　師嘗榜門曰。除卻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嘗對曰。和尚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曾按牛頭喫艸。　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

債人。元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來語也。將二鼓。衆請偈。師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沈。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世壽八十。臘六十一。全身塔于峯顚。

淨慈簡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礀于淨慈。領旨典文翰。晚住育王。上堂。一東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偸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恆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箇。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　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卻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卻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華求蔕。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塔于寺之西菴。

徑山琰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母陳。世業儒。季父爲沙門。諱智隆。住宛陵光孝。往依之。十八。得剃染。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甚久。後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雙徑。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盋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遂當下廓然。紹定戊子。出住四明小淨慈。次歷主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席。　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佛成道。

上堂。錯錯。六載艸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掌一下曰。劍去久矣。切忌刻舟。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艸。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己擔當。　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古往今來。和泥脫墼。有什麽限。還知萬壽落處麽。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　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囘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　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艸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煙。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　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　上堂。一句絕離微。囫圇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宋理宗景定癸亥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蘇州府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麽。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

杭州府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陳。幼從邑利和寺出家。年十九。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翁曰。泗洲大聖爲什麽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喜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

末句曰。空敎同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什麽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翁旣寂。師出世里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以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値歉餘。適劵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祔一穴于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　嘗讚達磨像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寧波府天童弁山阡禪師。舉李大夫翺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送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　觀音像讚曰。螺髻屈蟠春島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麽隨流去。說甚眞觀淸淨觀。

金華府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室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淨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佛成道日示衆。六載將身艸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杭州府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師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自來空。　送僧偈曰。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抖擻

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　蜘蛛頌曰。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師嘗纂修五燈會元。

蘇州府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浙翁。室中舉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淸涼。遷蘇州虎丘。　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曰。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筯攪滄溟。擲拄杖下座。　題蜆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峯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淳祐己酉九月廿九日也。壽五十九。

寧波府大慈芝巖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入臥內而生。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浙翁于蔣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越州。翁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翁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着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曰。毒龍行處艸不生。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丞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寺。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敎爲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着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　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

寧波府壽國夢窻嗣清禪師。山陰于氏子。出家天章。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白雲端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艸蓋却。師曰。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曾從塞北經鏖戰。敢向江南說陣圖。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寶陀者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久曰。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曹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曰。去亦不變異。師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華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舖席。見錢買賣且無賒。　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萬里無寸艸。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艸。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處州府遂昌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窻外一聲婆餠焦。

天童派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寧無鏡徹禪師。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話。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福州府金鼇峯定禪師。題玄沙像。曰。靑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

槲。

育王印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作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起。却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觀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育王瑞禪師法嗣

寧波府瑞巖無量崇壽禪師。舉白侍郎問鳥窠。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舉世尊夜覩明星悟道機緣。頌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何山清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峯北山信禪師。舉世尊覩星悟道機緣。頌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

育王堪禪師法嗣

饒州府薦福無文燦禪師。吉安泰和栁塘人。從育王得法。理宗寶慶丁亥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紹定。己丑復主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

成正覺。　上堂。拈香畢。乃曰。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修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曰。清平世界。切忌譌言。　當晚小參。鼓棹揚帆。駕沒底船。橫行海上。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來住山。單單地提持此事。舉拂子曰。看看印文已露。劃一劃曰。錦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盡向者裏一印印定。直得盡乾坤大地風颯颯地。衆中忽有箇犯衆出來道。長老。你且莫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是三昧。又作麼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華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　上堂。諸佛法門。祖師要妙。夜來四簷雨說得盛水不漏。汝等諸人若向者裏承當。者裏保任。以手搖曳曰。料掉料掉。　開爐併謝者舊踏田上堂。趙州無賓主話。田地穩密底。開口便道着。信脚便踏着。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未免被人侵彊越界。薦福門下總是田地穩密底人。拈起香匙。放下火筯。一一天眞。因甚如此。公驗分明。　上堂。臨濟處半杓。末山處半杓。玉本無瑕。妄自雕琢。有年無德老睦州。無端拶折雲門脚。　端午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拄杖曰。幸有者箇在。卓一下曰。滿院熏風夏日長。人在藕華香世界。　開先結夏小參。大華藏海。渺無邊際。江河溪澗。流入其中。咸失本名。魚龍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於中成等正覺。一切衆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衆於中成就無功用學。拈拄杖卓一下曰。開先拄杖子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衆生。現前大衆。畢竟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冬至小參。滴水冰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

直饒會得一綫長。要且未會一綫。直饒會得長一綫。要且未會一綫長。所以鄉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綫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　再住薦福。當晚小參。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諸人共聞。箇中忽有箇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己用。固有之。你也忒煞忒煞。嗄。元來衆中有人在。復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鉤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着了也。山便打。果然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不識痛癢漢。山曰。你是甚處人。第二下鐵鎚來也。僧曰。新羅人。和聲送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大衆。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却引者僧向艸窠裏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上堂。風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闊山遙。達磨大師無端游梁歷魏。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潦和尚不合喫馬大師一踏。天下大禪佛枉自喫了四藤條。說着令人恨不消。　上堂。佛祖未興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不橫不竪。衲僧家東皷西嚼。從朝至暮。橫也無奈何。竪也無奈何。拍膝一下曰。若向者裏進得一步。自然和聲送出。兩手分付。若祇向册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脫將去。山無重數。水無重數。　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尅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　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爲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過

五日撾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

天童傑禪師法嗣之一

杭州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幼卓犖不凡。年二十三。棄家。首造靈石妙。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爲人徑捷。師聞。不待旦而行。既至。朝夕咨請。一日菴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菴厲聲一喝。師便禮拜。菴大喜。說偈勸使祝髮。隆興甲申得度於臨安之白蓮。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迺入閩。見木菴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聻。師曰。矢上加尖。永曰。觀公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但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菴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會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横。密菴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丁巳。被旨補靈隱。　上堂。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

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歲旦示衆。元正改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同地轉。放下也艸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 示衆。舉臨濟如蒿枝拂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 示衆。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則開口見膽。爭奈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箇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會去。蘇盧蘇盧。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後居靈隱六年。晚退居東菴。臨寂作手書別諸公卿。又遺書嗣法少室睦掩室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定己巳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五世之二

天童傑禪師法嗣之二

夔州府臥龍破菴祖先禪師。廣安王氏子。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曰。無人。緣劈胸一拳曰。你聻。師忽有省。出峽從德山涓祝髮。尋受具。徧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安穩。正悶悶不已。忽聞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菴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卻頭。且置。你道西天鶻子為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菴謝事。往參密菴於烏巨。菴命典客。一日菴室中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話。師豁然大悟。次日菴遇師於寮前。謂師曰。你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菴呵呵大笑。洎菴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辭還蜀。菴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瞰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師至夔門。尚書楊輔以臥龍請師出世。未幾棄去。復遊吳中。首衆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峯。穹窿。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為廣壽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鬬勝不鬬劣。秀峯鬬劣不鬬勝。秀峯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密菴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秀峯則不然。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卻得百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糧。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上堂。舉東山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

傳。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僧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擻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卻是非難。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示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實嘉定辛未六月九日也。時客寓徑山。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峯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饒州府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饒之妙果。徙龜峯。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狠毒砒霜。那容下口。直饒透過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拕泥帶水。諸人合作麽生。喝一喝。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戶。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參退歸堂喫茶。　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碧深紅爛鋪錦繡。鶯聲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便見七穿八穴。拍禪牀下座。　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艸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　上堂。月生一。拶倒銀山幷鐵壁。月生二十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入理深談。正恁麽時。賓主交參一句作麽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華叢裏現優曇。　上堂。平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數聲鶯語嬌。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雲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青到今。晚住薦福。逾月示寂。

寧波府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長樂高氏子。首參木菴永水菴一或菴體諸老。後謁密菴於靈隱。鍼芥相契。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寶慶乙酉。被旨陞靈隱。復移天童。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溈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蝍蟟吞卻虎。　上堂。舉鶴林因僧扣門。林曰。阿誰。僧曰。是僧。林曰。非但是僧。我者裏佛也不着。曰。因甚佛來也不着。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若有人扣門。即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胷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胷一拳。在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窻下安排。

杭州府淨慈潛菴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佛性無話。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卻窮性命。　化鹽偈。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華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南遷。道經潮。其祖父遲延禮甚謹。母因夢僧入舍。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師甫十歲。俾從壽受業。越九載。芟染。初見木菴永於鼓山。會菴陞座曰。國師再來也。師微笑。有省。次參密菴於蔣山。菴室中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菴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菴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菴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無何。以母老歸省。旋出世廣法。後移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為正法眼。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鱍鱍。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曰。且道是放行是把住。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舉天衣懷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　上堂。毘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搬柴運土。嗄。將謂忘卻。　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爭得三日耳聾。臨濟不到大愚。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鎮海明珠。爲甚到東寺面前叉手當胷。卻道無理可伸。無言可對。咄。直饒傾下一栲栳。敢保老兄猶未徹。　上堂。饑荒老鼠齩葫蘆。巧計猢猻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卻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卻向你道。　上堂。東山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艸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難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須知元不假春風。將臨終。集衆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衆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世壽七十。臘五十二。塔於□□□□□□

杭州府靈隱笑菴了悟禪師。姑蘇人。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公案。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江寧府蔣山一翁慶如禪師。福州長樂范氏子。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却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　上堂。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麽告報。十箇有五雙鼻孔裏冷笑。拈拄杖曰。雲居拄杖子。黨理不黨親。卓一下曰。雪巢初冷夜。雲鬢未梳時。　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卻返流

沙。拍膝曰。好大哥歸堂喫茶。　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在黃龍指甲縫裏。汝若擬議。不消一搯。然雖如是。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上堂。久雨忽晴。天清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曰。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舉足踏着。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着。既踏着又道着。畢竟是箇什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忌切從他覓。殊不知抛卻眞金隨羣撮土。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撼動雷門。憑誰側耳。裴相國印心於老黃檗。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曰。萬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晚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府承天鐵鞭允韶禪師。上堂。一五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底卻道。錦上鋪花。有底又道。泥裏洗土。有底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住泉州光孝。開堂祝聖白槌畢。師曰。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話。語未竟。師拈拄杖卓一卓曰。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分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兔。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者。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鋪華。復卓拄杖一下。下座。　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顚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無人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去也。看便下座。

杭州府直祕閣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得悟。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拶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寧宗嘉定壬申。復請滅翁相繼闡法。今專祠尚在。

天童觀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仂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曰。雲鬢濃粧苦强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擕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華藏純菴善淨禪師。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紹興府天衣嘯巖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示衆。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師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柏巖凝禪師。有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隨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束倒。通身贏得是青天。

天童穎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荆叟如玨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鈍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復呈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鮫

着冰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華。又當作偈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住後。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擧意卽迷源。擡眸已錯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頭。萬拄千撑。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萬當。雖然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　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成何事。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福州府雪峯大夢德因禪師。作憨布袋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卻來開口笑他人。

金山奇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高原祖泉禪師。擧鏡清在雪峯。普請。峯曰。溈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爲什麼事。峯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師曰。雪峯探竿在手。影艸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藉。　擧九祖伏馱密多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華發火中春。　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盡生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任意遊。

萬壽觀禪師法嗣

南昌府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梁氏子。母宋氏。從天龍肱受業。參月林於萬壽。林令看狗子無佛性話。經六年。迴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卻我身。每至困時。繞廊而行。昏則以頭磕柱。一日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𨁝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寧宗嘉定戊寅。出世安吉報國。次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元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理宗淳祐丙午。奉旨開山護國仁皇禪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　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聻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者。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奈何。灸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木上座與諸人說破。乃卓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道。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廝散。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瞋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　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些鈹綫。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腳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般鈍漢。　師晚年倦于槌拂。菴居西湖。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敕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

長沙府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萬氏子。受業於龍塘紹曇。徧參留龍門光凝鈍穎最久。抵蘇州萬壽謁月

林。入室次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齩破燈盞。林頷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　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晚年築菴曰紫霞。丞相趙葵燕居里第。嘗延師論道。理宗寶祐乙卯八月二十三日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

興化府囊山孤峯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祝髮蘇之寒山。上堂。舉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峯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提掇。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　上堂。眞淨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師曰。大衆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天童舉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衛人。逸其氏。依直翁得度。發明從上宗旨。遂嗣之。初住慈谿石門。歷象山智門郡之天寧。次繼西竺坦席。後遷天童。　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滿目。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滃浡出沒太虛之中。青蘿賁緣直上寒松之頂。便下座。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一

日問衆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輩作麽生救。無印證出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寱語作麽。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大證後隨。師呵呵大笑。遂示寂。塔全身於本山。

報恩秀禪師法嗣

順天府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字好問。太原文水張氏子。生宋寧宗嘉泰癸亥。九歲。日誦千言。里中有聖小兒稱。未幾。遭世變。失天倫所在。煢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令學佛。且曰。汝能誦法華足矣。師曰。學佛止是乎。比丘異之。偕謁休林古佛於僊巖。古佛納之。爲祝髮受具。當嘉定甲申。與雙溪廣同事者七年。次參萬松於燕之報恩。松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麽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手裏納敗。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學人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卻。松奇之。於是親炙者十年。値壬辰之變。祖刹荒蕪。尋承萬松海雲見招。遂有少林之命。自是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元世祖居潛邸。命師作資戒會。元定宗戊申。詔住和林興國。辛亥。憲宗徵至北庭行在所。問道。言簡帝心。庚申。元世祖踐祚。俾師總領釋教。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六區。仍賜光宗正辨禪師號。爲師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飯衆。寵錫甚至。時萬壽虛席。衆請師主之。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刹。至元辛未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京師。師之衆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之。師穎悟異常。三閱大藏。成誦而後已。誘掖後學。無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門人請梓。師叱曰。此吾一時遊戲。所發佛祖妙道。安可以形迹爲哉。竟止之。既老。倦於接納。歸隱嵩陽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峯點頭。卽向汝道。　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

入蘆花不見蹤。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畢竟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與麽則少林一曲國師唱去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問逢山開路，遇水安橋時如何。師曰四十九年空費力，一千七百枉施功。曰如何得超然獨拔今時去。師曰逢山開路，遇橋渡水。問僧面壁石有人看見達磨麽。曰今日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亦幸遇上座。遂打。僧作禮曰恩大難酬。師擲下杖曰脹殺懷州牛。師襟度夷坦，風神閒靜，說法三十餘年，如鼓雷霆，揭日月。繼踵前賢，標準後學，綽有古上遺風。至於涸池出泉，古殿光生，屢致祥瑞，師皆誡勿言。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於寺西塢。後至仁宗履位初，贈號追封，命詞臣撰文表其塔，尊隆特甚。其為天子追慕永歎有如此。

順天府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於阿那律得天眼因緣有省，悟向上眼，舉似松。松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松曰眞個瞎那。師曰瞎瞎。松頷之。後出世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單傳。超今邁古，絕後光前。但能亡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卽佛，乘槎客是張騫。九年面壁無餘事，夜半金烏掛碧天。元至元壬申，世祖詔入內殿，與帝師論道，且命師發揮禪學大旨。師爲舉圭峯禪源詮對曰，禪，梵語也，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爲萬德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亦卽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然不無淺深階級之殊，其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名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及與菩提一切智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最淸淨禪。達磨西來遞代相傳者

是也。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如今何卻有說喋喋耶。師曰。理本無說。事則千差。帝曰。何謂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可以紫白言。若味。則有難於啓口。帝謂帝師曰。此語非耶。是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無異。帝復問祖師公案。師擧六祖非風旛動。仁者心動話對之。帝師詰曰。實風旛動。何名心動。師豎拂子拂一拂曰。且道是甚麼動。帝師無語。師曰。不可更道。一切唯心。萬法唯識也。帝爲稱善。

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颸。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令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呑吐者麼。

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既不作境話會。畢竟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

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銜霄。不留朕迹。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關難厝足。雖然要不出一點靈犀明宇宙。那分東土與西乾。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聖旨就大都憫忠寺聚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擧火。師承旨以火炬打圓相曰。諸仁者。秖如上清玉樞三洞靈文。還曾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證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遂擲火炬。僞經隨炬而燼。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焉。

順天府華嚴全一至溫禪師。字其玉。邢州郝氏子。生宋寧宗嘉定丁丑。幼聰敏異常兒。六歲見寂照。善應對。照曰。汝其爲釋乎。師心許之。會照避亂遠隱遼西。乃從照上首辨菴訥祝髮。當理宗紹定戊子也。聞無還當開法萬壽。莅衆甚嚴。師偕十僧往佐之。師好學博記。多聞論辨無礙。參萬松典侍司。凡松所示。一聞輒了。松常令代應對。機鋒不可犯。遂得記。太保劉文貞以師有經世才。數薦於上。世祖詔見。與語大悅。留內庭者三

載。於王化多有贊翊。理授以官師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實僧至願。富貴非所望也。世祖嘉之。賜號佛國普安大禪師。憲宗末年。緇羽之士各爲違言以相傾。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眞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自是法道大興。至元丁卯五月。示寂於桓州天宮寺。異香遠聞者三晝夜。火浴心舌牙齒不壞。後有掊其地深數尺皆得舍利者。世壽五十一。臘四十。塔於□□□□

河南府少林法王復菴圓照禪師。上黨李氏子。幼穎悟。不嗜葷茹。年十一。出家於紫團山慈雲寺。十六登具。遂遊學。精教乘。後依萬松有年。得悉禪旨。出世德州大寧。次遷齊河之普照。鵲里之崇孝。登封之法王。京師之萬壽。後仍歸宿普照。至元癸未三月六日示寂。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二。塔於本山。其臨瘞時。有鶴百數盤旋其上。

丞相移剌眞卿居士。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歸金改姓移剌。初京師禪伯居多。唯聖安澄獨尊。士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扣之。安間有許可。士亦自恃爲得。及遭憂患。薄功名而求道之心益切。遂再以前得訪聖安。安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士甚惑焉。問其故。安乃從容諭之曰。昔公居要地。易爲喜怒。又儒者多無諦信。搜摘語錄不過一資譚柄。故余不卽痛下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爲本分事問余。余豈敢更孤負乎。於是乎不吝苦口。然余老矣。萬松老人。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士唯唯。走參萬松於報恩。甚相契合。於是杜絕人迹。苦心力究者幾三年。始獲印記。因號湛然居士。　嘗敍萬松評唱。其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卻須向者葛藤裏穿過始得。　先是元世

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咒術武略及有膂力者。可爲部兵扈從西征。士爲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持。雖死不犯。用之行兵。奚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制。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之從王師也。帝從之。乃寢其奏。太宗十五年卒。壽五十五。當南宋理宗淳祐癸卯也。

偎巖德禪師法嗣

順德府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禮太原王山枝足出家爲大僧。未幾。足命徧參。因謁偎巖。後聞板聲。豁然有悟。尋受記焉。去止燕之歸義。元太宗己丑。同門圓福無還超請師開法淨土。戊戌還邢臺之天寧。憲宗壬子五月八日。沐浴更衣辭衆曰。四大無常。汝輩善自珍重。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法可說。打破虛空。一輪明月。擲筆而逝。荼毘舍利百餘顆。五色燦然。門人子顏子淇塔於墳菴。次年世祖還舍利於天寧。壽五十七。臘三十八。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六世之一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何氏子。母陳。世業儒。師生而秀拔。十二從族叔茂于餘杭化城院得度。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甚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立次。叟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聾。叟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命入侍司。洎叟告寂。乃至淨慈依石林鞏。典記室。謁承天覺菴眞。後見雪巖欽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曰兩浙。巖曰因甚語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巖曰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侍者。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浙。典第一座于徑山。元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次主中竺。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會于金山。命師說法。事竣。入覲便殿。加賜佛日普照。陛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丘。至治壬戌。徑山虛席。請師補處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師曰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心不是佛。兎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夜落華雨。滿溪流水香。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邊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人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元宵上堂。幷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下曰。頂門也少者一下不得。　問新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磕。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

去。問住僧。棋盤石斫破你腦門。盋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問僧。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凡有利物。皆陰爲之。沒齒不言。生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焰。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世壽八十七。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葬于寂照塔院。分爪髮建塔化城。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府江心一山了萬禪師。臨川金氏子。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去從金谿常樂院祝髮。游方謁偃溪聞荆叟珏簡翁敬諸老。皆相脗合。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有緒。爲印可焉。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疎山。因事卽撾退鼓。江淮總統會諸山。以開先迎師至。叢林鼎新。又十年遷住江心。少拂意卽棄去。會廬山月澗明迎師歸東溪。明寂。衆復以開先請。師力却不可。勉應之。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艸。出門便是艸。撞着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琉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上日杲杲。上堂。逢堯舜則陳典謨。要立生涯。遇桀紂則用殺伐。盡掃窠臼。吾輩人乾曝曝。硬糾糾。淨躶躶。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陳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子。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上堂。拈拄杖曰。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曰。放過一著。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閱七日。命具

浴更衣書訣衆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無數。目睛齒牙頂骨俱不燼。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斡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于中。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其餘分葬東溪。

寧波府奉化嶽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饒之薦福。後主明州大平。復陞彰聖。晚住岳林。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華。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裏爆出底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上堂。魯祖面壁。麻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要各與他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示衆。諸上座。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脚尖頭也踢出一尊古佛來。不如無事好。　上堂。舉黃龍三關話。師曰。黃龍老漢頭匾。所以說漳泉福建話逼真。謾得天下人過。謾漳泉福建人不過。　上堂。以手指左邊曰。者是香爐。指右邊曰。者是華瓶。能以一義作無量義。以無量義爲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鼓。　上堂。諸上座。步步是諸人證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坐。若不然者。蟭蛣腹蟹。水母目鰕。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卻。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　上堂。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石脾入水卽乾。出水卽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臨終書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荼毘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

金華府智者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九世孫也。初參荊叟玨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蔀。徹見叟

垂手爲人處。自是韜晦甚堅。雖雙林遷智者。兩提錙斧。乃爲人所强耳。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有三祖贊曰。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育王觀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舉業。齡既登第。師乃從西山山明祝髮。將遊方。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辭之。依物初於玉几。初與語。驚異。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典記室。至元間。楊璉眞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求記。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丙申出世百丈。至大初。繼席淨慈。　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他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獨坐大雄峯。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　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卻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擡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舉太原孚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　延祐甲寅。復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而百丈大仰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當元仁宗延祐己未閏八

月十七日。世壽八十二。全身瘞於金鷄石下。復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徑山聞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雲峯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依雲夢澤薙染受具戒。首參癡絕。次見無準。後之育王。見偃溪。典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遽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曰。也只道得一半。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育興大盧。繼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奉朝命居蔣山十三載。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逼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刃而去。元至元庚辰。遷徑山。先是寺罹回祿。草剏纔什一。不數年。遂還舊觀。　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濱水專為流通。者裏搆得。未免遞相鈍置。若或尚存觀聽。擾擾忽忽。晨鷄暮鐘。　上堂。聲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蟲餐易飽。細嚼難饑。　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觀體全眞。無端鏡容大士向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樓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足無門。合國難追。重遭揭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戍樓靜貯千峯月。塞草閒鋪萬里秋。　上堂。五峯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着手不得處。正好提撕。措足

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澹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　至元戊子春。僧錄楊璉眞加奉旨集江南教禪諸德。朝覲論道。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曰。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曰。禪之宗裔。可歷說乎。師曰。禪之宗裔。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金色波羅花普示大衆。惟迦葉一人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迦葉受囑。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止少林九年。而得慧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上嘉之。師因從容奏曰。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鎭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覲龍顏。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文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個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不可也。是則習教者必須了達玄旨。習禪者必須頓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親覲龍顏。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陛辭南歸。會徑山復危。熒惑。師爲竭力營建。煥然一新。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九。塔於寺之西麓。

湖州府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黃氏子。首謁堯叟蓂於嘉禾天寧。復見偃溪於淨慈。久之獲印證。訪清溪沅於虎丘。藏叟珍於雙徑。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大德庚子復歸何山。　上堂。着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瞥爾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卽不問。且道。恁麼熱向甚麼處回避。歸堂喫茶去。上堂。原野秋陰寒螿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鍼。忽然摸着時如何。誰道龍王

宮殿深。　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着。衆中莫有踏著者麽。擲下拄杖曰。看脚下。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麽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　仁宗延祐乙卯十一月十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壽八十六。

寧波府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信州眞如。移席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天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麽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　上堂。拈拄杖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麽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拄杖下座。　舉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幢子曰。者是吳處士畫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頌曰。眞空無相絕名模。空底精兮畫底麤。道卽不辭難上紙。西天鬍子沒髭鬚。

天童阡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題興化像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抄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端平甲午八月一日生。年十三，依郡之嘉瑞僧僱薙髮受具。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動和尙。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慈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慈頷之。慈逝，柏山介石補其處。一日石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卽命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巖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聘師出世西林。至元甲午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幷金襴法衣。大德乙巳遷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　問僧，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　問新到，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如何住持。曰，饑卽喫飯，困則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尙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至大己酉一日集衆訣別。說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乃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三。

靈隱濟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着一絲頭。

寧波府雪竇梵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一日入室次，川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川遽拈竹篦拄之。師豁然悟旨。後縛茅仗錫峯，日扃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晚應雪竇。　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偈曰，高高峯頂屹雲中。八十溪翁眼界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成宗大德壬寅

中秋日陞座辭衆而逝。

天寧徹禪師法嗣

岳州府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青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供。生涯只在盋盂中。

雪峯信禪師法嗣

紹興府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生福州。王氏。幼禮祥山普升得度。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時北山退漳之南院。閒居鼓山西菴。師往參叩。山問。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山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山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祗對和尚有什麼過。山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山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贈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後出世蘇之西竺。一日癡絕來訪。乃問。子悟處如末山見大愚。忽然撞著灌溪來時。如何。師曰。大海不讓細流。癡絕一笑而已。寶祐戊午住大慶。僧問。灌溪道。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八花毬子上何用繡紅旗。　上堂。拈拄杖曰。天垂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曰。有甚共語處。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恁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薦福燦禪師法嗣

福州府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得入室。後出世白雲。至元辛卯。世祖敕住支提。

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其示寂日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

靈隱嶽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臨安阮氏子。家天目之麓。故號天目。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念攜之者誰。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眞相寺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乃謁育王佛照。照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照問。是風動。是幡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卻腦蓋。照喜其俊邁。命典書記。回杭。聽一心三觀於上竺時松源嶽唱道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卽棒出。師聞。頓忘知解。遂往見之。獲印可。辭去。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舉師立僧。嘉定壬申。張約齋請師開法慧雲。次遷溫之能仁。未幾退歸錢塘之西丘。趙節齋微服過訪。師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筀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後遷福泉。晚居天童。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不生。法從何立。龍湫瀉千尺瀑布。且不是境。鴈峯聳萬丈高寒。且不是法。明眼衲僧到者裏。合作麼生。直饒倜儻分明。山僧棒折也未放在。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檻前古木鬧羣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揚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華。直至如今未到家。　冬至上堂。黃鍾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勾芒。叢祠敲社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蠶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　宏智忌日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彙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華風靜鷺鷥眠。　上堂。長頸鳥。喬林不棲。橫飛天外。穴鼻牛。山田耕了。直上峯頭。天下衲僧仰

望不及。何故。嘉州打大象。 上堂。投子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睎其後。大似徐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梢。 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雞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一下曰。西窻昨夜月華明。涼飈已到梧桐樹。 元宵上堂。昨夜摩騰法師。徧點蓮燈。助佛光明。直得善信眞人失卻光彩。太白龍王出來道。我從龍種上尊王佛時住此山。未聞有者箇消息。於是空中打箇閃電。變作滿天黑風暴雨。還委悉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牛頭。曰。見後如何。師曰。牛頭牛頭。 僧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裏無油。 來上座問。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讎。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 問新到。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 僧問。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意旨如何。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舉楞嚴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 師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菴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 師主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投閒於良渚之西丘。歲月尤多。然羣衲參叩無異領衆時也。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并遺骨。祔葬於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湖州府道場運菴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着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

色在江南。　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寸舌扶持不起。

鎮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子又孫。

□□府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揞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溫州府龍翔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上堂。舉廣慧璉與楊大年夜話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則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遂述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師曰。內翰攀南辰倚北斗。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家家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僧問。昔日佛照光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會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府瑞巖少室光睦禪師。舉曹山霞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乃問。秖如熱向甚麼處回避。山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曰。秖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山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題四祖像贊曰。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卻天書老舉徵。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湖州府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着慚惶。　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

寧波府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台州府瑞巖雲巢嵒禪師。舉經題火字話。頌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　舉靈雲見桃華話。頌曰。三月桃華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牛是眞情牛脫空。

寧波府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讀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菴。菴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須是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一日忽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依松源嶽。嶽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出住後。舉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話。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送維那偈曰。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杭州府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蘇州府虎丘蒺藜亹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鎮江甘露、眞州長蘆、後主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兔子何曾離得窠、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擲拄杖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靈雲見桃華話。頌曰、三月桃華是處開。靈雲雙眼盡塵埃。謝郎重整釣竿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諸菴鑒禪師。舉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麼打失鼻孔、有賊無贓◉話。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浪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贊二祖像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深雪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　華亭懷古。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嘗謁松源於靈隱、問、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人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言無要眼聽。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六世之二

臥龍先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蜀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紹熙甲寅。登具戒。明年遊成都。坐夏正法。請益晧堂高弟堯首座坐禪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有省。明年謁佛照于育王。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久之復至靈隱。時破菴居第一座。同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猢猻子捉不住話。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旁有省。未幾破菴掃塔天童。師偕往。復拉石溪月同遊台鴈。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與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焉。三年遷焦山。次遷雪竇。又三年被敕移育王。又三年領嵩山少林。次補徑山。明年寺燬。師不動容經意。是冬十月旨下。召入內廷。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復還舊觀。　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在南方行脚。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此意如何。師曰。舌頭拖地。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言滿天下。曰。秖如玄沙聞得。乃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一坑埋却。曰。可謂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師以拄杖劃一劃。　上堂。五峯門下。百種全無。禪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着底。破

磚頭碎瓦片。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眞箇孤負老胡。良久曰。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盋盂。邛州磁碗。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曆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示衆。若論箇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問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井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　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己酉二月旦。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十八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封。言笑如平時。其徒請遺偈。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奉全身葬于萬年正續之側。去寺四十里。塔曰圓照。

杭州府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生而慧敏。年十六。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破菴道望。遂往依焉。菴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菴異之。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礪。久乃辭去。事遍參。靈隱嶽淨慈充華藏演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峯。次遷寒山。會蔣山虛席。廟堂以師補之。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乙未。復遷靈隱。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縱目。春盡尚餘華。老翁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　上堂。大

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　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前脚後。現成行貨。少室峯前交點不過。　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卻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　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　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綫。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即是諸人。諸人即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　示衆。劍刃翻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　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　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蔣山。衆訝之。先是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歸寶壽。趨辦終焉計。訣衆而逝。瘞全身于院後。壽七十五。臘五十三。

南康府雲居卽庵慈覺禪師。西蜀人。舉雪峯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峯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峯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話。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讚船子道影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奈煩撐破船。　舉僧問葉縣省。如何是密用心處。縣曰。鬧市裏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大家看。話。頌曰。輥毬鬧市大家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嘗遊雲居。夜宿瑤田莊。夢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會且過有二僧相毆。新到例遭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州符起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方至瑤田莊。未入院而寂焉。

寧波府大慈獨菴道儔禪師。贈製鞋者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着地隨他轉。踏到驢

年也未穿。

薦福生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癡絕道沖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以進士業應詔。不利。遂於梓州妙音院受業。遊成都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往謁松源嶽于薦福。以歲儉不果。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絕無影響。曹源徙龜峯。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有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至浙。値松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自是他當面錯過。師聞。徹見曹源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香拈曹源。是時此菴元覺菴眞逢菴原無相範石谿月等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衞王以堂帖除蔣山。居十有三載。嘉熙己亥。鼓山來聘。未行。雪峯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兼攝育王住持事。

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着。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着。雖然如是。用不着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　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蝶穿芳徑雙眉溼。蜂掠殘華兩股肥。　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隔。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甚麼法。便下座。　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放待冷來看。曰。如何是現在心。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你道。曰。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今歲柳。曰。如何是未來佛。

師曰、顏色馨香依舊。曰、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曰、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曰、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喚甚麽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項顙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裏挨肩並足討什麽盌。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忽手書龕記并遺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吾十五行矣。不能拈香脩供、令撾鼓陞座辭衆。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侍者請偈。師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毘舍利五色者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菴。學者分其半塔于菖蒲田玉芝菴。

天童鏡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寂窗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從九峯榕菴慧得度。時枯禪唱道怡山。師往見之。禪問、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禪深肯之。禪遷靈隱、師掌內記。已而見大梅石巖虎丘蒺藜鄧峯無準金山大歇、皆深契合。以母老歸省。謁雪峯凝絕。留掌記室。閩帥請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時左史竹溪林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有老來得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閑之句。次補江心。後遷玉几。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八吉祥。曰、如何是法。師曰、六殊勝。曰、如何是僧。師曰、面目現在。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鵶鳴鵶鵶。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

艸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　上堂。如何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磚。古德與麼垂示、十箇五雙恬不爲事。殊不知正抓着鄧峯痒處。何故。建造殿宇、恰用得著。

杭州府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彊列界。衲僧家撥艸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艸鞋底、還曾踏着也未。良久曰、踏着卽禍事。

泉州府法石愚谷智禪師。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福州府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椎星火迸、螺江燒却謝郎船。

□□府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出一回。且道汗出後如何。驀喚侍者曰、將扇子來。　上堂。夜冷清霜重、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事如何。拍禪牀曰、不是知音者、如何擧向他。　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艸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爲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曰、看脚下。

荊州府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

紹興府邑翁淳禪師。佛誕偈曰、毘嵐毒種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盃。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烟疎雨洗黃梅。

隱靜柔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雙杉元禪師。舉宋太宗夜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淩晨宣廷臣問。菩提心作麽生發。羣臣無對。雪竇顯代曰。實爲今古罕聞。別峯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話。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　書冷泉兩廊畫壁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

華藏淨禪師法嗣

福州府雪峯石翁玉禪師。禮雪峯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晴煙雨幾犂鋤。

寧波府天童西江謀禪師。被敕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瘁。涖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癡絕主玉几時。嘗寄偈有千丈飛流氣象新。巖前一吼盡無塵之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遂閣筆而逝。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府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嘗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嘗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熱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杭州府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彭氏子。卅歲而孤。萍蹤無寄。就舅氏業儒。往見懷楚。楚知爲法器。問能出家否。師曰。固本願耳。楚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方。無所證。後聞荆叟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

舉洞山麻三斤話。忽悟深旨。出世宜興保安。次遷嘉禾天寧。後陞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仁宗覽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及謝事。築室曰歸休。宴息其間泊如也。元至元戊寅八月三日化去。壽七十九。

靈隱泉禪師法嗣

金華府寶林無機禪師。上堂。舉妙喜頌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曰。妙喜可謂桃花李花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上堂。蘆花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窟。無位眞人赤骨律。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府護國臯菴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廝撞着。世上由來無直人。　上堂。舉岳林振示衆。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賤不作貴。你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杭州府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

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溫州府華藏瞎驢無見禪師。舉興化打克賓話。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亦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杭州府放牛余居士淳祐間參無門。凡有問。門皆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曰。吾師何所見敢對人天顚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處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大悟。始知無門爲人處。嘗設是非關以見所得。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迴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齒。却逞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貴。將心來與你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銜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皇寶殿不肯坐。脩行六載出山來。方信斧頭是鐵做。　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生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洲。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者箇風光。士曰。問那箇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囊山秀禪師法嗣

福州府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太湖李氏子。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剃落。旋受具于鄂渚開元。首參三祖環菴璉。次參鍾山癡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後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理難伸。明劈胸一拳。師忽有省。乃曰。我生平用底。遭者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入閩。禮孤峯。峯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乃得臻閫奧。呈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峯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峯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峯口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峯曰。汝今日方知泗州大聖不在揚州出現。遂俾侍香。洎峯遷西禪。囊山。師皆隨侍。峯歸寂。往登石鼓。次依雪峯霜林果居板首。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遷萬歲。久之。太傅賈平章請住鼓山。　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曰。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　上堂。六月旦。夏已中。荷華開水面。茘子映山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　鼓山入院上堂。拈拄杖曰。颺下住山钁斧。拈起國師聖箭。卓一卓曰。一簇破三關。機鋒如掣電。左右逢原。全機殺活。直得大項峯小項峯。望空斫額。白雲亭湧泉亭。笑裏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曰。雕弓已挂狼煙息。萬國來朝賀太平。　示衆。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恁麼會。已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意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爲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舉雪峯示衆曰。此事不從脣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什麼處得。也須子細話。頌曰。一滴眞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囘。到頭欲盡東君意。呑卻臨行上馬盃。　將終。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

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金華府雙林一衲介禪師。題傅大士像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海西海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寺中和璋禪師。室中示徒。或握木劍。或執錦蛇。因海雲簡參問。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埜榸。曰。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師曰。吾牙是一口骨。耳乃兩片皮。曰。將謂別有。師曰。錯。簡喝曰。艸賊大敗。師便休。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至賓主歷然話。問曰。與麼說話。汝作麼生會。簡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必更鍼錐。師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便掀倒禪牀。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曰。精靈千載埜狐窟。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春。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東西。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簡豎拳拍一拍。直得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簡拂袖便出。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話。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豎。鐵錐無孔舞春風。

天童岫禪師法嗣

寧波府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智節剃染。初謁荊石琰於圓通。不契。

時思菴睿居閒房、師委身日就鍛鍊。嗣聞雲外唱道天童、往依之、得入室。師資唱和、有若大潙之得寂子。至至治癸亥、應詔金書大藏。英宗賜織金屈眴。南還江浙丞相脫歡請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明之定水。後領雪竇。　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汝參禪人、此中有深祕。孃生兩隻眼、箇箇如黑漆。急急回頭、覷破天眞佛。良久曰、且道是甚面目。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妙妙妙。衲僧鼻孔無多竅。玄玄玄。刹竿頭上挂青天。智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得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前贏得日高眠。　舉世尊纔陞座、文殊遽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話。頌曰。春風乍扇已天涯。是處根莖競發芽。何必子規更饒舌、重教啼血染山花。　元順帝至正庚子、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九月廿一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建塔于菴之後。壽六十五。

萬壽裕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宿秉靈知、穎悟過人。父母聽薙染。受具後、遊學太行。經入東魯。稍涉教乘、知算沙非了生死計、乃棄之。參雪峯恆有年。次參太原深。皆有所詣。然心頭終不能無事。聞雪庭主少室、往參焉。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遽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者裏叫屈。師乃撫掌曰、爭奈我何。庭曰、者風顚漢出去。師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執侍十載、終始如一。受囑後、奉旨開法少林、風規整肅、機用越倫。當時稱雪庭高弟有二泰一肅者、師其一焉。　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卓拄杖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僧參、提坐具擬拜。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曰、本欲投誠、被和尚撐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

撑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麽用曰也須將錯就錯便拜師曰錯你九玄七祖當甚麽盌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出去　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維那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脇吉祥而逝當正月小盡日也門人舉闍維分靈骨建窣堵於少林寶應兩處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嚴嵓業經律一日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作超佛越祖一流人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法萬壽師依之有年一日以事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猶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亦且無頭師生平疑礙忽然頓釋庭以其契悟超絕遂囑累焉朝廷嚮師名宣住報恩其入室勘驗爪牙過諸方嘗爲諸方歎服　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艸處師曰不是闍黎境界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艸師曰擬動卽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着卽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纖塵通身無影象　臨寂示衆曰吾緣止此汝等所得善自護持當惜分陰勿令虛度聞者皆感泣索筆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家無相身無相無身眞自在大地山河絕點塵擲筆怡然而逝

濟南府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張氏子禮香山壽聖爲師究心二十餘年歷參宗匠十餘輩最後參雪庭於萬壽淘鍊有年遂得入室初繼席開法次主少室靈巖　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噪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塵塵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會得如鏡對面眉目分明然只可喚作半箇衲僧俗氣未盡除在到者裏若能打破鏡來方好與你相見祇如打破鏡來相見後又作麽生良久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

華歲歲皆相似。人面年年多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便打。　後退席香山。一日陞座辭衆。右脇而逝。塔於□□□中林。泰為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徧叩其門。受雪庭囑。為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海。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橫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師生平語錄雖毀於兵燹。而讀泰公此銘。則法施之妙。與夫牙爪之殺活縱橫。可以窺其十一矣。

□□府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卻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卻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着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是無說。良久曰。等閒失卻手中橈。只為貪觀天上月。　僧參。師問。曾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

成都府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曰。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便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

眞定府安平守讓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山僧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復喝一喝。

太原府太子久善禪師。住後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曰。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鵠不

巒幽巢。龍不藏死水。

順天府長慶德鈐禪師。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騎牛戴席帽。無端到洛陽。曰。恁麼則孔峯嫡派洞水逆流也。師曰。牧笛吹來天地靜。野老門前不立牌。

□□府平水慧圓禪師。一日謂門人曰。老僧當年被人呼作嗆酒糟漢。便憤志不平。踏破幾緉艸鞋。不得箇入處。後問萬壽。如何是禪。壽曰。猢猻上樹尾連顛。你若不會。却又猛火着油煎。于是始得箇慶快。以是知人不可不遭人激發。雖然也須是你皮下有血。始得僧便問。罵人不刺骨時。如何。師曰。你者無賴漢皮也無。說什麼骨。

報恩倫禪師法嗣

順天府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字仲益。燕京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剃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序所得。衆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往謁清安方。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奈脚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見大明暠。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未盡為歉。復還清安。又三年。始大豁然。次參林泉。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泉為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衆。未幾。元世祖旨下。命主靈巖。後退歸鞍山。一日赴濟南結夏觀音院。忽疾作。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竪拳曰。且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便逝。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復菴照禪師法嗣

西安府□□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咍咍。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擎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七世之一

徑山端禪師法嗣之一

杭州府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台之寧海黃氏子。依法安太虛同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者箇。不繇別人也。虛默之。往參元叟於中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掌藏鑰。一日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叟微笑。東嶼住淨慈。招師分座。時竺原居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嗣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請主萬壽。還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卽不到。雪峯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七百

甲子老頭陀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峯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敍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定誵訛。　至元戊寅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傷鋒犯手。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　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代。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　爲森監寺秉炬。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卽今爲汝拈卻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　大龍翔虛席。星吉大夫三返往遣幣聘。師辭不赴。避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强。乃具疏請師仍領靈隱。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乙未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敍平生行脚本末。且誡衆曰。佛法下衰。無甚今日。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留龕十日。顏色不變。葬全身於松源塔西。

杭州府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受業金峨得度。會竺西坦主天童。往依之典內記。復走閩歸浙。適元叟住靈隱。師往參謁。一日入室請益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年五十四始出主隆教。遷寶陀。次中竺。至正丁亥。遷徑山。順帝錫師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畚箕禿苕帚。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醋。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

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　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把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上堂。舉大愚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中。未嘗不欲斷人命根。雖然。是寃對者能有幾人。

中竺用貞良謂師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菴。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充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毘。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數。徑山隆教寶陀三處分而塔焉。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行世。

台州府天台國清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師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訪道吳楚。渡江。從雪庭傳於長蘆。遂剃染。受具昭慶。教相諸宗。靡不研究。及雪庭遷靈隱。師往依侍。踰年。雪庭寂。元叟由中竺來補其席。一見脗契。卽命掌內記。至元己卯。出世慶元之保聖。遷慈之開壽。台之國清。最後住象山之瑞龍。　上堂。豎拂子曰。只者箇。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曹洞。則家風綿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　嘗誡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日。洪武庚戌。徵江南有道僧館於天界。師居首。奏對罷。上憫師老。賜令還山。癸丑二月甲申。無疾。忽戒浴易衣。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

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門人智巖等荼毘。以骨石塔於國清。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明州象山朱氏子。元貞丙申六月丁巳。母夢日墜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九歲入永祚寺受業。十六受具戒。族祖晉翁洵自崇恩遷道場。師依之為侍者。繼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貼諸暗相永不能昏處有省。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唱道雙徑。師往參之。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召高衲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彩樓鼓聲。豁然大悟。拊几笑曰。徑山敗缺處。為我識破了也。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氷。後歸徑山。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處以第二座。泰定中出世海鹽福臻。天曆戊辰遷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　上堂。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　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什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華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　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驗什麼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

是到家一句。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値拄杖不在。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什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隨語生解漢。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游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春風不裹頭。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者殿是什麼年中蓋造。僧擱露柱曰。何不祇對和尚。師曰。克繇叵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曰。容某甲伸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福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卻向你道。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麪。廚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上堂。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

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夜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　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猫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　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華一枝春帶雨。喝一喝。　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猫兒若無分。爲甚麼解捉老鼠。若有分。爲什麼做猫兒。千年田八百主。　浴佛上堂。清淨法身。鈹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眞。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若會得。有馬騎馬。無馬步行。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良久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箇箇抱荆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

上堂。黃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改。久則難追。還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

爲。喝一喝。 上堂。拈卻盋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卻咽喉脣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峯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卻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禠無成禠。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聞聲悟道。塞卻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卻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後自光孝退歸天寧。上堂。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卻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 築西齋爲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己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召問僧中博通三藏者。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大天界寺。師援經據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計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

杭州府徑山愚菴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子。幼出家穹窿海雲院。受具。聽賢首法師講法界觀。未終篇。輒咲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滯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謂笑隱於

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時。師微露文彩、得交相延譽。有嶼上人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驪壇奴隸乎。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忽一日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呈所證。照可之。至正壬午、出世昌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後領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主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日重陽。　問、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　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　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　問、擬心卽差、動念卽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如何則是。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　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　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

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　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日日香華夜夜燈。曰．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曰．知恩方解報恩。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　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曰．萬仞峯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箇風。師曰．汝問什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豎賞。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　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未審知有箇什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　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如個什麼。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梢草鞋。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彤弓已挂狼烟息．萬里謳謠賀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華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卻解空鼻孔．徹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

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否。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强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閒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拔本底麽。如無。隆教不是爲他閒事長無明。忝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拈拄杖曰。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一卓曰。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箇洗盋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領旨。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麽說話。　上堂。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曰。和尙見德山。得箇甚麽便休去。峯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東山演曰。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他甚處來。他卻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師曰。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喩。詞不逼切。雖然如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峯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躅。並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裏有蟲。　佛涅槃上堂。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　上堂。舉東山演示衆曰。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巖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　有誣師以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且毫無慍色。蹤

年、省憲白師寃、復篘請再住徑山。入院拈篘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洪武癸丑、詔有道沙門十人集大天界。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荼毘火熖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爪髮歸徑山葬於無等才塔右。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蘇州府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子。又號熙怡叟。鄱陽吳氏子。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受業。七歲得度。識見超穎。會西土指空赴英宗召。憩報恩。見師異之。授以毘尼。屬令參元叟。叟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叟叱曰、參堂去。次日、叟問、何處人。師曰、鄱陽。叟曰、鄱陽湖深多少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掌記室。叟嘗謂人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後出世蘄之德章。遷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虎丘、萬壽。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者箇是什麼。僧曰、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於地。僧擬議。師便喝出。　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　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驀喚侍者曰、收取拂子。便下座。　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問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癸丑、蒲圻魏觀爲蘇郡守。三致書延師興復萬壽。使三返。師乃應。晚歲養閒於松林蘭若。洪武壬戌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諧淨

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七世之二

徑山端禪師法嗣之二

杭州府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方氏子。母張。出家杭良渚崇福。時石湖美主淨慈。師從祝髮。受具戒。參徑山元叟。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出世慈谿靈山。次遷越州東山。四明智門。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智門。後兩主徑山焉。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戀寒巖異艸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終日着衣。未嘗挂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著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拈拄杖曰、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　一日病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什麽看取。竟寂。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全身瘞寂照之右岡。

杭州府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依樂清寶冠寺魯山出家。首參竺元道於紫籜山。繼詣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艸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的。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麽、未審和尚作麽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大悟。出世鄞之五峯。遷金峨。洪武壬子、召天下高僧建會鍾山。師與季潭泐與焉。季奉旨住天界。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明年舉師主金山。戊午陞靈隱。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問你秖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麽。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師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譊譊。拍禪牀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佛誕上堂。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眞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要作老胡種族、直須恁麽始得。法昌曰、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椎、豈到今日。雖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黃面老子末上賣俏、固是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爲、爭奈劍去刻舟。以拄杖畫一畫曰、還會麽。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上堂。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味長吟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眞人赤肉團、等閒靠倒維摩詰。

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麽生。良久拍禪牀曰、但見落花

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香巖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尙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便下座。　爲碧峯和尙闍維奠茶。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茲一盞清茶。蕩滌衆生熱惱。只如則川拋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乃度盞曰。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華峯被蝦蟆食卻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峯北高峯鬬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無何遭誣罔被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六月廿三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八。

杭州府上竺我菴本無禪師。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澄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弘教。既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照特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乃曰。妙喜五傳最光熖。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着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後臨終無疾。坐蛻于白雲臺。

蘇州府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沉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峨峨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山中所奉維衞迦葉二石相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乎。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蟲看水磨。不

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卻。又作麼生。淸平世界不用謠言。　示艸菴僧偈曰。國師萬代善知識。鴈宕艸菴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皇王一片心。　晚年因法門從子瓛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延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菴。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泊然而逝。

杭州府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會稽倪氏子。狀貌魁偉。性度坦夷。世間機穽不識爲何物。初從雪庭立祝髮。從昭慶濡受具戒。又從天岸濟習台衡止觀。嗣有遠志。乃謁無見于華頂。復遊玉几。叩石室。室令參元叟于不動軒。入門。叟爲厲聲一喝。師不覺汗下。黏縛盡脫。遽稽首三拜而已。叟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至正丙申。出世里之長慶。陞天衣。洪武壬子。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師應召入內。從容問道。賜食而退。丙辰。繼席靈隱。　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覔醫人灸豬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未浹旬。嬰疴坐謫陝西。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報身頗異常時。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其住持總虛了者。與師有舊。相見甚驩。師曰。我骨有所託矣。是夜聚譚飲食如常。翌旦。忽合爪端坐。泊然而逝。時洪武戊午正月十九日也。法孫梵譯擕骨以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於浴佛日。結窾于祖隴之側瘞焉。壽六十七。臘五十有五。

台州府護聖迪原啓禪師。臨海人。爲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紬繹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宗照爲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

聖。後退居東堂七年。著有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談。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蘇州府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毘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寧波府天寧歸菴仲猷祖闡禪師。鄞縣陳氏子。從佛智匡剃染。參寂照于徑山。得旨。出世蘆山。遷香山。陞郡之天寧。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曰。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什麼處。衆眼難瞞。便下座。

江心萬禪師法嗣

□□府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龍氏子。住後。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煙。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牀曰。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　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花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空。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擊拂子曰。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府雲居小隱師大禪師。終日方丈危坐。澹如也。剃餘鬚髮。侍者錙生爭取藏之。信次卽生舍利。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

徑山熙禪師法嗣

江寧府大龍翔集慶寺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從郡之水陸院芟染。自幼開爽絕倫。初見一山萬。旣而遣詣百丈參晦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黃龍旣得旨於泐潭。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麽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室中侍立次。機舉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麽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冰釋。因同參苦問。師答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尙嚮。後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至順庚午。文宗以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敕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曰。山僧拂子。穿却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嚮入新寺上堂。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若乃明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麽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麽。問答不錄。乃曰。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寶坊闡

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遂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孤峯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已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脈、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刹海。說甚麼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曰、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

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苟負叢林、爲衆一似爲己。報國爲法擇人、量材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曰、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着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黃龍南室中垂語曰、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曰、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立、而先王之道廢矣。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　僧侍立次、師展兩手曰、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曰、恐鈍置和尚。師曰、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　問衆曰、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已道過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曰、東廊頭西廊下。師曰、什麼處見趙州。僧擬議。師曰、棒下不成龍。　僧參。師曰、豎拂拈槌、古人榜樣。擎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合作麼生。僧珍重便行。師曰、不消一箚。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笠子

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麽生。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尙了也。師曰。卽今爲什麽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至正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四日。書偈趺坐而寂。其年秋八月十有六日。葬于石頭城塔院之後岡。壽六十一。臘四十六。洪武甲寅遷葬于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相隣。

江寧府保寧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剃落。源俾其見虎丘東州永。偶過旃檀林。同一僧看傳燈錄。僧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鐵鎖子一般。只要鎖匙入手。師言下點首默契。乃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旋掌藏鑰。師憚其繁。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卽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遂縛茅於吳興桃華塢。一日灌園次。忽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顛倒騎。蟭螟呑却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尙。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元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居龍翔。招師分座說法。南臺治書吐魯舉師主保寧。 僧參。師曰。好箇師僧。恁麽行脚。僧曰。撥艸瞻風。豈圖別事。師曰。喫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看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 問。如何是鳳臺境。師曰。鳳臺有什麽境。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 臘八。上堂。昨夜覩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蹟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艸。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麽也不得。不與麽也不得。

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上堂。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箚。師曰雲門一箚猿啼巴峽。熊耳峯高石頭路滑。師晚年卜築鳳臺之西曰新菴。將終請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壽六十六。臘五十一。

寧波府育王石室祖瑛禪師。吳江陳氏子。幼出家普向寺。年十五。祝髮受具戒。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後出世明之隆教。遷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飯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峯煙雨裏。箏與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毯。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蓑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闍維。遵治命以遺骨煨之。炭盡。益以香薪。百煉不囘。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附葬于三藏道法師塔右。

杭州府中竺一關正逵禪師。鄱陽方氏子。參晦機于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鄱陽。機曰。鄱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峯于天目。復謁徑山元叟典記室。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再遷中竺。　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艸。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

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泗州大聖。因甚麼在揚州出現。良久曰。參後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四。

紹興府天衣業海子淸禪師。上堂。三歲孩兒抱花鼓。八十翁翁輥繡毬。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襴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爲顧采。後過崇德。撞著惡辣漢。被渠撦破。七孔八穿。收拾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着來嫌袖大。抖擻覺天寬。直得十峯齊起舞。雙澗共鳴湍。盡看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曰。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復舉三聖逢人則出。話師曰。二大老竊得臨濟些子家私。各自賣弄。撿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卻。　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慈祖將常住物作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嬾拈華。延賓不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師出世天衣時。年已八十六矣。

嘉興府祥符梅屋念常禪師。華亭黃氏子。父文祐。母楊。夢老僧託宿。因而有娠。元世祖至元壬午三月十二日誕生。是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既長。喜孤坐。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體志出家。十四。薙髮受具。至大戊申。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淨慈。師往參承。值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延祐乙卯。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衆。丙辰。奉朝廷遴選。出世祥符。至治癸亥。赴京。出入金門。討論墳典。自帝

師以下皆尊愛之。南還。主姑蘇萬壽。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世。

杭州府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參晦機於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着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松江府南禪寶洲覺岸禪師。吳興吳氏子。從獨孤明落髮受具。與梅屋同出佛智之門。一日偶為衆演楞嚴。至七徵心處。忽淨瓶水騰湧注師懷。聽衆驚愕。師笑曰。此偶然耳。

徑山高禪師法嗣

九江府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巢氏子。初住興國。興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一線。道普請同參。良久曰。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癩馬繫枯樁。何似東村王四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　上堂。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解。莫有向天外出頭底麼。乃曰。巡堂喫茶。　禮暹道者塔偈曰。髑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屎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劍倚天長。

杭州府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幼值元兵下江南。遭遊卒挾至浙。遺之臨安。胡氏收養。令伴子讀。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隸里中無相寺為僧。參雲峯于徑山。遂得旨。初住萬壽。天曆年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獨點師名。住未幾化去。荼毘多靈異。其居萬壽時。寺後有大家黃氏者。重師道行。嘗供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師歸語徒衆曰。彼黃氏

以𥙊中寶示我。將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耳。出家兒視金玉當如瓦礫。古來墮此轍者頗多。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遂與黃氏絕。

杭州府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早年同及菴信行脚。誓不歷職。初見雪巖於仰山。尋還浙。參徑山雲峯。入室有省。峯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遷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然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嘗以奩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寂。

寧波府天童怪石奇禪師。示衆。此事如人饑渴相似。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處。

示衆。舉從上先德痛切語要。爲諸人開發顯示。諸人倘能向者裏薦。卻心不卽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卽是。不得恁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示衆。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

龍巖眞首座。諸方屢聘。高臥不起。嘗作樂閒歌。其略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嬾惰。一卷無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羈鎖云云。

何山明禪師法嗣

寧波府恭都寺者。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如秋。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人爭奇之。

天童鑒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首參雲峯于徑塢。次謁止泓于天童。泓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泓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泓曰。昨夜山前因甚虎鮫大蟲。師擬進語。泓與一掌。師忽有省。一日侍次。泓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泓曰。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泓喜其類己。令典藏。元大德庚子。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壬申。廣教府聘主婺之雙林。元統甲戌。行省選住道場。　示衆。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曰。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至元丁丑四月示微疾。至二十八日。書偈而逝。

蘇州府萬壽竺田汝霖禪師。四明昌國王氏子。從慈溪永樂寺梅澗福祝髮受具。參止泓于天童。典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忽然有省。已而見悅堂誾於靈隱。堂命典記室。其受業師祖方會赴隆興上藍。以師侍行。因遊百丈。謁晦機。機命分座。未幾繼會席出世上藍。久之陞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虛席。屈師。俄寺燬。師爲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臨寂更衣書偈訣衆而逝。當至正乙酉五月廿五。荼毘設利五

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

靈隱誾禪師法嗣

九江府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臨終集衆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

祖燈大統卷第七十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七世之三

天童禮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林氏子。父崇夫。有處士名。季父爲沙門。曰正則。師年十五。從其祝髮。受具戒於廣慈。初參石田薰癡絕沖無所入。繼登太白。謁滅翁。咨決所疑。翁舉南山筆筭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翁便打。師豁然有省。久之。爲斷橋所重。請分座。復舉出世鴈山之靈巖。次遷能仁。瑞光。至元癸未。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緩緩。　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曰。如何得報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上下去。　問。如何是聞復醫根除。

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篱。　問。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問慶雲。雲曰庭前無柏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爲甚所答不同。師曰。不是闍黎問老僧也不知。　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嗔。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中秋上堂。馬祖與百丈智藏南泉翫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衆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　上堂。曾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更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艸鞋寬。地肥茄子大。　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印僧則箇箇盋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若能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　上堂。本然纖塵法礙你眼睛。何得自昧。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千聖不傳底事。只在你目前。不可錯過。　上堂。先佛有頂竅一機。祖師有末後一句。總向諸人面前拈出。破知解窠窟。截生死根株。正體獨露。妙用全眞。一塵中現寶王刹。毛端上轉大法輪。　開爐上堂。僧出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曰。歸去生柴帶葉燒。乃曰。古鏡闊一丈。火爐闊一丈。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你諸人長連牀上坐地聽。　上堂。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你總入不得。爲你被三昧礙。神通礙。妙用礙。直饒不礙。也入不得。　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　室中垂語曰。南山筀笋。東海烏賊。有僧遽掩師口曰。請和尚更道。師以手托開曰。朝看東南。暮觀西北。　舉黃龍三關話。頌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舉曾祖面壁話。頌曰。人來面壁

成何事．要得心開現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師痛宗教濫觴．古響瘖鬱。於是引宗據祖．屏遏時學．崖聳標立．不隨俗好惡。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選．不依阿苟榮。一日謂衆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卽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訣衆語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時至元己丑三月十八日也。奉全身瘞焉。有三會語錄行世。

杭州府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遷思谿法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後住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淸．垂手紅塵．千峯日出．總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曰．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苕霅盡頭．鼓鐘淸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曰．謹白。　上堂．山靜課華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與拄杖六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　上堂．水鄉水廓地多濕．六月華蚊螢如鐵。夜半起來笑不輟．煩惱不輟作什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　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曰．與者箇相去多少。擲拂子曰．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雪峯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　示衆．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向甚處着上座。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旣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仔細相看。　問僧．如何是你自己。僧擬對．師便推出。　舉黃龍見慈明因緣。頌曰．錯錯．戲海驪龍沖霄俊鶻。老慈明．無着莫．笑裏重重露栓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嘉興府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一下曰。荒塚青松下。年年挂紙錢。　上堂。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冰古澗邊。暖閣地爐煨榾柮。送窮不用火燒錢。　聖節上堂。心正安六國通。天地闊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但知一氣復鴻濛。擊拂子。下座。

蘇州府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回頭。我若說破。又恐諸人日後罵我去。　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無汝着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龍門無宿客。箇箇無退步底道理。矮疎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跛雲門被拶折脚。一等恁麼行脚。豈是等閑。不似汝輩只管悠悠過日。　浴佛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且道。大殿裏香湯沐浴箇什麼。若也會得。手中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此日。依舊胡潑亂潑。　上堂。冷如冰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晝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　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　上堂。拈拄杖曰。雲畊看山翫水。拄杖子亦看山翫水。雲畊渾身病苦。拄杖子亦渾身病苦。雲畊脫體輕安。拄杖子亦脫體輕安。卓拄杖曰。擘開華嶽易。除卻愛憎難。

道場巖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首參運菴顏。言下了旨。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婺之寶林。明之顯孝延

福瑞巖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咸淳末。被旨住徑山。歷住十刹。室中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着。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曰且道天子萬年。又作麼生。師曰。瑞艸生嘉運。靈華結早春。曰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曰。出門惟恐不先到。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忉忉。　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怎奈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艸鞋錢。其或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結夏上堂。有一人日消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識得。若有人識得。許伊日消萬兩黃金。　上堂。寶林初無門牆。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　上堂。舉松源臨寂告衆曰。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師曰。鷲峯老人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旁觀者醜。　晚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囘奏。上大悅。　舉東寺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話。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稺子隔溪啼。山寒水凍牛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舉大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話。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山骨露。水邊依舊石生斑。□□□十月初八日示寂。塔于徑山直嶺下。曰天然。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八載。問法弟子常隨千指。嘉靖間。王遣法嗣來山掃塔。

寧波府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何姓。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話。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會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舉僧問九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峯曰須彌還更戴須彌話。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何須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舉晦堂因黃山谷問捷徑處。乞師指示。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谷擬對。堂曰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方巖桂盛放。堂曰太史聞木樨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谷釋然即禮拜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蕙送幽香。　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話。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　舉龐公訪大同提笊籬因緣。拈曰。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猫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送僧還雙林偈曰。未到雙林見舊遊。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宋□□□□六月初九日示寂。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舟遇。共語。畢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捍。音吐如鐘。他日法門爪牙也。攜歸武林。從東堂院祖信受業。經五年。去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時無礙唱道薦福。師特往叩。礙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礙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相見皆器異。　淳祐初。出世金陵半山。次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補天竺。旨陞靈隱。咸淳乙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曰。邪耶正耶。又卓一卓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什麽。卓拄杖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上堂。舉雲門示衆曰。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靈龜曳尾。拂跡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道。口是禍門。　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話。頌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尺毫釐。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攧殺黃番綽。　住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時□□四月二十四日也。全身塔寺東十里罘罳塢之陽。

瑞巖岳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初生下來。不妨令人疑着。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

底敗闕處麼。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上堂。你也在者裏。我也在者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半米。一貫五百文買一箇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廚中有剩在。路上有饑人。　上堂。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坐卻着。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既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然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寄無準偈曰。籠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誵訛處。又卻心肝不帶來。

蘇州府虎丘清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雪竇謙禪師法嗣

蘇州府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腳。所見尊宿皆不能了決。慕無準。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輒戰怖。且忘卻話頭。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自以爲得。於是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既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峯依舊插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着。遂挂搭歸堂。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踍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歇曰。猶隔海在。師拍手呵呵大笑而出。久之開法永慶。遷

運雲陞何山主承天。

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恁麽看來直是無你用心處。拍案曰。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華鬱鬱。喚作眞如體。又是般若用。喚作般若用。又是眞如體。忽有箇出來道。我見從上佛祖說了萬千體用。不似承天者樣蹊蹺。莫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臆說耶。卓拄杖曰。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

上堂。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大衆。韶國師好箇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箇頌。雙峨峯頂上。是青天。夜半捉烏鴉。伸手不見掌。喝一喝。

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清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箇出來道。長老正恁麽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

舉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話。頌曰。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

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剎。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問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聞所未聞。大□□益。且謂承天長老尙如是。矧杭之鉅剎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府慧巖象潭泳禪師。舉無着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箇麽。着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麽喫茶。着無對因緣。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尙見馬大師得箇甚麽。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卽心卽佛。我便向者裏住。因緣。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縵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台州府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款。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遷變。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究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款相應。始得。　示衆。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着。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卻有箇古話。舉似諸人。記得長慶道。淨潔打疊了。卻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當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曰。淨潔打疊了。卻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則屈着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老。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則不然。淨潔打疊了。卻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華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道。前頭為人。後頭為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卻來通吐一上。

寧波府雪竇霍山昭禪師。上堂。卽心卽佛。嘉眉果閬。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淨慈道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高峯嶽禪師。題初祖像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轉款。翩翩一葦渡長江。

徑山範禪師法嗣之一

袁州府仰山雪巖祖欽禪師。一字慧朗。閩漳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泊。妙峯善。石田

薰。諸老。無所發明。聞滅翁住淨慈。懷香請益。翁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銳志咨參。封被脅不至席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時中淨倮倮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動相不生者半月餘。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尋常入室。遇舉主人公話。便可打𨁝跳。若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後同忠石梁過天目。擡眸見古柏。觸着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始爆然而散。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徹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後出世潭之龍興。次遷湘西道林。處州佛日。台州護聖。湖州光孝。咸淳己巳。始主席仰山。上堂。少林一曲。五傳至於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清音。調翻南嶽。九世至於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來。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衛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既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裏。只得改腔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曰。萬年歡。復舉趙州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師曰。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只是不合强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眞佛聻。切忌話墮。忽有箇漢出來道。你恁麼正是强生節目。拍膝一下曰。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謝首座維那。上堂。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卻猫兒。　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拜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上堂。石門巇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　浴佛。

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棒要打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汝等諸人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上堂。杜鵑啼血滿華枝。底事忽忽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向者裏薦得。一串穿卻。楊岐驢子三隻腳。　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繇。沒來繇。十里灘頭廖胡子。釣得一雙紅鱗錦尾。放下卻是條鰍。因甚如此。斷岸孤舟。　上堂。落華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都消盡。玄關又一重。卻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　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檗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腳。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者裏。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曬日挂枯梨。點簡谿頭梅樹。向陽偏放南枝。　上堂。春雨溟濛。春雲靉靆。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因甚如此。只許參。不許會。　上堂。呼六為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卻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華。　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出身處。切忌錯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嫩竹敲風鳴翡翠。芰荷翻雨潑鴛鴦。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着腳。者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三千里外賣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

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好笑。且道笑箇什麽。等閒拾得鄭州梨。看來卻是青州棗。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翻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爲等閒。脚下添紅綫。珍重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麽生。急須着眼看僊人。莫看僊人手中扇。僧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穿過你髑髏。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還聞麽。問。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青。水自綠。曰。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師憫綱宗失據。因爲提挈拈頌。激揚敲唱。見諦超宗。一時宗風。爲之振起。元世祖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篦麈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峯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壽七十餘示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七世之四

徑山範禪師法嗣之二

杭州府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永嘉廣慈院。初見谷源道於瑞巖。聞舉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山堂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釋然有省。

曰。趙州柏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旋謁無準於雪竇。準問從何處來。師曰。天台。曰。還過得石梁橋麽。師曰。一脚踏斷了也。自是人呼爲斷橋。一日。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示之。師竦然良久。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無疑。準移育王雙徑。師皆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淸。後主淨慈。　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麽。幽州江口石人蹲。　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置一劍。劍畔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因緣。頌曰。百華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偸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舉達觀穎曰。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麽處。自喝曰。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大衆要見主人翁麽。以拂子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華。　將終。與衆入室罷。作手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師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嗒然而化。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四。塔於□□□□

寧波府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必喜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資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瓌菴照於昭覺。覺器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於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往叩之。適原赴台之瑞巖。師與俱往。一日。原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原卽喝出。復以偈呈原。原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原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

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然。原曰。汝緣不在此。可往雪竇見準公。師秉命造謁。自陳來歷。準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準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盡得其要。逮準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蘇州牧節齋趙觀文舉師開法定慧。次遷永嘉能仁江州東林。後至天童。

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衆曰。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題名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普與盡大地衆生打破生死牢關。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芙蓉長老至。上堂。舉唐芙蓉訓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曰。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話。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玉樓人。

舉泐潭常面壁坐。南泉至乃撫常背。常曰阿誰。泉曰普願。常曰如何。泉曰也尋常。常曰汝何多事。因緣。頌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箇點儂家事更多。

依妙峯於靈隱時。嘗題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華瞖。去卻一重又一重。晚年退居幻智菴。將終戒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實宋理宗景定壬戌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杭州府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蘇之報恩。慧日承天萬壽。後遷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峯前坐九年。　上堂。舉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上堂。極目千峯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舉僧問趙州和尚何姓、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强分疎。　舉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卻將梵語作唐言、

寧波府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順慶楊氏子。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彌勒樓閣入已還閉、遂恍如夢覺。便得頌靈雲見桃華因緣。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愁之句。偏叩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妙峯善諸老。最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繇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宋嘉熙戊戌、出住洞庭天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攜一囊一盋至。縛茆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繇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　上堂。舉世尊將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公案。頌曰、老漢平生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行一語方眞實、也是闍黎飯後鐘。　景定庚申九月旦、忽示衆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壽六十有八。夏五十四。塔全身於中峯密菴塔之右。

福州府雪峯環溪一禪師。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話。頌曰。劫初鑄就毘盧印。古篆雖蟲尙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卻嫌字畫不完全。　題愁布袋讚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　舉卽心卽佛話。頌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囘生。不消一服。

寧波府天童月坡明禪師。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箚。師頌曰。雲門者一箚。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舉良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攜鋤不顧。便好囘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舉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絕百非。遞相推過幾曾知。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淈溷歸。　舉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公案。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喫波吒。

寧波府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乃曰。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鎖垂楊。誰知業債難逃避。開眼隨人入鑊湯。到者裏如何卽得。擬欲爛煨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蹈古人脚跡。擬欲關空鎖夢。塞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裏。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時宜去也。拈拄杖曰。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卓拄杖曰。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浮香。　上堂。三月春云暮。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會。過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蹤。畢竟如何。故鄉歸路遠。日暮泣途窮。　住雪竇上堂。一宿覺三擔土。脚未跨門。丰骨已露。等閑舉一步。危徑結寒華。信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峯門卽易。要入乳峯室卽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靑天合喫棒。不待春風着意開。暗香已在梅華上。　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話。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

作故人看。　寄天童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

福州府雪峯絕岸可湘禪師。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玄旨。宗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宗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宗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宗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宗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頌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已半。空飛華片點莓苔。　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饑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鄉猶隔一潮船。

紹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公案。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府國清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唆。師曰。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國清。卻向他道。饑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　防意如城偈曰。六門長鎖舊封疆。已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來禍起自蕭牆。　守口如瓶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楔。青天白日怒雷奔。

九江府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

官城畔雨催華。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遽曰。雪峯輥毬。師侍旁。豁然領悟。遂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峯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住北禪日。謝劍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開堂拈香曰。衆中衣盋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訪。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爲供養。燒楓香是着菩提邊事。燒黃熟是着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燒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甚麼香。良久曰。不下閣。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華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

杭州府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山賢默菴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爵置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徑山冲禪師法嗣

福州府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繇。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禮鏡清塔偈曰。慣問門前什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卻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府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因甚骨裹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

寧波府天童簡翁敬禪師。上堂。舉大梅即心即佛話。頌曰。即心葉薄妾冰清。即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天玉一團。

育王照禪師法嗣

湖州府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興法藏。齊造育王。謁寂窗。入室契旨。典侍司。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遷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閒聽杜鵑啼。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而不露。隱而不藏。大衆且道。如何是隱而不藏底道理。玉梅結子浮青樹。石筍抽條上綠窗。

中竺有禪師法嗣

嘉興府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眞覺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者裏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僧問。鉏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啓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曰。把將公驗來。曰。如何是關中主。師曰。鏌鋣橫在手。專慣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癡頑漢。乃曰。滿目溪山絕點埃。

無邊刹海自周圍。毘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曰。石門關啓。眞覺場開。一任南來與北來。
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的宗旨。莫是三轉五轉。豎拳下喝麽。
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麽。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麽。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麽。切須仔細。若是正眼
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
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
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麽。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僧問。畢竟如何是立的宗旨。師曰。少間向你道。

風幡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母秦國夫人。夢公安二聖住持福邑。佑至舍而生。弱冠時。便參空山。一日。山問。曾見趙州麽。士
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某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乃於蘇之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其賡
和永明山居詩及他偈言。皆超倫邁俗。　達磨忌。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擕一隻履。若言妙用與
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
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卻是孤恩底。欲
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

華藏見禪師法嗣

蘇州府陽山金芝嶺鐵崇念禪師。示衆。靈山付囑。天下葛藤。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
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潙仰團圞無縫罅。壁立絕中邊。臨濟棒頭開正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

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三句可辨。一鏃遼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爲妙用。看來世界淸平。何用强生節目。金芝今日爲諸人斷者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話。頌曰。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兩人牽。休觀千嶂凌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　舉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頌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金牛眞禪師法嗣

安慶府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巴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呑聲飮氣。擬議之間。頂門着地。卓拄杖曰。何似晴空轟霹靂。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六年雪山錯。忽覩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錯。假使九州之鐵。也難鑄此一錯。更說什麼大地含靈同成正覺。中峯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幷鑒地。虎齩大蟲。蛇呑鱉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着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

直翁圓禪師法嗣

廬州府無爲州天寧無能教禪師。門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閉卻門。智首座出迎同坐。少時方丈會茶。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旣而師訶蒙山不合引兄弟禮懺施食。源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不然。我宗門中合提何事。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屎橛。當提此事始得。源曰。蒙山和尚嘗問學者道。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

磨大師葬熊耳。卻攜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如此提唱。和尚以爲何如。師曰。汝莫作禪會去麼。源當下如夢忽醒。

鼓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府澱山蒙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初參承天孤蟾瑩。瑩命看趙州無字話。一日蟾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師罔措。悱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盒作聲。豁然有省。述偈曰。沒興路途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尋謁雪巖退耕虛舟諸老。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所供並是詣實。又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剖腹傾心。舟曰。趙州戴草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手脚俱露。一日室中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山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山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山舉宋太宗問僧甚處來。僧曰。廬山臥雲。太宗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話問師。師曰。邦有道則見。山深肯之。承天覺菴處以第一座。後隱居蓮湖橋。休休菴。出世澱山。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意旨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保壽便打。又作麼生。師曰。爲人須爲徹。曰。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鎭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他不肯他。師曰。兜率陀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　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卻佛祖。從敎謝三郎。月下自搖艣。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示衆。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覿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牀。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箇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箇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

更須進竿頭一步。

慶壽璋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山西嵐谷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於是俾從中觀沼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聽參問。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至赤城。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無疾而逝。師爲乞食造塔。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爲矍然。乃遷居三峯道院。一日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舖。値雨宿崖下。因擊火大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綵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迨入燕。謁慶壽。壽先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師至。壽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壽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壽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尋密付焉。壽謂師曰。吾有如來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及開法後。兩主慶壽。自元太祖世祖皆以師道事之。有孔子之裔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

阜廟祀。師爲言於忽都護曰。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今。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奏命復襲封爵。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一日。集衆說偈畢。泊然而逝。茶毘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

嵩山泰禪師法嗣

河南府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染。徧遊諸方。雄辨無敢或當者。企靈隱泰道眼精明。乃屈膝參請焉。泰嘗謂師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繞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恁麼地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無以對。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覔。迢迢與我疎。語。師當下大悟。越二年。遂承印可。元至元丙戌。開法永慶。己丑。次主寶應。成宗元貞乙未。奉旨住少室。武宗至大辛亥。退居白馬。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絃琴有韻。人天那得聞。 仁宗皇慶癸丑十月示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因雪軒成參。師問。甚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靈巖肅禪師法嗣

河南府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落髮本州天寧寺。時中惟以生死事大爲懷。南詢參扣。聞靈巖肅法韻鏗鏘。趼足往參之。肅一見直以大器期之。久之。遂爲入室弟子。師忽自謂曰。啓悟由師。行之在已。知之而不之行可乎。於是掩關泰安州。後以寶應虛席。循衆請。遂應之。　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萬松老人計窮力盡。亦秖道得箇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麽。須知者一卷經阿誰不具。者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剎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指出。乃彈指一聲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蹉過。良久。擊拂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眞定府封龍山古巖普就禪師。滹陽劉氏子。幼不茹葷。十五禮封龍禪慶讚出家。至元乙丑。年十九。受具戒。卽事徧參。首見淨土成崇孝安。雖皆蒙賞識。終不敢自足。辛巳。參足菴于萬壽菴。知爲法器。以本分鉗鎚。日加鍛鍊。一日爆然頓悟。尋受記莂。後辭菴。乃于寶積閒居者十年。癸巳。桂菴住靈巖。延師爲第一座。大德壬寅。月菴海退院。本寺請師繼其席。開堂。丁未。成宗特賜妙嚴弘法禪師號。次遷封龍。皇慶癸丑。住少林。祖庭爲之大振。　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毛戴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當堂正坐底。曰。若恁麽。如何有墮名。師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底病。旣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秖爲了事。所以病生。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方愈。因示頌曰。金鎖重重早豁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着。影沉寒水任渠猜。　師簡重少緣飾。進退有節。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八世之一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幼依寶積院出家。首造徑山。見古鼎銘。銘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師繹之。久而有契。至正丁酉。出世瑞光。値天寧災。師爲起廢。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以母老。乃築孤雲菴於城東。奉養焉。洪武初。遷淨慈。辛亥春。詔住天界。壬子冬。敕建無遮大會。命師陞座。車駕幸臨。聽者萬計。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微疾。別衆而逝。塔於嘉興城西。

徑山及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州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龍興。依白雲閒祝髮。至正戊戌。參愚菴於淨慈菴。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容入室。壬寅。命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請分座說法。帝師錫圓慈正濟號。洪武庚戌。住崇寧。閱八年。遷中竺。會靈隱虛席。師補焉。居無何。以前住持舊事逮至京。病卒於途。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嘗把虛空補。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毘。舌根數珠不壞。奉骨歸瘞靈隱東岡。復分餘骼葬西溪九曲之原。時洪武年辛未五月三日也。

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長洲姚氏子。諱廣孝。自號逃虛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菴。元季兵亂。遨遊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故人皆以少師稱。然終不蓄髮。戒行尤謹。賜妻妾。堅辭弗受。嘗有閒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讀此可以想見師半矣。後病篤。上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終無言。遂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五。上贈榮國公。諡恭靖。所著有道餘錄一卷行世。有贊靈谷定巖戒道影曰。以此見定巖。指槐為柳。不以此見定巖。認辰作斗。然則何以見定巖。廓太虛而為量。湛秋水以為神。其於說也。無說而說。其於聞也。無聞而聞。行猶霜潔。貌若春溫。榮領非常亙刹。欽承莫大鴻恩。名無遠而不屆。德不孤而有鄰。是誠謂先龍翔訢大師之嫡孫也耶。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紹隆菴。禮智興為師。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三主萬壽。永樂初。詔天下儒釋道流之精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師應詔。書成。陛辭南還。主席徑山。　上堂。僧問。法筵已啟。法鼓已鳴。四衆雲臨。請師祝聖。師曰。日月為天眼。須彌作壽山。曰。世尊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迺曰。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洞山雲門溈山雪峯玄沙南泉趙州輩。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者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為。復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

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　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曰。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　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瀝。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横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棠長三尺。　萬壽謝頭首秉祈雨。上堂。伶俐衲僧轉轆轆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衆緣，化炭化糧，聽關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跨跳，卓拄杖曰。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　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螻蟻知雨而封穴，石蛄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横底有甚數。　上堂。舉古德曰。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者亦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除夜小參。龍樹滿盛鉢水，迦提擲下繡鍼，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横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鴉鳴，無一處不是者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夜，敢問諸人還會得麼。有際天之雲濤，方可容呑舟之魚。有九萬里風，迺可負垂天之翼。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託生，大術胎中早是染卻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譫語。至於臨末稍頭，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卻要爲他療治。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磨金色

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曰。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　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盋盂峯。後面是凌霄峯。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着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着繡鞋。衆擬議。擲拂子下座。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草離離。室中垂語曰。道源不遠。在甚麼處。祖師西來。爲甚麼事。菩提無樹。誰爲立名。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扶杖傍人門。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前倚露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性命屬他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手握金剛杵。　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坍下來也。僧仰望。師曰。鴿子過新羅。　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師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晚年引退卜地寂照塔左結廬以居。壽七十餘示寂。

龍翔訢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墮懷。吞之有娠。生。貌嶷如。稍長。依越之法果大均出家。年十六爲大僧。聞笑隱主中竺。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隱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隱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値半文錢。隱頷之。一日。師入門。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

似和尚了也。隱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隱展兩手曰。我八字打開也。你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隱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後隱主龍翔。俾師分座。至正壬辰。出世牛首祖堂。三年遷清涼廣慧。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　上堂。者箇現成公案。古今領解者雖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良久乃噓一聲。下座。　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華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僧問。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喝曰。是誰遏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中。無你啄啗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　帝師授淨覺妙辨禪師號。乙未年。遷保寧。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於轅門。上一見嘆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戊申。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詮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起。庚戌夏六月。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辛亥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子威德。館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師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再四。曰日出矣。師怡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踰五日。顏色如生。王斲香爲龕。築壇荼毘之。薪火滅盡。舍利無數。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

不壞者。祔葬其國辟支佛塔中。甲寅九月。同行還朝。奏陳其事。上嗟悼之。敕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雨華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

江寧府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字季潭。台之臨海周氏子。元仁宗延祐戊午七月十七日生。八歲從中竺笑隱受業。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一日隱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隱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隱擬拈棒。師拂袖便出。尋參元叟於徑山。叟留掌記室。後出世宣之水西。洪武戊申。遷中竺。四月十五日入寺。　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有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跱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曰。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舉南泉初入院。大衆送進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曰。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忽有人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　辛亥還雙徑。是年冬。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服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敕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未幾總持西白金。以母老告退。舉師自代。上命師主天界。嘗欲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後以逆黨坐罪。着做散僧執役。至鳳陽槎峯建寺。徐察其非。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薨。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至曰。今太后將就壤。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

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峯。渡江示疾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聾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庚午九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四。闍維舍利無算．塔於撥雲山笑隱訢窣堵波之右。

杭州府中竺用彰㒓翁廷俊禪師．久依笑隱。出世明之龍峯。次遷瑞巖。後主中竺．據室拈拄杖曰．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僧出．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久矣．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鱍鱍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峯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上堂．眞淨道．天心得自在．盛夏復清涼．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卽今孟秋改日．盛夏已退．清涼復生。且問諸人．天心還得自在也未。直饒自在．更須識取法中王始得．其或未然．吽吽．前頭大有熱在。　謝首座知客侍者直歲．上堂．索犀牛扇子．無風起浪．問眉間掛劍．平地干戈．二俱莫涉．別有條章。撲碎玻璃盞子．拈起無柄钁頭．淺鋤明月．深種白雲．時時歌堯舜之風．日日樂羲皇之化．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翺翔。　上堂．函蓋乾坤．天光迴照．截斷衆流．伏惟尚饗．隨波逐浪．放汝一綫道。如此着語．還契得雲門意麼。拈拄杖曰．一卽三．三卽一。火向水中焚．石從空裏立．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釋迦世尊未離兜率．已自七錯八錯．何況達磨航海東來．其錯猶甚．俊上座既是他家兒孫．只得將錯就錯．拈拄杖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新瑞巖拄杖頭上．提向上機．指其中事．只要

諸人明自本心。證自本法。驀忽一箇半箇。心法雙忘。管教他穿山渡口虎齩大蟲。剪月亭前蛇吞鼈鼻。雖然。祇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是從本心中發現耶。從本法中發現耶。以拄杖畫一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大地衆生阿誰不曉。釋迦老子捏目生華。剛道於中有箇悟處。二十一日杜口不言。幸自可憐生。四十九載脫空謾語。着甚死急。噓一聲下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衆會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好。諸禪德。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結夏小參。結卻布袋口。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眼不得妄視。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禁禁住。無絲毫走作。謂之圓覺伽藍。九旬禁制。酢甕中蟲子。有甚出頭分。殊不知此道。如淨日輪昇太虛空。無幽不燭。如塗毒鼓輕輕一撾。聞者皆喪。雖然。只如道。居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空。中亦不立。畢竟喚什麼作塗毒鼓。喚什麼作淨日輪。喝一喝曰。大丈夫兒合自由。信脚踏翻知見窟。　解夏小參。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裛。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又要了箇什麼。好。諸禪德。頂門正眼。照古照今。腦後神光。無內無外。雖則人人本具。各各現成。其奈妄想執着。不能了此。茲值聖制將圓。僧欲自恣。便從今日了將去。不妨七穿八穴。十字縱橫。若了不去。三十年後換手搥胸。莫言不道。　除夕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咄。寐語作麼。即今簇簇上來。兀兀立地。面面相看。眼眼相對。阿那箇是未歸人。樓上已吹新歲角。聽不出聲底。分明聽取。窗前猶點舊年燈。見不超色底。端的見來。是箇皮下有血。誰家竈裏無烟。說什麼到與未到。歸與未歸。雖然。否極泰來。結交頭一句子。也要諸人共委。拈拄杖卓一下曰。梅萼香傳春谷暖。松風聲度夜堂寒。　舉五通仙人問世尊。如何

是那一通公案。拈曰•那一通既不識者•五通敢保未徹。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　擧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拈曰•外道饑求王饍•世尊和盤托出。阿難索短不搆•深泉卻向鞭影裏着倒。　擧傅大士講經公案。拈曰•大士講經•揮尺一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已自昭彰。誌公道講經竟•言多去道轉遠。　擧盤山作街坊公案。拈曰•歌聲哭聲•在在有之•因甚盤山聽得便解悟去。良久曰•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茶毘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

九江府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毘陵陳氏子。首參元叟嗣見佛慧。次走中竺•參笑隱。隱擧無位眞人話。師不覺釋然下拜。隱曰•汝何所見而便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壓良爲賤。留侍十餘年•盡得其道。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壬子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假寐•鼻息作聲。隣座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峯。生於元成宗大德甲辰。

嘉興府資聖克新仲銘禪師。鄱陽盧里余氏子。久依笑隱於大龍翔•掌內記。至正間•住嘉禾資聖。時了菴退居南堂•與師雅相契合。洎菴示寂•師爲文祭之•略曰•哲人云亡•宗教陵替。予來醉李•惟師宿契。或往或來•於今五歲。論覈道眞•窮根極底。又曰•矧彼妄庸•傲然高位。利鶩豪爭•善類喪氣。老成復萎•弛焉何恃。師嘗卻宣讓王之命。有偈曰•數椽茅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所著有雪廬稿。

杭州府靈隱介菴用貞輔良禪師。吳縣范文正公十葉孫也。自幼聰穎•經書若素習。十五從迎福院薙髮受具戒。參方•天平白雲杓指見笑隱。隱遂詣龍翔。相見問答•頃情解頓忘。石室瑛主育王•令掌藏鑰。至正壬午出

世。嘉禾資聖。歷十三載。遷越之天章。尋移中竺。最後補靈隱。嘗示衆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着眼。洪武辛亥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杭州府淨慈竹菴清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實全悟俗姓甥也。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悟垂問。衆罕對者。師直前應對。悟叱之。師氣不少沮。悟詰難再四。師皆不少滯。悟乃謂之曰。吾四十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唯爾與宗泐耳。悟既寂。虞文靖歐陽玄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吾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耳。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師瞋目呵之曰。僧家何有是物耶。兵怒。欲害之。師引頸就刃。兵不敢。嘆息而去。師出世四坐道場。住淨慈。則入聖朝矣。鍾山之會。名德咸集。後退居良渚。問道益至。洪武乙卯十二月示微恙。召弟子囑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荼毘不壞者三。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行世。

萬壽霖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孤峯明德禪師。昌國朱氏子。母夢僧玠託宿。覺而有娠。幼好跏趺端坐。諸父明上座奇之。挾至金鵝。俾侍灑掃。年十七得度。爲大僧。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徑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於明州。田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一日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廓然。述偈呈田。

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嘗與仲方倫結菴桃華塢。相與激揚。足不踰戶者五年。後出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湖之道場。杭之淨慈。帝師授圓明定慧之號。洪武壬子。退居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荼毘。勿令衣麻而哭。言畢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荼毘頂骨不壞。舍利叢布灰燼中。建塔瘞於東岡。

育王珙禪師法嗣

蘇州府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遂謁育王橫川珙。一日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呈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峯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至元己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晚與衆會茶。舉東坡訪玉泉。泉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泉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底秤。泉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源遽起剪燭。了堂一咳嗽一聲。師笑曰。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泊不過此。又一晚。新古帆上方丈。請益趙州無字話。師厲聲曰。夜深下去。古帆歸堂。悪發曰。不與我說便休。何用見瞋。或以告師。師曰。他向後自悟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　仁宗詔陞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

江寧府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高菴勸僧語。不覺洟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

一着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鎚拂之下。始知觸淨。出世吳之開元。遷鄱陽永福。後主金陵保寧。　上堂。僧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卻門前大案山。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記得昔日舉上座到瑯琊。問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琊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琊曰。船在甚處。舉曰。埠下。意旨如何。師曰。開口見膽。曰。瑯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曰。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摵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曰。焦甎打着連底凍。曰。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曰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曰。爛泥裏有刺。曰。舉喝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浙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曰。後來大慧道。二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曰。土上加泥又一重。曰。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明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如何爲人。爲復肯伊不肯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　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蟭子不食鐵。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草滿法堂。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帶席帽。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上月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趁曉不歸家。黃昏候日出。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三寸舌頭無

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小參。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靈曰、臨熓砧井底種林擒、僧曰、學人不會、靈
曰、今年桃李貴、一顆値千金。大慧道、者箇公案從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臨熓砧、
臨熓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値千金。師曰、大衆、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蘗、問佛法的的
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道、我者裏蚌蛤
禪、開着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撮馬糞漢。　小參。古人道、九旬禁足、魚遊網、三月
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者三重。卓拄杖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開元入寺小
參。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爲人、後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
箇甚麽便休去、峯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曰、如今說向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
處、卻曰、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曰、一切尋常、雖然、謾山僧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
伯藕。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墼、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
既是東京來、因甚卻說蘇州話。　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
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麽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
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着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
人作麽。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
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
村。　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

窮則變，變則通。垂鈎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卻吾宗。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峯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檢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借使打破髑髏，揭卻腦蓋，踢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作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衆，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　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作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華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逴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着便瞋，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玄說妙，緇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華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育王夜參曰，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一二人。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海上參尋數十員尊宿，泊至浮山圜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齩破一箇鐵酸餡，方得百味具足。遂云，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解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喝一喝曰，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保寧入院小參。當軒大坐，百帀千重。一句全提，該天括地。佛眼覰不見，海口難宣。古今不同途，凡聖罔測。直得麒麟

現瑞鳳凰來儀、山色呈祥、人烟雜遝。其柰梁寶公蹉過達磨。雖曰觀音大士傳佛心印、畢竟不識者箇消息、是汝諸人還猛省麼。卓拄杖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小參。舉死心示衆曰、行脚高人解開盋囊、卸卻包笠去卻藥忌。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師曰、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除夕小參。今宵歲盡何曾盡、明日年來實不來。三十六旬如轉轂、幾番潮去又潮囘。機輪轉處掣電猶迷。大用現前誰當辨的。廓情塵於未兆、忘至理於言詮。人人鼻孔撩天、箇箇安家樂業。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燈籠露柱突出金剛眼睛、呵呵大笑。麻三斤、乾屎橛。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到者裏言思道斷、心行處滅、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正與麼時、如何。良久曰、東風昨夜消殘雪、枯樹枝頭又着華。　結制小參。明日結夏來臨、只管悠悠過日。及乎打皷陞堂、直是思量不出。諸人簇簇上來、未免將南作北。七佛以前、初無者箇消息。七佛以後、雖有者箇消息、終是不能圓悟如來無上菩提、不能證入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以致諸人九十日內、惟務口體、不務修持、背覺合塵、虛延歲月。五祖道、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翻成計較、計較得成、天淸地寧。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楚鷄不是丹山鳳、愛向梧桐樹上鳴。　嘗垂示曰、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劒。只者靈鋒、阿誰敢擬。師辭峯崚拔、手眼卓越。應菴而後、師殆第一人乎。嘗續宗門統要、示寂保寧。

紹興府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慈溪顧氏子。依雲門廣孝祝髮、從明之延慶聞習四教儀、七日能通。聞嘆異。往參育王橫川、室中機契、掌內記。德業日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出世蘇之天平、後遷開元及明之保

福。越之天衣。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蘂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八世之二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從蜀僧安石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林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林便推出。師懷疑。一日入室。林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着上座。師擬對。林便打。從此徹證。林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擧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卻猫兒。定是失卻狗子。林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至元庚寅。出世天台寒巖。大德乙巳。遷姑蘇寒山。至大己酉。再遷崑山東禪。辛亥。敕賜金襴法衣。皇慶癸丑。復遷中竺。延祐乙卯。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鮫大蟲蛇吞鼈鼻。　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嚙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皆不契。嘗頌俱胝豎指因緣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泰定乙丑。復遷靈隱。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

八。帝嘗賜號明宗慧忍禪師。塔於育王後山之麓。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曰。知音者誰。師曰。聾人爭得聞。曰。也知和尙慣有此機。師曰。鷂子過新羅。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大海。

蘇州府虎丘東州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無非一大禪。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舉張約齋入道話。頌曰。一擊鐘聲透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徑山愚禪師法嗣

蘇州府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曰。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尙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掬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舉興化酬唐莊宗中原寶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鎭中原。舉陸亘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亘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因緣。頌曰。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紹興府定水寶葉妙源禪師。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僧流逐物遺道者。則憂見於色。虛堂以不肯下吳潛。

潛怒。繫之獄以辱之。師奉事惟謹。有疑輒問。隨問而解。久之廓然。一日虛堂曰。源平汝今太平矣。及堂領徑山。俾師首衆。後出主平江薦嚴。遷泉州水陸。次遷定水。舉世尊五通仙人因緣。頌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　上堂。舉張拙參石霜。霜問秀才高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者裏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話。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後居雲頂。以至元辛巳示寂。塔雲頂。世壽七十有五。

徑山月禪師法嗣

□□府南叟茂禪師。舉巖頭擺渡。婆子抛兒話。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舉夾山參船子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舉龐居士下橋喫撲靈照相扶話。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寃家。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着。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塗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讎。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大悅。問從上帝王有戒殺者否。師曰。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寧波府天童笁西坦禪師。問僧。從何方來。曰。金鵝。師曰。金鵝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府西天目山高峯原妙禪師。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纔離襁褓。即喜趺坐。年十五。投嘉禾密印寺出家。十六薙髮。十七受具。二十二。謁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寓北磵。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卻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趙州無字。巖一日忽問。阿誰與你拕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會巖赴南明。師上雙徑。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時值少林忌。隨衆諷經次。擡頭覩五祖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拕死屍之疑。解夏。詣南明。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拕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巖曰。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着。巖休去。過雪竇見希叟曇。曇問。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及巖掛牌道場。開法天寧。師皆隨侍。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德祐丙子春。入西天目之師子

巖。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後出住師子院。開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試從頭問看。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呑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峯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着。僧禮拜。師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　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曰。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曰。三生六十劫。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睡。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便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盋盂。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麤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下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着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

諸人通箇消息。(川)(三)(ㄙ)　雪巖忌拈香。昔年瞎卻我眼。今朝穿卻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插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曰。非惟和光同塵。免得遞相鈍置。　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杲日當空。無私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元貞乙未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府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贄九世孫。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峯肯菴。得聞別傳旨。尋依雪巖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巖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旦詣方丈舉似巖。巖反覆詰之。無少疑。遂命爲僧。一日巖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大悟。卽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一日入室次。巖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曰。爲什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者箇不值半文錢。巖曰。多口漢。巖巡堂次。師以褡被裹身而臥。巖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

不得。即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

至元戊子。至鄮縣桃源山成棲遯意。未幾縣尹入山問道。執弟子禮。遂大唱雪巖之宗。大德癸卯正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全身塔於寺北三十里沙潭。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

杭州府徑山西白虛谷希陵禪師。義烏何氏子。年十九。薙髮於東陽資壽院。秉戒已。往雙林謁虛舟遠。次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補處。師職侍者。一日往叩雪巖於北磵。巖舉黃龍見慈明因緣詰之。對答胎合。巖然之。及巖遷大仰。乃招師居第一座。一日巖問。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甚向大愚肋下築拳。師曰。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而出。至元丙戌。巖將示寂。撫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卻。未幾巖化去。衆隨請師繼席。嘗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敎拈向一邊。蝦蟆口裏道一句來。狗子聞哇聲。因甚鮫破庫堂前露柱。獨徑橋呑卻集雲峯。是第幾機。

鐵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値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餬餅因緣。關呈四偈以進。師問。你是誰。關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關曰。雲門。師曰。你是顚是狂。關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關亦喝。師揮一拳。關進前迎住曰。打即且置。雲門餬餅意作麼生。師奪手掠去關帽。關曰。錯。師連揮數拳。關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去關七條。踏翻在地。攔腰數棒曰。敎你知我手段。關曰。屈棒屈棒。師高聲喚曰。直歲鎖者漢送庫司著。

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共。一日與客語過夜半。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爲飯。師曰。不可。常住豈住持人得私。

延祐丙辰。行省稟旨迎師主徑山。僧問。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意如何。師曰。親不相賭。師早年嘗夢遊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見一尊者指楣梁間詩曰。一室寥寥絕項開。數峯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師初不解。及自仰山遷雙徑。始驗仰山有貝多葉。經徑山有楊岐衣。以一出一處。皆前定也。先是世祖召對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加賜大圓。迨主徑山。仁宗加號慧照大辯。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外護。戒飭弟子。說偈訣衆。示寂於不動軒。全身瘞菖蒲田。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建昌府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姚氏子。父兄皆前進士。師志慕空宗。咸淳甲戌。年十九。投仰山慧朗芟染。服勤數載。元元貞間。出住能仁。二載棄去。所著牧潛集。有送妙智上人入浙序。其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衆於洞山。猶以己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菴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云云。大德戊戌。示寂於廬山。世壽四十有三。臘二十有四。

淨慈倫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卻貓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峯。一笑裂開鐵面

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扉。糞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

□□府□□絕象鑒禪師。舉洞山不安因緣。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　示衆。舉投子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華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府□□永宗本禪師。舉夾山參船子公案。頌曰。笑中棄卻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

□□府□□竹屋簡禪師。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天童慧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東巖淨日禪師。南康都昌廖氏子。幼絕葷。十五祝髮廬山之香林。首參仰山石霜。次入浙。叩癡絕。不契。登徑山見無準。準深器之。後謁西巖慧於天童。其提示一乘於準。遂密契其旨。俾守藏。後為開先無文璨第一座。繇是譽聞日彰。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遷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子主天童。師生宋嘉定辛巳。終於元至大戊申。將示寂書偈曰。天為蓋兮地為函。吾奚為乎塔與菴。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矣兮勿饒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塔於西巖之清風塢。壽八十八。臘七十有一。

無學元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華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舉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椎欲擯因緣。頌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尙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舉慈明冬日揭榜示衆話。頌曰。畫上畫下。畫短畫長。明明揭露。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育王彌禪師法嗣

寧波府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年十六。依仗錫月潭澄剃染。首謁希叟曇於雪竇。復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賜號佛日普光。　頌船子覆舟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壽八十四。臘六十七。

淨慈傳禪師法嗣

嘉興府三塔石湖至美禪師。金陵畢氏子。生而穎粹。無經世意。出家崇目院。宋咸淳年得度受具。銳志徧參。如玉澗瑩雲峯高月坡明。皆預其席。稱上首。最後見無文傳於淨慈。師以傳爲有道。傾心事之。盡揭源底。元世祖至元丁亥。出世吳之雙塔。未幾遷禾之三塔。不數年。凡叢林大觀俱畢備焉。既而又被旨住平江之靈巖。又遷鄱陽之永福。四明之育王。至順辛未主淨慈。所至孳孳以弘道建立爲己任。嘗弗少懈。忽一日召衆囑後事。以前三塔東所築幻修菴更名四禪。誠以名實相稱者處之。端坐至夜半。泊然而逝。壽七十有四。

眞覺信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年十七。往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受業。十九得度。二十受具。初參中峯。次謁及菴。皆不契。乃見元翁於石門。翁示以三不是話。於是力參三年。一日忽大悟。述偈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咄。卽詣方丈。翁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繇是徧謁諸方。首見虛谷陵於大仰。後謁海印如於薦福。纔上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峯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恭惟堂頭和尙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又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何意旨。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者供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尙盛情。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衆曰。永嘉樞侍者是煆了底金。嗣遊東林。參澤山咸。値咸開室。爲衆舉竹篦因緣。聲未絕。師奪卻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師問。泗州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咸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華似錦。拂袖便出。後歸石門。省元翁。翁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

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翁曰。趙州無鞾。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翁曰。古人與麼道過的你別道看。師喝一喝。翁曰。錯。師又喝。翁曰。錯錯。師遂禮拜。翁迺曰。放汝三十棒。師於是潛衆十五年。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眞空大師。後遷松溪普載。　上堂。當陽一句。截斷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顙。鑿開衲僧眼睛。疾焰過風。奔流度刃。直得妙峯踍跳。慧海波騰。正當恁麼時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劍。懸肘後符。雙放雙收。全殺全活。拈拄杖曰。鶴有九皐纔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佛誕。上堂。毘藍園降生。八十種隨好。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復卓一卓曰。阿爺阿爺。　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曰。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曰。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曰。老僧住持事繁。師曰。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雪峯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下座。　謝殿主上堂。如何是佛殿裏底。悉哩蘇盧蘇盧悉哩。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擊拂子。　舉臨濟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話。頌曰。無位眞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舉牛過窗櫺話。頌曰。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泓水。來上扁舟泛五湖。　舉香巖上樹話。頌曰。上樹未上樹。鐵蛇橫古路。覿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　居三載。謝歸天寶。以嗣法善儔主寺事。至元庚辰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遊者入山。如期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全身

塔於瑞雲院。

普明寬禪師法嗣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淮東□□朱氏子。世宦族。九歲。師淵模於廣慧寺。寺故淮海肇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夢迎肇。次日師至。識者異之。十二歲。薙髮。尋受具戒。參中峯海於蘇之萬壽。入穹窿謁克翁紹。紹俾掌藏。時年始十九。偕明極昶於焦子山習定五年。極曰。藏主所詣如此。宜亟往見人。於是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方入門。用厲聲叱之。師□禮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用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忽有省。急趨前。用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多添少減無虛剩。用嗒然。繇是執侍左右者三□□。始以斷崖義所贊己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遂受命南還。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各據名山。師皆叩擊。無不脗合。延祐庚申住廣德□洞。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爲起廢。時有宿衲無一全者。遯跡石溪。谿與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師欣然赴之。命曰禹門。居久。復至絕巘築室。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降號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遷九里寺。至順庚午。再遷李山。元統甲戌。主常之天寧萬壽。八年。復錫號本覺妙明眞淨。至正壬午。歸龍池。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茶毘現五色光。齒牙舌輪

皆不壞。設利無數。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蘋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五。

天寧教禪師法嗣

杭州府妙果竺源水盛禪師。別號無住翁。饒州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常出家。尋謁月庭於蔣山。時孤舟居第一座。諄諄誨師不置。師每自奮且發願曰。吾此生不作佛。當入無間獄。過匡廬。止東林。一日夜半不覺如出荊棘林。泊歸羅山。默舉公案。如鏡照鏡。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東林。閱妙喜語。有明心見性非桑門事。則又復致疑。不能自釋。越五載。重會孤舟於蔣山。其後謁無能。始得脫盡玄妙知解。回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之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於是東遊至薦福。分座說法。久之居南巢。天曆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寺。 示衆。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衆。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揮叱曰。何以偈爲。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瀫山巽禪師法嗣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一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爲父母說法始得。師有省。乃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起集雲峯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無何。巖示寂。往謁東巖。巖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復謁蒙山。屢入室呈解。山但曰。只是欠

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牀擒住山曰。我欠少個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山然之。次典首座。　冬節秉拂曰。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卓拄杖曰。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三終

□□府□□孤舟濟禪師。時月庭忠居蔣山。師爲第一座。竺源至首座寮。師問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子作麼生會。源曰。形神俱妙。師叱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以師語請益無能。始釋然大悟。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八世之三

寶應遇禪師法嗣

南陽府鄧州香嚴淳拙文材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而有異。喜見僧。凡一動一止。不類常兒。稍長。請學佛。父母知其志。從之。依絳州福嚴普出家。閱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處。欣然有省。往參還源。呈所解。源詰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話。師曰。和尚又作麼生。

源曰。塞斷汝口。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尋閱藏於龍門山三載。元泰定甲子。主少室。　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曰。切忌卜度。　問。如何是道。師曰。鍼錐不容。曰。如何是禪。師曰。車馬有路。曰。和尙爲甚麼翻古人公案。師曰。舉直錯諸枉。　晚隱香嚴。箋釋般若心經及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兎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順帝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人中教誡。翌日吉祥而逝。瘞全身于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河南府熊耳空相珪禪師。示衆。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信手胡棒亂棒。我若除卻棒喝。教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不是打之遶。便作女人拜。不是揑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喚曰。者裏還有獅子麼。試弄弄牙爪看。一僧出。師便打曰。逐塊尋香。未爲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

河南府嵩山龍潭深禪師。示衆。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顚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後乃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顚倒夢想。及乎見我還源老和尙。問他古塚不爲家。如何是禪。老和尙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耶。當山僧擬對。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眞。箇是廬山。今日山僧未敢昧卻來源。特爲舉似汝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回。始得。乃拍

案一下曰。噫。山僧今日太殺漏逗。

靈巖潔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一字鶩峯。雲州趙大王遠孫也。父徙保定。遂家焉。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師廣顙平頷。雄偉有志。納戒後。結三人爲侶居青州土窟中。密究密參者有年。忽一老人謂曰。汝三人他日當作法門棟梁。師叱之。老人遂隱。師於是益加精銳。聞秋江大弘宗旨。往參之。語見秋江章中。江默俾參堂淘鍊久之。自覺無疑。一日趨丈室。江曰。金鎖玄關。曾打開盡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江頷之。乃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後還青社。衆請住普照。次還東來大澤山。洪武壬戌。應選。道契親王殿下。睿眷尤隆。丁丑詔至殿。命住持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鐫金榜。令懸法堂。其尊重甚至。　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亙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鍼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上堂。陰極陽囘。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偏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艸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日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妨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

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　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宏開。國運佛運齊興●皇風宗風並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者且置●敢問大衆●祇如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減去來也無。者裏話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未萌枝。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薫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着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二老見處●固有所長●撿點將來●總成滲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卽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壬午●永樂登位●奉使日本●師往宣聖化。癸未●回奏。上大悅。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搆詞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召師還●引見便殿●慰勞甚至。丁亥春●命師於鍾山說法。宣德丁未●表辭歸山●帝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菴養老。壬子臘八●示微疾●辭衆說偈而逝。上遣官致祭有文。師年八十一●僧臘六十七。闍維●官貴四衆萬餘人●收舍利圓紅者無數●建塔于應天府安德門外●敕賜塔所爲鷲峯禪寺。師三坐道場●歷事四君●道契王臣●有光朝野。送學侍者偈曰●布毛拈起慧華開●不是從門學得來●昨夜一番秋雨過●淮山依舊碧崔嵬。

寶應達禪師法嗣

汝寧府光山石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做聻●也舉一則供養大衆。良久曰●莫怪空疎。便下座。復顧謂侍僧曰●拄杖聻●侍僧曰●在者裏。師曰●各各自領取一頓。

太原府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便下座。

封龍就禪師法嗣

河南府天慶息菴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丱歲薙落。徧參宗匠。末抵封龍。扣古巖。巖見器之。一日呈達磨皮髓頌。巖問。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之。且道隻履歸西者是箇甚麼。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巖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有賴也。巖顧謂侍者曰。如何。元英宗至治壬戌。開法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　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的偏正。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　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着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　順帝至元庚辰夏遘疾。謂門人曰。吾往必矣。急須營塔。塔畢。集衆辭世。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擲筆右脇而化。計五月十二也。

泰安州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但於青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一日與同參遊泰山日觀峯。偶失跌幾絕。良久起。乃甦。遂厲聲曰。得非祖父俱盡時耶。古人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呈所見。龍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龍喜而印之。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一

天寧金禪師法嗣

江寧府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得法西白。出世嘉禾之祥符。嘗分座天界。尋主保寧。宋文憲公濂嘗爲師作沖默齋記。

竺雲敷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頤禪師。嘉禾李氏子。年十七。依萬壽天宇淨受業。後宇住臨江西華。師侍行。室中因緣不契。憤然走靈隱謁時菴。菴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曰。曾見馬大師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菴頷之。命居擇木寮。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菴。菴曰。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菴曰。見什麼來。師曰。千峯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菴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後住杭之崇福。徙萬壽。明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敕主淨慈。宣德壬子。忽語衆曰。吾行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兎走。遂危坐而寂。塔雷峯之陽。

雙林閭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谿倪氏子。十七。從正覺院文譯受業。誦楞嚴。至如人以手指月示人。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處。豁然有省。往參雙林正菴。菴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菴奇之。命典維那。後出世徑山。示衆。坐斷淩霄已十年。拖犂拽杷飽蒼煙。如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晚退居東堂。正統壬戌十月三日示疾。當午集衆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全身塔於圓照菴。

天界曇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師。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洪武初詔住靈谷。　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話。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　有續刻聯珠頌古行世。

天界泐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於溧陽慧照菴。禮慧海智為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不能對。自此懷疑者七年。時得旌川草菴一幻生福二友切磨之力。菴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擬議。菴劈脊便打。師憤然。徹夜不睡。天明聞敲火筯聲。豁然洞徹。乃謂草菴曰。夜來公案。今日要與汝決斷。菴握拄杖問。句歸何處。語未絕。師劈手奪菴杖。拗作兩橛。擲向窗外曰。別處燒。徑入堂臥。幻生聞。特問曰。且喜性兒大事了畢也。師喝曰。賊不打貧家兒。一日問菴。祖意教意是同是別。菴曰。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師曰。我且不問他。後謁天界全室。舉此話問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室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世里之普光。明洪武丁巳。遷常州永慶。公選住撫州疎山。復被旨住持天童。　僧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盌脫丘。曰。恁麼則昔時大慧。今朝佛朗也。師曰。莫認六龍城作舅家。曰。的旨師分付。囘程事若何。師曰。急須吐卻。　上堂。一即三。三即一。是聖是凡分不出。木人著錦衣。石女風流急。慣操沒絃琴。能吹無孔笛。深深海底行。高高峯頂立。露柱來稽首。虛空齊應拍。萬象側耳聽。大家笑一擲。且道。笑箇什麼。飯籮裏餓

死人、不肯自家開口喫饒。你到三十三天、本來饑苦爭消得。卓拄杖曰、吽吽。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日、衲子修冬辦。撥開爐焰火、更莫問柴炭。渴飲銅汁、饑飡鐵釘飯。大衆還知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麼。到與麼地、不可躲懶。卓拄杖下座。　謝頭首、上堂。布毛纔吹、化現無邊華藏世界、金槌在握、縱擒一切諸佛如來。撲碎茶甌、遍地金聲玉振、挈漏燈盞、觸處耀古騰今。兔角杖、挑大千日月。龜毛拂、轉塵劫法輪。還見佛國山踍跳、撞破汝諸人鼻孔、戳瞎汝諸人眼睛麼。喝一喝曰、春風夏雨應時來、李白桃紅次第開。　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衆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衆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曰、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徧一切處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雖然、此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貪嗔癡、戒定慧。戒定慧、貪嗔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衆生諸佛、諸佛一切衆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衲子備炭開爐。汝善知時識節、吾不者也之乎。生佛已前、茅草令、清風自在滿皇都。　一日有一峯會下數僧到。師問、汝等是寧和尚弟子否。曰、是。師曰、借問汝家事、得麼。曰、得。師曰、錯。復問、峽富山前三草二木晝夜作師子吼、是一峯語否。曰、是。師復曰、錯。僧無語。師曰、汝等何得五戒也不持。晚年退歸普光、作終焉計。

成都府大隋無初德始禪師、日本信州神氏子。幼聰穎、遇羣兒嬉戲、輒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出家受具。博極羣書、已而念覺阿之爲人、得請命其王、隨國使宣聞溪詣闕、使還、師願留華夏。上許。首參全室、掌內記、久之、盡得其道、會室有西域之行、師遊古幽都、憩慶壽、時當洪武壬戌、適獨菴衍來涖寺事、衍視師爲猶子、相與激揚臨濟宗旨、甚相得。庚午、師告去、禮娥眉、獻王命出世彭州大隋、瓣香爲全室拈出矣。一

住七年。法席甚盛。永樂壬辰。特旨畀領龍泉寺。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一出言象之表。平昔喜賑卹貧困。薄己厚人。善於誘物。宣德戊申九月。無病端坐書偈。寂於退處之金剛室。荼毘。獲舍利百餘。弟子輩爲建塔瘞焉。

薦嚴義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祖芳道聯禪師。四明鄞縣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悅堂顏得度。秉戒於鄞之五臺。還侍物先義於薦嚴。有所造詣。洪武丙辰。侍佛心住靈谷。天界曇延居記室。穆菴康恕中愠木菴聰咸作忘年交。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籜及麻峪景山明之補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壬申。淨慈厄焚燬。師爲一新。蜀王賜衲衣盂鉢。永樂丙戌。朝廷徵師爲釋敎總裁。嗣還。築室湖濱。曰藕花居。丁亥。以事赴召至京。上令住五臺祐國寺。未及陞陛。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跏趺而化。當己丑七月三日也。歸葬藕花居之陰。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炪逸語錄行世。

道場德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無文本聡禪師。四明定海謝氏子。年十四。出家郡之五臺寺。剃染習毘尼。聞孤峯旺化保寧。往叩之。峯問。聞汝和梁山十牛頌。試舉看。師擬對。峯遽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尚苗稼了也。峯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峯異之。命爲侍者。時仲芳倫退居寺右新菴。師往來決擇。至正丙午。開法姑蘇覺巖。洪武中。宜興靜樂院請師易講爲禪。未幾。詔徙蔣山於孝陵之東。賜額靈谷。敕物外義住持。命師居第一座。爲衆表率。乙亥。補靈隱。居五載。　建文己卯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侯問。値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

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奈氣急何。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驀倒飛來小朵。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門人宗衍等斂諸不壞，塔於雙桂菴。分爪髮瘞於靜樂。

薦嚴道禪師法嗣

台州府瑞巖空室恕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次參一元靈。逾年歸覲照。照命居擇木寮。後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聰大宗興往台州紫籜謁竺元道，擬以無字話問。纔開口，被元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元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繇茲感激，間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漢，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後古鼎銘主徑山，招師歸蒙堂。日涉玄奧，且爲學者矜式。無何，以避兵還四明。初出住象山之靈巖，次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水灑不着。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眞不掩僞。曰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曰，好箇消息，只恐錯會。曰兩重公案。師曰，海水不生沭。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物見主，眼卓豎。曰摩竭掩室，毘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　坑埋卻。曰，

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裏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金剛手中八楞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　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樂。未到者竛竮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直須退步就己。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則。摩竭掩室。毘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廝結。驀拈拄杖曰。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曰。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月團。項門撼動黃金鐸。　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清。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填井。下座。　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卻鞋。上牀眠。脫卻襪。只恁麼。太諸訛。不恁麼。無合煞。潙山水牛。百丈野鴨。帶水拕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　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衆。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忽有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匾擔。病在於何。病在多知多解。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有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揀擇故。秋氣正寒。各自歸堂。珍重。　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來。合為何事。若也知慚識愧。是真出家。一出塵俗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麤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種家。始稱衲僧家。且道如何是

衲僧家。撞着冤家惡口小家。　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徹恆沙國土。於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示衆。巖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舉足下足。今時叢林中。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牀一下。　上堂。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裏老鵶。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拈拄杖曰。祝融峯頂上。露滴萬年松。　開山忌拈香。未見巖頭。口似磉盤。既見巖頭。眼如木突。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乃插香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師入般涅槃之晨。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恆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盧山作一盌飯。百億香水海作一盌羹。聊陳供養。正恁麼時。且道將此筵席向什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世界已成筵席。若向虛空鋪設。虛空又如何鋪設。衆中莫有出手措置者麼。如無。山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曰。恆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華簇簇。錦簇簇。總在拂子頭上。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衆且道空照祖師還來受供也無。受與不受且置。你道他卽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探頭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迦調御。曲開方便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寵公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好，大衆。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語不虛發，發必全眞。鍼眼魚呑卻嘉州大象卽不問，且道可大師三拜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牀曰。一年春又過，臺樹綠陰多。　上堂。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峯頂上，呵佛駡祖，鍛鑿頂門。十字街頭，掣風掣顚，符懸肘後。長沙虎子湖狗，拈起蠡辣蓼，好與劈脊摟。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大地作射垛，挽弓所向無不中的。衆中忽有人出來道，如斯擧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擧唱，未獲全提。亦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雪壓難推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

室中垂問。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　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唯獨處。洪武甲寅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談道。是冬奉詔東還。甲子，門人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叩謁者無虛日。一日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爲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闍維，煨骨散木竹間。居頂不敢違，乃於唐嶴之原奉骨瘞焉。（師奉師惟謹。常侍寂照，立至三鼓，不命不敢退。）

杭州府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菴三人結件參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

寧波府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壬午，住台之紫籜。次遷天寧天童。上堂。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

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列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乃曰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　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　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猢猻戴席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呑水面漚　上堂長衆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更說箇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　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呑巨海於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鷄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情知你亂會　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曾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保寧茂禪師法嗣之一

蘇州府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台州臨海朱氏子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開堂日僧問丹山鸞鳳九苞文地位清高隔五雲四海具瞻時一見願聞眞唱答明君師曰千峯朝岱嶽萬派肅滄溟曰

萬方有道歸明主，一句無私利有情。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眼不見鼻孔。　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　問，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學人有疑，願聞開示。師曰，萬人還仰處，紅日在天心。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千古華山山脚下，又添潘閬倒騎驢。師便喝。　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曰，仰山近前叉手，意旨如何。師曰，奴見婢殷勤。曰，香嚴叉手近前，又作麼生。師曰，大家廝漏逗。曰，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　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破壁。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瀨馬繫枯椿。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華深處鷓鴣啼。　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卽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卻問曰，如何是法。僧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洎不問過。　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峯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陝府人頭落。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曰，見後如何。師曰，家家門首透長安。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鮎魚上竹

竿。俊鷂趁不及。 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 問。蠛蠓蟲呑卻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 問。臘人冰鐵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栗棘蓬。師曰。我早知你呑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然燈記。畢竟受什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鳥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 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箇什麼。我觀世間人。是箇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己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老松源與麼說話。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要作臨濟兒孫。未得在。開福莫有長處麼。擊拂子曰。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舉松源示眾。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斮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師曰。老松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即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南泉斬貓。趙州戴草鞋而出。興化

法戰．克賓設饡飯便行。是皆發揮本有靈光．要且不借別人鼻孔出氣。所以前日首座說法．高聳人天。今朝道伴相過．光揚宗眼。且道．山僧鼓兩片皮．成得什麼邊事。拍禪牀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箇老婆三箇醜．一雙紅杏換消梨。下座。　上堂．藥山久不陞座．院主椎鐘擊鼓．分明盡底掀翻．猶道一詞不措．本覺據令提綱．不作者般調度。今朝月旦．拈香．撥開向上一路。誰敢射虎不眞．枉發千鈞之弩。　滿散青苗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靈山會上．退席五千。逝多林中．半聾半啞。眼空四海．必有商量。心洞十方．孰辨眞假。卓拄杖曰．綠楊陰裏戴嵩牛．芳草渡頭韓幹馬。喝一喝．下座。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旛綽。五味拈來饡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達磨老臊胡．有語非干舌。鬣鏃破關．斬釘截鐵。父子雖親不傳．未是神仙妙訣。喝。　上堂。正覺山前明星現時．釋迦世尊與大地衆生一時成佛。祖師門下．蹉口道著佛字．漱口三日。前行不到．末後太過。各與二十拄杖。忽有箇不顧危亡底漢出來道．本覺與麼判斷．合喫二十拄杖．山僧卻須分付明窗下安排。何故．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上堂。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拈拄杖曰．不是大願力。卓拄杖曰．不是自在法。舉起也千身彌勒．放下也隨處釋迦。只爲諸人眨上眉毛．卻入娑羅雙樹間去也。靠拄杖曰．見之不取．千載難忘。至正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示寂於秀之南堂．世壽七十□□□□□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二

保寧茂禪師法嗣之二

寧波府瑞雲清涼實菴松隱懋禪師。奉化鄭氏子。幼喜習禪。年十八。投杭之傳法寺希顏出家。既剃落。稟戒昭慶。慧。參方。見南澗泉於雲居。一夕松下經行。聞巖泉聲。徵有所觸。泉命往永福謁古林。林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林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林便打。師豁然悟入。久之。林命典第一座。逾年。同浙。會月江印主道場。延師分座說法。至正壬午。出主明之瑞雲。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良師之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指自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頷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諡佛光普照大師。

溫州府僊巖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着磕着。礙塞煞人。拈拄杖曰。昨夜西風枕簟涼。無數蟬聲噪高樹。

蘇州府定慧大方因禪師。至正丙申春出世定慧。時方兵興、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嗣是語嘿跌宕不可測識。一日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戊戌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兼吾教下衰。侯念爲法外護、愼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明朝幻質不能存。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請於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翌晨登殿與衆僧別。卽升柴棚。燥薪得火、烈熖熾然。於大火聚中且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熾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如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熖所至、多舍利。且聞異香。薪盡、舌根齒牙不壞。侯聞驚怛不已、爲悼章二。建塔於靈巖。其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具如鄭明德銘中。

紹興府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三十、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挂搭旃檀林。或譏其舉止山野。乃發憤往天目參中峯。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出住龍華、拈香嗣古林。年九十三、往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淸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尙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耶。師笑曰、大慧道、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乃禮拜。旣寂、火化、異香襲人。塔□□□□□

靈隱海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璽書

錫金襴法衣。法語失錄。

建寧府斗峯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參東嶼。聞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嶼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嶼曰。既不涉思惟。汝更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嶼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覰着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嚧。嶼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峯。漸成叢席。　上堂。顧視左右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　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　上堂。舉青州布衫話。頌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濕。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法。瞎卻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結卻我舌。畢竟作麼生。便下座。　臨終說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遂合掌而逝。

蘇州府楢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禺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顏。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

寧波府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年十五。出家邑之瑞光。禮了定落髮。受具後。首謁晦機於淨慈。一日閱眞淨頭陀石被苺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語。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薦嚴。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無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執侍。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　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

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至正乙未。遷寶陀。未幾主育王。室中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越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案。泊如也。洪武癸丑十月。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荼毘牙齒目睛不壞。設利五色。塔於夢菴之後。

杭州府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受業於無傳。久依東嶼。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着箇鼻孔。細看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叢林。後主徑山。至元己卯示寂。壽八十六。塔凌霄東崖。

寧波府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字公實。蜀新都楊氏子。初出世白馬。繼遷開元育王。復領天童。虞文靖公集嘗贊師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宋文憲公濂有四會語錄序。讀之可以見師之半。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雲。雲示趙州無字話俾參。閱數年。一日復見雲。問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雲覺其異於常。乃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雲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槵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無算。

徑山伏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曰。者箇是色。卓一下曰。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敕諡佛慈法喜禪師。

寧波府育王月江正印禪師、福之連江劉氏子。年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虎巖、遂獲印可。出住苕之道場。繼遷育王。僧問、如何是千丈舍那身。師曰、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曰、如何是丈六紫磨金色身。師曰、切忌認奴作郎。曰、和尚且莫壓良爲賤。師曰、山僧從來柳下惠。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意如何。師曰、無齒大蟲當路坐。曰、疎山道、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嬾安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曹娥讀夜碑。曰、後來明招爲他點破、還端的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曰、今日學人問和尚、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未審如何指示。師喝一喝。僧禮拜。　問、朝離東土、暮往西天、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因甚向南嶽去。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孰優孰劣。師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曰、恁麼則庭前一葉落、天下盡知秋。師曰、知時別宜、堪作闍黎。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餿飯泥茶爐。曰、六祖踏碓、又作麼生。師曰、兔子喫牛嬭。曰、一人道不識、一人道不會、意在甚麼處。師曰、鳳林吒之。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風吹石臼念摩訶。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水底捉麒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新羅打鼓大唐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鬧市裏拋磚甎。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只如楊岐道、踏着秤錘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明甚麼邊事。師曰、如驢覰井、如井覰驢。　問、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曰、蘇嚧蘇嚧。曰、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曰、悉利悉利。曰、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眞佛內裏坐。師曰、嵩山破竈墮。　問、如何是一生二。師曰、元首明、股肱良。曰、如何是二生三。師曰、黃河

三千年一度清。曰。如何是三生萬物。師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曰。只如新年頭佛法。還有者箇消息也無。師曰。樊噲踏鴻門。　都寺辦齋上堂。雲門喫餬餅。齩着帝釋鼻孔。雲峯喫餺飥。齩着憍梵鉢提舌頭。諸人。二時過堂喫粥喫飯。合作麼生。忽然齩破一箇鐵酸餡。方知帝釋鼻孔。卽是憍梵鉢提舌頭。憍梵鉢提舌頭卽是帝釋鼻孔。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分別無斷故。喝一喝。　請頭首上堂。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與麼道。大似按牛頭喫草。雲峯則不然。善哉三下板。收足上蒲團。脊梁生鐵鑄。透過祖師關。一氣轉一大藏教。背手拈卻須彌山。七處徵心無心可覓。八還辨見無見可還。夢入天宮猶未醒。金鷄啼上玉闌干。　行化歸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趙州老人大似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山僧一出四十餘日。有佛處與他錐破卦文。無佛處也曾勘過。歷了三州五縣。逢人也曾錯舉來。只是土曠人稀。知音者少。摘楊華。摘楊華。青山忽憶便歸去。塵世要看還下來。上堂。麻三斤。乾屎橛。蠟人冰。鵝護雪。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趙州親見老南泉。臨濟未是白拈賊。青苗會上堂。常啼菩薩賣卻心肝學般若則易。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難。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攝大千經卷入一微塵則難。一掬水可以漲滔天之浪。一簣土可以成九仞之山。也不易也不難。青山長伴白雲閒。　赴育王上堂。拕犂拽杷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　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　上堂。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甚麼字。祖曰。鉢囉孃。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師曰。閩蜀同風。肚裏有蟲。

上堂。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燈籠發笑。露柱點頭。雲門拈出胡餅。投子道箇油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妙喜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帶累多少人向者裏卜度。還知諸佛出身處麼。黃河三千年一度淸。卓拄杖下座。　上堂。朝忽忽。暮忽忽。鉢盂開口只要噇空。南泉打破鍋子。甘贄禮拜烝籠。擊拂子曰。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　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蟲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錘蘸酢。喝一喝。解夏上堂。初秋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蓋爲人人脚跟下有條通天活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你把手共行。豈不見雲門大師問洞山近離甚處。查渡。夏在甚處。湖南報慈。幾時離彼。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洞山次日上方丈。問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提出倚天長劍。凜凜神鋒不易。洞山敢將赤身挨他白刃。正與麼時如何。金烏啄破瑠璃殼。玉兎衝開碧海門。　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菴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

天童坦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出家爲大僧。竺西坦由華藏遷天童。師往質疑。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問師。師曰。俊哉獅子兒。西領之。俾掌維那職。後出世明之觀音。遷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覺弘教禪師。至正間遷中竺。繼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

室。上親幸嘉之。敕改龍翔為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遂握筆書曰。平生為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已酉八月廿四日也。時上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為。對曰。將西歸告別耳。上還聞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上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毘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世壽七十八。臘六十四。

寧波府天寧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出家仙居三學寺。首參天童笁西。西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西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復徧參名宿。古林茂笁元道東州永元叟端東嶼海。咸器重之。時日溪泳居天寧。師相與激揚。元泰定初。出世天台淨慧。次遷仙居廣度。處州連山。尋隱居鴈山。丞相列怯里不華强起主天寧。錫號佛智普慧禪師。并錫金襴法衣。師氣肅如秋。嘗卽中峯闢室以居。畜一鶴。自號鶴松主人。一日鶴忽死。師以詩悼之。踰年。師亦示寂。

玉山珍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因寺菑。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卻。後王賜號廣慧圓悟大師。

天目妙禪師法嗣之一

杭州府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覺而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

喜跏趺。能言。即歌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決志出家。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往參高峯。峯孤峻嚴冷。不假辭色。見師。獨懽然許爲祝髮。一日。誦金剛至荷擔如來處。恍然有解。時年二十有四。當至元丙戌。明年。從高峯薙染。又明年。受具戒。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爲打趁出。既而民間譌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峯爲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或問高峯。諸弟子優劣。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梓楠。他日成材未易量也。迨峯遷化。師領院事。以王臣問道爲煩。因謝事。遨遊江湖。或船或菴。居無定處。咸榜曰幻住。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復敕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禪寺。時宣政院虛靈隱徑山待師。師皆不就。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嘗遣人問法。以爲未足。復請旨親賷御香入山參謁。師爲陞座普說。英宗特旨降香。賜金襴伽黎。師每斥學者但尙言通。不求實悟。嘗示衆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刦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別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箚脚。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

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示衆。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者般野狐涎沫。點汚了也。卻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你湊泊處。又如吹毛劍。等閒拈出。直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則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輥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人舉起沒巴鼻。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圇吞棗。如此等輩。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卻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眞如者。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着謾。卻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着箇皷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韡抓癢。如此參學。要於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源。只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卽心卽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者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大意。學人不識好惡。墮他

檗曰、如油入麫、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汚染。只爲情生智隔、相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蔕、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然、饒你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子、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髑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　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機廓爾。水晶宮、秋容澹澹、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雪松齋、浩氣沉沉、屏几六牕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化、無一事不演眞乘。莊周雖蝶夢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者一着子、名不得、狀不得、卽其知處、已陷重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　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胆、徧野尸橫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有刀。　臘八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五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灼灼。擉瞎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灑灑。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卽

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顙上成等正覺。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　示衆。龍牙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今日爲伊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卽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曰。切忌錯下註脚。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奉全身塔於本山之西岡。天曆己巳。文宗敕諡智覺。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五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三

天目妙禪師法嗣之二

杭州府天目正宗斷崖了義禪師。德清楊氏子。年十七。聞誦高峯上堂語。遂往參謁。侍峯于死關。峯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從一。他日峯爲衆舉牛過窗櫺話。師聞有疑。日夕體究。偶過盋盂塘見松枝雪墜有省。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救之。無所損。乃自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呼曰。老和尙今日謾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迺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箇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去在。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尋同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養親事畢。還山見峯。峯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名了義。峯既示寂。師益韜晦。頹然居下版。四衆累請。乃勉住師子正宗焉。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尙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如今纔觸着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等歡喜踴躍。皎着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

梢公牢牢把舵。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卽有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顚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　順帝元統癸酉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樣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旦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身于獅子巖後之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瞑。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初中峯會葬齋次。師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衆未深信。至是始驗。至元丙子七月。朝廷欽師道行。敕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杭州府大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侍高峯最久。躬事舂爨。貌甚黑瘠。戇而少文。初爲院主。後首衆。提唱超卓。辛卯鶴沙瞿提舉爲高峯施亘莊贍衆。峯力辭。瞿乃別營大覺。請師領寺事。及峯臨寂。乃囑師以後事焉。嘗有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荊編戶傍溪開。是他嬾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高風遠韻。概可想見云。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坐逝。

處州府白雲山禪智寺空中以假禪師。得旨高峯。後棲遲白雲。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屨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擲筆趺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南昌府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有志之士。趁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

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你能言能語。

徑山陵禪師法嗣

金華府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幼入里之鳳山剃染。受具戒。參虛谷于徑山。佩服心印。歷事徧參。一日曰。吾今而後。乃知法之無異味也。遂罷參。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東嶼居淨慈。命典藏鑰。至順壬申。出世里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法會稱極盛。一日示微疾。鳴鼓集衆敍謝。衆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言。舉而化。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八。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有三會語錄。

杭州府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棄家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谷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問意旨如何。師曰。焦石可破。層冰。谷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劈脊便棒。師悚然喻旨。後出世觀音。興聖。次補道場靈隱。後遷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以至正辛丑六月示寂。全身塔于徑山。弟子分爪髮舍利。藏于道場。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五。

道場信禪師法嗣

湖州府福源石屋清珙禪師。常熟溫氏子。生咸淳初。幼依崇福寺薙染。受具戒。首參高峯。峯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服勤三年。無所發明。辭峯。峯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因至建陽。參及菴。菴問何來。

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往。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菴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菴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菴呵曰。汝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擧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菴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因復親炙。久之辭去。菴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未幾菴遷道場。師復依之。典藏鑰。悅堂誾主靈隱。師居第二座。罷參後。結菴湖之霞霧山。喜吟咏。有山居諸偈。至順辛未四月。出住當湖福源。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峯頂上。千峯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耕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翶翔。　謝專使并三塔和尚首座都寺上堂。睦州喚臨濟喫棒。不是好心。楊岐逼慈明晚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謝殿主淨頭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　中秋謝藏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未知。打鼓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裏摩尼珠。又似賓頭盧尊者手中琉璃盌。比也不可比。辯也不可辯。天風吹露溼桂花。香浸雲邊廣寒殿。　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道如今說卽是。不說卽是。撫膝曰。知我罪我。吾無辭焉。　上堂。黃梅俾老盧踏碓。石頭識藥山不爲。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

裏不生旃檀。黃檗樹頭討甚蜜果。 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花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 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着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歷代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涕唾。總不丈夫。福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眼上。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暗。 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鴈蘆花。無處尋他蹤蹟。待得日暖冰融。水面寬依舊。飛來照破湖光碧。 上堂。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子細看來。直教你無用心處。正好用心。卓拄杖曰。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 住持七年。後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順帝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聞天湖之風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至正壬辰七月二十四。示微疾。中夜集衆訣別。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着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意也。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國師太古愚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敕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入天湖。分師舍利之半。歸國供養。

金華府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遊歷。罷歸里。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 歲除日。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乎道。貴莫貴乎德。覺即般若因。順即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

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　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繇。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今日舉揚般若。端爲追薦上峯。最菴主不動脚跟。高超樂土。不勞舉念。卽證無生。擊拂子曰。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　臨終訣衆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拶破虛空。須彌倒卓。

杭州府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生時有異徵。年十二。父母命投廣嚴寺出家。十七受具戒。參方。母爲治裝。使行謁及菴於金華菴。留居侍司。一夕菴撚紙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菴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菴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缾瀉。衆咸慴伏。洎菴示寂。往依虛谷陵于仰山。陵處以第二座。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定慧。瓣香爲及菴嗣。復開山當湖福源。再遷中竺。至正癸未。行宣政院使請主淨慈。十八年。中殿堂鐘鼓。爲之一新。丞相達識鐵睦爾。請移靈隱。正謀起廢。值張吳自蘇入杭。師謂衆曰。吾緣盡矣。乃還淨慈。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當辛丑五月一日。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六。敕諡普慧性悟禪師。塔淨居菴右。

匡山源禪師法嗣

杭州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別號冰壁老人。吳興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到門。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年。禮杭之祐福高林壽爲師。年十六受具戒。二十三遊方。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等一十八員尊宿。因緣不

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極終日不語、無所啓發。一日、値極如廁、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極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于是遨遊江湖平山居靈隱。招致典藏。後因受業老病、遂歸省侍。四方學者麕至。固請開法。　開堂日僧問作麼生是佛祖爲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曰、和尙今日開堂還有爲人處麼。師曰、猛虎當途坐。曰、豈無方便。師震威一喝。　問、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佛。師曰、夜來再看。　上堂。舉明果道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却你眼。十字街頭潘四郎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師曰、應菴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卽不然十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拂子曰、閙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　臘八上堂。威音王已前未曉一法一字時。早是超佛越祖。黃面老子因甚臘月八夜方始成道。者噇酒糟漢。惑亂世間。何有了期。海門今日點破了也。汝諸人卽今道得也未。良久卓拄杖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顧左右曰、著甚死急。雖然到者裏也不得放過。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邊曰、却被者僧勘破。　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登舟疑岸動。揑目被華生。老瞿曇昔年到而不點。則上座今日點而不到。諸人要見明星麼。以拂子打圓相。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我若向上舉揚。如下戈箭。佛來祖來俱中。汝等向何處逃避。若能具此眼目、堪爲人天之師。如或不然、自救不了。倘有人問我西來祖意、只向他道。今日輪了一轉語也。還有人兇得此箭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我坐汝立。誰得誰失。縱然佛祖到來、亦難辨的。以拂子打圓相曰、咄。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蟋蟀鳴曉庭。芙蓉照秋水。遙望海天晴。鷗鷺多如雨。若也別

解參。隔越三千里。往往事從叮囑起。　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西白金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癸丑仲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遂瞑目而逝。荼毘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閱世七十有一。坐夏五十有八。弟子智旻等建塔于本山。永樂甲午。更名天眞。宣德甲寅。敕賜海門禪寺。

瑞巖寶禪師法嗣

台州府華頂無見先覩禪師。仙居葉氏子。生咸淳間。從古田垢薙染。初參藏室珍于天封。次謁方山寶于瑞巖。築室華頂。乾乾朝夕。一日作務次。渙然省發平生所疑。一旦冰釋。趨白方山。山說偈印之。復歸華頂。一坐四十夏。足不越戶限。闢娑羅軒以導來學。示衆。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花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艸。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牀下座。示衆。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饑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翁。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一下。　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于所居之西。錫號眞覺。塔曰寂光。壽七十。臘五十。

寧波府松巖秋江元湛禪師。久從龍象遊。後參方山。得旨。偶遊松巖。愛其淸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衞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剏建精藍。師居之。不涉世事。法施之外。澹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

杭州府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從徑山雲峯芟染。參方山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後住鳳山。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一日見僧擲選佛圖。師示偈曰。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强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安坐寂光場。復曰。古人無剪爪之工。汝輩後生。忍唐喪光陰。且擲圖選佛。到極合煞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懽喜道。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鍼工丁生。天台人。參瑞巖方山。嘗蒙印許。有詠琉璃偈曰。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靈光。照天照地。

天童日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愠藏主省徑山叟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我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淸。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曤國師。本國勢州源氏。宇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十八爲僧。每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剎。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謁無隱範。次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峯。峯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峯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峯。峯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畀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

濟國師。師志在煙霞。出世非所願。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强師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全身塔于院之後。存日所剪爪髮。擣雲居者。髮中累累生舍利。

大慈成禪師法嗣

衢州府烏石傑峯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弱冠投蘭谿顯教寺薙染。受具足戒。謁古崖石門斷崖中峯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倡道大慈。師往謁。巖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處。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卽述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氣力孃生幾喫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一輪紅。走見止巖。巖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巖曰。贓在何處。師便喝。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巖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巖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因命爲侍者。至順辛未出世里之烏石。一十六載。遷廣德石谿。　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

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吼時芳艸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　上堂。大道無形。離名絕相。不勞修證。豈涉言詮。一千七百祖師關。仔細看來只者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若欲掃去葛藤。截斷露布。直須向黃面老子方欲拈華之際。金色頭陀未曾微笑之時。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免使後代兒孫做盡許多伎倆。山僧今日更不指東畫西。直截與諸人通箇消息。良久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洪武庚戌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全身藏烏石慈雲塔院。壽七十。臘五十。

天寶樞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奉智者大師像甚謹。一夕。夢僧項有圓光。遡江流而上。曰。我當爲汝子。寤而有娠。師生而美質宿成。年七歲。從仲父沙門慧光于崇興。及長受具。徧歷義海。忽棄去。入閩參天寶鐵關。求依住。關叱曰。丈夫漢不于大叢林相頡頏。乃思局此耶。抽身便入。師下日過悲泣。關聞。乃命參堂。師由是壁立萬仞。晝夜不辨。踰月。因如廁。覩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沉。走見關。關曰。此幾入門耳。向上一著。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關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關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甎鋪。屋上瓦覆。關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關曰。錯。師亦曰。錯。關曰。錯錯。師禮拜而退。俾典藏鑰。尋命分座說法。關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渡江入淮。禮諸祖塔。由建業回浙。旋返永嘉。開報恩于瑞安。遷主江心。復開歸原于平陽。朝廷賜院額及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平章燕只不

花鎮閩。請住東禪雪峯。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于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縉雲眞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台山靈鷲碧峯寶金禪師。乾州永壽石氏子。爲邑名胄。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甫六歲。卽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嘆爲非。遂更衣謁如海眞于縉雲。晝夜精勤。偶擔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于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眞曰。未在。此畢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于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眞復畫如前。師于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台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知爲文殊化身也。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趨赴。常至萬指。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嘆。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詔師至

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于鍾山。命師涖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九。荼毘舍利成五色。齒牙皆不壞。

慈化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巖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峯。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敎。敎示無字話令參。一日唔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是通身汗流。遂見敬。敬擧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擧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横。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値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尙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穎脫。嘗示衆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劍。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毘盧頂顫。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將

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常州府宜興玉峯寂照無極導禪師。吳興趙氏子。生時白光盈室者三夕。值元兵下江南。母許氏爲游兵俘去。師長以求母持大士名至切。徧尋十餘年。得之河間。於是偕禮普陀。從鐵山瓊落髮。次謁及菴信于道場無隱元于淨慈。因汎湖聞漁歌。脫然有省。呈元。元曰。此間無你棲泊處。師拂衣去。尋築菴弁山之陽。母終。葬畢。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於是得玉峯山。建寂照禪院。邑人翕然宗之。至順壬申正月六日。無疾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數。分塔于寂照中隱二處。中隱在邑之東北。亦師所創也。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四

香嚴材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之古緱氏縣樊氏子。幼多病。父母許以從釋。十八秉具。博通外內典。凡詩文辭賦。皆不學而能。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所發。次參淳拙。呈所解。拙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邪。師

曰也須吞得入吐得出始見好肚皮。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曰。却謝和尚記莂。復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辯。豁然無疑。拙遂以大事囑之。有五乳峯前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適萬安虛席延師開法。瓣香爲香嚴拈出也。次遷鄭州普照。又遷大都天寧。後退居浙之杭州雲福。次領西京天慶。洪武己酉主少室。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大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一般無語處誰識聲如雷。問和尚陞座人天駢集。秦封槐爲甚不來聽法。師曰。闍黎聽他說法有分。其對機直截類是。　上堂。瞿曇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河大地。鵲噪鴉鳴。折旋俯仰展鉢開單。豈不是一切塵。諸人還見堅密身麼。良久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今朝二月半百花開爛熳。透過祖師關一一從頭判。卽心卽佛。狐狸戀窟。非心非佛。抱贓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船明月一竿竹。釣盡五湖歸去來。　上堂。作麼作麼。夜叉呈獸面。如是如是。小兒誑閻羅。恁麼中不恁麼。靈龜曳尾。不恁麼中却恁麼。癩獮下深潭。丈夫漢向者裏一趯趯翻。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不說常光現前自然壁立萬仞。三世諸佛是甚屎沸盌鳴聲。一大藏教盡是拭瘡疣故紙。天下老和尚盡是奴兒婢子。且道普照到者裏合作麼生。良久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大道無難言端語端。倚門傍戶者食人涎唾。丹霄獨步者宇宙宏寬。寒鴉栖古木。白鷺立沙灘。紅蓼映寒水。蘆花雪滿天。傅大士忘却門槌拍版。寶志公失却鏡尺剪刀。拍手仰天開口笑。鴈行斜處桂輪高。　上堂。萬壑春歸。綠陰徧野。榴花吐火。鶯囀喬林。安排不得處却自現成。著意追求時還成錯過。所以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如是則放得下時無一事。擬思量處隔千山。大衆秖如不擬議不思量又作麼生。一枕夢回新雨後。數峯高插暮天寒。　上堂。拈拄

杖曰。豎去橫來該天括地。頂顙上一向壁立。無古無今。脚跟下不露絲毫。絕凡絕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黍桶放光。非風動非幡動。非心動。野狐吐氣。直饒聞佛掩耳。聞法漱口。掀倒禪牀。驀面便唾。也是鷓鴣語鶴總不恁麼。未免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來由。寒風纔凜冽。花發舊枝頭。卓拄杖下座。　壬戌冬。周王殿下請師說法。薦國母慈孝皇后。賜僧伽黎旌異甚。至年七十。迺作退休計。世壽□□臘□□

河南府登封嵩山竹菴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巖竇。養䂐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曰。者僧若是個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曰。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椎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

河南府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套。且道作麼生。始得忘套去。乃靠却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心弄碧蟾。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拽拄杖便歸方丈。

空相珪禪師法嗣

河南府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忙忙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

春同花自開。

天慶讓禪師法嗣

河南府陜州熊耳山嵩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巖化往參息菴讓。讓命典藏鑰。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住熊耳有年。其入室勘辨。凛凛然若秋霜烈日。隨機應對。則又如盤走珠。　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只爲你好在言句裏着倒。甘在道理坑埋殺。於一心法。轉增迷悶。所以祖師西來。特爲你打翻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秪是見病與藥。要人平復如故而已。豈有他哉。如始到少林九年。壁立萬仞。坐斷千差。單提向上一機。直使你窺伺無門。鑽研沒縫。者裏還許你以有言會麼。還許你以無言會麼。全彰諸佛之法印。直顯列祖之大機。按一指則地轉天旋。行一令則山崩海竭。又安同彼割截虛空。巧立門戶。輩而終日隨波逐浪。妄生枝節者哉。大衆還會麼。就是洞山玉線金針。也是花前弄影。臨濟主賓玄要。無乃醉後添盃。諸人還覷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一日謂門人曰。吾順化時至。汝輩甚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少林第三十世之一

靈谷謙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峯驅烏。明洪武丙寅。試經得度。謁靈谷巽中謙。方入見。懷中香忽墮地。有省。典維那。及謙沒。往謁雪軒。典藏鑰。會泉州開元虛席。旨下。選諦當人住持。闔舉得師。師奉敕以戊寅六月入院。開堂。僧問。法筵肇啓。四衆具瞻。皇恩佛恩。如何報答。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

曰。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爲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與麼則徧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個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眼花不少。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兎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人天胥慶四海歸仁也。師曰。且合取口。乃曰。山僧此蒙天語以清心潔己四字。敕住此刹。諸人還知聖意麼。只者四字。是傳佛心印。是鎭海明珠。山僧南來。特特拈出。普施大衆。要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鶩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溥益而地溥載。諸人還會麼。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飮無爲酒。不坐涅槃牀麼。若恁麼會。非固不非。是則不是。山僧今日不敢久閟。爲諸人當陽指出去也。乃拈拄杖卓一卓曰。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師居後百廢俱新。永樂壬午。朝京同諸山舉住福州雪峯。法道之振。不減眞覺。洪熙甲辰。奉旨住南京靈谷。宣德改元卒。有語錄。題名古鏡三昧。行於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杭州府普明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芳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芳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未幾。請歸慈光。正統辛酉六月十三日。上堂。住世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朝日。至癸亥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荼毘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

杭州府淨慈照菴宗靜禪師。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永樂辛卯。應選出住護國。尋遷雪竇。正統乙丑。僧錄以淨慈虛席。舉師補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

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塔於藕華之祖丘。

天童一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撼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洪武癸酉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應詔。對揚稱旨。是年秋。銜命祀廬山。禮成。詔主徑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貼天飛。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　問。新到我者裏。虎狼塞路。荆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　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掀倒禪牀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者依草附木底精靈。　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

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徑山上堂日。僧問。九重天上承恩澤。五髻峯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與麼則過量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和尙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待盋盂峯踍跳。卽向汝道。曰。適聞疏中道。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曰。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曰。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閒掣取錦標歸。師曰。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卻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盋盂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會。師曰。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落崖石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舉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荆棘林是好手。時有僧曰。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曰。蘇嚧蘇嚧。師曰。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荆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濕。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示衆。宗師家不得已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敎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浴佛上堂。眞佛無形。浴

箇甚麼。昆藍園裏妄見空華。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衆曰。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下座。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鋤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攙搖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舉盤山示衆。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旁觀知有宗門爪牙。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曰。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到者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曰。擊碎三玄三要門。普天匝地淸風起。　上堂。舉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駘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爲甚和尚恁麼道。却得某甲恁麼道。却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師曰。玄沙與鼓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者箇。總欠悟在。雪竇曰。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緇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浴佛話。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

在。黃龍南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煙熖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淩霄之陽。

壽昌源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瑞巖。後遷天童。有侑宏智祖塔辭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窣堵。鎭茲東谷。洞上一宗。眞規復復。昭告菲詞。深勒崖谷。願師再來。爲法作則。

徑山悅禪師法嗣

寧波府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至正壬午祝髮於邑之西方寺。走雙徑。謁南楚。久之乃得證入。無何。避兵會稽。遂主慈谿定水。凡廢者煥然一新。以干戈間阻。不能省母。作室於澗東。名蒲菴。取陳尊宿義。後遷鄞之天寧。杭之靈隱。　舉馬祖遣人送圓相上徑山話。頌曰。緘同特地謾殷勤。海月山雲見處親。莫怪南陽太饒舌。乾坤誰是不疑人。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一幅冰綃五色新。玉梭巧織鳳池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話。頌曰。妙喜天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刹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話。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　舉靈雲見桃華玄沙未徹話。頌曰。盡向長安踏早春。紫騮

隨處逐芳塵。年年歌管東風裏。解識桃華有幾人。　洪武戊申。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敕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有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書一千餘言。又答晉王問禪要書五百餘言。所著有蒲菴集及蒲菴外集行世。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台州臨海李氏子。年十二。依季父沙門仲智於石門寺。十九得度。爲大僧。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至正丙戌。出世台州安聖。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眞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夏。洪武癸丑。杭郡侯命主中竺。至則淨慈諸勤舊。相與力爭。屢卻不聽。不得已。强居二載。退臥竹院。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

天界信禪師法嗣

溫州府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季中信。信居護龍河上。師嘗分座說法。後信示寂。師出世建業之聖泉。次遷永嘉雅山。未幾。江心虛席。牧守請主之。所著有三會語錄。

天目本禪師法嗣之一

金華府義烏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董氏子。年七歲。從諸父比丘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之會。行丞相府飯僧中峯。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峯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

有省，亟往見峯。峯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食貓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峯。峯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飯。峯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峯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甏。峯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宣政院脫歡亦遣使見迫，師皆不諾。居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遂杖錫踰濤江，東至義烏之伏龍山。山如青蓮華。乃卓錫巖際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泰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久荒廢。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爲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　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無佛祖。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草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髯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　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破苕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 示衆。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怛那西方日出。 示衆。舉德山托盔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峯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作眞王。何以假爲。 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近傍處。豈常情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衆。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卻紫。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傅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示衆。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 示衆。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師曰。大衆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示衆。舉瑯琊覺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檢點將來。總

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　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　示衆。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與麼說話、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又喝一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一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麼。又喝一喝曰、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　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不及。是汝諸人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喝一喝。　示衆。世尊拈華、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喫鹽止渴。溈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插鍬、性命難逃。俱胝竪指、是何道理。雪峯輥毬、老不知羞。石鞏張弓、誑謼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誵譌。玄沙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不喞𠺕老凍儂、生前鹵莽、死後顢頇。罪犯彌天、髑髏徧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坑埋卻。拈拄杖卓一下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深一丈。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鐵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　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青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峯老祖法衣一頂、今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

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下座。　元順帝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奄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菴。謚佛慧鑑禪師。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世之二

天目本禪師法嗣之二

蘇州府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譚氏子。受業禾山。得法中峯。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爲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會倒地在。　問如來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蝦蟆䠥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

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旣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卻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賠你三文買草鞋。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問卽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鮫斷鶺鴒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　示衆。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爲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脣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是古佛。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　示衆。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鐵剗禪。老僧者裏。卻似水上葫蘆。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鱍鱍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爲我提起看。　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牀。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脣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卻。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麵餺飥。　示衆。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遂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　示衆。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

一句。召衆曰、一鋪是九里、三鋪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　示衆。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師曰、者箇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甚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　示衆。跛者命在杖、渡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着眼看、便與閉卻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卻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　示衆。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拕豎拕。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　示衆。天如老漢、一箇獃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卻藞藞蘧蘧。道他藞藞蘧蘧、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玄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瞋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卻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　示衆。舉臨濟道、我在黃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麤漢。何以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　示衆。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喝。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示衆。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示衆。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俗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　師不領院事、居恆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浙江諸名山、堅

卻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元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原。

日本國建長古先印原禪師。本國相州藤氏子。藤為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於天台、見指參中峯。峯命給侍。師屢呈見解。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峯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峯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師釋然領解、峯因囑曰。善自護持。復參虛谷陵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諸老。咸以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歸國。載師同返。遐邇欽敬。初出主甲州之慧林。歷遷八剎。後住相州之建長。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時甲寅春正月也。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依末山本受業。後參絕學、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入閩、初主南浦之天心。泰定甲子、建陽簿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菴。迎師開山。敕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錘勘驗、不少假借。　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噴氣。遇饑而餐、遇困

卽睡。諸方撒土揚沙高仰心空及第。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卻閒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爲汝斷。　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　師生於元至元乙酉。寂於元至正壬辰。說法二十九夏。住世六十八秋。全身塔於本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府淨慈德隱普仁禪師。蘭谿趙氏子。年十歲。依寶石秋潭受業。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弘道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旋命侍香。復見南楚於雙徑。分座說法。至正乙未出世西峯淨土。戊戌。明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甲辰。還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五十。有山居詩三會語錄行世。

淨慈林禪師法嗣

杭州府止菴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菴俱爲平山嗣。德業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衆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

江寧府天界同菴易道夷簡禪師。洪武戊午。主南屏淨慈。兵燹之餘。殿堂鐘鼓。爲之一新。父子繼席。傳爲盛事。二十五年壬申。奉旨主大天界寺。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府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出家海寧淨妙。謁天眞發明別傳之旨。韜光晦迹。交聘不赴。晚居弁山之白蓮。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并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璚華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後退歸淨妙示寂。塔於弁山之南阡。所著有南極語要。

華頂覩禪師法嗣

處州府白雲福林智度禪師。麗水吳氏子。年十五。從禪智寺空中假薙染。習定楞伽菴。越數夏。出遊七閩。旋還里之白雲。築室以居曰福林。後參靈石芝於淨慈。謁斷崖義於西峯。俱不契。聞無見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卻與汝道。師擬進語。見便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華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見頷之。遂服勤。數載辭去。見囑以大法。師佩服之。復往長沙見無方普雲居。謁小隱大。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之普慈。移茆山。遷武峯。明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蔣山。師應詔。事解嚴。還至杭。居虎跑。秋趨華頂。明春示微疾。仍回福林。五日。忽沐浴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三。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西院。

天童砥禪師法嗣

寧波府大梅護聖無作文述禪師。明之慈溪人。幼不御不潔。讀書入口成誦。子史百家無不徧覽。一日閱佛書。忽心融神會。如素習者。白父母從東溪牧落髮。就大用諿具戒。首參元叟東嶼。皆以器許之。然不自許可。

遂入天童。見怪石。與語契合。典藏鑰。甚得深旨。出世住鳳躍山等慈寺。次遷大梅。爲衆說法。脫略窠臼。一時名緇奇衲。風靡而至。帝師錫以覺智圓明號。後歸老福昌。而士夫名宿。益勤過從焉。年七旬。畏煩。退居花嶼湖。居恆臨衆甚嚴。至接賓。則又津津然喜見眉目。示寂於元皇慶癸丑九月也。

烏石愚禪師法嗣

江寧府靈谷非幻無涯道永禪師。衢之西安浮石吳氏子。父夢明果至門。誕之。投烏石傑峯出家。峯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峯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錬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時年始十二。峯大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無礙辯。峯爲印可。永樂間。勅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有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荼毘。舍利徧布七衆。歎未曾有。

溫州府護龍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源氏子。父官方宰。九歲。送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旨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引師見上。上喜。勅見季潭泐。泐指令徧參。後謁傑峯。一日。峯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峯不白。師出衆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峯曰。草菴上蓋瑠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卻南山虎。峯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峯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入室。後辭。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峯。再遷護龍。嘗垂三關語。一曰。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拕泥帶水。二曰。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卻。三曰。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永樂丁亥三

月朔。集衆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須彌。遂坐逝。塔於南院。

萬安嚴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齠年。繫念空宗。依止少林訓剃落。二十。納具。初參月印於香山。鮮克契入。會松庭主天慶。師往依之。師舉印示衆。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與麼說話。若是鹵莽禪和者裏如何透得語。問曰。者個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庭曰。笑破山僧口。師罔措。庭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盌。師愈不安。一日庭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尋匿迹二祖菴。洪武庚午。繼席少林。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擲拄杖。便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屬有知。不屬無知。豈可向句下研窮。意中揣度。復舉可大師問初祖。弟子心不安。乞師與我安心。祖曰。將心來我與你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你安心竟。師曰。缺齒胡販得個陳年滯貨。攤向街頭。若不得個孟八郎。承虛接響。幾乎無着落處。總好與三十棒。　永樂辛丑。無恙。忽集衆敘別。說偈曰。行年八十七。相爲在今夕。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偈畢。儼然而寂。師行止端莊。毫無放逸。雖密室如對大賓。周蜀伊三殿下。嘗登山尊以師禮。珍錫甚至。師皆泊如也。

△少林第三十一世之一

伏龍長禪師法嗣之一

蘇州府鄧尉萬峯時蔚禪師。溫州樂清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十六。得度。十九。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巖。巖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抵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

倒淨瓶話，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費半年。當日有人親在側，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於華頂。見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造千巖，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卽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値三千與大千。卻被傍觀人抉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語。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巖寄以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畀以法衣頂相。　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攀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僊描不就，終不與君傳。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似卽似，爭奈口口不同。自代曰，上大人丘乙己。　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白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啓，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精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

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麽生。斂僧伽黎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尙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卽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塔於院西岡。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於是歸里。築室於郭匯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洎千巖遷化。衆請繼席。　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峯。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麽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麽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尙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

消息。山僧數年、撈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尙鼻孔、一串穿卻。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擧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寃家。一人向孤峯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峯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華、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

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互天烈焰、燒卻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曰、幸是無瘡、勿傷之也。　結制上堂、臘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蘂。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壤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衆。佛是衆

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酢處。看是什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　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示寂。塔全身於松隱。

金華府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五。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始徧參諸方。久之歸。覲千巖。至正壬辰。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會巖遷化。後出主聖壽。蘇平仲嘗過訪。寒溫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語默。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荼毘。五色舍利無數。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六。塔□□□□。

杭州府天龍水菴無用守貴禪師。婺州甄氏子。十八歲。投康侯山芟染。泰定間。遊浙西。適千巖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龍華去天龍。密邇。大道平力圖起廢。挽師與巖主之。會巖去義烏。師與俱焉。至正丙戌。謁中峯。羣疑頓釋。旋居嘉禾。一夕夢大道曰。我已棄人間世。師驚疑。挐舟訪之。由是復主天龍。辛丑八月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行省丞相達識鐵木爾爲

主後事。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函櫝中生舍利五色。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五。

金華府華山明叟昌菴主。浦江人。縛茅里之華山。往謁千巖。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一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長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

江寧府天王山般若法秀禪師。嘗居婺之聖壽，為第一座。元大德末，棲遲此山。至正甲午，明洪武主渡江，單騎入山與話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焉。師久之，遊廬山。莫知所之。而所居佛龕亦蕪矣。洪武丁卯，上憶其事。詔工部侍郎黃立恭諭之曰。朕渡江來，嘗謁法秀禪師。與語，卓有識見。今其亡矣，爾可選一辦道僧，即舊地重新創建一菴，以見朕意。立恭乃舉僧紹義，引見受命而去。于其山蓮葯上立菴，賜名般若禪院。左春坊鄒濟作般若禪院記，紀其事甚詳。

高仰友禪師法嗣

鎮江府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贓在甚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卻搖脣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尚有此子，善自護持。

一峯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為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鬆。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

白蓮安禪師法嗣

湖州府碧巖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黿山陳氏子。初見嬾雲。後於虎丘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祖塔。趦錫歲餘。忽有省入。還嬾雲。雲爲助喜。後住碧巖。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觀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爲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靈蹤不斷。卽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峯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嬾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嬾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恆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宿膺徵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奠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正統八年癸亥春。景隆五十二歲。其所著有空谷集。尙直尙理編。

福林度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松陵人。年十三。投越州日鑄寺出家。十五。祝髮。受具戒。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高仰。禮拜起。依實供通。梅打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

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衆。時年二十八矣。衆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巖谷、三十年來懶送迎之句。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衆請東廬山開堂。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强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實履踐、尅苦勵志、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盋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永樂丁亥。復奉旨於天界終老焉。

嵩山改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俱空契斌禪師。晉亳邑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薙染。永樂丙申、參凝然、求示心要。然曰。你向達磨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罔無以對。於是疑之。不知飲食之爲何味者久之。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上丈室、擬呈似。然遽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然曰、作麼。師曰、和尚何得贓誣平人。自是愈加鍛鍊、日新日益。一

曰。然問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爲點首曰。洞上一宗在汝躬矣。正統戊辰。出領嵩山院事。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九重深密敢誰窺。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殷勤宣至化。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玉階仙杖覲龍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治。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請闍黎尊重。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曉抱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偪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既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砂裏無油麥中有麵。　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烏龜向火。曰。如何是成劫已後底事。師曰。龍馬負圖。　師以景泰壬申示寂。塔於少林西塢。世壽七十。

鄭州福禪師。僧問。鄭州梨何似青州棗。師曰。多柴阿師慣潦艸。曰。和尚也須別垂一隻手。師曰。那討閒錢買落花。

汝州風穴古潭本深禪師。山西絳州張氏子。處胎時。母數夢異光入口。父怪之。髫齔捨金臺村大覺洪處出家。二十五。參凝然於少室。執侍一紀。受衣囑。永樂甲午。奉敕校證藏經。宣德丁未。主風穴。庚戌八月十五。集衆辭世。說偈曰。雲來雲去天元淨。漚滅漚生體自同。若問個中端的意。一輪明月伴淸風。遂化去。門人建塔於開山沼公之塋西。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二世

鄧尉蔚禪師法嗣

杭州府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州常熟錢氏子。幼出家破山。聽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參萬峯。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實義。峯劈頭兩棒。攔胸一踏。踢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起曰。是即是。太費和尚心力。峯然之。嗣以偈付之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問要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許誰親。復囑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領旨。結廬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過訪東明。明曰。和尚曾見甚人。師曰。見即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與論宗旨。喜甚。乃曰。東明一席。敢煩和尚相繼也。慧虽不出月亦去也。明至二十八。辭衆。廿九夜示寂。當正統辛酉六月也。師欲歸洞庭。衆堅請乃繼其席。上堂。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你鉢囊裏。師曰。者僧如出林虎。被睦州收入重網深坑裏。埋卻了也。時有僧問。未審那裏是他重網深坑處。師曰。你禮拜着。僧拜起。理前問。師哭曰。我爺哪。我孃哪。僧罔措。師直打出。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門曰。兎子懷胎。師曰。古人如此問答。饒你通身是眼也。覷不見。通身是手也。摸不着。還委悉麼。以拂作圓相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舉雪峯因僧禮拜。起峯打五棒。僧曰。某甲有什麼過。峯又打五棒。師拈曰。前是殺人刀。後是活人劍。無奈者僧不悟。若悟。管教雪峯喫拳有分。　舉黃檗見趙州來。便閉卻方丈門。州入法堂叫

曰救火救火。築開門捉住。曰道道。州曰。賊過後張弓話。頌曰。一擒一縱兩施能。戟去鎗來展大勳。彼此機關誰識得。至今疑殺李將軍。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頌曰。商鞅立法太嚴酷。連累隣邦人膽寒。如有縱橫無犯者。秦王高拱樂函關。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便曰。看箭。州亦曰。看箭。萸曰。過。州曰。中。頌曰。季春茉苡生前徑。三月桃花茂小園。可惜芳春人不識。樹頭百舌更能言。　沈貫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擧手曰。經也。月也。指也。貫罔措。師拍案一下曰。月落寒潭。貫有省。乃曰。吾師之道。非凡情所能測。師年臘並尊。出世僅十載。遽唱滅。臨終說偈曰。九十六年在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今日一齊鎖殞。釋迦至我。有不可數老和尚。乃以拂作圓相曰。都向者裏安身。咄。擲拂而逝。當景泰庚午。門人塔全身於東明左側。

蘇州府鄧尉山寶藏普持禪師。萬峯付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後繼席聖恩。爲第二代。虛白參。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白向前問訊。叉手立。師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見解。白乃發憤。至第二夜大徹。師示寂後。塔於萬峯之側。

武昌府九峯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從本州寶林緣受業。初謁無聞。聞示以高峯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有萬象全彰一鏡中之句。乃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峯於喝下領旨。峯付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後住九峯。明洪武壬戌。孝慈皇后賓天。楚王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驚異。特留邸館。請問法要。上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

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刹。師力辭。命中官送還九峯。丙子。御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命中官賚送。諭慰彌至。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松華供之。秉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暇究眞玄。百艸頭邊大有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大悅。永樂甲申。一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巖。諡清福廣慧禪師。

蘇州府鄧尉山果林榮禪師。虛白參師。師擲蒲團曰。汝試道看。白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後如何。白擬議。師便打出。

松隱然禪師法嗣

道安禪師。失錄姓氏。矢志礪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舟三昧。永樂丙申。示寂。遺偈曰。不會掘地討天。也解虛空打橛。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蟆呑月。踏翻生死大洋。說甚漚生漚滅。世壽七十有七。

金山濟禪師法嗣

建昌府新城壽昌西竺本來禪師。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觀音寺。年十三。參一峯。執侍七載。一日。聞讀法淨經有省。偈曰。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逈不同。身伴金毛石獅子。同頭呑卻鐵崑崙。峯寂。走見慈舟於金山。禮拜起便問。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斷。舟曰。贓在何處。師拍案一下。舟便喝。復舉香嚴上樹話。反覆徵詰。有當。乃承印可。初住劍江。壽聖寧藩致書聘師。三返不赴。僅答問道書。授慧光普照頓悟圓通之號。永樂乙

西開法壽昌。上堂拈香畢乃曰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己躬事黃龍最上峯便下座。後往閩之杉關重開福田壬寅十月八日忽索筆書偈曰者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只隨流是聖是凡人莫曉咄來來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書畢趺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奉全身於法堂供養。

天界俊禪師法嗣

□□府東普道林無際明悟禪師別號蠶骨蜀之安岳通賢鎭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習禪定工夫後參樓山清清舉趙州無字話師當下有省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西江悟首座指見無念會念謝世遂參古拙禮拜次拙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拙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拙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拙曰我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拙復還坐纔問曰大地平沉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拙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拙曰因甚不道師曰亙古亙今拙曰亙古亙今卽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拙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拙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卽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伊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齁齁打睡拙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卻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門下法嗣七人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河南府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生宣德己酉。九歲。出家受具。首見無際于隆恩。有省。入天順己卯。歸牛山結茅。辛巳。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寧。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爭奈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于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　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意旨如何。師曰馬祖去世久矣。　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富兒易嬌。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卽心卽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良久曰。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盞盂。

江寧府祖堂幽棲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從正菴中芟染。往謁古拙。一夕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日。趨見拙。便震聲一喝。拙曰貧人得寶邪。師曰寶卽不得。得卽非寶。拙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拙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遽掩耳便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拙爲助喜。度嶺至西坑。築菴。影不出山者二十年。宣德壬子。赴武林虎跑。請後應祖堂幽棲。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唯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而逝。弟子奉全身塔于菴左。壽七十。

何密菴居士法嗣

揚州府素菴田大士。僧問。補陀路向什麽門出。士曰。上座卽今從什麽門入。僧曰。抑勒人作麽。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錯。復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擧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擧似去。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工夫斯得之矣。咄。

嵩山斌禪師法嗣

河南府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投福先芘峯剃落。初參嵩陽龍潭順密縣超化宗。入室參請。俱有契入。後乃參俱空於嵩山。山以綿密闔輿重加淘鍊。一日。擧天衣以五行者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於五位輿旨親證無遺。受囑後。隱於郟鄏定國寺。尋開法菩提。明成化癸巳。主法少室。　示衆。向上宗乘。本無言說。當人一着。非假外求。直須向自己胸襟中迸出。偏不附物。正不立玄。不涉程途。方得到家穩坐。雖然。你還知九峯不肯首座麽。百丈五百生墮在狐窩麽。金鎞刮膜。擬則成乖。有志此宗。大須仔細。珍重。　成化壬寅。鈞州徽藩聘住觀音寺。六月。示寂。世壽六十四。僧臘四十。塔全身於少室祖墳。

△少林第三十三世

東明慈禪師法嗣

江寧府高峯寶峯明瑄禪師。吳江范氏子。俗業斲。因海舟令造塔院。足傷。索酒。舟曰。幸傷足。若斫去頭。雖千醒汝能喫不。師媿。遂求爲僧。一日。燒火般柴次。舟曰。是什麽。師曰。是柴。舟曰。是柴將去燒。師致疑。通夕不寐。忽爲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照之大悟。趨見舟。舟拈棒。師奪棒曰。者條六尺竿。多時不用。今日又要重

拈舟大笑。師呈偈有笑裏藏刀子細看句。舟曰。卽此偈可紹吾宗。遂以偈付之。有臨濟兒孫獅子子之句。後住金陵高峯寺。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麽。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何如。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擧拳問。四川還有者個麽。曰。無。師曰。因甚卻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着空。曰。本瑞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喜爲克家種艸。堪支吾道。遂書偈付之。曰。濟山棒喝怒如霆。殺活臨機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放出一枝新。師於成化辛卯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於東明寺左。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府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楚王氏子。父爲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年十四。從妙覺湛然受業。適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麽。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疎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擧首覩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鐵幢。諸方因號旵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林指令參寶藏。具迷悟由。藏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一日室中侍立。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師遂發憤。寢食俱廢。至第二夜。驀然徹證。遂述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藏笑曰。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雖然。也須善自護持。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後遊安溪古道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志。

一住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宿衲爭趨。成大精藍。宣德乙卯。勅額東明禪寺。嗣領衆重修淨慈大殿。正統辛酉六月廿七。忽集衆叙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廿九辰刻。跏趺而逝。茶毘舍利無算。塔于本山東塢。壽七十。臘五十有五。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大闡參。師問。何處來。闡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裏。闡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邪。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遙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

道林悟禪師法嗣

安慶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荊璧紹琦禪師。蜀之安唐雷氏子。幼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參壞空有賊不打貧家一段語。正統癸亥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

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記莂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出住後。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歸岨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煑月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卻波璃盞。　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乙亥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復舉法燈開堂曰。蓋爲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話畢。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已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饗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卻。若有問饗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他若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　上堂。拈拄杖曰。只者些子。諸訛

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舉揚不出。卽今落在山僧手裏。橫也由我。豎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戳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什麼盌。便下座。　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　示衆。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曰。機先一著。覿面全提。擊禪牀一下曰。句外一言。和聲揭露。不許停思顧佇。那容擬議分疎。眨得眼來。劍去久矣。縱饒佛祖到來。也只攢眉有分。何故。蓋爲非言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便當點首一笑。猶較些子。近世人心不古。學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地。大覺世尊於二千年外。早已識得衆生心病。預設多方。曲垂規則。故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曰。衆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所以結制安居。尅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解結之有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會證悟也無。已悟者且置勿論。未悟者則此一期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眞正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圓覺期場。無論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要見箇徹頭徹尾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豈虛語哉。驀豎起拂子曰。還知落處麼。幻叟今日不辭饒舌。更爲諸人下箇註脚。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渾圇。等閑得失俱拈卻。風送潮音出海門。　師到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

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篋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

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　天順丁丑。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建雲峯寺。迎師住持。成化癸巳三月中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呑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

雲南府古庭歸化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丁氏子。十九。參柏巖。宣德庚戌。走金陵。參無隱道。道示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未有所入。乙卯抵貴州雍蘿山。入蜀。脇不至席者數年。始大悟。正統間袖香走隆恩。參無際。際曰。子見處因甚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箇非別。際頷之。一日辭際。際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際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天順間。遷皖桐浮山。　示衆。汾陽無業道。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煑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便忘大果。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

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卻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良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你脊梁似生鐵鑄就。機辯如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曰。昨夜蟭螟呑六合。虛空撲碎落巖前。復召大衆曰。珍重。　後歸里古庭。建歸化禪林。以弘治癸丑七月二十日示寂。古庭與盤龍南北並峙。至今二大士肉身存焉。

田素菴大士法嗣

□□府佛跡頤菴眞禪師。示衆。青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脚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己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立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獃椿椿地。卻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定國從禪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北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子。祖才扈從明成祖靖內難。贈武德

將軍。遂居通州。生師於景泰甲戌時。父夢僧寄宿。翌日得誕師。成化丙戌。脫白於本州萬安寺。師白菴空。癸巳。詣杭納具。丙申北還。掩關閱萬松拈提從上古德機緣。竟若面牆。一日忽省曰。此宗非絕後再甦。懸崖撒手者。要望他針線細密。盤旋回亙不觸當頭。兔子摶牛奶。萬萬不可得。既而翻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承師有言。當人一著。非假外求。直須向自己胸襟中迸出。方得到家。祇如本無自己。當體全空的人來。如何接他。語未絕。從劈面便掌曰。你恁麼那。師大悟。呈偈曰。劈面攔腮電光石火。立命安身絕影蹤。臘月蓮花開朵朵。一日從問。二祖三拜歸位。是何意旨。師曰。褊衫破衲襖。從曰。未在更道。師曰。草履着氈靴。從喝曰。怪事。師拂袖便出。從撫而印之曰。子異日支吾宗。當大播天下。慎之哉。無忽也。弘治壬戌。開法登封華嚴。正德改元丙寅。奉敕遷少林。參徒雲集。撾鼓無虛日。

上堂。舉金峯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峯與一掌。僧曰。為什麼打某甲。峯曰。我要者話行。師曰。鵰啄腐鼠。鷹銜死蛇。蓋緣種類洿下。只作者般伎倆。累他金峯。卻成話柄。當時華嚴若見他道。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即掩耳而出。為什麼不見道。師子翻身處。金剛正眼開。

上堂。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古人恁麼兢兢業業。日日惟心。只解登高。不能放下。大似抱橋柱洗澡。若是山僧即不然。是非海裏橫身。入聲色場中信腳行。烈焰亙天休覓火。誰教日午打三更。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喚鬼呼神到目前。黑漆崑崙戴紙帽。夜明簾外打鞦韆。

舉女子出定話。頌曰。三間茅草屋。六個大煙燄。驀地瞋心發。遍界熢烘烘。

示眾。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以單絲。言之愧墮。汝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個事。急須努力。莫

閒過日。大衆且喚什麼作一乘法。響良久曰。切忌喚甕作鐘。伊鄭徽三府。嚮師德風。勤從問道。而師之法道益可想見矣。嘉靖甲申年七十有一。倦接納。乃命門人於三十六峯煙霞中結菴投老焉。

祖燈大統卷第八十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四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安陸府荊門州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廿二。棄家。遠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病甚。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功夫切不可放過。因舉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慧。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透得孃孃依舊是婆婆意旨。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路次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峯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中)住後落堂。開示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

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慮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所謂見性成佛者、見性不是見他人之性、成佛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住坐臥時、便看者行住坐臥底是誰、見色聞聲時、便看者見底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秖是一箇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咄。　示衆。閒花野艸露眞機、劍號巨闕。蛺蝶穿園拍板扉、珠稱夜光。兩岸蘆花齊點首、雲騰致雨。一條江水伴鷗飛、露結爲霜。山僧於此盡情吐露。更有一句尙未曾道。㊉會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　寂後、門人於弘治十一年戊午、建塔於衛輝府輝縣白鹿山之白雲寺左。

東明旵禪師法嗣

江寧府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郡余氏子。生洪武甲戌。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大、遂發心出家。奮志參尋知識。首見太初。初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

師曰。兩眼對兩眼。宣德丁未出峽。遊燕京南詢至武林。謁東明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明便掌。師曰。作麽。明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明復掌。師曰。老和尚名不虛傳。遂展具三拜。未幾復遊金陵。正統丁巳。太監袁誠請師住持翼善。庚申五月二十八日。東明遺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辛酉。東明如期果寂。成化丙戌。師示寂。壽七十三。臘五十餘。塔於寺左。

蘇州府水心月江覺淨禪師。姑蘇范氏子。年十五。從古拙芟染。永樂壬寅。參峴山宗。後見東明。親依最久。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和尚那裏去來。明便喝。師亦喝。明打出。後菴居天目。天順間遷里之水心。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壽七十九。臘五十一。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從斗峯祝髮。往參雪骨中。一夕有省。成偈曰。手把龜毛索。毘盧頂上推。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見中。中曰。還我話頭來。師復衝口曰。坐斷恆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可之。後住君峯二十餘年。清遠之風。從化者衆。弘治辛酉二月十七日。集衆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事尤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虛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投子琦禪師法嗣

順天府涿州金山賓禪師。參楚山。山問。面南看北斗。且道明甚麽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山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山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山曰。向上一機又作麽生。師曰。青天白日卓午。山曰。未夢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綫。石女度金鍼。山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山拈拄杖。師便喝。

拂袖而出。山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尚慈悲。山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俛首默然。山肯之。

□□府唐安湛淵禰禪師。依楚山最久。一日入室次。山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山曰。松風流水爲什麼卻說得。師曰。爲渠無口。山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山曰。秖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山曰。聞卽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豎起拳頭。山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卻聞得。山曰。因甚渠卻聞得。師曰。爲渠有耳。山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山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

襄陽府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一日山出郡歸。衆途迎。山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師曰。大衆久立。請和尚同寺。山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山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山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

順天府房山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到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卻不會。山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卽今亦不在關內。山指關門曰。爭奈者箇何。師便喝。山曰。天氣炎烝。善加保護。師便禮拜。

□□府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問。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山拈拄杖曰。聾。師便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山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

山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山曰。大好沒口。師曰。謝師答話。

□□府松藩大悲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後居松藩。一日。楚山過其廬。師述悟由。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青白眼。何用撒泥沙。山印可之。

□□府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山曰。號甚麼。師曰。隱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山曰。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徧潤寰區。山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日。山呵呵大笑。

順天府房山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亘氏子。久從楚山遊。一日山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尚看底是什麼。山喝一喝。曰。你道是什麼。師亦喝。山擧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處得來。師彈指一下。山便休去。

□□府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山曰。久聞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山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太殺不本分。山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山曰。似卽似。是卽未是。師便禮拜。

□□府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山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卽不可得。山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

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進語。山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江寧府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祖芟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無字話染指。乃叩月溪。復往投子見楚山。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固始之南山有年。明天順間。住金陵高座。　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有時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青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齩又齩不得。大衆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拍案曰。眉間拶出金剛燄。露柱燈籠盡放光。成化癸巳八月九日。集衆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長往。

珪菴祖玠侍者。因病次。楚山入寮。躬視時。值心上座來。山顧師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山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山休去。後病革。有痛苦聲。山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魁首。山曰。既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師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山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復執師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

廣善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皓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一歸何處。聾師

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蹤。傳領之復往金山謁無極。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麽。師曰。青山不露頂。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撥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杖子。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麽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月爲印可。後出世槎山。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護佑。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善根。雖然猶未是衲衣下事。且作麽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卽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下鳥啼花。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青松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淸。　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

江寧府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獲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麽。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得紹如來傳燈。二祖覓心。堪續祖宗正脈。驀豎拂子曰。還見得麽。良久曰。千聖不能識。擊拂子。下座。

河南府伏牛翠峯德山禪師。關陝西夏人。幼質朴。年三十始出家。從雲南牛首海爲弟子。海寂。師得遍參。而礙膺之物終苦未除。因古峯指參寶月潭。潭曰。子期心固遠。特欠一番徹骨在。過此從死中活來。向人出言

吐氣。始有著落。不然。總沒交涉也。師聞。於是入伏牛。苦心六年。始得大悟。出世。瓣香。爲潭公拈出也。異日在都門吉祥時。以衆廣。朝廷聽讒言致怒。師爲捨衆歸伏牛。衆益盛。說法凡三十年。一日謂衆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化首丘。願也。遂還京居延壽。未幾示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于寺曾同之後。有贊師像曰。有風斯淸。有月斯明。猗歟翠峯。玉振金聲。

太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府天眞毒峯季善禪師。鳳陽吳氏子。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明示以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陳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覲子根器雖異。切莫被人哄去作長老。誤汝大事。師蒙誨。誓此生以悟爲期。正統壬戌。入川參無際。會際赴召入京。遂掩關。關中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其時適際遷化。遂依月溪。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曰。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溪園中坐次。溪曰。你向來看甚麽話頭。師曰。無字。溪曰。如何是無。師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溪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寒光燄燄。耀古騰今。溪曰。還我劍來。師曰。擬動則犯他鋒鋩。溪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溪曰。老僧來聻。師曰。亦不相饒。溪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溪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贓賊分明。溪曰。賊卽且置。還我贓來。師曰。六六三十六。溪曰。未在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溪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身露地。溪曰。你卽今向甚麽處安身立命。師曰。何處不稱尊。後辭溪。抵浙。掩關天目萬峯菴。

月溪亦蒙旨欽賜歸金陵大岡。遺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溪臨委息。命送衣拂畀之。師住山凡四十餘載。天順間建西湖之三塔。洎天目之招明。吳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慈雲嶺天眞。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難。　僧請益曰。高峯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卽向汝道。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示衆。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已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麽生會。良久曰。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挂角羊。　成化壬寅示寂。於天眞塔建本山。

太原府五臺山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溪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溪異之。復入蜀。獨居飛雪山三年。一日炊飯定去。覺時飯已成醭。以地坐久。足爲冷溼所侵。不能起。得人荷至後山調息。始愈。一日坐木上。聞爆竹聲。豁然大悟。自是一切時中。洞然明妙。謁廣福。呈所得。福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眉毛横眼上。鼻孔大頭垂。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又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淸。明天順丁丑。還淸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命師住持。有山居偈曰。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一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

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山青葉又黃。臨寂坐脫於本山。

江寧府大岡夷峯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法無前後。

潼川州蓬溪智林天淵福湛禪師。以勤苦入道。獲記月溪。及開堂弘化大為楚蜀禪學所歸。壽七十七。寂時。有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清風一樣同之句。蓋辭世偈也。有天淵錄二卷行世。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雪峯。蓄養有年。因峯遷化。未獲印可。遠扣楚山。值定王薨世三周除禫。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皇風清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山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禫之辰。迺鶴駕仙遊之日。未審薨世主人金容即今何在。山豎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山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不更疑。山曰。俊哉衲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勿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性空無極聞和尚。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湖兒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鬬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

青山笑點頭。百年古調翻來別。

古庭堅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生宣德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芟染。古庭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仙山轉身。卽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為妙喜淨邦。長水濬嶽積而來。琅琊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　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囘。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　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匪移當念。紅藕華開聞水香。觸著蟭螟蟲半邊鼻。青山低處見天闊。展開瘦蚊子一莖眉。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共號。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納些。動容滿目家山。依舊青天白日。　冬至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我為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

陽生。珍重。　示衆。山高海闊。月朗風淸。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　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村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　山居吟曰。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於本山。

佛蹟眞禪師法嗣

處州府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呑噉。施爲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雖然。切忌喚鐘作甕。喝一喝。

和菴忠禪師法嗣

寧波府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秖是一疑。纔有間斷。卽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卽打作兩橛。只管勇猛急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卻鼈。大衆忽然甕中捉著鼈時。如何。切忌認奴作郞。

嵩山載禪師法嗣

順天府宗鏡菴大章宗書禪師。別號小山。順德南和李氏子。生明孝宗弘治庚申。時與羣兒戲、好作佛事。十歲能通經史大義。一日忽置卷歎曰。此治世事。非出世間了生脫死瀌。遂白父、投郡之開元法堂鈿薙染。聞月舟道眼精明。往參焉。入室請益、潛淘密踐者八載。一日、因看舟語錄、見定國投機悟道因緣有省。私計曰、此赤眼撞着火柴頭耳。卽入室、問面壁九年卽不問、斷臂安心事若何。舟曰、只爲當初留毒害、兒孫洗土不成泥。師曰。不因和尚舉、怎見少林人。舟便噓兩噓。師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便出。又一日、入室、舟問入門須有語、莫將問來問。師曰、日面佛、月面佛。舟曰、腦後見腮。師曰、和尚也須仔細。舟縮身曰、山僧行年在坎。師禮拜曰、某甲罪過。舟迺以大法囑累焉。壬辰、開法興德。次主天慶五臺。世宗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再四、師乃歎曰、先師化後三十年、宗風逮弱盡。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偸安不急急撑拄之、其崩隤可須也。某雖慙付囑、其如付囑何。遂欣然主之。丙寅、上京主宗鏡。隆慶改元、丁卯遊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師喜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疾作、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荼毘身骨分爲三處。一留宗鏡、一送順德祖塋、一歸少室。先是謝院日、法鼓墮地、疾作日、秦槐枝擢、寂後、樹竟仆。師之去世、其關法運如此。

開封府鄢陵顯慶曙菴悟寅禪師。幼祝髮、禮僧可標爲師。參月舟有契、囑以偈。嘉靖己丑、住柏梁。尙書劉訒請上堂。師登座曰、月落星疎夜色濃。日華迥揭帝京東、翻經自愛虛窗白。入定空搖蠟炬紅、禪榻擁蒲青鬱鬱、曉山臨水碧溶溶。客來石鼎堪聯句、簾卷晴嵐滿座中。便下座。丙辰四月十三、示衆。辭謝畢、說偈、泊然而

逝。

順德府內丘表善觀音院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劉氏子。幼從北京海眼寺惟安剃染。受學三載。乃參無念於山西榆次縣。依七載。大有發明。次參月舟於嵩少。又九載。得法後。趙燕聞師之道。相迎開堂無虛日。坐道場。凡二十有餘。末乃就觀音休老焉。忽一日將道具盡付門人祖通代揚法化。乃說偈辭世曰。來時無影去無踪。生死輪迴好脫空。今日翻身雲外路。一輪明月任西東。遽瞑目而逝。門人塔於舊隱之南。礪水之北。寂日當隆慶庚午三月初四。世壽八十有五。僧臘□□□□。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五世

荆門瑞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明聰禪師。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如何。師依文而答。宿譏訶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奇可之。　住後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　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畫圓相示之。　笑巖寶侍師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巖曰。不見。師曰。爲甚不見。巖曰。若見卽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巖復以偈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遂付以偈曰。汝心卽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後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漢陽府□□古巖禪師。中年雙目失明。笑巖參師。問何所來。巖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得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得見渠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

河南府嵩縣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奇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

曰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為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及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巖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拂袖而出。

翼善慈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少壯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稱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尤宜勤守護。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

君峯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清祥上座。久依大闡。一日忽有省。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為是之。

思南府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至靈峯度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誤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遂往參潔空。從頭舉似已。空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

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後菴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天才英禪師。示衆。默堂老人。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裏鼓出木楔。中人毒氣。同來剛道親見曹月。不知瞎卻多少人眼睛。啞泊合饒舌。

大岡寧禪師法嗣

杭州府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性空聞禪師法嗣

荊州府圓通夢菴嬾牧湛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朝夕孜孜。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決擇。既而蒙印證。明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隻眼。

淨慈休禪師法嗣

杭州府昭慶幻寄雪庭禪師。仁和桂氏子。成化癸巳。謁休休於僊林。一見契合。因閱楞嚴。至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詣江陰乾明寺。覩萬佛閣金碧崢嶸。忽有省。明弘治戊申。除夕聞鐘聲。從前履踐。不覺瓦解。述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應淨慈。請師復依侍。乃蒙印可。年四十。開法昭慶。上堂。心不是境。境全是心。觸處不逢。渠何背汝。所以心不自心。隣雞唱曉。露觀音。境不自境。庭樹花開吐光影。塵中總是自來賓。堂內主人須喚惺。良久曰。切忌瞌睡。便下座。　上堂。洪鐘有口元無舌。一

擊全聲四海聞。撈得錦鱗頭角露。竚看平地卷風雲。　舉巖頭示衆。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時。有小嚴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以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嚴無語。頌曰。烏藤攪動四溟水。蝦蟹魚龍喪膽魂。進退觸波遭點額。那堪踍跳聽雷崩。　舉雪峯示衆。飯籮邊餓死人無數。海水裏渴殺人無數。至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話。頌曰。小店梨花酒正香。牧童指出幾人嘗。任渠點滴不沾口。已是渾身卧醉鄉。舉南泉見鄧隱峯來。指淨瓶曰。淨瓶是境。你不得動着境。與我將水來。峯將瓶傾水於泉前。泉休去。頌曰。落英片片逐東風。狼藉春光滿地紅。設使向前收拾得。餘香猶有隔牆東。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麼話。頌曰。平生不作江南夢。怪殺人來說鷓鴣。衣錦未能歸故國。三家村裏覓皇都。　舉洞山初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話。頌曰。白圭三復瑕難掩。一默如緘語路差。稍變動。已迷家。萬頃秋光天水碧。一聲漁笛隔蘆花。　又嘗有詠黃鸝詩曰。多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窗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

宗鏡書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室幻休常潤禪師。字大千。南昌進賢黃氏子。幼失二親。從從父遊。嘗目擊羣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禮坦然平祝髮。居三載。初攝心如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厝。始南參萬松林於徑山。通所疑。林詰曰。疑是何人。厝者何物。師未諭。抵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質之。客以爲理障。閱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乃知前境直塵勞一息耳。次參大方蓮。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聞小山書法道異諸

方往參焉。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默而已。一日書問疇昔之疑決不。師舉掌。書曰毋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復何有。書曰子試披衣檢看。師於是益加精進力究者二年。書一日舉洞山偈問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豁然契悟。呈偈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爲佛祖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兎角杖挑明月出。書復把住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何從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爲我道看。師曰，彩鳳翩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閒。書乃付以大法。有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之句。師後應詔，過獲嘉，止一精舍。諸僧預設至恭。師詢所以。諸僧曰，昨夢伽藍神掃門云旦日有祖師過此。師曰，祖師過去久矣。遠書遷化，輿議繼席者非師不可。衆再請。師再却。有舉書所以付囑意。師始允之。以萬歷甲戌秋入院，拈提說法，人皆歎未曾有。臨衆肅然有上古風度。司馬汪道昆謂師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響應如洪鐘。其溥渡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秉大覺覺羣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云云。蓋實錄也。乙酉四月七日，說偈告寂，備載全錄。宗伯陸樹聲文其石。塔本山。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氏子。從鶴林老宿剃落。甲子參少林小山。值山外出，乃前問曰，達磨面壁。石何在。山指那青青黯黯處。師曰，指東話西作麼。山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曰，者老漢在者裏魔魅人那。山便打。侍山還宗鏡。師服勤三載，受囑，還盱江隱從姑山，日唯趺坐，有問者，師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後縛茅廩山二十年，不與世接。縉紳過謁，唯默坐而已。羅近溪輩相與論理學。師則以向上語直掃之。僧有以經論旨趣見難者。師呵曰，宗眼

不明。非爲究竟。僧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　無明參呈所得。師曰。悟則不無。更須受用得着始得。不然秖是個禾銀禪。遂舉南泉打破鍋因緣問曰。古人意在甚處。明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曰。去牧牛場上待汝久在。　萬曆戊子忽一日告衆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衆茫然。師豎拳曰。會麼。衆無對。乃揮案一下曰。吽吽。爲汝了去。遂趨寂。塔于本山之麓。壽七十五。臘五十。生平言行縝密。非有眞心爲法者。槩不輕示。

順德府蓬鵲山石河菴天然圓佐禪師。字少溪。本郡仙人鄉范氏子。幼從普利瀛祝髮。性好學。偕大方往參小山於少室。機契受大法之託。歸里隱蓬鵲山。堅不赴請。柱史蓬巖吳相勸請再四。始起而從之。　上堂。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着開。我豈敢哉。古蓋如此。今既推委無由。只得與諸人眉毛廝結。以拂子作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耦息機。到虗靈不昧。了了常知的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己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的消息麼。乃以拂擊案曰。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　僧問。拈槌豎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是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卻怨月無光。　吳蓬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也。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巖作禮曰。謝指示。自是畿南河北。靡不望風而歸。萬曆乙酉亥月坐化於本菴。門人建塔於受業舊隱。

大名府大伾山興國如進禪師廣平永年陳氏子年十七投東山曉剃染受具抵京都遊講肆知非究竟於是抽身南遊結伴渡河參小山於少室久之有所得室中徵詰皆當仁不讓山慮師性不通情嘗誡之曰吾宗漸與世異慧命如一絲之繫九鼎貴有得力兒孫深心保護子既知石龜夜步可如木馬遊春直須處處忘機方見頭頭顯露然尚有向上一路猶當審悉嗣囑偈曰長羽石龜月下行渠今覿面得分明直須收斂藏箱篋不遇知音決莫呈尋隱舊里影不出山不喜見內客久之開法機如走珠衲子日益盛一日應聘北上途宿三教堂堂西壁向有憨布袋像後爲羽士居安雙髻改呼鍾離權遷供東壁每以緇衣黃冠一樣兩人爭衡代位妖孽一方住僧求師除之師以杖指像曰者塊泥團變怪無端髡頭丫髻魔魅閭閻妄生喜怒東那西遷不遇老僧親點破空教冷地受牽纏咄四大各復識取本源從此長安風月舊大家安享太平年遂連棒像爲粉碎法化聞帝闕賜紫伽黎褒寵甚至寂後塔於寺左

懷慶府龍岡寺大方如還禪師號松谷生鳳翔岐山落星里族李氏有夙根見佛寺如舊居年十七父母從其志乃捨依本郡無蹤本剃染嘉靖丁巳以己躬下事未明首參悅菴喜力究向上一路秉具後尋入青峯山弔影苦參忽有省辛酉走少林謁大章決擇大事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久之蒙印可有鐵頭玉線海底鐵牛之囑且系以偈曰帶子鐵牛海底藏憑伊尋得細調降既欣性善歸牢圈異日肥充耕大邦於是徧參諸方回京窮性相宗旨末抵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於府城北建龍岡精舍延師弘法四方學者由是釁至萬曆丁亥遷大都慈雲戊子遷千佛寺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領大慈壽寺間及淨土唯心法門衆盈千餘欽頒大藏法寶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退回龍岡安供

戊戌八月十一示寂。世壽六十一。臘四十五。全身塔於龍岡寺西原。　舉萬松問雪庭曰。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庭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松曰。老僧過在甚處。庭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却。頌曰。襁褓纔離便放驕。還他家世擅英標。堪矜巖桂秋風好。萬斛天香透紫霄。

△少林第三十六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順天府善果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吳氏子。生正德壬申臘月望日。弱冠。聽講華嚴。至十地品。不覺身心廓然。歎曰。千古同一幻夢耳。遂決志出家。從廣惠能祝髮。明年受具。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後至關子嶺。參無聞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臨澗洗菜。忽一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因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聞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聞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聞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聞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未幾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輩諸老。皆器重之。再參無聞。乃授記莂。復親炙年餘。辭去。同翔湘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剎。　端陽上堂。大慧道。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槌胸叫寃苦。大慧老漢。大似少箇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柱杖曰。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俱有。爲甚麼只少者一條。忽有

箇見義勇爲底憒憒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爲賤若論者一條。敢道人人不欠分毫。乃擲下拄杖曰。汝宛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　上堂男兒固奮衝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　上堂舉南嶽一日遣僧去探馬祖。且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嶽嶽深肎之。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盌。以拄杖一時趁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　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犬吠。師遽顧侍者曰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　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左右各立。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卻無錢。你道者兩箇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尼左者走過右邊右者走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周金剛買油餈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卻。劉鐵磨請溈山往臺山大會齋溈山不赴。等是者箇時節。你道爲什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值拄杖不在且歸茶堂喫茶。　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　一僧請益現世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話。師曰汝有疑否。曰有疑。師曰有疑則爲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沉吟。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禮謝而去。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

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什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　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肎不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爲大因緣。屙屎竝放尿。饑飡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　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　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師曰。論年不見箇葷腥。作麼不槁瘦了。　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話。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　舉世尊拈華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舉經題卍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　示座主。荷鉏到處費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　示僧。法中幽趣眼中瞖。向上玄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肎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　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強立。總拈過

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尋常問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爲甚麽卻反眼豎口啞。又既爲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　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八。

漢陽巖禪師法嗣

九江府廬山大安禪師。襄陽郝氏子。幼禮古宗。祝髮於梅林。宗與古巖。同出天奇之門。而巖居終南龍象景附。宗因使師就巖參學焉。師至。一語投機。輒授衣鉢。後栖廬嶽三十年。道風靄著。楚人事之尤謹。新都汪伯玉嘗從師質疑。多有開發。萬曆己卯五月朔。說偈示寂。弟子就廬傍築浮屠以藏舍利。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

石州洪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山龍樹菴賓應禪師。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太原府五臺山楚峯禪師。居祕魔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

雲溪瑛禪師法嗣

九江府匡山天池林隱靜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生景泰甲戌八月十八。早年。父母俱喪。十五。從五臺天成寺大用祝髮。謁雲溪。得旨後住天池。　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羚羊挂角覓無蹤。海底

蟾蜍吞卻月。荊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佑。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吉菴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二十一。投天寧為行者。時默堂宣受寶月記。歸自繁昌。師往謁服勤久之。復詣東禪從昂祝髮。參吉菴。菴門庭孤峻。師能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尋趨方丈。菴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贓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藉狼藉。曰。者掠虛漢。狼藉個甚麼。師一喝歸眾。菴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　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　精嚴寺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眾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底事又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臺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為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為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冷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

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安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安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安也。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喫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　示禪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閒華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後遷弁山。晚退歸天寧。嘉靖庚申秋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二。荼毘塔禪悅堂。

祖燈大統卷九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六世之二

天通顯禪師法嗣

湖州府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母馮。生弘治壬子子月晦日。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母

曰此兒佛弟子也。稍長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受業。受具後。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菴。不契。復見法舟。舟多所啓發。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卽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未幾。結制於漏澤之雲峯。忽憶雪巖問高峯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話。便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一日聞友人誦天通夢居碧峯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峯。纔見便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峯曰上座還見麽。師曰縱見也是金屑落眼。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峯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誵訛。試爲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峯曰有甚得力句。試舉看。師遂呈二偈。峯曰未免落人圈繢。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峯便下座。顧師問曰還記得我所說底法麽。師曰劍去久矣。峯頷之。遂爲印可。後出住天池。　示衆。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此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柰玆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辨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零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眞。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

家有日也。上堂。舉趙州勘二菴主公案。頌曰。鋪席經過只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貴賣西行賤。看破方知不值錢。　上堂。釋迦世尊降誕於毘藍園中。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已是漏逗不少。末後拈華示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露布重彰。便恁麼休去。猶較些子。使再揚家醜。以聾瞽後昆。豈予之所願哉。只如衆兄弟久參練達者。舉著便知。寧堪矢上加尖。若是初參晚進。不免曲垂方便。還有問話者麼。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花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篁。曰。周行指顧示眞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疎親。便下座。　陸五臺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卽蹉過也。士又指石問。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有語錄二卷行世。

金臺覺禪師法嗣

杭州府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野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卽蒙印可。後住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

天目進禪師法嗣

嘉興府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趣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趣再四懇請。師復笑。趣始具威儀作禮。跽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趣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有緒。乃付以大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幼卓犖不羈。每嘆世間有求皆苦。年二十五。從東峯祝髮。初見大關無所啓發。次謁性空關主。得遇宿衲靜晃鄰席。一日見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拶。不肎求人說破。不肎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洎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莂。歸隱斗峯。正德壬申。遷瑞巖。　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影象。皆繇不正思惟。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挲兩眼。齩定牙關。揑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思思。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

箇時節。纔名入門。亦名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透徹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肎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

少室潤禪師法嗣

順天府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清涼。古唐楊氏子。生嘉靖壬子。十歲失父。投京廣德大慈義爲師。十五。剃染登具。廿一遊講肆。知文字非究竟法。乃參幻休於少林。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法道何似此間。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曰恁麼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休可之。命典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大悟。乃曰五乳峯前好個消息。大小石頭塊塊着地。呈休。休知爲克家種艸。遂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人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心紹續慧命。然尚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峯頭露。時年方二十八。既而以差別智不可不明。遂徧參諸方。備行苦行。明萬曆丁亥。在古華嚴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失明。乃思惟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身心一齊放下。端坐七晝夜。眼仍平復如常。尋入吳。渡江歷補陀。辛卯說法越之止風塗廣濟蘭若。有澄鐵槃者。以所得來見師。勘驗間知爲法門樑棟。乃出休所授囑累焉。有五乳峯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之句。師以大法肩承得人。可謂無事。乃遊吳。抵秀州福城。整飭東塔。次走江西雲居匡廬。將赴臺山。請而越中緇白力挽之主寶林。當萬曆甲午也。未幾示寂。嗣子迎遺骨塔于顯聖之南山。先是。師在越。以寶林眷眷于懷。汰如河公以爲必清涼後身。乃載之高僧傳焉。

河南府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洪都新建胡氏子。投上藍璘薙染。十五。遇老宿知休。指示禪要。從其遊憩南嶽淨瓶巖。力事參究。一日休以張翀頌示師。師曰。眞如尙不可趨。何頌之有。休奇之。乃指往參嵩山幻休。休一日上堂。師出問如何是洞上家風。休曰。月下三花樹。峯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有否。休曰。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頓契。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休可之。乃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有傳。今日單傳親印授。芬芳雙桂利人天。明萬曆庚寅。主少林。時汴梁周籓汝寧崇籓。皆請師說法。崇籓有世子患足。非杖不立。師爲引之周行七步而足疾頓瘳。其道德動人如此。　僧問。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而世尊但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靈囗已有新條令。不必重重爲指陳。　有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又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萬物生焉。師之對機敏捷有如是。生平襟懷磊落。誨人眞實。初無浮華。示寂。門人塔全身於本山祖塋之側。

保寧府廣元漢王山實相善眞禪師。南昌熊氏子。幼業儒。嘗以三教誰尊爲問。人以佛對。遂往廬山禮湛堂落髮。入武夷聽默菴拈提。無所入。乃之楚興國州建寺安衆。道望聞州牧。俄捨去。參幻休於少林。有問事徧參。縛茅頂山獨棲。雪夜負薪。忽大悟。嗣入終南居九坪。旋聞休訃。爲位哭之。乃入蜀。興復漢王山。不數年。頓成叢林。以萬曆戊戌五月示寂。有樂去論一行三昧說山房夜話及詩偈行世。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新城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之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性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爲何

物。藝師異之。長依廩山。常疑金剛四句爲必有指據。偶閱傅大士錄有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之句。不覺灑然。時年二十四。知有此事。遂辭山結廬峨峯。閱燈錄於興善章。僧問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有疑。日夜提究至忘寢食。一日因般石正極力推次。忽然有得。走呈山。山詰之應對有緒。遂與剃染受具。當萬歷乙亥。自是二十年不出山。有偈曰。野獅不啣人間食。十二巫峯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偶一僧問。曾見什麼人來便住此山。師以總未行脚對。僧曰。豈可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然其言。急擔囊首謁少室會無言主席。與論旦夕。言喜師出語奇特。因與當道尚父熊公請就寺示衆。一時緇白歎未曾有。尋入五臺訪瑞峯通。南還受閩建董巖結制請。一香爲廩山拈出也。後遷壽昌寶方峨峯三刹。三刹得師唱道。皆煥然一新。

上堂。諸佛常時說法。不須疑議猜詳。且道說的是什麼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個什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肎行道旁。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艸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肎漏泄。達磨九年覆藏。峨峯不惜口業。直下爲你宣揚。且作麼生宣揚。罔談彼短。靡恃己長。

上堂。拍案一下。曰。向上一宗。難爲厝置。大用大機。怎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觸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皷受撾。聞之者喪不旋踵。所以道。妙峯峻峙。異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阬落壍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猶未是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且作麼生是量外一句。正令未施先斬首。大機纔展佛魔悲。

上堂。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恁麼則三世諸佛齊立下風。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處。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賣坊者裏總與趁出。何故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驅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閒擔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閒絃子。　師登古希。尙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翛然唯作具而已。嘗有偈曰冒雨衝風去披星戴月歸。不知身有苦。唯慮行門虧。益王嚮師道德屢加褒敬。嘗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萬曆丁巳臘八前一日自田中歸謂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莫諭其旨。除夕示衆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着。切須痛下死工夫。云云。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切宜珍重。明正三日示微恙。遂不食其敎誠諄諄倍常時。衆環侍不懌。師諭以偈曰人生有受必償。莫謂老病死慌。拈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十四作書辭道俗。十六書舉火偈。次晨盥漱拭身已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七衆爲失依。荼毘頂骨牙齒不壞。塔方丈後。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憨山清云師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蓋實錄也。

△少林第三十七世之一

善果寶禪師法嗣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溧陽李氏子。年二十二投荊溪靜樂院樂菴芟染。菴示以本分事。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爆聲有省。舉似菴。菴頷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於觀音菴。巖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巖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尙印證心地工夫。巖

曰。若果識得心地。何須印證。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一過。巖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巖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懡㦬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巖出方丈。見師猶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巖乃書曹溪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祕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太常唐鶴徵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龍池。六載。復遊燕都。寓普照。後仍歸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拂子曰。鷂子已飛天外去。獃郎猶向月邊尋。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思量二千五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麽。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頂相麽。良久曰。舉手扳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　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久參晚進。貴要正知正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自不落他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麽商量。若有僧問作麽生是正知正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雞齊啼。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麽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曰。老和尚爲甚麽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　有士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意作麽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　士大夫從遊師。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山居偈曰。五峯雲頂古

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爲己任而機用妙密迥出常情於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衆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荼毘靈骨塔於本山之右

江寧府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問曰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未審打破鏡向什麼處相見巖曰慚惶殺人師於言下釋然領旨遂忘卻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巖付偈曰微笑拈華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太原府五臺瑞峯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衆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壽昌經謁問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何意旨師曰向道無多子又覓甚意旨曰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在未審甚處是靈雲未徹處師曰卻是玄沙未徹曰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道婆子甚處是趙州看破處師曰卻是婆子看破趙州曰索頌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處忽有悟舉呈谷谷奮挺逐之於是徧參諸方機契笑巖遂爲笑巖室中子出住燕山天寧優曇苑晚南還寓天寧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鉢展龍降杖擲虎伏因緣會遇針芥相投正恁麼時莫有道得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雞唱黃昏若欲了知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娑訶　示衆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人鮫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好與推他一跌管教他喫得進屙不出免使兒孫費脣舌咦日出千山曉春回大地

華。柳烟門外綠。遊子未歸家。喝。　示衆。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那討什麼是非好惡賢善才能。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一身落魄五宗心。　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曰金桌。師曰。在彼作什麼。曰司園。師曰。蔬菜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聲。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盲人摸象。　師生平丈室翛然。不廢萬行。凡利物邊事。靡不樂爲。然皆出自以緣。未嘗干謁。天啓丙寅□月。將示寂。檢曆示侍僧曰。過二日可。侍僧驚問。師曰。吾將有所適。侍僧涕泣固留。師笑諾曰。更留三日亦可。至期浴出。更衣跏趺榻上。適報製龕工竣。遂趨寂。壽九十一。臘七十八。荼毘塔于□□□□。

天池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靜菴。默有所契。菴付以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來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衲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衲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恆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語。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巖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猶挂脣齒在。巖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嘉善懷氏子。投大雲寺芟染。時法舟掩室天寧。師往參。舟示以念佛是誰話。一日齋次食器墜地。豁然有省。於是入天界。韜晦三年。復菴棲霞千佛嶺下。又移天開巖弔影如初。凡客見無論貴賤。皆問以日用事。略敘寒溫。必展蒲團令坐返觀。終日無雜話。別時必叮嚀曰。人命無常。莫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如何。以故歸向者日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處麼。師曰。切忌喚龜作鼈。　問。如何是吾人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卽差悞。擬思量。何刼悟。　居常不設臥具。晝夜危坐四十餘年如一日。萬曆乙亥正月五日示寂。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塔於大雲寺右。

嘉興府精嚴東谿方澤禪師。嘉善任氏子。首謁天寧法舟。舟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悟。至何處不是指示汝心要話。師言下有省。後獲印可。　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你作麼生結。雖無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你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曲引初機。爲此方便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郞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縱八橫。自由自在。卻甚奇特。諸上座。彼旣丈夫。我何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池聚禪師法嗣

紹興府浮峯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年十歲。往從延福鑑湖受業。至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慈。叩首座無際。際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呈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泚然一片眞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林於烏石峯。松問。何來。

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復舉前話。芝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芝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芝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向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

東塔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敬畏無趣如空禪師。本郡秀水施氏子。生弘治辛亥。十月十八。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　啓關示衆。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捉得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未免笑破虛空口。諸人若也未瞥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　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闊雁行斜。　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雖無一物。也要應箇時節因緣。乃拈拄杖曰。只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敎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誠能以佛與衆生一時放卻。則了與不了。並爲剩語。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曰。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人的病。擊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須一劑。　示衆。豁開

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便下座。　一日。湖邊步月。謂一僧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此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曆己卯仲冬。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仲秋十五六間。吾行矣。子宜知之。庚辰八月十六日。沖如期而至。師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石門海禪師法嗣

德安府隨州七尖峯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後寓成都北寺爲典座。一日。出街挑水。忘所行。忽頭撞壁。有省。衝口成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因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呈所得。無盡乃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　住後。垂三關語。以示學者。一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峯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二曰。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擊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三曰。盡大地是箇火坑。燒卻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　在菜園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菜曰。黃瓜茄子。僧不契。下山見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峯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　嘉靖壬寅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華山定禪師法嗣

廣信府鵝湖養菴廣心禪師。字無它。上饒鄭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談四生義。遂了物我平等大意。萬曆乙

亥。從洛太平寺剃染。南還至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闊。船推囡囡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次走見華山。山拈一段生緣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始得身心脫然。歸里住靈山中台。除夕覩聞山野火。始大悟。嘗畫大圓相於壁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若能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許你學道無疑。後遷鵝湖。己亥以無異典元座室廊嘗置無門鎖。以驗方來。鎖旁書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　僧問。嘗聞明心見性。未審性作麼生見。師曰。今日有客。忙不暇向汝道。客去。僧仍理前問。師曰。適來對客見麼。曰見。師曰。向汝道不暇。還在此作麼。　問打破虛空時如何。師舉手約退曰。走開走開。僧走。師曰。可惜許。癸丑說法建陽東山董巖。天啓丁卯三月朔示微疾。至二十八丑刻召衆至。說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偈畢端坐而逝。壽八十一。臘五十三。塔唐帽山。

斗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越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見古音。音賞之。旋囑以大事。

大方寬禪師法嗣

河南府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云云。過謁大方。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震威一喝。

曰。即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呵呵大笑曰。如是如是。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二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三

△少林第三十七世之二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別號散木。會稽夏氏子。生明嘉靖辛酉八月。祖千徒。以孝聞。師生而穎悟。具辨才。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親沒走投隱峯。知有參禪事。看念佛是誰。三晝夜有省。趨似峯。峯叱之退。覺有物礙膺。年廿四。往投天荒從妙峯□薙髮。脇不就席者三年。乙酉。聞僧誦傅大士偈。向者礙膺物爲之脫然。便能記持解甚深義。秉聚雲棲。還掩關賓林。因憶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豁然大悟。有頌明之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裏原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臼。在雲棲值送茶毘歸。棲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出曰。多謝大師挂念。棲頷之。至牛堂訪有無念。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什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聻。念休去。神宗萬曆辛卯。慈舟和尚來自京師。說法會稽止風塗。師以所得質之。舟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

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舟復以洞上宗旨次序徵詰。師對以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絲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子日後開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遂命入室。印以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濬元。請興復顯聖。住持三十年。惟弘道是任。在越祖庭。首稱其盛。甲寅主廣孝。乙卯主徑山。丙辰主東塔。　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秪是者〇〇。沉思卽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上堂。值雞鳴。乃曰。金雞上座。為汝等先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甚麼盌。還會麼。若不會。山僧為諸人再舉一上。卓拄杖曰。有耳定非聾漢。豎起曰。有眼定非瞎漢。還會麼。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復卓拄杖一下。　上堂。喚二作三。指七為八。倒秉太阿。佛魔盡殺。却憶東村王大孃。翻着西村李公襪。見者聞者皆笑殺。拍手曰。噫嘻噓。阿喇喇。　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鍊石補。然則山僧今日登此座上。又何所為。良久曰。舉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上堂。老儂不識字。錯讀已巳己。去問大大人。答道彌是禰。且道識字的是。不識字的是。良久曰。若是獅子。終不逐塊。　上堂。一拽石。二搬磨。日用云為。切忌蹉過。玄沙本是謝三郎。休向前村覓李大。大衆作麼生是不蹉過底事。只見六龍爭鬬舞。豈知丹鳳入青霄。　上堂。西風正獰惡。萬籟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者一着。大衆且道。者一着是箇什麼。良久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寂寂直言寂寂。惺惺直言惺惺。泥牛空裏翻筋斗。木女巖前喫大驚。且道是何意旨。玉兔懷胎當午照。金雞抱子五更鳴。　小參。煙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成現。莫教心識强安排。大衆若作境會

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顱。拄杖子未歇手在。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示衆。若論此事。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就是等覺大士到者裏。也只好隔羅望月。大衆且道衲僧家有甚過人處。敢爾大言。不見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示衆。儒者然藜苦讀。田者帶雨耕鋤。雖則勞逸有異。要且同是工夫。秖如沙門輩。不田而食。不蠶而衣。畢竟成得箇什麼邊事。卓拄杖曰。雨滋三艸秀。是處唱堯歌。示衆。毛端現刹。塵轉法輪。芥納須彌。粟藏世界。冷眼看來。未是吾人本分事。且道如何是本分事。惟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　示衆。含珠報德。按劍者自疑。抱璞呈君。刖足者不智。衆中還有感恩懷報者麼。若有。不得辜負老僧。　示衆。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現前山明水秀。鵲噪鴉鳴。是分別。不是分別。試斷看。　示衆。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門向佛殿裏。即且置。移須彌納芥子孔中。且道是什麼人。　示衆。舉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向道拂子昨夜變作龍。吞却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香水海了也。諸人那裏知得。山僧今日饒舌。再與你通箇消息。擲拂子曰。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示衆。門外竛竮子。何意事閒遊。家財無可託。長者日添愁。噫。爭似酒樓聽歌妓。你若無心我便休。　師初在嘉熙寺。同紫柏月川陶石簣黃慎軒諸公。翫月次。軒問馬祖與南泉西堂百丈翫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坐我立。不得爲說。軒亟起謝過。川曰。內翰錯過了也。柏曰。我下語不及此老。　雪嶠信問和尙在此作甚麼。師曰。殺人。信曰。有者等手段。師曰。五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　一日同石簣基隆圍爐次。簣曰。無念師在此。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着一人。浦擬進語。師曰。金針失也。　僧參師問。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

圓相。師劃破。僧敲桌三下。師却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師又重畫三圓相。僧抹却。師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僧擬議。師喝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拈絲條示之曰。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的。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莫謗他好。曰作麼生得不謗去。師曰。蒼天蒼天。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輪明月照姑蘇。　問麻谷參章敬章敬道是意旨如何。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　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爲你有者一問。　問和尚常教人放下未審放下箇什麼。師曰。優鉢羅華三千年開一遍。　晚參舉鼓山赴閩王請因緣曰。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峯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早是抛鈎擲釣。孚上座云。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跛鼈納敗缺了也。孚趁至中路。歸舉似雪峯。大似把髻投衙。峯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孚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秖知貪程。不覺錯路。峯便休。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大衆。徑山與麼批判。久參上士。定知雪峯做處。若是初機。切不得向他三人分上着脚。直須自己有箇活路始得。師生平不爲律縛。脫略軌儀。腸直如弦。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一皆以本色鉗錘。山東德王刺血修書請至府問道受戒。師應之。凡有利益人者。無不從事。熹宗丙寅臘月朔。作付囑語數紙。四日。過天華示衆罷。有僧告假。師曰。老僧今日亦欲起程。晚復爲衆垂語諄諄。至夜半丑時。右脇而寂。門人奉全身塔于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有三。

少室道禪師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字寒灰。金台滿城劉氏子。從普濟昇剃度。十六。請益盤山。參究工夫。矢志不倦。者至忘寢食。一日閱燈錄。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師豁然有省。嗣是徧見慈

雲松谷淨淵諸鉅衲。會無言主法少林。師參之有契，典維那。久之言以偈囑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相參。尋隱燕野有年。言既寂，登封令請師繼其席。師以明熹宗甲子入院。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曰，如何是臣。師曰，流人去國行遠思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寰中天子絲綸降，塞外將軍報捷歸。　崇禎癸酉，周藩請入汴，寓給苑香林。士夫問道無虛日。兵憲曹應秋問，和尚年登七十，色若孺子，可謂有德。師曰，居士何得以德贊壽。曹曰，有德斯有壽。師曰，顏淵豈無德耶。曹曰，顏子德固有之。只因太殺聰明，所以無壽。師曰，然則孔子之聰明乃不若顏子乎。曹無以對。師辨才敏捷類如此。　己卯冬辭歸少室，示微疾。衆環問疾。師屈指曰，臘月十五日卽愈。至期命浴，安坐而逝。壽七十六。門人海寬等建塔於寺之西。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廬州舒城沙氏子。誕明萬歷乙亥。生而白衣重包。十六遊講肆，有聲。忽歎曰，求之在我，豈區區事文句哉。遂走五台，投靜菴通剃落。修空觀五年。知非，乃參壽昌，看船子藏身處沒蹤跡話。一日于閩白雲峯閱趙州有佛處不得住因緣，有省。還見昌。昌問，蟻子解尋腥處走，靑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叱之。師不懌，尋居一室，倍加死工。一日聞護法神倒地，不覺豁然。以偈呈昌曰，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萼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日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竿，溺殺無限英靈客。昌笑紿之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師曰，也不消得。然終不自肯。一日如廁，覩人上樹，始大悟。亟趨見昌。昌曰，子近日事作麼生。師曰，有箇活路，只是不許人知。昌曰，既

是活路。為什麼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遽曰。婆子具何手眼。便燒菴趁僧。師曰。只要黃金增色。昌曰。僧問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試頌看。師立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逐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笑曰。子今日方信吾不汝欺也。師曰。向後還有事也無。昌曰。老僧只知二時粥飯。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壬寅師年二十八。出住博山。次主聞之董巖大仰鼓山。崇禎己巳赴金陵天界請。法席稱至盛。　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為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顏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被熱瞞。諸昆仲須知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惟得。不從禪定得。饒你將自己身心練得如枯木寒灰。百年在定。終是一箇死人。本分中事全沒交涉。所以道。直饒到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諸昆仲直須向花柳街前。遑得九衢春色。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始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的日子。諸昆仲還知博山今日的行履處麼。良久曰。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閒人。　上堂。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紅塵堆裏露全身。了知萬象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似雪。神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戶連山也太奇。兼帶位中親迸出。巖前石虎夜生兒。生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麼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屈指顛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大千沙界黑如柒。揭開雲霧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覓。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跛脚獼猻多躑跳。有照有用。砂盆打着連底湅。立主立賓。相將攜手過西秦。唯有東村王太乙。一番拈起一番新。　上堂。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

翠微。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肇公秖知全身搊入。要且不會轉位旋機。殊不知。說箇一體已成兩橛。不見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諸昆仲須知古佛堂前曾無異說。夜明簾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照金沙。喜見庭生瑞艸。家風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清。須信白雲有主。向者裏別有生涯。可與古人把手。其或未然。博山有箇方便。卓拄杖曰。急着眼。薦。　小參。宗門中事。難以措辭。盡力道不得底句。作麼生開口。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卽心卽佛。有人說去了也。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人說去了也。且道與諸昆仲分析箇什麼。卽得良久。曰。黃金自有黃金價。肯爲和沙賣與人。珍重。　小參。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爲人自肯乃相親。卽今山河大地樓臺池館。滿目青黃。是萬象。喚什麼作獨露的身。拈拄杖曰。還會麼。莫只圖他山色好。須知別有故園春。卓拄杖一下。　僧問。如何是和尚的具眼處。師曰。善逝橋邊逢聖主。曰。未是和尚具眼處。師曰。三十棒趁出。僧一喝。師曰。者一喝落在甚處。僧擬議。師直打出法堂。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毘盧閣後鳳凰山。　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曰。恁麼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　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麼處莊嚴淨土。師曰。青龍山上鹿兒肥。曰。不會。師曰。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　問。向上一着如何道。師曰。石頭城外垂楊柳。曰。者是衆生眼。如何是和尚眼。師曰。吹盡殘花色愈鮮。曰。某甲參學二十年。今日學得一拜。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問。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曰。高底雲遶樹。曰。謝師答話。師曰。遠近鳥銜花。　師行道三十年。門庭莊重。法道森嚴。競競慎重大法。座下雖英傑鱗集。始終不輕許可。嘗曰。寧不得人。勿授非器。卽不得人。嗣雖絕而道眞自無傷于大法。苟授非器。名雖傳而實僞。得無欺于佛祖。顧諸方罕有能及。庚午□月□

口示疾。首座問和尙尊候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麽。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西峯。壽五十六。臘四十。

建寧府東苑晦臺元鏡禪師。別號湛靈。郡之建陽馮氏子。生明萬歷丁丑六月。幼而穎拔、篤於孝友。甲辰、投虎嘯巖麗空祝髮。讀楞嚴知見無知處有得、遂摳衣參壽昌於寶方、呈所見、昌爲痛呵、曰墮大崄坑漢。師驚悸失所守。於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曰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處、豁然大徹、第覺行與解左、復疑作。後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而一切疑礙始得永拔。是年庚戌、竟趨壽昌求質、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尙着眼。昌曰但言此事此事何憑。師彈指一下。昌曰猶疑你在。師卽呈偈曰、可憐摸索幾多年、識破不値半文錢。宗流特煞瞞人甚、剛道祖師別有禪。昌復詰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和尙莫作怪。昌爲大笑曰、衲僧家到恁田地、始不受人牢籠。師遂掩兩耳。昌囑曰、子此後宜深隱、自有好時節到來。若强出便可惜也。因付以偈、有正令相持時刻愼、逢人唯勘印其心之句。師拜受而歸。乙卯、會無異說法聞之大仰、師特訪之。相見次、異曰禮佛着。師端坐。異又曰禮佛着。師把住曰、那箇是佛。異曰者是那裏來底。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底。異就坐。師大笑便出。又喫茶次、異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尙當年命根斷在甚麽處所。師劈面一掌曰、且道在甚麽處所。異不對。師便出。異曰三十棒可惜放過。卽日異上堂、呼曰晦臺。師將出衆。異曰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異曰取棒來。師曰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聾。異曰金風多肅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異曰你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辛酉、開法一枝菴。　上堂。羽衣道、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秖消一箇字、降盡世間魔。且道是那一

箇字。喝一喝。便下座。　尋歸隱武夷。搆室石屏巖。孤風絕侶。人所難親。間有衲子求見者。師遽喝。曰。你者禿
廝失了魂。來者裏討甚麼。盌。　嘗躡嶮兀坐。終日。來者皆望崖而退。崇禎庚午示疾。一日指巖下謂行者曰。
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恰好。行者再問。則師已蛻去。時七
月十三也。壽五十四。臘二十六。塔于師所指石巖。祠部黃端伯作銘勒于石。

建昌府新城壽昌見如元謐禪師。字闃然。郡之南城胡氏子。生明萬歷己卯臘月。幼端靜。不喜章句之學。二
十一。隨父謁無明于寶方。若有舊識。浹月再至。求剃度。不可。走臨川禮金山鎧薙染。次年再謁明于寶方。充
火頭。父母戀戀不置。師痛割之。曰。恩愛不斷。生死不斷。生死不斷。親恩將焉而酧。父母乃聽之。一日明與僧
論世尊良久因緣。師近前曰。是何道理。僧曰。者箇無你分。師曰。人人有分。底為什麼元謐獨無。明曰。你既有
分。為甚求人。師無對。於是力參苦究。不問晝夜者久之。忽念親恩莫報。往白明。明曰。除是明心見性。師求所
以捷徑方便。明曰。父母未生汝已前。是何面目。師默無所趨嗣。是徹夜不臥。衣不整帶者越月。於拽磨次。偶
失手觸磨盤有省。以偈呈明。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要識生前端的句。巾珍彬眞欣隣仁。明
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意作麼生。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明曰。今日且放過。然於衷不敢自是。復看如
何是道。一夜坐圊中。至五更。正猛提際。忽聞蛙聲。當下身心一空。無以為喻。從是得通身放下。要覓一絲毫。
了不可得。以偈呈明。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着眼。自歌自唱哩蓮花。明頷之。
明一日忽問。如何是佛。師掩耳而出。　師坐禪次。明巡堂。問在此作什麼。師不對。明曰。莫啞麼。師亦不對。明
曰。眞箇啞那。師下禪床。曰。和尚也不得向髓中覓骨。明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鍬柄杓杷。明曰。三十棒且放

過。是冬居第二座。明春事徧參。潛行密用。如愚若魯者二十年。及歸明已示寂。祠部黃端伯以壽昌席不可虛。請繼之。師入院一拈提問八面咸服。龍湖寶方之新且剩事也。　師御人無少長高下有拜必答。語意溫溫。里紳公府皆服德欽風。且願執弟子禮。其道德感人如此。　順治己丑示寂。壽七十一。臘五十。茶毘骨粒如銀雪。置塔中級。與無明經公塔□□有指據。錄行世法語外。偈頌居多。　頌趙州狗子佛性無話曰。泰山傾倒壓蟭螟。氣絕心灰識浪平。不是泥牛開隻眼。焉知猛虎坐中廳。而塔上之銘。則有黎東古柱下史鄧澄撰。

福州府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建陽蔡氏子。生明萬歷戊寅。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刹。聞僧唱云。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忽覺通身歡喜。急請經閱之。則又茫然莫曉。乃往參壽昌於董巖。昌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舉南泉斬猫話有省。成頌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州老。毘盧頂上獨盤桓。呈昌。昌曰。此事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作解會。須是向百币千重處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心雖已在千峯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始是參學眼也。師唯唯。丁巳年四十。親歿。乃棄家竟投壽昌剃染。一日值昌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秖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遽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艸艸。次年昌寂。圓戒博山。居香爐峯三載。每當酧酢。皆當仁不讓。山嘗曰。者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歸聞舟次劍津。聞同行僧誦曰。一時謦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忽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雞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秖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仙菴。閱藏三載。次隱荷山。崇禎甲戌。出住鼓山。乙亥開法開元。瓣香為壽昌拈

出矣。丁丑出浙主眞寂。辛巳歸閩主寶善。次結制開元。復還鼓山。　上堂。東海龍王與日月燈明佛。大相爭戰勝負不分。山僧將二人各與三十烏藤。趕過北鬱單越去也。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二人是非且置。只如晴明陰雨外一句作麼生道。咄。　上堂。雪山老人指鹿爲馬。東西祖師證龜成鼈。次第累及山僧。亦不免將錯就錯。今當端陽佳節。不可虛度。將太虛空捏作箇小粽子。與諸人充腸果腹。乃托起香盒曰。大衆還嚼得碎麼。若嚼得碎。行也競龍舟歌楚些。一任烟波自由。不用飲蒲酒挂艾旗。自然妖蹤頓息。如嚼不碎。小粽子塞却諸人口門去也。咦。臨淵無限傷心事。安得黃金鑄屈原。　上堂。生從何處來。鐵鋸舞三台。死從何處去。三台吞鐵鋸。勿以明相覩。勿以暗相遇。坐斷兩頭關。銀花開玉樹。堪笑當年老凍儂。不解放行只解把住。山僧今日放行也。諸人還會麼。咦。夜半石人方反側。一場好夢向誰言。　上堂。諸方浩浩競談禪。老僧常抱白雲眠。今朝却被人唆哄。無端走向法堂前。算來無計施設。只得將古人葛藤。爲諸人拈掇一上。僧問古德。如何是禪。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猛火着油煎。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碌磚。此三轉語。如駭雞犀。八面玲瓏。如大火聚。棲泊不得。如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諸人向者三句語透得。三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一捏粉碎。但老僧者裏却不如此。若有問如何是禪。向道。鳳山深處雨如烟。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門前池水養新蓮。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鷓鴣啼破白雲天。若會得老僧底。盡會得古人底。會得古人底。未必會得老僧底。若會得老僧。當別甑炊香飯供養你也。　小參。直截根源。不存知解。當陽露出。不費纖毫。若也眨起眉毛。早成蹉過。纔落擬議。便隔千山。所以睦州見僧來便掩門。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可謂眞實相爲。豈似我輩阿漉漉地。說三道四。問妙答玄。祖師門下。成箇什麼。雖然也須識古人請訛始得。祇如魯祖面壁。羅山云。我當

時見。好與五火抄。何故。爲他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見。也與五火抄。且道與羅山是同是別。二大老雖則各具手眼。檢點將來。總是借西家燈照東家壁。山僧今日將三大老各與五火抄。還會麽。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小參。曲如箭。直如鈎。小是海。大是漚。蚯蚓跳過東海。跛鼈飛上雲霄。參示衆。臨濟喝。收歸後架。德山棒。抛向前坑。不用從前殘羹餿飯。新新條令一句作麽生。只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徹紫霄穹。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鏡自含光。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雪覆崑崙頂。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不向死水蟠。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縱橫無忌諱。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古殿積烟雲。　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眞人。却來乞和尚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峯。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燈月交輝處。公子醉扶歸。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出戶一長嘯。杳然天地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仙人旣羽化。丹竈亦坵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上林花似錦。每帶馬蹄香。　問。有道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着力處。　問。主人不出戶。如何見客。師曰。自有侍者在。　問。旣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堂。師曰。淨地恐迷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牛背上無蚊蚋。僧參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亦又喝。僧復喝。師曰。饒你更喝八萬四千。不如還我未喝前一句。僧無語。師曰。掠虛頭漢。好與三十棒。　師器宇峻特。通內外典。所著有寱言禪餘內外集。及諸法語。生平愼重大法。行道三十年。未嘗輕易許可。順治丁酉九月朔示疾。不食者二十餘日。首座問。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中夜。引首座手書曰。不有病。了。令扶起。遂坐脫。當十月十七子時也。師所至異跡居多。以非吾宗正。茲不錄。戊戌正月塔全身于山之西畚。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八世之一

龍池傳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常州宜興蔣氏子。父曦。母潘。兒時喜兀坐。若有所憶。侍者長讀壇經。知有宗門事。一日過山灣。突見堆柴有省。年三十。乃投龍池祝髮。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於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師昏惑。池無他示。日惟罵詈。師益慚。坐臥不寧。一日自外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池居燕都普照。師往覲。池曰。汝離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有。池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池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圓悟特來省覲和尚。池曰。念子遠來。放子三十棒。師珍重便出。又嘗侍立次。池曰。忽有人問汝。如何抵對。師向前竪起拳。池亦舉拳曰。老僧不曉得。者個是什麼。師曰。莫道和尚。直是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南還。事徧參。會池再主龍池。師歸侍。池上堂。舉拂子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出震聲一喝。池曰。好喝。師連喝兩喝。歸位立。池曰。更喝一喝看。師便出法堂。次日池召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轉。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曰。若據圓悟。扶持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池於是以衣拂付之。萬歷丁巳。師出繼席龍池。天啓壬戌。遷天台通玄。

甲子。遷金粟。崇禎庚午。赴閩黃檗。辛未。領育王。四月。陞天童。　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擊香几。曰。方便門開也。豎拄杖曰。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麽。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䠡。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　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熱。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曰。一塵起也。作麽生是大地收的道理。擲拂曰。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　上堂。豎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擲下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開門。行脚衲僧攙先出。爲人拶著要翻身。切莫被他穿卻鼻。復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亂走作麽。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艸。奴見婢殷勤。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古錐。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消萬兩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　上堂。到座前作病勢曰。老僧氣喘不能說法。遂咳嗽吐痰於地。曰。衆兄弟試道道看。良久。衆默然。師乃以脚抹卻。歸方丈。　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的平等法門。正可與世移風易俗。遂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粽子。供養大衆。一任橫齩豎齩。忽然齩着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炒。爲甚如此。到底

鞴卻自家寶。　上堂。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祇如老僧終日趕着諸人。不搬磚便擔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　普請上堂。擧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要明己躬下事。固不合輕易動靜。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諸方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饑則同其食。以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凋喪。法門淡薄。無他。蓋主法者阿容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嬾偸安。不足爲件。雖然。卻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百萬軍中斬顏良。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取了荊州放魯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殺卻陳友諒。幷呑數十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曰。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若何。師以拄杖攛曰。速退速退。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者裏祇有兩隻。　問。學人到此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曰。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寶。師曰。老僧日日奉持。　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正恁麼時。無位眞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迴照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　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村王老夜摩肩。曰。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晝洗面。曰。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　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曰。能愛人能惡人。曰。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大悟出世之事。師曰。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　師凡六坐道場。二十五年。宗風大振。其接人無論初機積學。唯以本分鉗鎚。不少假借。故席下多英傑者。其一去

一就。纖毫不苟。崇禎辛巳。國戚康宇田公爲皇貴妃賫紫衣入山。請師陞座說法。復命兪旨住持金陵報恩。師以衰老遜謝。壬午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作書辭護法。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登榻跏趺。未竟。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塔全身於天童之南幼智菴右隴。

常州府磬山天隱圓修禪師。本郡宜興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讀楞嚴至佛叱阿難。此非汝心處。默有所省。但於乾峯一路涅槃門話有疑。後聞驢鳴。豁然大悟。於是徧謁妙峯幻也諸老。既而復歸龍池。一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你到者田地。與你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久之受印可。洎池遷化。師於萬歷庚申。縛茅磬山。不數載。漸成精藍。次遷法濟。後住茗之報恩。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尚居門外。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顧視左右曰。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說什麼覩明星方可悟道。聞擊竹遂乃明宗。似者般漢。到衲僧門下。棒折猶未放在。且道衲僧有甚長處。卓拄杖曰。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貪生貴圖求富。參禪貴圖求悟。求悟若似貪生。箇箇成佛作祖。大小高峯末後兩句曰。咄。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恰似首尾不相照應。報恩則不然。貪生何必求富。參禪何待求悟。者裏直下承當。人人超佛越祖。喝一喝。卓拄杖曰。炎天汗流脊。解衣林下凉。　小參。舉南院一棒話畢。乃曰。風穴當時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山僧若作南院。待他道。和尚

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劈脊便打。管教渠七通八達。雖然今時有等莽鹵漢。便作一棒會。埋沒先聖。瞎人眼目不少。諸人又作麼生會。喝一喝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示衆。山僧住箇破院子。多病。不能爲汝等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石爲諸人轉大法輪發大機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示衆。舉雲門到灌溪。有僧舉溪語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問門作麼生。虧你記者一絡索。門曰。舉卽易。出也大難。驀頭一點。僧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逐句尋言。門曰。你適來與麼舉那。還着於本人。僧曰。是好不識羞。門曰。你驢年夢見灌溪。復與一摑。僧曰。某甲話在。猶自不知。門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與帝釋商量甚麼事。慣得其便。僧曰。豈干他事。隨語生解。門喝曰。逐隊喫飯漢。果然果然。者僧不惟孤負灌溪。亦且蹉過雲門。若是伶俐衲僧。達其端倪。不妨一生參學事畢。今日衆中還有救得者僧底麼。山僧爲汝證據。良久曰。更聆一頌。當場體用得全機。着着分明何更疑。只爲從前皆學解。到頭難作克家兒。　一日。驀地入堂一喝。衆駭然無語。師四顧而出。次晚。乃召衆曰。山僧昨晚爲汝等立在萬仞巖頭。命如懸絲。今晚爲汝等用老婆禪。亦命如懸絲。復喝一喝曰。且道今日者一喝。與昨日一喝。是同是別。會得者出衆道看。一僧出纔禮拜。師拈棒劈脊便打。僧起。師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復打。僧退。師卓拄杖曰。瞎漢。乃曰。臨濟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遽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者裏會得。方作得我臨濟兒孫。若會不得。切忌亂統。以柱杖旋風打散。　問。如何是理藏鋒。師曰。虛空撲落地。曰。如何是事藏鋒。師曰。湖州蘿蔔宣州薑。曰。如何是理事藏鋒。師

曰、有水皆含月、無花不帶春。曰、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無手人行拳。　問、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卻。師曰、理能伏豹。　問、山嶽傾頽、爲甚烟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爲甚眉目不覩。師曰、打破鏡來相見。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腦後看。曰、與麼則飲光生面重開煥、殘榴飛處笑顏新、師曰、過那一邊。曰、只如大悲千眼、阿那箇是正眼。師拈起柱杖、曰、還見麼。曰、傑侍者喚作破沙盆、還有報恩分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瞎驢滅卻風、猶振臨濟綱宗千古威。師曰、賴遇闍黎。　師於崇禎乙亥九月廿三示寂、塔全身於報恩。順治戊戌、遷葬荊溪海會之左。壽六十一。臘三十七。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僧誦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語、遂知信向佛乘。二十九、棄家訪秦望禎山主。禎舉他心問僧何處來。僧曰、天竺。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茫然無對。師聞舉、疑情頓發。次日、拽杖登石、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次往天台、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述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腳跟踢斷草鞵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若見他時打斷筋。遂返、縛茅雙髻峯。一日、謁雲棲、呈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偶來塵世只隨緣。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牕關月眠。碎盡衲衣那有結、養長頭髮欲成顛。自從會得西來意、白雪飄飄六月天。後參龍池、室中機契。萬歷乙卯、住靜徑山千指菴。崇禎戊寅、開法廬山開先。癸未、結制嘉興東塔。晚住雲門。僧問、如何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竈、幾箇峯頭。曰、大師法嗣何人。師曰、遠山終日看、雲裏鐵牛嘶。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破二作三。曰、意旨如何。師曰、常言俗語。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甚麼時節。曰、樹凋葉落時如

何。師曰。鳥不宿。　問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去。師曰。棺材裏曰。意旨如何。師曰。深埋黃土。僧禮拜。師便喝出。

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衆生。同入般若波羅蜜門。大衆且道。般若波羅蜜門作麼生入。舉拂子曰。鑒。　陞座。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信上座則不然。鮎魚水底聚。鷂子貼天飛。會得箇中意。成佛更無疑。崇禎乙亥。開府余大成。司理黃端伯等。訪師。請於徑山大殿上堂。咄咄咄。徑山乃唐宋已來之徑山。擊拂子曰。八十一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朵。佛殿又懷胎。黃公問。如何是鐘樓生耳朵。師拈起香曰。會取者箇。曰。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黃禮拜曰。須是和尚始得。師乃曰。今承衆護法。命山僧登於此座。理荒殘之祖席。扶陳爛之頹綱。者箇喚作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郎。即不問。媳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　即日赴齋。於寒翠樓齋畢。師謂衆曰。山僧今年六十六。復輪指曰。丙丁戊己庚。良久曰。怪道把人牽來拽去。元來水牯牛入命宮。拕泥帶水。東觸西觸。雖然。且喜水足草足。　一日示微疾。書訣衆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書畢擲筆而逝。當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世壽七十八。臘四十八。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湖州府浮名抱朴大蓮禪師。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青山妙嚴祝髮。二十二。受具雲棲。久遊講席。一日自念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入徑山坐禪。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孃。徧覓

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往參龍池問自遠趨風乞師指示池曰老僧牙齒疎缺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池據座師喚侍者點茶來池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池休去一日辭去池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池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池曰再喝喝看師轉身便出池以源流拂子付之　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華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牕看月明　熊魚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擧茶盃曰請茶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意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日用相應頌曰◐並行黑白卻同年(牛)芳草茸茸到處眠○一旦秋空雲翳盡●夜深何處是家園師於崇禎己巳八月二十四日示寂塔於□□□□□□□□□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府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擧徑山三玄三要頌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之句問曰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奈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頷之師在徑山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特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聻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不解鼓

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　任後。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迴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問身。　示衆。孤峯頂上。闊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良久曰。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曰。昨宵時雨滴空堦。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鰡。西院鍘刀。渾如鈍鋸。且道大一片綠苔俱打溼。　浴佛上堂。毘藍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衆。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　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　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撥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　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

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　火炮偈。團圝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刹土中。　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卽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鵶。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歷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荼毘，塔於徑山。世壽七十二，僧臘三十。

鵝湖心禪師法嗣

廣信府弋陽蠹山慧濟次齋智季禪師。饒州樂邑程氏子。生萬曆戊子十一月三日。產地無聲。至月滿始啼。年二十五染病甚苦。有禪者告以生死不明其苦過上。遂決志出俗。投雲谷喜祝髮。二十七參鵝湖心。看念佛是誰話有省。一日湖舉二鼠侵藤話。師問，枯藤斷了，向甚處安身立命。湖隨將熱茶劈面一潑。師豁然大悟。遂承付囑。崇禎甲申，開剏蠹山。順治己丑，遷峯頂。丁酉，衆請就蠹山開堂。　結制上堂。今朝結起布袋口，七七從來四十九。假若離斯擬別求，昧却衣珠向外走。喝一喝，曰，是野干鳴，是獅子吼。　上堂。佛法從來本現成，吾人日用實相應。只因不剔雙眉起，大地純金不識金。　上堂。拈拄杖曰，者箇喚作拄杖卽觸，不喚作拄杖卽背，且道喚作甚麼。卓一下曰，點開千聖眼，超出萬機先。　僧問，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深藏不肯露，父子愼風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金鍼穿玉線，繡出錦鴛鴦。如何是雲門宗。師曰，孤標高迴出，佛祖類難齊。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白雲歸碧岫，紅日照青山。　問，向上宗乘，

請師拈出。師曰。風吹牌子動。

雲門澄禪師法嗣之一

湖州府苕溪指南明徹禪師。金華應氏子。年廿二投古卓剃染。卓示萬法歸一話。令參。久之。根無所入。兩斷其指。徧參明宿。愈覺茫然。還依眞寂及無擇。雖有省。終覺礙膺。次從龍池以追逼過度。狂發幾死。後參雲門。呈所見。門爲痛下針錐。始得脫略。一日門曰。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對。卽汝便是。僧便拜。倘問汝。汝作麼生。師曰。但向道淸風度廊下。門曰。未在更道。師曰。到者裏道個甚麼卽得。門默之。異日。囑以偈曰。心是本來心法亦無他法。心法祇如是。源源不可絕。當萬曆壬子也。　同明因侍立雲門次。門曰。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否。師曰。蒼天蒼天。門顧因。因曰。譫語作麼。門曰。不如者不識字的。　後住靜苕溪。偶至土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臨行一句。如何分付。師震威一喝。僧視之。則師已逝矣。

紹興府明因麥浪明懷禪師。山陰王氏子。五歲驅烏天王寺。十七稟具。雲棲遊講肆。有聲。聞宗門事。有疑。遂參雲門。門問。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無當。乃再拜。求示旨要。門曰。者裏無甚旨要。汝時中但看個見不及處。自有所詣。師參究之久。愈覺茫然。一日看雲門推出旁僧曰。大衆證明話。以對雲棲舉海底泥牛銜月走之問。忽然有省。走見門。門卽席拈盤菓曰。我用處不換機。你喚他作什麼。師撲菓落地。門曰。汝適道佛祖舌頭瞞你不得。一盤胡桃。汝便被他瞞也。師曰。卻是和尚被明懷瞞。門曰。你檢點話頭看。師曰。胡桃只是胡桃。門休去。門赴徑山。乃令師首衆顯聖。丙辰省門於東塔。會定林同席。師問。大德尊號。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擬對。師曰。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赤條條。定乃問大德尊號。師曰。麥浪。曰。

無風時甚處安身立命。師劈面一掌。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門曰。麥浪行劍刃上事。若無後語。都成布袋裏老鴉。時埭山虛席。延師主之。拈提宗旨。大有長處。門始付以偈曰。如是之法宗說兼備。汝今得之。其善保毘。後住明因。　示衆。洛陽牛犢食禾頭。荊益田疇減半收。舜若多神枵腹死。江河淮濟浪長流。是汝諸人還委悉麼。便下座。　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檢點得七穿八穴。猶是隔靴抓癢。黃口雛禪。縱饒能打瓦鑽龜。都來接竹點天。何如懶道人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後示寂。塔於明因之前山。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四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五

△少林第三十八世之二

雲門澄禪師法嗣之二

杭州府寶壽石雨明方禪師。別號斷拂。嘉興武塘陳氏子。以明萬曆癸巳正月甲申墮地。慧業生知。靈根夙種。年二十二。偶遊雙塔寺。觸昔緣。遂辭親棄室。投武林法相剃染。一日與老宿課佛號次。忽擲槌曰。不惟西方。東土亦可生矣。獨於南泉三不是語。礙膺如塊。時雲門說法嘉禾東塔。師往參。呈所得。門無他示。但以俚言熱罵之。而向所礙膺。忽消落。嗣閱楞嚴。至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處。不覺身心世界。打

成一片。然冷地拶着，未免吞吐不下。復走見門。門示以本色鉗錘，不少假借。次參博山憨山二老，俱有得。已未納戒雲門。壬戌辭門住山，饑寒昆佛洞，風雨西方菴者久之。心灰智泯，如大死人。却恨死了活不得。復下西峯再參雲門。一日門上堂曰。放下着。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閱畢，佯爲叱之。經行次，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剎荔枝話，忽軒渠一笑。首座搊住曰，道道。師曰，恰値某甲持不語戒。座奇之。時有僧問話，而身甚抖戰。門曰，問話且置，把者抖戰的去了着。師突出曰，和尚何得以貌取人。門擬答，師卻作抖戰勢。門曰，賊。師曰，賊賊。自是機鋒人莫敢犯。一日入室。門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着棋，某甲麤知。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褌。門遂以大法囑累之。當天啓癸亥臘八也。於是走楚謁黃檗，養靜鶴兒山下。丁卯奔訃雲門。南入香柏峯，決志活埋。崇禎辛未始起象田。壬申開法天華。甲戌領顯聖院事。丙子主餘杭寶壽，兼理龍門。戊寅住西禪。己卯主法雪峯。壬午復結制天華。甲申主東塔。順治丙戌住佛日。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及其降也，一場懡㦬。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其出也，一場懡㦬。致使後來一隊釘樁搖櫓漢，盡道不動步而周徧十方，不開口而言滿天下。蒼天蒼天，總不如東村西舍，胡張三黑李四。朝隨流水去，暮踏白雲歸。醉忘春艸綠侵扉。　上堂。鬧市裏識得天子，念念不違於北闕。百艸頭薦得祖意，時時奉重於尊堂。不許義斷功忘，尤當竭忠盡孝。雖然，更須知我者裏別有生涯。且道是什麼生涯。良久曰。富沙灘上撈魚蝦。　東塔上堂。指塔曰。多寶佛塔，爲汝轉根本法輪了也。是汝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來

方始知。乃顧謂侍者曰、山僧今日眉毛在麼。　上堂。夜半金烏、突出難辨。日中玉兎、覿面猶迷。齊彭殤、一死生、儒宗之妙唱。卽生滅、非生滅、釋氏之玄提。露柱懷胎、特牛生子、且道是妙唱。是玄提。咄、無將送客風、翻爲留客雨。　上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決定不是第一義。摩竭掩室、毘耶默然、決定不是第一義。九載面壁、千七百則、決定不是第一義。畢竟如何是第一義。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智人一言、快馬一鞭。便恁會去、猶涉聯纖。驀拈拄杖曰、看看松篁橋水逆流也、你輩要點鐵成金、轉凡爲聖、喝消得龍王多少風。上堂。在日用中、錯過喫飯穿衣。向筵席上、去覓酸梨甜棗。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深爲可憫。大衆且喚甚麼作手中橈。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寶壽山高突兀。中有人不相識、中有境取不得。欲擬心身命失。奇花幽木不知年、古塔新開舊石田。此日爲君重說破、寶龍橋下水連天。喝一喝、下座。　法相上堂。古定光今法相。驀地相看難度量。短十尺、長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峯、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鉢盂一箇、斷鼻艸鞋一緉。海角天涯走一回、兩耳依然在肩上。　象田上堂。者片田地、人人都有、只是不會料理、致使荒却。所以勞他上古、象爲之耕、鳥爲之耘。梵卿禪師爲之灌、蔭念首座爲之扶。耒靈禪者爲之繼耕。今日衆中若有能向前承賃、善於料理者。驀拈拄杖、曰。山僧有全紙契書、兩手分付、有麼有麼。良久、衆無語。乃度拄杖與侍者、曰、且收着。　上堂。舉趙州因婆子遣使請轉藏、州下禪床繞一帀、向使者道、轉藏已竟。使歸語婆。婆曰、我比來要轉全藏、爲什麼只轉得半藏。師曰、且如那半藏、還曾有人轉得麼。山僧今日爲諸人轉去也。良久、曰、如是如是。又良久、曰、不是不是。　上堂。木童撫掌、石女嚬呻。三家村裏廖鬍子、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等箇什麼人。雪消溪水活、又見一年春。梅花枝上月三更。　小參。識得破、意不過。不知把住要津、卽是私通一路。隨爾顚

倒。以緇爲素。帶累三世諸佛。也要在艸裏坐。驀竪拂子曰。者是艸。還有出得三世諸佛者麼。良久。擲下拂子。曰。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開示。諸方有貴見識。不貴操履者。有貴操履。不貴見識者。殊不知古人論見識。卽是操履邊的見識。論操履。卽是見識邊的操履。言行相符。初無先後。黃龍南坐事入獄者六十日。後謂弟子曰。我當時在獄中得法華遊戲三昧。弟子請問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痛加棰楚。欺詐情盡。雖有嚴刑酷法無所施。於是就死無恨。今學者有狂妄心欺詐心。不以知見智慧之力治之。又何由而得安其心哉。故山僧屢屢教你不要求安樂。一切苦來病來痛來。不如意事來。都是你親切的善知識。不可錯過。若是恣汝身心頭頭順適者。却是你的生寃家。不可不先覷破也。然則與麼說話。現前大衆無不盡知。但到對境臨場未免暗自走作。所以道。說時似有貪瞋藥。對境全無戒定方。嗟嗟者逆順二境。尚不能安閒自由。又說甚麼見地。又說甚麼操履。你輩有志參學。切須仔細。

僧問。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未審將何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

問。凡有言句。盡屬染汚。如何得不染汚。師曰。巡人犯夜。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老鼠呑大象。

問。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是何意旨。師曰。猩猩自古惜猩猩。

問。一悟永悟。因甚却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熟熬油。

問。併卻咽喉脣吻。請師答話。師曰。此問不答。曰。爲甚不答。師曰。恐犯咽喉脣吻。

問。此土無佛。向那裏描畫。師曰。賊身已露。

問。渠不是我。我不是渠。渠我兩不立。何處得逢渠。師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問。佛祖談不及處。請和尚下一轉語。師曰。沒有者閒工夫。曰。和尚舌頭長也。師曰。你那裏見得。曰。學人把臂共高歌。師曰。且緩緩。

石車乘同師坐次。黃元公問。兩石相磕時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問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卽不得。曰。恁麼則不弄鶯啼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秖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喪我兒孫。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　順治乙酉。送散木老人木主入徑山祖堂。丁亥。八閩部使者遣官致幣。請與雪峯芝山。師堅辭不赴。一日。忽語衆曰。世界勿寧。不如歸去好。每結冬。必以元正小盡解。戊子初三。卽擷鼓上堂曰。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着艸。途路轉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者也。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麼七不道。參。至晚示衆諄諄。次早。辭衆出山。首座問。和尚幾時回。師曰。初八九。初六至寶壽。囑院事。初七上龍門。晚示微恙。付託殷勤。次早。命浴罷。端坐不語。門人問。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恰有箇分付。遂坐脫。當八日申時也。闍維塔于龍門金龜巖下。壽五十六。臘三十五。師行道一十八載。住持名刹凡十餘。穎悟逸格。靈變天生。故機用殺活。不可測識。其愛才作人。出於性成。雖鉗錘嚴厲。人皆親如父母。包荒馮河中行是尙。故諸方皆稱爲熱惱中之淸涼幢云。

杭州府愚菴三宜明盂禪師。錢塘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羣兒戲。喜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峯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龐公語。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筋斗。但於托鉢產難話有疑。年二十三。投眞寂印薙染。喜博聞。印嘗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卽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敘所得。印曰。如何是那半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着。師不覺掀眉一笑。

門問、懷州牛喫禾、爲什麼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門曰、秖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門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小月落孤峯。門曰、尙疑你在。師遂成偈曰、石傘峯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門擬揄之。師拂袖出。一日、入室。門曰、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應聲頌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卻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囑累焉。嗣是事徧參。抵黃龍、謁無念有。有見訶罵不已。師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邪。師曰、殺卽任殺、斬猫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聞雲門訃、歸哭影堂。衆請小參。舉石霜徧界不曾藏因緣、畢曰、大衆不曾藏、東風搖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墻。燕子雙雙繞畫梁。作彈琵琶勢、曰、謾剔銀缸、夜深獨自理宮商。復喝一喝、下座。冬從天童悟圓聚。跨門便喝。童默然。師曰、佇思停機、鬼家活計、卽出。旁僧曰、蹉過了也。師掌曰、陣後興兵。乙亥、住龍門。次住化山。崇禎癸未、繼席顯聖。戊子、結制宗會。己丑、說戒眞寂。次結菴湖濱養母。庚寅、主梵受。丙申、主朱明。　上堂。無縫塔蓋覆官家。喫油糍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沉下僚。白牯狸奴、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于和會。卓拄杖曰、此是無諍三昧。　上堂。點得無油燈、豁開頂門竅。走入鬧市叢中、左右逢源得妙。如何寒山子、忘却來時道。阮籍猖狂、孫登長嘯。　上堂。百艸頭、識取祖師、艸枯了也。鬧市裏、識取天子、市散了也。諸人向甚麼相見。良久、以手招曰、猩猩、我與你相見了也。　上堂。日上海門東、雲裏越山無數。前村紅樹、欲與杏花相妒。橫橋野水、杖藜徐步。秖恁劉郞前度。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上堂。大衆、世尊拈花後、還有人舉着箇事麼。良久、曰、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黑裘。黃菊謾誇霜

後色。白雲紅樹滿荒坵。舍利弗沒來由。劍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 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脣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顧大衆曰。露。 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窗前紅樹看花蘂。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烟水。委不委。切忌錯過棚頭傀儡。 小參。牛頭未見四祖已前。百鳥銜花。見後。塹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卻從鬧市作生涯。大衆歸堂喫茶。 僧問。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我二十年亦曾疑着。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問。如何是透法身的句。師曰。青荷葉上耍孩兒。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清早割菜。晚上抬水。那裏有閑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 僧參。師曰。還委悉麼。曰。香烟與和尚道什麼。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你在者裏做什麼。曰。參主人公。師打噴嚏一下。僧罔措。師曰。誰在那裏說我了。僧作禮。師曰。老僧入地獄有分。 師應機說法。不循途轍。故領略者鮮。其歸隱愚菴時。嘗有示衆曰。遠山如黛。塹水碧波清漾。袞橋隱隱。聽雞鳴村舍艸籬門巷。鷺鷥刷羽。蘆汀征鴈數聲嘹嚦。風中簫管短長聲。夜來月白凋桐上。政黃牛橘皮湯止渴。嬾殘師芋香無恙。髮長籍艸坐南薰。白眼視公候卿相。愚菴老僧船子和尚堪笑。箇不唧嚠漢擯出院。又罰饡飯。良久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枝頭紅日上。 師恥禪者空腹高心。不明一經。故時及講演。應機接物。有古雲門風。卽動止諧謔。一皆密義。康熙乙巳十月十一辭世。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塔全身於顯聖前山之陰。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澓禪師。別號散伊。會稽王氏子。于萬曆辛卯正月□□下地。生而雄偉。力能仆牯。賦性爽直。見義敢爲。年二十二。謁貞白珊於大慈。決志力參。殆忘寢食。偶德清舟中聞鑼聲。有省。述偈曰。鑼震空

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銜月走，木馬報新春。年二十七，潛往開元薙髮。復依珊於光明寺。珊沒，訪一金融。融知爲法器，使參雲門。以聞鑼之得呈之。門曰，此宿根所致耳，尚須知有向上一着。師唯唯。一日，門上堂，曰，放下着。師忽全身脫落。呈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斷來時路，點點星輝斗柄垂。門可之。越二年，以偈囑累曰，鑼鳴與鼓響，觀音塞耳門。眞得圓通意，騎月上崑崙。當天啓癸亥佛成道日也。師以授受重，晦迹東山香雪塢，有大潙之風。無何門示寂。師以育王殿事，抵金陵。適博山來說法天界。師謁之，與論法門細大，及物不遷旨。徵辨竟日無少讓。山曰，江南佛法，洵有人矣。崇禎戊辰，東山國慶寺延師爲重興，不數年，規制大備。丙子冬，開法梅墅彌陀。次年，領顯聖院事。庚辰，仍歸東山。有以徑山雪竇請。師皆力辭。唯以顯聖不可一日無主，於是復理焉。

上堂。少林九載面壁，言滿天下。釋迦四十九年說法，初無一字。多不在添，少不在減。今日東山與他踢翻窠臼，不刻華文，不書梵篆，直是箇無文印子。尋常逢逆則譏訶怒罵，遇順則四海春風。兄弟們猶道者漢面皮少黃黑在。然則畢竟添多卽是，減少卽是。有人緇素得出，許伊具一隻眼。緇素不出，亦許伊具一隻眼。爲什麼。且要賞罰分明。

上堂。舉瑯琊問舉上座近離甚處因緣畢。師曰，衆兄弟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得箇轆轤過來，方得知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卻且能卽是非而作佛事。其或未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小參。興化擯維那，要顯吾道一貫。大顚打首座，始信敎外別傳。我顯聖者裏，有時綿包特石，拶得萬象成狂，天上有星皆拱北。有時鐵裹胡葱，逼得千林盡蘗，人間無水不朝東。藁豎拂子曰，尚有者箇，不與諸人道破，何故。擲下拂子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小參。立功勳，存照用，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黜聰明，何異枯牛取乳。又道，道非見聞覺知，不離聲色言語。據如上說，且道畢

竟如何行履。始得恰好。良久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除夕。小參。三十六旬。渾具吉凶悔吝。七十二候。無非加減乘除。須知雲裏千峯自秀。劫前萬象常新。寒松帶露。亭亭獨立巖頭。修竹欺霜。凜凜全超物外。諸人向者裏倒斷得。一回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其或未然。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舉僧問風穴。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塵。穴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頌曰。帝遠天高罵至尊。偶逢國士降綸。詔宣率土歸皇化。羽族銜蘆過鴈門。　舉僧問投子。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子彈指一下。頌曰。鳥啼花落昧當人。說法何曾假數身。折箸拈來旋北海。魚龍方識水為親。　舉青林虔因僧問。學人竟往時如何。師着語曰。切忌流連忘返。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拍妳謊小兒。僧云。當頭時。如何拚命臾河鯀。林云。喪子命根。今日堂中幾人喪身失命。僧云。不當頭時。如何燒卻了也。林云。亦無迴避處。滿眼滿耳沒蹤迹。僧云。正恁麼時。如何。弗得黏皮帶骨。林云。失卻了也。船不漏針。僧云。畢竟向什麼處去。果然果然。林云。艸深無覓處。打則打了。你還見麼。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引得孩兒會打爺。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復曰。山僧與麼批判。諸人且作麼生會。良久曰。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師行道一十五載。視人無高下。接物善權變。其住院領衆。威而不猛。寬而有節。祕重大法。不輕以隋珠彈雀。鞭龍撻象。摧鋒破堅。槩出諸從容指顧間。言到行到。宗通說通。誠不虛博山之預識也。崇禎壬午夏示微疾。絕食旬餘。而示誨談笑。不異平昔。六月十六寅刻。說偈而化。壽五十二。臘二十五。塔全身於顯聖之南山。

紹興府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弱齡事親至孝。父病。嘗割股救之。年廿二出家。參念佛是誰。聞雲門家法迴別諸方。遂往參焉。聞僧舉北斗面南看話。疑情頓發。一日殿上經行次。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

述偈呈門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門印以偈曰、孝爲至道之先、孰能於此兩兼。時中護念如是、諸佛慧命可全。當天啓乙丑也。後出住上虞香雪。

斷拂老人問、古人道、堪與佛祖爲師。未審佛祖又學箇甚麽。師曰、佛祖齊。拂曰、與佛祖爲師齊。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拂曰、不問佛、不問祖。不管你佛、不管你祖、速道速道。師曰、東村桃樹西隴梅花。

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窗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

示寂日、象田問、古人云、病有不病者、如何是不病者。師默然。田曰、恁麽莫便是那。師曰、三十棒領出自打。田曰、臨末稍頭一句作麽生。師喝一喝。田曰、此後如何。師曰、南山雲北山雨。

時未有繼嗣、乃以如意法衣法卷寄斷拂老人爲求法器。偈曰、香柏枝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爲。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湖州府弁山瑞白明雪禪師、別號入就。桐城楊氏子。生於萬曆甲申子月廿六。方毀齔、遽脫左髦事母、卓有孝聞。年二十、從九華聚龍剃落。紫柏可授以毘舍浮佛偈、令持。戊申納戒雲棲。庚戌參雲門。門問、向來作什麽。師對以持毘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尸來。師鈍置疑甚、至痛哭抵死。一日聞門舉南泉斬猫話、當下知有。遂將蒲團拋出。門曰、一語下徐州。會隨衆侍門橋上。門曰、溪水潺潺、汝等各道一句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之。越六日、聞鐘聲、頓爾大徹。自是有機辨、杰出衆中。丙辰縛茅皖公山。已未徧參基隆博山諸老、機語契甚。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屛居天柱峯。癸亥門擢師爲第二座。嗣住靜鐵壁居。有僧請益高峯主人公話。師示以頌曰、打破碧瑠璃、卸却珍御服、枕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乙丑謁密雲於金粟。典第二座。値擡船次、師問、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棒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奪棒不

可。師曰。看者漢直得無厝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丙寅秋。復還雲門。呈偈有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句。門以爲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以偈曰。誕生原是妄安名。空裏栽花忒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少知音。無何。門逝。衆推師繼席。當崇禎己巳冬也。庚午。剪榛湖州弁山復古龍華寺。至若越之戒珠。延慶。湖之白雀。台之護國。則以其請應之。丙子。遯隱贛州崆峒。庚辰。建安王迎主洪都百丈。住世七坐道場。　上堂。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茅。普光殿建在目前。一任朝野高人出出入入。乾坤道者。往往來來。性海悟於剎那。行門成於頃爾。正恁麼時。煙霞散彩。日月舒光。則且置。秖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水雲明正化。萬邦黎庶樂無爲。　上堂。覿面無向背。當處絕遮攔。無向背處。嚴密不通風。絕遮攔時。行藏難着眼。直得三際凝然。十方不隔。者裏要用便用。棒喝交馳。彰祖令。要歇便歇。寂然無縫。顯單傳。大衆。正偏兼帶則且置。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舉。卓拄杖曰。鐵馬騎牛騰碧漢。烏龜跨鶴上崑崙。　上堂。飄零黃葉。振古佛之家風。游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快覩戒珠巍耀。爐嶽崔巍。一道神光。貫徹今古。雖然。更須知有轉身一路。且作麼生是轉身一路。化功歸己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　上堂。一葉扁舟浪裏顚。絲綸抛去看浮錢。鉤頭若得錦鱗現。不負漁翁冒曉煙。以拂子作垂綸勢曰。莫有負命的鯨鯢麼。出來吞啗看。一僧纔出。師曰。單鰕隻鯉。何足爲意。便歸方丈。　小參。一向恁麼。一花一彌勒。一葉一釋迦。一向不恁麼。三世諸佛無開口處。歷代祖師無厝足地。更須知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把住不礙放行。恁麼中不恁麼。解制何妨結制。所以道。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者且置。秖如功位俱隱。正偏不立。又作麼生。無陰陽地艸常秀。花發寒巖不帶春。　示衆。今日天中佳節。畫龍艾

虎顧頷。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泄。且作麼生是漏泄底事。石榴紅似火。楊花白如雪。　示衆。赤水有玄珠。精光生四澤。離婁不可求。罔象偏能得。既得必須護。不護還成失。欲識護珠人。問取幻禪客。大衆護則且置。作麼生是珠。喝一喝　僧問。善財初見文殊。已得根本智。末上又見文殊。是何意旨。師曰。騎虎頭。收虎尾。　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現前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曰。鏡裏莫攀花。　問。最初威音王佛。參見何人。師曰。鬍張三。黑李四。　問。桂輪孤朗。爲什麼清光不照。師曰。忘功體更賒。　問。如何是不思議境界。師曰。螺螄吞大象。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紅日上粉墻。曰。不會。師曰。光明燦爛。　問。發眞歸元。者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如何是銷殞底事。師曰。玉人夢破一聲雞。　師指桃花問衆曰。靈雲見桃花悟道。諸人見桃花爲什麼不悟道。衆答不契。一僧進曰。和尚見桃花。未審如何。師曰。山僧不解眼花。曰。怎奈卽今何。師乃作咳嗽勢曰。山僧有病出去。　師參學時。無被臥不解帶者十三年。質樸不文。端方可重。鍛鍊學者。不假辭色。察有志可操者。鉗鎚尤加嚴峻。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或諫之。師則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吾豈畏刀斧哉。師性倔强。行止自斷。嘗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晚居百丈。風規愈肅。人咸謂大智再來。辛巳穀日。示微疾。領衆益篤。譚論倍常。三月望日。令淨髮。十九侵晨。索浴畢。謂侍僧曰。扶老僧入龕。且搦管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要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以手招衆。來前。師已逝矣。壽五十八。臘三十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寺之右側。

紹興府鴈田柳湞居士。山陰人。參雲門。首以日用不得力請示。門曰。但舉箇是什麼看。看來看去。忽地放心。始有箇安樂。士爲密密提究者有年。一日。問趙州狗子。畢竟是有佛性。無佛性。門抗聲曰。道什麼。士擬舉。門

趨步便歸方丈。士隨入方丈。曰。不是柳瀆幾成錯過。門曰。放你三十棒。他日又問。世尊陞座意旨。爲復在白椎處下座處。門隨與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門曰。還要第二掌那。士舉張天覺頌本因緣請判。門曰。判且置如何是頌本。士擬議。門一喝。曰。喚作頌本則瞎。一日呈偈曰。是甚麼有些些。對着家君莫問爺。金不博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門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士曰。壁外蓋茅屋。門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門曰。不信道。

南昌府葉曇茂居士。參雲門有省。值普茶次。出曰。曇茂昨日偏衆解制了也。門合掌曰。恭喜。士曰。和尚莫塗污人好。門曰。如何是解制的事。士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門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士曰。大衆散去。遂歸位。門頷之。後以母老歸里養親有年。覺浪盛說法上藍時。士過訪次。盛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啣嚕。盛曰。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尚一着。盛曰。咦。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五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六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三十八世之三

博山來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雪關智誾禪師。本郡上饒傅氏子。父喪早。八歲辭母。依景德傅出家。傅矜師體羸。令頂禮大士

號。一夜獲大士摩頂。肢節漸强。及覽羣書。無不意了。第閱壇經有火燒海底句不明。遂疑之。年廿六。參博山。山令看船子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話。久之。一日於槽廠見磨鼻拽脫。忽然有省。以偈呈山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碎也無妨。山曰。子參得禪也。吾助汝喜。示以偈有未及朝天子。同機却有妨句。因矢志服役。曉夕無違。一日侍山。山指衲衣曰。此是壽昌老漢的。我嘗以一偈博得。子能如我。當不子惜。師曰。莫是師翁睡着。被和尚竊來。山曰。子試竊看。師立成五頌。山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摑把不住。我者裏未肯點頭在。師曰。謝和尚衲衣。便出。山一日謂師曰。子根利。當鈍却利。使死却全心。始得。師拜受。即掩關六載。關中懸大鏡。日坐對之。纔覺業識心起。無明發現。便指鏡中唾罵。凡紙筆書籍之類。槩不畜。唯以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是計。忽一日作雪關歌。倩人寫呈山。山爲擊節稱善。令開關。說偈贈之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旋命師秉拂。晚率衆入室。山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照鑑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慮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一日受瀛山請。山堅留師。因問。把住時如何。山曰。放開一線。師曰。放開時如何。山曰。把住不容行。師曰。如何是放行中把住。山曰。闍黎看脚下。師曰。如何是把住中放行。山曰。拂子在我手裏。師曰。大善知識也須讓人出得羅籠。入得羅籠。山曰。爭奈老僧何。師曰。衝霄還彩鳳。透網是金鱗。山休去。師於天啟丁卯出住瀛山。崇禎辛未。繼席博山。丙子。赴浙之虎跑大慈妙行諸剎。請上堂。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寶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黃面老人五百生前曾做樂官來。一等習氣可謂熟處難忘。山僧者裏素乏師傳。指法椎鈍。秖有一曲沒絃琴。彈得最熟。今日舉似諸人也。豎拂子曰。者是

妙指。喚什麼作妙音。擊拂子曰。者是妙音。喚什麼作妙指。擲下拂子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夜是除夕。明日是元朝。者是時節。作麼生說箇自彰底理。拈拄杖曰。者木上座。二十年前。寒不知寒。熱不知熱。桃符換不管春來。爆竹響那知臘去。雖則如癡似懵。要且能爲物主。二十年後。寒則知寒。熱則知熱。迎新歲也貼門符。送殘冬還燒榾柮。雖則隨波逐浪。要且不爲時凋。卓拄杖曰。到如今。說知也得。說不知也得。說知不知總得。不萌枝上。不妨暗辨春秋。無影峯前。猶得明占氣候。諸禪德。秪如年更歲換。臘去春來。諸人分上。還是知耶。是不知耶。若道知。喚作毛道凡夫。謾道花枝偏有色。空勞鶯語爲誰嬌。若道不知。坐在淨白窠臼。只爲冰堅難躍鯉。却緣水淺不藏龍。去此二途。畢竟作麼生。擲拄杖曰。鶻臭布衫都脫却。穿婆帔子拜婆年。　上堂。山僧開箇貨鋪。慣行兌換。不悞主顧。且道是什麼貨鋪。你若把一副熱心腸來。我便將一副冷的換與你。若把一副冷心肝來。我便將一副熱的換與。何故。爲他熱的太傷熱。冷的太傷冷。冷熱不均。所以作病。忽有箇不冷不熱的出來。你道山僧將什麼換與。乃震威一喝。時有僧出。禮拜起。擬問。師曰。想君不是金牙將。怎解彎弓射尉遲。便下座。　小參。釋迦老子解揑怪。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不會生。無生可說。釋迦老子會裝巧。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不會滅。無滅可說。與麼則釋迦老子。全身墮在生滅。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且道跳出的是。不跳出的是。不見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示衆。南人不夢千人帳。北人不夢萬斛舟。以耳目所接不同故也。秖如香臺佛像。夢作國王。此聖境冥符法華所謂常有是好夢是也。山僧適來偶得一夢。既非熟習。亦非聖境。且道是什麼夢。試舉看。昨夢一人入方丈。求偈。山僧道。我要睡。問取木上座去。他道。和尚說的纔好。

山僧爲他逼不得已，向道，借拳行令打虛空，大地河山切恨同。至道從來嫌揀擇，趙州齒缺不關風。惺來恰以讓居士請示衆。山僧肚腸乾索，無可應酧，只得將此偈拈出。顧視左右曰，大衆三十年後，莫道山僧與你說夢好。　問，如何是不呈的句。師曰，賊贓已露。　問，婆子燒菴者，僧如何。師曰，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舟。問，那邊不坐空王殿，是何旨趣。師曰，爲他不墮尊貴。　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倒挂眉間。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斬死漢。　問，如何是眞實信。師曰，鐵輪天子璽。曰，如何是眞實疑。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眞實見。師曰，一點瞞不得。曰，如何是眞實用。師曰，鈎錐都放下。呼遣聽臨時。　師鶴立牛行，賦性寬厚。色莊容敬，望者意消。說法不假思議，落筆無半點塵。故士大夫樂與之遊。所著有摘燈錄，炊香堂詩文，書復語錄，若干卷行世。丁丑，浙歸，抵瀛山，示微恙，閒然。謐公問，和尚安否。師彈指一下。謐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你道我生耶死耶。謐顧視間，則師已逝矣。壽五十三。臘三十七。建塔于博山蓮華峯之西原。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泗州唐氏子。生而胎素。幼歲便有出塵志。事親以孝聞。年十四，投景會驅烏。二十事包笠。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句。歎曰，不就幻身世，而反就此幻學耶。遂棄之。首參壽昌基隆。次參博山。山門庭嚴重，師爲心死焉。久之，做三登九上，意徧參雲門金粟罷，復還博山。明年，隨衆採茶次，忽白雲從澗底起。師覩之有省。歸以偈呈山。山曰，者且置，秖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不向和尚通去處在。山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道密終不作此見解。山曰，好與三十痛棒。嗣是山與命名授戒，且贈以偈曰，新豐一曲傳來遠，鳳嶺烟霞猶冉冉。裂石穿雲和不齊，一毫端上乾坤轉。潛行密運貴深藏，古殿含春待晚香。萬里海天能獨笑，金針繡出玉鴛鴦。於是辭山，縛茅郁洲山數年，始開法淮安

禮度。次住安東能仁徐州雲龍。乃若青峯菩提法起等處皆隨機隨時。初無作意。上堂。恁麼也得落花有意隨流水。不恁麼也得流水無心送落花。恁麼不恁麼。總得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拈拄杖曰。識得一。萬事畢。設若一亦不立。又作麼生。擲下拄杖曰。門簾乍被風吹去。明月光贏四壁生。小參。五九四十五。木馬嘶風舞。海底泥牛驚。翻浪乘風鼓。踍跳上梵天。摩醯目撞瞽。萬象沒逃生。千賢叫冤苦。忽然燕谷一聲雷。依舊泥牛還復土。喝一喝。小參。藥山久不陞座。依俙似曲院主曰。大衆久思法誨。請和尚說法。好肉剜瘡。山令打鐘。卻被風吹。大衆方集。錯過也不知。山陞座良久。便下座。疑殺天下人。院曰。許為說法。何得不垂一言。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老老大大。是何心行。大衆還委悉麼。山僧與你旁通一線。乃頌曰。杲日麗中天。高低靡不照。爭奈無眼人。反怪光不到。徒禱告。含元殿問長安道。　僧問。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秖如師子二祖。是了未了。師曰。兩彩一賽。　問。如何是無佛無衆生者。師曰。幾乎恁麼答汝。曰。是非不到處。是什麼人分上事。師曰。汝要棒喫那。問。如何是兼帶一路。師曰。蝶穿芳艸雙眉濕。蜂撩殘花兩股肥。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靈犀翫月。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木馬遊春。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坐不當堂。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雲籠嶽頂。曰。意旨如何。師曰。月照波心。　問。如何是君。師曰。天然貴異。曰。如何是臣。師曰。武緯文經。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天覆於下。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地載於上。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僧問。如何是金針雙鎖備。師曰。石女繡雙鳳。冲開碧落天。曰。如何是交互明中暗。師曰。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曰。如何是理事俱不涉。師曰。前村烟浪裏。別有好思量。　示雪照座主偈。非風非幡。澄潭不許蒼龍蟠。是標是月。打刀須

用郴州鐵。言外旨、句中玄。石虎雙翎頭戴雪、拏吒八臂手擎烟。見卽便見、傳無可傳。擬議雲飛萬里、眨眼鷂過三千。海月雲山拋教盡、男兒鼻孔自撩天。　師德重感人。杖頭到處、緇素雲委。性喜誦說。諸方間有妄爲雌黃者、卽厲色叱止之。故及門之士皆厚重。明年七十、與答之間、皆寓訣別意。旋取道漣水、登青峯度夏。法起。歸休菩提。順治戊戌三月五日、遂絕食示誨諄諄。書偈有石火電光、平田荊棘之語。十一日、沐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于菩提社之右。

福州府長慶宗寶道獨禪師。廣州陸氏子。六歲、聞隣嫗發願來生童眞出家、見性成佛語。遂觸宿因、堅出世志。及披剃、唯事苦參。年十四、有省。三十、出嶺參博山。山與語、器之。一日、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卻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有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見以爲深入堂奧。乃謂人曰、山僧開三十年飯店、從無一箇還飯錢者。獨子其庶幾乎。初住廬山。次開法廣州羅浮。後主福州長慶。　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震聲一喝。　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關山把住路行難。愚人只管貪程去、那想全身在此間。　舉高峯無夢無想話。頌曰、無夢無想主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頗奈夜行人更多。

江寧府獨峯竹山道嚴禪師。順慶大竹縣沈氏子。總角、染衣、南遊。初預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罷講、往參博山於天界。乃問、和尙離博山來天界、爲人事作麼生。山曰、今日特爲先君設奠。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請坐喫茶。於是命典第二座。其領衆入室、當機應對、動合宗旨。山喜之、嘗曰、博山一枝橫出、祕在汝躬。乃授名道嚴、且囑曰、汝當以道法嚴持也。時年三十

有四、當崇禎己巳也。自是韜迹承恩。閱四年、開極樂祇園兩刹於滁上。又五年、住錫金陵獨峯。入院時、恍然如舊。師於是作投老計。嘗榜三問語、勘驗方來。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什麼。二曰、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且道喚什麼作此經。三曰、獨峯路險、把關令嚴、欲到者、試借公驗看。師嘗應請姑孰之興國正覺萬壽三院。晚仍歸獨峯。順治壬辰、師五十初度、忽寺門菩提樹傾折一株。三月四日、集衆、垂誡諄諄。六日午刻、浴畢長逝。壽五十九。臘四十。說法二十一載。計坐道場凡五。塔全身於本山龍山之陽。

建寧府迴龍古航道舟禪師。泉州晉江鄭氏子。生萬曆乙酉。幼失父、事母有孝聲。母逝、乃棄家寓承天寺。閱壽昌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性處、有疑。往參博山。山爲薙染、圓具。嘗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參究益切。適余集生至、與語有契、延師閉關金陵。一日、洗面、脫然有省。自謂吾於無可奈何處、得箇巴鼻。會博山說法天界。上堂、師出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師曰、石女溪邊舞。山曰、秖如語中帶玄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山便下座。山囘博山、乃以如意付之、曰、當愼重、勿負老僧。師復掩關。明年、奔訃博山。乃入閩、主法迴龍、復隱里之戴雲山。丙子、林宗伯季翀請結制承天。丁丑、繼席雪峯。結冬、長慶。戊寅、還迴龍。己卯、住博山。辛巳、菴建陽、祀二親木主、所住之處、不循開堂請、唯有示衆而已。故有示衆曰、老僧不上堂、蓋因無法說、性不近人情、恰似箇鐵橛、一味放癡憨、任人道朽拙、雖然稱住持、直是口無舌之句。蓋實錄也。　示衆。拈花示衆、有口難開。斷臂歸來、無法可得。四七祖師、無非望空啓告。遞孫兒總代、是掘地討天。老僧當年不識好惡、悞入博山社伙、被伊熱瞞、至今有屈難伸。雖領衆住持、三緘其口。蓋不敢鈍置諸人、亦恐有玷法門。大衆、且道、恁麼住院、是爲人、不是爲人。不見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

緘口過殘春。 示衆。夜夜抱佛眠。情眞罪當。朝朝還共起。死款親招。起坐鎭相隨。刀斧斫不開。如形影相似。去離亦不可。欲識佛去處。未敢相許。秖者語聲是。切忌錯認。諸昆仲還識傅大士麼。只知開口易。不顧舌頭長。 僧問。眞覺有言石卵爆盡。樫枝掃地。吾當再來。師今繼席。莫非再來麼。師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曰。恁麼則據款結案了也。師曰。一狀領過。 師病次。僧問。和尙何病。師曰。針灸不得的病。曰。與麼則神醫拱手也。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拈如意便打。 示荆州親藩惠王法語。宗門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只要人自參自悟。自證自修。以見自己本來面目而已。非有他術。蓋此本來面目。不以聖賢而莊嚴。不以庸愚而醜陋。王公與士庶同。士庶與含生等。凡屬有情。體元無二。特以迷而不參。昧卻自己精光。謂之衆生。若參究一明。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則謂之佛祖矣。佛祖衆生。只一迷悟間。參究不參究。斯有天地之殊耳。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靈俐漢一覷便了。更無許多周折。所以寶誌云。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者裏無疑。說箇見性。說箇成佛。早成剩語也。如未然者。必須猛着精彩。二六時中。看是誰見。誰聞。誰爲覺知。是誰穿衣御膳。是誰起居動作。看到無可看處。自然大悟徹底洞明。迷雲破散。智日高昇。始知大地衆生。由來一體。森羅萬象。共貫同條。且無情與非情之異。又何有貴賤凡聖之殊哉。 師骨鯁性成。於衲子中。卽英靈絕無肯諾語。故於壁立萬仞無愧也。順治乙未示微疾。視事如常。八月二十五酉刻跌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三十三。塔全身於建陽鳳山之陽。

廣信府博山雪磵道奉禪師。建陽龔氏子。夙根敏異。幼不茹葷。十七聽楞嚴有感。遂投支提薙染。廿六。隨杖人於鳳山羅山玄沙間。僅二載。知有己躬下事。乃抵浙參眞寂有年。次參博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窨中。山曰。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却埋在窖中。師曰，今朝且喜得見和尚。山曰，向來作何所務。師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卽今看者何在。師曰，伸手只在縮手裏。山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後於勺菴，聞雞鼓翅大叫，乃頓悟。述偈曰，柏子焚殘燄欲無，隣雞忽聽一聲呼。昔年錯認驢窺井，今日方知井覷驢。走呈山。山頷之。順治丙戌，開法瀛山。丙申，繼席博山。高泉普寧問嘗應之。　上堂。水之湄，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修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謂許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爲頭，饑喫飯兮困就宿。咄。　小參。今朝九月初五，天氣半晴半雨。最好時節因緣，一衆耳聞目覩。且道覩聞的是箇什麼。南山老大蟲，咬殺重牙虎。萬象森羅，一齊起舞。大衆，虎咬大蟲則且置，萬象因甚麼起舞。不見道，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康熙己酉春，以院事託座元。明年六月二十日示寂。臨寂時，黃龍岑按師身問，屋破不蔽風雨時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與麼則一衆景仰有分也。師拱手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二。塔靈骨於本山蓮華峯之陽。

開府大成余公居士，字集生，法名道裕，別號布衲，桐城人。參博山觀法堂，聯密移一步語有省。自是決信無疑。上山書曰，自見和尚後，覺向來胸臆雜毒，被少分醍醐洗括頓盡。歸來硯筆，付之祖龍，書籍付之犺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方，密移一步，麤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且喜歸源有路，中間自信得力處，是去冬解組歸時，於凍舟中結八十日不語期。所謂佛也沒奈何，良然良然。若問某甲見箇什麼，纔開口便自肉麻了也。　一日與同參持論，互相不肯。公乃曰，我最喜長慶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同參曰，此箇公案，被和尚改了也。他道，唯人不肯乃方親。公曰，者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日。　雪關誾問，閉門作活，爲何

事。公曰。出賣轆轢鑽。曰。補網張風成何用。公曰。添箇黑撈波。曰。八卦正位如何排。公曰。切忌當頭。曰。路逢猛虎如何避。公曰。一任踍跳。曰。一條直路如何入。公曰。巍巍堂堂。曰。斜街曲巷如何通。公曰。婆婆和和。曰。中心樹子如何斫。公曰。亞父空勞樽俎計。曰。關津把斷如何過。公曰。蘇卿元是漢朝臣。曰。如何是透頂的人。公曰。脚跟點地。曰。如何是透底的人。公曰。鼻孔撩天。　斷拂老人住雪峯時。公問。當年眞覺大師所遺三箇毬子。和尚還是一時用。次第用。總不用。斷拂答以偈曰。雪峯毬子總不用。死爛蛇頭能活弄。次第拈來擧向人。眉毛與眼一齊動。一時拋出大家看。波斯乞命無門縫。三轉語酬余石頭。莫教磕破人間夢。公於是竭力雪峯者無倦容。　晚嘗與黃元公輩結社。究心禪學。所著有五燈華行世。有答元公攷定宗派書。曰。裕曾見禪燈世譜一書。不許龍潭嗣天皇。要硬差他嗣天王。又苦無所謂天王也。妄於馬祖下添一天王。教龍潭兒孫之爲德山雪峯者。領了他家雲門法眼兩宗。辭了石頭一路。改上馬祖家墳。此等妖怪事。公然行之而不疑。竟亦別無考信。不過以五燈會元天皇下小註所引兩碑爲據耳。寃哉。裕擬一駁正而未暇。及適法兄有辨。不見示。細讀一過。慶快平生。殆兩宗之靈。實式憑之。以借手名筆。奮此誅魔之簫斧。作彼僧史之董狐。語云。功不在禹下。正謂斯乎。卽所據雪峯語錄。自謂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一祕密法門。又欽山問德山云。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此二老皆青原五世孫。豈遂不能遠紀其祖。而一則系德山於石頭。一則屬龍潭於天皇。亦可見自家骨肉自敍其家譜。此非區區陌路人之口碑所可搖奪。而旁撓明甚矣。又鼓山玄要廣集序云。自少室之華開六葉。曹溪之胤布諸方。爰出石頭。號純金鋪。以格高調古。言簡理幽。厥後子孫行步闊狹。毫釐弗差。則有與聖國師法嗣雪峯。乃石頭五葉也。又書廣集後云。鼓山晏得法於雪峯。存蓋石頭第六世云。據此不又一先家譜乎。他如明教嵩爲雲門四代孫。去石頭十世。雖世系稍遠。然譽之者爲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著有傳法正宗記。力闢付法藏傳之謬。就中正據明文。一出大經大論。仁宗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處。嘉歎不已。故一時韓歐諸鉅公。皆翕然宗之。而以此正宗。卽以此定祖。迄今按其圖記。嗣石頭者。不曰荊州天皇道悟乎。嗣天皇者。不曰澧州龍潭崇信乎。以彼淵博大智。方將於五百年前爲達磨辨誣。何得於其九世祖不能自認。而必須後代小學替他指迷。挽使向驢鞍邊覓阿爺下頷。可謂多見其不知量矣。所尤可怪笑者。是古人引作註脚。猶存闕疑之義。今則偏信僞碑。擅改龍藏。何其敢於僭誕無等一至此。裕抱不平。偶觸於雄辨。不覺拔刀相助。爾爾所謂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亦自我輩今日事。無容旁委也云云。

祠部端伯黃公居士。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參請博山有年。深有契證處。次訪雪嶠信于匡山圓通。問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曰日頭大。公曰雪鋊後如何。曰春水滿溪流。公曰大師曾見甚麼人來。信點胸曰。雪老。公便拜。又問既是出家人。何不剃髮。曰與居士一般。公曰要做官。那信作扶翅勢。公大笑。信曰當時龐公也甚利害。公曰當面蹉過。信目視之。公曰咦。嘗有偈曰。更深夜靜絕行蹤。月上匡廬第一峯。誰意髑髏崩裂處。等閑滅却少林宗。

蒞任杭州司理時。嘗參斷拂于寶壽。問如何是不遷義。壽拈核桃。從桌東過西曰。東已無此。西正有此。何名不遷。公曰。和尚見有核桃耶。壽曰不見核桃。將何立論。公曰。師意如何。壽曰。我見有核桃。但不見全核桃耳。公躍然有契。又喫茶次。公拈圓眼問。者箇是甚麼。壽別拈果曰。棗子也不識。公曰。錯了也。壽曰。錯錯。為考定宗派事。嘗有告示。其略曰。余閱景德傳燈錄。明載天皇悟得法于石頭。而雲門法眼俱宗青原。此實錄也。乃五燈會元小註。妄稱荆州有兩道悟。一住城西天王寺。一住城東天皇寺。遂疑龍潭為天王法嗣。而歷引偽碑梗證之。然僅存疑案于旁。不敢逕換其宗派。蓋以雲門法眼之裔。不肯認馬祖為本宗故也。近閱新刻禪燈世譜。徑改天皇悟為天王悟。而雲門法眼並宗南嶽。余心疑之。而無以難也。丁丑夏。天童寄我雪峯廣錄一冊。讀至雪峯玄沙答閩王話內稱。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然後信景德傳燈錄之有據也。天皇果為馬祖之子。則雪峯何不徑稱先德山馬祖以來。反稱先德山石頭已來耶。細考丘玄素碑文。稱天王悟嗣馬祖。初住荆門。節使怒其路險不通。拋師于水。歸衙火發。客中連呼天王神。節使供養府西。額號天王寺。末後添註崇信為嗣。初無問答機緣。符載碑文。稱天皇悟參石頭。靈鑒請居城東天皇寺。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及考龍潭信禪師機緣。內稱悟和尚為靈鑒請居天皇寺。師家于寺巷。日以十餅饋之。既與前碑所載靈鑒請居及城東天皇巷之言合。而天皇為師安名崇信。問答甚詳。則龍潭之為天皇嫡子明矣。故雪峯玄沙二老。自稱為石頭以來。而雲門法眼兒孫。亦謂為青原石頭所自出。蓋雪峯之望天皇。僅隔二世。故親承其法而的言之。呂夏卿張無盡妄擬道悟為馬祖之兒。然宗門正士。咸以為誤。此公論也。云云。其示張雪寶山自是諸方始備知世譜之為妄。不復行世。而二宗之祖。亦不致為人強移奪也。公生平以衛法為心。忠烈是任。當明弘光乙酉五月。清兵渡江時。南都君臣逃散殆盡。獨公不畏。且大書於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居此。及兵至。被執。堅節不屈。至下獄。六月初十別家人。有偈曰。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秖留方寸赤。千古放光明。八月十

三臨法場、又說偈曰、四大原無我、消歸烈燄中。紅爐燄滅處、徧地起淸風。偈畢、引頸就刃、從容自得。自非平生學般若眞實、何以能此。識者謂明三百年一人也。

東苑鏡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別號杖人。閩柘浦張氏子。于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戌時生。幼而聰慧、天縱性成。聞大父坐化、輒疑曰、此箇靈明向何處去。一日、街行聞猫聲有省。適瑞巖源過浦、密投剃落。時年二十隨掩關夢筆。一日閱百丈再參因緣、忽有悟。會博山來主董巖、往求具戒。且問、從上佛祖如何行履。山曰、須從工夫透脫始得。師曰、佛祖行履、豈因工夫耶。山曰、子且去做到那田地着。師辭、擬參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苑問、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着。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圍爐次、師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因呈生平所見。苑喜。一日以偈付之。時年丙辰也。次年、隨苑禮足壽昌。昌勘問明驗奇之。因問、東苑當時答一語、和尙便滿口見許。若是道盛、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秖如他道和尙莫作怪、你作麼生。師纔啓口、昌便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昌曰、且喜有人喫掌在。嗣以臨濟趙州玄沙諸公案詰之。師以六頌發明。昌頷之。戊午、昌寂、爲父兄攙歸浦。次年、結制羅山。冬之興化、開法國歡。天啓壬戌、禮足博山。乙亥、結制楚之龍湖。次主寶筏黃檗。丙子、繼席壽昌。戊寅、主匡埠圓通。己卯、復入楚、主芝佛。赴荊王請、內庭說法。庚辰、主豫章泰定。建安王請說法上藍。次應鼓山請、冬還壽昌。時師年五十矣。癸未、結制靈谷。甲申、結制祖堂。乙酉、住徑山。次年、結制天界。又次年、主太平萬壽及無相寺。是冬、江院王公閱師原道

七論、謂不應稱明太祖三字、坐師獄中。師不辨。陳大宰命吏省師、索偈。師爲書、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詩遺之。宰爲嘉甚。操江李公過太平、特入獄詢其事。時當道畢集。索七論閱之。李公曰、此論道書也、刻在崇禎年、稱明太祖禮也、況明亦稱元世祖。遂一笑而釋。師出、略無異色。李公顧當事曰、禁之無慍、釋之無喜、非眞道人何如。辛卯、再主萬壽。壬辰、主攝山棲霞。丙申、住浙虎跳。因得興復崇先。坐道場五十餘處。語錄如之。內集三十三種、外集三十一種。師爲人機雖孤峻、而性實溫和。凡示誨人、不豁然則不已。故士大夫願就刀尺者、比比然。皆以道爲懷、絕無他念。不喜索隱形怪、不喜別戶分門。唯參同是任、弘法是職。雖屢經患難、至死不怠。海以內、莫不咸尊爲宗門巨匠也。

上堂。以如意打圓相、曰會麼。適日輪而叶夢、夜半正明。乘象駕以投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纔生卽指顧稱尊。正位青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蕚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枝遠茂。紹天地祖宗慧命、啓朝廷社稷光輝。則且置。今當皇太子睿誕辰、且作麼生舉揚慶贊。永祝千秋同日月、常瞻萬壽等乾坤。

上堂。偶向江頭探白蘋、閒隨年少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錢卜遠人。良久、曰、噫、無限相思空自委、尋常觸着最難禁。

上堂。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廻途自妙。微雲澹河漢、秋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者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化、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還會麼。夜排月戶清光遠、秋拭山稜秀色多。

上堂。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橛子自肯承當。急水灘上白椎、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却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撿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撿點不出、白牯黧奴、開眼作夢。秖如今日與衆造箇款端、又作麼生。巨靈抬手無多

子劈破華山千萬里。　上堂。人從賢溪來請擊臯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玄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潛各有主。電卷星馳龍驤鳳翥。者些兒須自許。太平一曲韻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　示衆。石女夜拋梭織錦密彰文彩。木人朝結網得魚疾透波瀾。相將活計以成家因此勤勞而樂業。草野渾忘治象宸廷冥契天然。秖如此外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寒來破衲蒙頭坐。醒後敲冰自煮茶。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翻身撞倒老空王。捉敗眞贓還叫屈。誰見此眞贓。誰雪此冤屈。要識眞金火裏看。杖頭有眼明如日。　示衆。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鼈。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人心爭解死冤結。說甚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捉棒打月。　問僧甚處來。僧曰。和尚試定當看。師曰。野狐精踍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苦不是新羅。僧便拜。師曰。村夫喫橄欖。　問僧參師問。你是延平來的麼。曰。是。師曰。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曰。蚯蚓穿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跛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　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觀西北。　問。有問石頭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師曰。藝壓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作麼生。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同別。師曰。石馬廟前有傘鋪。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　師應機超脫不肯蹈人蹊徑類是。己亥歸天界休夏毘盧閣。九月四日。命移几杖入舊方丈。七日。起禮佛。巡各堂寮舍開示諄諄。回室索筆書偈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拶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峯去。擲筆而逝。塔于棲霞天開巖。壽六十八。臘四十九。

△少林第三十九世 附

徑山冲禪師法嗣

嘉興府興善南明慧廣禪師。海寧韓氏子。出家本寺。參無字話有疑。請益車溪。後入雙徑。於地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往呈溪。溪可之。住後示衆。箇般奇特事難言。驀直皐亭跳上天。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雙徑示衆。前年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聞谷問。了卽業障本來空。爲甚麼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卻。師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師曰。本來空。曰爲甚國王一臂墮地。師曰。本來空。泰昌改元仲冬廿七。囑後事畢。奄然而逝。骨瘞徑山普同塔。

△少林第四十世 附

興善廣禪師法嗣

建寧府普明鶖湖妙用禪師。海寧鄭氏子。年十二。出家禾之興善。從南明廣受業。秉具雲棲。偶一日。閱思益梵天經有省。述偈呈廣。廣呵之。執侍數載。終覺礙膺。後閱五祖演下載清風話。始得釋然。一日廣舉香嚴偈問師。師擬答。廣便喝。師將啓口。廣又喝。師頓領玄旨。廣付以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崇禎己卯。入閩。重建普明。辛巳冬。始開法示衆。若論佛法。山僧無下口處。今日新山門。拏我拄杖子。浪蕩遊戲。穿過果子嶺。直到火燒橋。失脚一跌。落在深溪。幸有舊佛殿肯來相救。不惟相救。且騎卻項歸來。新山門叫屈。要山僧判斷。新山門舊佛殿各與三十拄杖。理不曲斷。還有證據者麼。良久。擲下拄杖曰。一

任旁人道長短。大家歸去暖房中。　斷拂老人住靈峯。師晉謁。衆請陞座。舉拂子曰。會麼。卽心卽佛。猶是謗訛。非心非佛。無可趨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穿花蝴蝶深深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點水蜻蜓款款飛。大衆還知普明恁地舉揚。抓著靈峯癢處麼。是他能闊步大方。踢倒諸聖頂顙。峭巍巍孤迥迥。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放行中把住。有時把住中放行。栴檀林裏純是栴檀。獅子窟中無非獅子。衆中忽有箇伶俐漢出來道。靈峯底蘊。無端爲普明露布。山僧但向道。秖因曾與同牀睡。是故深知被底穿。卓拄杖下座。　同雲門信翫新月。次門指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師良久曰。會麼。門曰。也只得半箇。師卻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門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箇。門乃呵呵大笑。　介菴進再參。纔跨門。師曰。是甚麼。進擬答。師震威一喝。進掩耳便出。師可之。　一日示疾。告衆曰。大凡禪衆上者參禪學道。中者乘戒俱急。次者肯心辦道。其餘碌碌不足齒也。病朽亦從此過來。今風火將散。乃得覷破一機。不被昔緣纏縛。你且道是那一機。清風鴈落聲聲羽。秋雨梧桐脈脈山。復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牛掣斷黃金索。擲筆曰。咄。遂泊然而逝。當崇禎壬午十月十一辰時也。壽五十六。臘四十四。門人介菴進。一初元奉靈骨建塔於禾之興善。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未詳法嗣之一

先淨照禪師。問講主。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麽生轉。主無對。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麽處去。公子拍牛曰。道道。師喝曰。者畜生。公子曰。羅漢路向甚麽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子曰。直饒恁麽。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子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福州府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麽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　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麽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　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麽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眞氣。不達三祗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祗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金華府雲幽重惲禪師。初謁雪峯。次依石霜。有悟。旋里。隱雲幽。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雲幽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雲幽今改法雲）

杭州府大安如玉禪師。號雙溪布衲。閑卿嵩歲以詩悼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

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啓、其眞容儼然。

安慶府桐城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僧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者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府法海立禪師。因旨革法海爲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尙且不有、身外烏足爲道。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個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僊客、駕鶴高人、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雖然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旨下復寺額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聖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西蜀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太蟲看水磨。

樓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一日、偶遊街市、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旨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忽悟。呈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杭州府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宋仁宗嘉祐庚子。一日。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所占路。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幷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縱橫無不是。且畢竟酬恩一句作麼生。十里荷華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嘉興府聖壽宜翁可觀禪師。年十六。依南屏出家。從車溪有省。宋高宗紹興初。主嘉禾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一室脩然。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盂也。孝宗乾道辛卯。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日。適當九日。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青州府佛覺禪師。（雲門宗）頌仰山雪師子話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嚬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圓通善國師。（雲門宗嗣佛覺）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前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濟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卽是。不禮卽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衆。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艸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艸。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卽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艸。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艸。許你參

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話落人間。　示衆舉雲門觀音買餬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卻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間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順天府慶壽寺玄悟玉禪師。雲門宗嗣圓通　金顯宗遣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者是甚麼字。師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十一字句詩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曰、無爲無作認作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是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揚州府高郵州定禪師。雲門宗嗣玄悟　初參玄悟。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元明宗天曆間、有僧得其山居述懷三偈手蹟、詣紫籜求竺元道著語。竺元曰、諸方皆以其不出世不說法爲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一擊、衆響俱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其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花。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飆掠黃葉、卻疑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日已斜、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溫州府鴈山羅漢寺證首座。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

烟。清溪有水無心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峯頂。大地人來不敢牽。

寧波府雪竇常藏主。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達磨。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紅爐百煉出將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海門偈曰。猛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拚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眞。息庵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峯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松江府清谷禪師。曰坱圠子。姓蔣。生不委處。通經史。言簡辭邃。至正初。抵松江。坐太古圜室。已則入市廛。沈蒲團施地爲菴。融然一室。足不踰閫。有問曰。近思錄定。然後有光明。是金丹否。師曰。賢且去味中庸。嘗示沈以偈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兮不著東。超出古今情量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進沈曰。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訖。泊然蛻去。

太原府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處。忽大悟。遂造河朔汶處。陳所見。汶可之。臨終說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蔣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元成宗大德庚子。定中遊蔣山。山爲昔玄奘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昔於

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卽當入滅。因爲衆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卻顯箇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華開滿樹春。鐵船無柁亦無蓬。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無處覓。虛空撞破見端的。縱使鐵輪頂上旋。本性靈明原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象鼻巖前。亦當如是。言畢。雲霧四起。雷雨大作。化火自焚。塔于菴之西。

開封府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臨洮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得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底。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遂往參白雲海。海爲印記。金大定甲辰。出主普照。久之退居竹閣菴。晚年浮沉洛川。人莫之測。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我卻向你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金泰和乙丑五月十三。無疾而逝。壽五十五。臘三十九。

眞定府嘉山來禪師。僧問。鐵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僧忽省發。乃示頌曰。鐵牛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杭州府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魁乘肩輿而至。覺而產一子。翌日。登山候之。魁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至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閑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你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

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魁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府靈雲省菴思禪師。性方介。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徧叩諸方。後出世靈雲。次遷靈巖。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元至正甲申。空室通偕數衲往謁。時師年已九十。龐眉皓髮。拽履而出。且行且問。何處來。通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通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喫茶。壁間題有詈僧詩。格調頗肖寒山。辭曰。五瘟不打頭自光。黃布遮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噇豬噇狗十分能。通讀之。凜然。須臾拜辭。不敢再犯其鋒。

寧波府育王勉侍者。空室之族姪也。少年有志。不幸命促。嘗有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竪指。

江寧府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占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渠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寧波府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寧波府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

活也應難。

寧波府天童默中唯西堂。詠爐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常州府宜興佛隴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己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連宵敧枕夢難成。

瑞州府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慣喫十方飯。不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紫半邊。

台州府天台山上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初見日溪詠於天寧。復參方山寶泊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載。洪武己酉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哪阿哪。恁麼喚作病得麼。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然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杭州府徑山雲菴慶禪師。建陽人。頌楊岐三脚驢子弄蹄行話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吉安府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長汀張氏子。醉心內典。從龍歸通落髮受具。專修止觀。一日自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其如生死何。遂矢志參方。徧叩名宿機緣。或契。師矍然不自少肯曰。道固如是乎。乃謁匡廬本

源陳所見。源皆不諾。師發憤。寢食俱廢。繼聞盤龍陽。遂往咨決。一見頓釋凝滯。依久。陽以衣拂源流付之。隱居瀟峯二十餘年。太守請出世。師以老固辭。復移茅深入。久之又成精藍矣。一日示微疾。集衆。敘謝曰。吾去矣。衆問師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往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于本山。世壽八十有四。

揚州府長蘆登禪師。嘗鼎新院宇畢。一夜夢神人乞爲土地。師謂神人曰。君愛見僧過。恐不能許。神人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置師前。師憋其誠許之。翌日。遂與建祠。迨塑土地像成。則一臂之墮。屢屢修復不可得。至今土地尚缺一臂。

四川太瘤禪師。因項有癭故名。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蠭起。乃曰。我參禪有悟。當不惜口業。遂耑志禮馬祖塔。久之塔忽放光。得大悟。於是所至以勘驗爲事。過雪竇。乃曰。者老漢口裏水漉漉地。竇曰。你不肯老僧那。師曰。果然口裏水漉漉地。以坐具一摵便去。直歲不甘。趁至中路。損師一足。師曰。此是老漢使然。他日須折一足償我。竇果如其語。後放意都下市肆中。有官人留供家中甚恭。每使侍妾餽食。師辭。官愈敬。一日官至。乃故意挑妾。乃得辭。不日坐化鬧市中。

紹興府上虞長慶法慈禪師。居常宴坐一室。士大夫喜從其遊。深談名理。嘉泰初。忽謝客閉門。一日方盛暑。浴出易衣。端坐就寂。徒輩亟呼曰。和尚既如是。何不留偈示後。師乃曰。無始刼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誰滅。又誰滅。萬里炎天飛白雪。語畢而逝。

順天府潭柘道玄覺宗禪師。別號松溪。扶風南氏子。母夢法門坦授玉像。吞之遂娠。其日適坦寂。生而有異。

喜跏趺。會蒙古兵作。被執。入武川。軍主喜。令出家。投嫣川青山寺剃染。遊講有聲。知說食罕充腸。於是走見聖因。因問來此何爲。師曰。生死事大。曰。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子如何會。師擬議。因喝。師趨出。因召上座。師回首。因曰。分明領取。師豁然。次日白因曰。昨蒙一喝。某甲有個見處。因曰。試舉看。師拂袖便出。因可之。憲宗元年。攀山令遺書聖因。求主靈山者。因以師應其命。付以偈曰。十載志如鐵。玄關皆透徹。跳出荆棘林。踏破澄潭月。好向孤峯頂上行。從前佛祖皆超越。至元癸未。會潭柘龍泉文退隱西堂。師遷補其席。後坐蛻。塔于本山。

順天府潭柘古淵福源禪師。賜號佛性普明。太原李氏子。祖父居官。師幼喜學佛。父母送妙覺從朗剃落。興定中避兵山谷。後走眞定西牛參廓樂一。典侍司。次參圓明照。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門曰。響。汝作麼生會。師曰。今日痛領和尚一問。曰。意旨如何。師曰。一聲齊和處。千古意分明。照寂。復見廓樂。樂曰。你來耶。親切處道一句看。師進前曰。卽日恭惟和尚尊候萬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滿口牙是骨。耳朶兩片皮。樂作色曰。何曾見圓明來。師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樂喝。師擬議。樂打曰。滿口牙是骨。耳朶兩片皮。師始大悟。樂印可焉。出世三遷大刹。價重諸方。海雲嘗極口稱之。至元間坐化。塔潭柘。

蘇州府茅椒太古菴道亨禪師。字清音子。自言姓楊。宋末。引一猱自金陵來淞。大如人。能供使給。師夜坐有光。淞人爭飯之。豐薄不謝。但曰。分定。人異之。相與搆菴接納。師爲衆赤脚乞米市中。故又號赤脚道人。偶軍士戲烹其猱。師嘆甚。因辭衆。說偈曰。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歇。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清風明月。遂趺坐而逝。

□□府寶頂曉山元亮禪師。河南信陽蕭氏子。幼卻葷。以父官棠，遂家棠。因寶林至福有道，從落髮。福示以禪要，有省。且指參古渝幽谷。纔入室，針芥相投。洪武壬子，歸棠，建寶頂。被詔住報恩。遷大慈。宸章屢降。力求退。乃賜還山。初蜀藩亦嘗請說法內庭。　示衆。甕裏何曾走卻鱉，蝦跳元來不出斗。出世若無堅固心，六道輪廻空自走。兄弟們，卽今入寶山，還有不空手而歸者麼。設有，正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庚申十月十三，時天淨無雲。日午，忽轟雷三震。圓光空際亦三。遂化去。茶毘舍利如注。

△王臣附

宋太宗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卻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卻燒。僧無對。雪竇代曰，陛下不忘付囑。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曰，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卻在朕手裏。隨無對。

宋徽宗帝。政和三年，嘉州巡補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擢折。中有一僧禪定。鬢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

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
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
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
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
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
去。主無對。

黃山趙文孺居士。有偈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二人。

金華府義烏文獻黃潛居士。字晉卿。元天曆年．詔天下僧儒善書者．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經。士亦預焉。
每食必與衆僧共。有別爲治具則不樂．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
他自作顚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題東坡像曰．五祖禪師世外人．裟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
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士以
文章名世．蔚爲一代儒宗。以其造詣入微．不覺冥符聖意。況與僧雜處．不肯自異。亦可尙矣。

建康府待詔沈士榮居士。洪武中爲翰林院待詔。嘗著續原敎論辯解一十四篇。其論略曰．人之爲類不同．
故聖人之敎不一．此敎之迹所以異也。然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敎之理所以同也。此
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嘗有異也。迹之雖異．若推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又曰．若得本忘末．不爲迹之所惑．研
窮心性之原．直趨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又曰．是心也．變而不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

如皎日、且安得而自蔽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為眞儒、在僧為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又曰、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造物歸於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仁夭、暴壽、敬慎蒙禍、淫佚獲福、小人僥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為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又曰、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潛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眞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絕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聖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為緊切、大有功於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良知也哉。　其觀心解略曰、心該萬法、法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反求、外為六塵所惑、內生沉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唯佛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間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尚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又曰、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又曰、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顛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為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即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即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曰、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曰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漩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自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愈遠矣又曰一日觀心證理則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內者矣

其內教外教辯略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皆融著相則日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何自爲矛盾歟又曰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跡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履踐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

其作用是性解略曰大覺無思乃偏知於世界識情有著徒妄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爲直至道場頓見本來面目又曰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鑑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卽是認著影子使毫釐繫念瞥爾情生業相宛然仍前迷倒此擧心塵起所謂六根

纔動被雲遮也。到此著力不得。又曰。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天立極。推本於天。言人得此明覺之理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爲體也。率依此覺性而常不昧。謂之道。修者。卽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思。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謹恐懼。不覩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昧。故發爲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爲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又曰。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於性理不明。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士識遠材全。深達法相。議論縱横無礙。剖發幽賾。直明心宗。而辭旨尤善巧精妙。其曰續原教。亦可謂克續鐔津之緒者哉。

鑷工張生。諱德鄭之下水人。世爲大慈供堂。隨衆聽法。有省。值大雪。有團雪作佛形像。衆皆述偈。生亦隨占一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道婆附

李行婆。到長髭曠處。曠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曠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曠曰。念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曠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曠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顚倒。曠曰。實無諱處。

住菴婆。因一僧參米胡。便道過菴。問婆有眷屬否。婆曰。有。曰。在甚麼處。婆曰。山河大地。若艸若木。皆是我眷

屬曰。婆莫作師姑來否。婆曰。汝見我是甚麼。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有婆子供養一菴主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溫州府淨居尼玄機禪師。唐景雲中得度。乃永嘉覺女弟也。常習定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邪。乃往參嶺下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府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公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只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雙溪路上有一婆。麻谷同南泉輩去謁國一欽公。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谷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谷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谷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谷乃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秖在者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淩行婆。因禮拜浮盃。盃與坐喫茶次。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

不妨疑着。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者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處。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敎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者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寄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澧陽路上賣餅婆。因德山鑒聞禪盛不平。出蜀道。經澧陽。因息肩。從婆買餅點心。婆指擔頭曰。者箇是什麼文字。鑒曰。靑龍鈔。婆曰。鈔何經。鑒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與汝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秖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鑒無語。

鄂州有婆子。甚有所見。時唐武宗廢敎。巖頭隱湖邊作渡子。一日。婆抱一孩兒求渡。乃問。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有婆子令人送錢與趙州。請轉藏經。州受已。下禪牀轉一匝。乃對來人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爲轉半藏。

台州府黃岩濠頭丁安人。諱覺眞。號竺心。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湧泉古愚。

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禮拜和尚豈分外耶。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休去。又往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安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卧內。安問。是什麼。僧曰。行脚僧。安遽指其足曰。草鞋綟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公相看。安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安曰。雞銜燈盞走。鼈齩釣魚竿。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七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祖燈大統卷第九十八

△末詳法嗣之二

亡名古德

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嘆曰。我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宿聞乃曰。闍黎莫嗇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却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宿聞曰。好一釜羹被顆鼠糞污却。

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一老宿問座主曰。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什麼。主無對。

一老宿問僧甚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

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什麼人賃。

一老宿因僧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

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分在。又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要買艸鞋行脚。（琅琊覺云。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若要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有老宿畜一童子。罔知軌則。有乍到僧乃教其禮儀。將晚老宿自外歸。童子問訊。宿曰。阿誰教你。子曰。乍到上座。宿召其僧曰。上座傍家行脚是甚心行。者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你爲甚教壞伊。束包快去。黃昏雨淋淋地。竟被趁出。

一老宿因僧問。萬里無寸艸。水牯牛未審向甚麼處牧。宿喝曰。者畜生亂走。

一僧到曹溪。值殿侍者舉祖師衣示之曰。者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什麼在上座手裏。者無對。

一僧看蓮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處有疑。篤自體究。久之聞鸎啼。忽然大悟。乃續前偈後二句曰。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椏上。

一僧在藏堂。唯趺坐未嘗展卷。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不識字。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曰。者是什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大好不識字。）

一僧路次問賣鹽翁。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什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你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擔。僧曰。難。翁曰。你喚者個作什麼。僧曰。鹽。翁曰。有甚交涉。僧曰。你又喚他作什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鹽官有主事僧。見鬼使來追。僧告曰。某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曰。忽被他捉着時如何。僧無對。

有二菴主住山。旬日未嘗相見。晤時。上菴主曰。多時不相聚。在家中作個什麼。下菴主曰。近在菴中造個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敢就借取塔樣。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徵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一菴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者是我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卻問。三十年前用個什麼。主無對。

廣南有住菴僧。因國王出獵。左右報。大王來。請起。菴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曰。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敢不起。主無對。

明時尊宿 附

順天府大千佛寺徧融眞圓禪師。西蜀營山綫氏子。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族人曰。振吾宗者必此子。至年將立。感生死無常。遂捨家入雲華山。禮可公爲師。薙染。抵京師聽講華嚴。至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處。倏然頓悟。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爲礙。私謂曰。法界玄宗毘盧性海。無外吾之方寸矣。且道離文字執衍執聽。畫餅不能充饑。斯言信矣。翌日曳杖東下。至洪州居馬祖菴。時同氣相求者畢至。歷七載。乃入匡

廬。躬驁薪易米供衆。不避風雨寒暑者二十餘年。居獅子巖時。常橫一棒坐巖口。僧來輒熱棒棒之。惜無有契其機者。前後四入京師。初住龍華。次住柏林。又遂世刹海。最後慈聖太后建千佛叢林。請師居之。嘗在杲日寺講華嚴。有狂僧觸太宰繫獄。因併逮師。至干棰。師稱大經名。而鐵索檀棰轟然爲盡裂。人皆感其異相。率皈依。而圜扉中皆浩浩佛聲矣。刑部獄中苦逼萬端。師處之晏然。同刑者驚其異操。師曰。無他術也。心存中正。雖處患難而不知有患難也。張大岳上章明師無罪。得免。慈聖皇后命復居世刹海。陸五臺問。如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曰。如何是普賢行。師曰。調理一切心。曰。如何是毘盧法界。師曰。事事無礙。陸嘆曰。今而後萬殊一體。我知之矣。　趙大州問孔子方佛奚若。師曰。仲尼治世聖人也。佛則治出世之聖人也。懲惡勸善理誠無異。剖裂玄微佛氏方罄。州爲首肯。明神宗萬曆甲申九月。師命造龕無縫。適一孤鴈集方丈。師曰。爾來耶。至九日。尚坐繩床。聞晚課誦願生西方句。遂泊然而化。壽七十九。臘五十。全身瘞德勝門外普同塔。

太原府臺山妙峯福登禪師。山西平陽徐氏子。從蒲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禪三載。遇異僧指示曰。普賢行乃潛行密用。調一切心。非勞筋苦骨之謂也。師遂南遊金陵。參雲谷。谷拈念佛是誰話令參。同憨山清北游。參徧融圓嘯巖寶大千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一日。請益千曰。九年面壁。坐耶非坐耶。千曰。坐不坐兩頭語。須知旋嵐偃嶽。就中原自不遷。師不解。問憨曰。物不遷耶。憨曰。諸法元無去來。還箇甚麼。師有省。隱居臺山。獲文殊摩頂授記。豁然大悟。道望隆重。至有猛虎引路。菩薩送燈。建橋梁。修梵刹。功行多不及錄。神宗夢師像。徵赴京賜紫衣師號。示寂。塔于臺山。勅封眞正佛子。大千碑後不立師名。缺疑。因附于此。

求者再拜。

夔州府百馬寺儀峯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衡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作聲。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驀地一聲何所作。白雲青峯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輸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續麻撚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一炷香。嘗游浙。居杭之清平山。聞谷印。嘗依之。一日。師舉青峯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峯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爲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舉拳揮案。厲聲曰。恁麼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趁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繇茲憤志力參。萬曆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師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蠱字。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紫柏達觀眞可大師。句曲沈氏子。性忼慨激烈。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年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之句。疑甚。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徧融圓。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罹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下漬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質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旨下著審而已。拷訊時。神色自若。持議甚正。備嘗笞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法司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繇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橛華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

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建塔徑山。所著有紫柏集行世。

韶州府曹溪憨山澄印德清大師。全椒蔡氏子。年十二。禮報恩林爲師。經史過目不忘。十九。芟染受具。與妙峯爲友。偶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峯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泥牛鬬入水中去。至今絕消息。峯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尋往燕都謁笑巖。巖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巖曰。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卻來處分明。師便禮拜。偶拈。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王弇洲兄弟聞亟稱之曰。此豈文字耶。走嵩山。再謁大千見伏牛光住靜臺山。以東海牢山那羅延窟爲華嚴菩薩住處。師遂匿迹焉。後爲黃冠所誣。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六祖。有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浿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脈尚冷然。越十有一年。發戍。留曹溪。又九年。始還僧服。年六十有九。乃歸匡廬。結菴五乳峯。作逸老計。數載。復請還曹溪。先是曹溪百務弛廢。師至。選僧授戒。立學事堂。設庫司。清祖課。修殿培龍。一切規條。悉如百丈。曹溪一新。六祖如活矣。未幾。忽告衆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衆圍繞請留偈。再四。師曰。勿怖。當依佛制。不得披麻服孝。不得悲哭。申時。端坐而化。當熹宗天啓癸亥十月十三日申時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塔全身于天子岡。在南華寺南二里許。師嘗過德山禮祖塔。有偈曰。堂前閒拓鉢。獅子漫調兒。覿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事。因何得早知。山居。生平蹤蹟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對孤峯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武昌府黃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蕩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不還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抵廬山。參大安。安問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無對。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開櫃失手，被櫃蓋打頭，渾身汗流。乃撫掌笑曰，遍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聻。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住後，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　問古人曰，迸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卻咽喉脣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卻口。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看。師曰，我說汝不見。　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復友人書曰，學道要趁初心猛利，立刻就要討箇分曉。日間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落世情。近時學人，只圖口舌利便，恃己見識聰明，忘卻本分。及至惡病臨身，手脚忙亂，一些也用不著。又不肯歸咎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佛祖也只如是，毀謗正法輪，自夢未醒。且莫錯會好。他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鐵釘飯，木札羹，塗毒鼓。直是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纔眨眼來便成蹉過。眞學道人，時中必須情枯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於無可捉摸

處、驀地猛省將來。從前馳求心、一時頓息。知見全消、是非泯跡。到此田地、自然慶快。平生更不隨聲逐色。但是聰明解會、能所神通、脫手讓與他人。拚教終日如癡似訥、虛其腹、閒其心、舉世莫能知。鬼神莫能覷、就是黑面閻老子、亦無處著眼。纔是吾學道之人眞自在也。師世壽□十□。僧臘□十□。建塔於□□□□□

□□□□□□□□□□□□□□□□□

杭州府雲棲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徧融。次謁笑巖於極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樵樓鼓聲。廓爾大悟。述偈。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尋歸浙。建幢雲棲。侍郎王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師曰、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有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因饑荒疫癘、餓莩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舉師董其事。銓部虞淳熙舉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請師判斷。師爲拈之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會無一箇高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沉痾潰散、毒血淋漓、六脈調和、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置。秖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榮、便是死人再活。說什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艸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

即是如來堅實心。　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舉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座不言。帝釋曰善說般若話。拈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座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個甚麼。　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談。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君說。又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卻。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　自像贊。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　臨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衆莫諭。至期微疾。面西端坐而逝。當萬曆庚辰四月□□日。世壽八十。臘六十□。塔全身于本山。

南康府雲居顓愚觀衡禪師。□□□氏子。□□□行脚時。嘗過雲間。因訪陳眉公。三度通刺。適公有事。未及接見。師乃留偈而去。偈曰。硯池三泖秀。筆架九峯高。堂上讀書子。清風吹布袍。公見偈。急呼舟追之。至蘇州。而師却杜門不見。初出住楚寶慶五臺菴。次遷金陵紫竹林。萬曆末年。領吉州青原。晚遷雲居。僧參拜起便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請坐。僧坐。又問。師曰。何必忙。曰。某甲特特遠來。乞師指示。師曰。病僧實不知佛法。僧慚愧而退。時有聞上座謂師曰。諸方手段縱好殺人。必有血痕。和尚殺人。莫道血痕。氣息也無。師曰。你又來塗汚病僧。　問。普門大士今在何處。師作咳嗽勢。曰。問什麼。僧罔措。又僧問。大士今在何處。師曰。大士且置。上座今在何處。曰。現親覲和尚。師曰。病僧不受親覲。曰。某甲何曾親覲。師曰。者前言不顧後語漢。出去。　鎬上座依久。一日辭去。索師舊行脚為信。師曰。我一

向擔板有甚舊行脚。只有一頂破樺皮帽子．不嫌收取去。曰．就請。師舉足示之。鎬禮謝。師示以偈曰．禪人索我舊行脚．只有一頂破樺帽。舉足爲君重指陳．若陰若晴莫忘却。　問．婆子具何手段便燒却菴．師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曰．菴主便去未審是何意思。師曰．明鎗易躲．暗箭難防。　問．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什麼處去。師曰．鏡面明鏡背暗。曰．不會。師曰．雲歸山水歸海。　問．如何是二種根本。師曰．火性燥．水性濕。　問．如何是常住眞心。師曰．青山崾岏綠水長流。曰．眞心與妄想相去幾何。師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　問．和尙是誰家兒孫。師曰．臨濟。曰．臨濟機如雷霆．和尙爲甚綿軟如泥。師曰．好兒不住爺屋。又僧問．和尙是誰家兒孫．師曰．曹洞。曰．憨大師親見笑巖．爲甚道是曹洞。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問．和尙主持此宗．爲甚敎人禮大士及生淨土。師曰．家家門口長安路。曰．何不決定一門。師曰．活人不做做死漢。　有圓通頌百首。一曰．展脚長眠白月下．光明不讓水晶宮。睡濃不做圓通夢．佛祖都爲過耳風。一曰．廣大普門深復深．九重窨寞更沉沉。玉階青鎖行人斷．鎭日簾垂鳥不音。一曰．誰家公子慣風流．淺履輕衫錦市遊．醉倒春臺迷出處．不知身在岳陽樓。一曰．眼底笙簧聽不盡．耳邊朱紫任參差。飛刀雨矢盈空下．正是圓通自在時。□□□

杭州府苕溪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別號掌石。嘉善周氏子。父珊．母趙氏．夢神率甲士護門．覺而生師。兒時左眼角常有塔影。父命習儒．不願。乃送杭開元剃染。一日指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對。時儀峯結廬淸平山。師往參理前問．峯曰．汝要會．須從妙悟始得。乃令看雲門露字。久之．閱七賢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見峯。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曰．青峯法眼一般．恁麼道爲甚有悟不悟。師曰．初以

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以直下承當，乃大悟也。峯舉拳揮案。厲聲曰，恁麼則汝大悟耶。痛罵驅出。師直得白汗夾背。自是益力參。年二十四，會峯還蜀，師乃秉具雲棲。次謁無幻單于法華山。禁足白雲峯下，共十年。於亮座主參馬祖因緣，未決。一日覩黃瑞香花，忽大悟。述偈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孃生鼻，錯認葫蘆作帝瓶。於是出山，圓戒雲棲。因深得雲棲之至。　到龍池。適池負暄堦下。師曰，和尚在那裏。池曰，恰好不在。師便作禮。池攜手入坐定。池曰，昨日上堂，舉黧奴白牯話，進語者皆不愜老僧意。子試道看。師矢口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從來迷悟不相干，如何教他出得手。池又舉托鉢話令頌。師頌曰，末後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誵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池喜甚。師辭行，池門送，囑詰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池呵呵大笑。師便行。於是首衆坐禪徑山蓮居永慶諸處。萬曆壬子，興復眞寂。戊午，退隱楚之黃安建之寶善。晚復歸眞寂。　示衆。徑山啓此禪期，要你人人領荷。須知本自圓成，實無功夫可做。六門晝夜放光，照徹山河萬朶。更欲直下承當，豈止全身話墮。雖然覔他不着，却又同行同坐。眉毛秪在眼上，饅頭定是麪做。直饒體貼得來，早是覿面錯過。老實告報諸兄，泥多自然佛大。汝若再要如何，看取老僧下座。　戒壇示衆。諸大德，戒是何物。受者是誰。會須從苗辨地，見水知源，始得。秖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當恁麼時，且道有言說無言說。若道無言說，孤負世尊。若道有言說，曾說個什麼來。向者裏開得一隻眼，放出大光明，方明得究竟尸羅無作梵行。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着，於法無所住，三世悉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中何法名爲梵行。尚不見有身心，孰爲持犯。所以高沙彌道，長安雖鬧，我國宴然。大珠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是則定共道共，有作無作，離心則別無有矣。

諸大德、盲龜值木、際遇實難。在當發希有想、生歡喜心、勇猛堅强、必在此席發起無作妙善戒體。庶於順逆境界、若身若心、任運不犯、而五分法身、當從茲建立矣。　對曹安祖大參靈小參。無有涅槃佛、亦無佛涅槃。以證無生者、未始有生死、而亦同夫生死者也。於戲。公以預知緣盡、灑然長往。且道是生耶死耶。五十年剎那一夢、延耶促耶。曹居士惺惺著。你向來參詳博問、息慮安禪、所求者爲何事。還記得麼。靈山有一機。少林無半語。覿面露堂堂、分明爲君舉。會不會。淸風拄杖頭。知不知。白處千萬里。伏惟珍重。　除夕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卽今是年盡月盡日盡之時、正是智窮力竭處。者裏雖轉輪天帝、不能用其威福。可不懼哉。秖如遷上人、昨日尚語笑歡呼。今日向甚處去也。不可道本自不生、今亦無滅。必須討個眞實落處始得。若是生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去。必須奮起新鮮意志、定不似今年因循、仍前錯過。將個本參話頭、頓在胸中、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直待打破漆桶、那時出來方好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不道。不道不道。還會麼。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　舉玄沙答僧我是謝三郎話。頌曰。月滿蘆花雪滿舟。小舠輕汎自悠悠。金鱗忽向波間躍。拋下絲綸用直鈎。　牧牛頌。雙泯曰、杳杳人牛不見蹤、一團秋月烱高空、可中若問還源旨、風落巖花點翠叢。　有答古岑嶧四問語、答六觀十問語、答志西二問語、答心城五問語、答心涵瀛六問語、皆精妙入神、非過量人不能有此。　崇禎丙子臘月十七示寂。塔全身於孔青山之陽。壽七十一。臘五十八。

□□府荊紫峯無學□□禪師。□□□□□□□□□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五月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